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二冊目次

頤山詩話一卷（明）安盤撰 明鈔本 〇〇一

詩話補遺三卷（明）楊慎撰 明嘉靖三十五年曹命刻本（四庫底本） 〇一六

秇圃擷餘一卷（明）王世懋撰 明刻廣百川學海本 〇五九

唐音癸籤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 明末刻本 〇六九

金石要例一卷（清）黃宗羲撰 清乾隆二十年盧氏雅雨堂刻金石三例本 二四九

漁洋詩話三卷（清）王士禎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二五九

師友詩傳錄一卷（清）郎廷槐輯 續錄一卷（清）劉大勤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三〇九

聲調前譜一卷後譜一卷續譜一卷（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飴山全集本 三三一

談龍録一卷　（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飴山全集本　三四九

五代詩話十卷　（清）王士禎輯　鄭方坤删補　清乾隆十九年杞菊軒刻本　三五八

頤山詩話一卷

（明）安盤撰

明鈔本

頤山詩話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安磐撰。磐字公石，頤山其號也。嘉定州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嘉靖初以爭大禮廷杖除名。事蹟具明史本傳。其論詩以嚴羽爲宗。其中如以海棠爲杜甫母名，尙沿小說之謬。又以朝扣富兒門四句譏杜甫致君堯舜之妄，亦失之固。所載譏陳循詩、嘲裁傳奉官詩，亦皆近乎小說，無關詩法。然其議莊昶溪邊鳥共天機語、杖上梅花太極行句，論梅堯臣歌欲論長恨人將問少君句，及排周紫芝論林逋梅詩，則固公論也。磐亦能詩。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載其數篇，深許其工。故其評論古人，多中窾會。蓋深知其甘苦而後可定其是非。天下事類如是也。

頤山詩話

嘉州安盤著

詩豈易言哉奇者詭而不法典者餅而不逸麗者綺而不合賦者直而不深淡者枯而不振比者泛而不擬苦者澁而不入建者肆而不剛巧者漂而不壯質者俚而不華豐者冗而不節約者陋而變偷者失之襍新者失之恠振者失之誇俚者失之淺建者失之率典者失之沉詩之難如此三百篇尚矣三代而下如曹劉風骨之古李杜選律之備其庶幾焉世之程才藝乃獻最吟壇者非不精鶩八極心遊無始日擒前藻志全性瑣然而誅高歷常離衆絕致者蓋不多見已非難歟

詩如參禪有彼岸有苦海有外道有上乘迷者不能登彼岸沉者不能出苦海魔者不能離外道凡者不能超上乘雖不離乎聲律而實有出於聲律之外嚴滄浪所謂一味妙悟者蓋爲是也

木蘭詞古今人以爲高古然不知爲唐人之擬作也詞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皆唐人語且可汗乃蕃夷天子之號故知爲唐人之擬作也予反覆其詞中間有可疑處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唐制無十年征戍之兵而一卒之微未必得天子可疑者此也有矛盾處既曰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是漢人矣又曰可汗

古詩有西北有
子建詩間有
子安詩

問所欲則是胡人矣既爲可汗可汗之制安有尚書郎之名哉自相矛盾者此也況同行十二年言動起居豈無一事足以發露不知木蘭是女郎未必然也豈寓言者歟

古辭陌上桑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傳玄改爲艷歌行首四句全與此同但改名爲宓古辭曰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傳玄曰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爲下裾丹霞爲上襦古辭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古辭曰羅敷前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傳玄曰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首尾皆襲其語而韻亦同不知何也

劉裕九日游戲馬臺今寮佐賦詩送孔靖謝宣遠曰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裕方以宋公建臺而二子俱稱爲聖亦猶漢帝尚在而公幹以曹操爲元后爲聖君也臣之義不明久矣何怪其然哉

張茂先勵志山不讓川不辭盈勉爾含弘治以隆德聲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又曰復禮終天下歸仁進德修業輝光日新三百篇此耳晉風浮蕩不檢茂先以聖賢自勵可謂獨立不群矣史稱其自少修謹造次必以禮自度由然哉

古人一句詩稱振絕者如枯桑知天風如海日生殘夜下如此

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然未若謝客之池塘生春草也少日讀
此不解中歲以來始覺其妙意在言外神交物表偶然得之有
天然之趣所以可貴謝客自謂殆有神助非吾語也今觀謝客
諸作皆精練作此者絕少信手有神助也
徐凝瀑布詩自謂得意張祜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樹影中
流見鍾聲兩岸聞足稱佳句凝曰美則美矣知何老夫今古長
如白練飛條界一條界破青山色端冲雅淡亦謂凝瀑布詩
膾炙人口至東坡始不然之曰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
惡詩謂惡詩作過然語意鄙俗未足為佳而凝之自負與時之
膾炙者何也然凝詩亦有好處如遠客遠逝新過橫舟逢芳樹
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又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亦佳句也
西涯云子瞻詩傷於快直無委曲沉着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
之誚雖后山亦謂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愚謂傷快直率易
固然但坡翁好用事甚者句句以事襯貼如賀陳童生子張子
野買妾戲徐孟不飲之詩是也劉辰翁謂黃太史盛欲用萬卷
書與古人爭能於一字然不知意多而隨逐句累而格近也鍾
嶸亦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能奇然則用事不可耶少
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未嘗不用事而渾然不覺乃為高
品也

此下另著

謝康樂之詩雖是涉于對偶然而森蔚崢嶸錯綺一句一
字極其深思昔人謂無一篇不佳今觀其入彭蠡華山周七里
瀨始寧墅富春渚諸模寫行役江山歷歷如畫一代之傑作也
其中初發石首城一詩尤妙稍尚風骨不類諸作有是要之
風旨其被誣見釋之後憤發之真數此詩之所以貴情性也
西涯岳陽樓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武駁之曰杜
子妙在坼與浮字西涯失之彭民望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
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可耶或者之說信不可然病不在吳
楚乾坤也曰天下句詩語圓如是乎
白樂天與元微之劉禹錫同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禹錫
詩成樂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介何用於是罷唱
又與張汝士迎楊於陵席上賦詩汝士後成元白覽之失色又
與汝士裴令公宴上賦詩元白有德色次至汝士曰昔日蘭亭
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
作冷淡生活元稹白白樂天可謂能全名矣由此數事觀之樂
天豈亦忌才耶不然記錄者之失真也若太白過黃鶴樓曰眼
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可謂能服善矣
詩有偶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雨火而莫
屬劉卿曰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
經年未嘗強對王琪應曰似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

月如天上月父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廳事曰眼中人是面前
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父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
天若有情天亦老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
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
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荊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父未
有對一日閒象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對
公大喜數者皆索之歲月了不可得而屬對曰性性出于卒然
之頃且下句每勝上句豈人之才思遲速固自不同歟抑擇思
者之沉吟反不如偶然者之會意也
予與穉子爵遊凌雲時二月中旬也寺僧賓客色香殊絕予笑
謂子對曰古來詠佳人者多以海棠豈冠牡丹為言但未若靈
委君之為近也安得數語發其義哉後讀東坡寄鞏嶂新年
詩有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來投玉川子清
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
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乃知古人先有此意矣集句始于
宋人王荊公為妙荊公集句近百首胡笳十八拍為妙黃山谷
謂王慎中擬半山集句十八拍會合宛轉能道文姬心事惜其
今不傳也文文山亦有十八拍集句意不逮荊公其体製多氣
俱非文姬口中語在為時集句甚富集中五言絕句二百餘首
予讀之往往不終卷而返下然二公所集皆為七言律詩豈處

對之精當在二公亦難耶沈存中謂荊公集句多至百韻對偶
精切過於本詩今其集無百韻者豈其集有所遺耶近時如夏
宏之聯錦意卽中之梅花集沈行之詠雪集率合餖飣而意不
相屬吾無取焉耳
成化中有陳太學士本志其名京師人以詩弔之曰聞道先生
已蓋棺雖欲登東萬人歡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
蓋井已無當日利米山仍復昔時寒九原若遇李為道羅
倫已復官可謂極爲矣蓋棺論定乎可畏哉
嘉靖初
語載筆傳本中書舍人時有集杜詩嘲之者曰馬上誰家白面郎
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亂且滿眼看近侍只
今難浪迹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日悲隨一線
長亦誠堪可笑
司馬相如美人賦辭與意皆祖宋玉諷賦賦之卒章曰吾寧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不敢愛主人之女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時來
親臣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窠然若有
會男子之風者豈其見惑文君之後悔而作此以自表歟悲夫
美哉
本朝詩在國初高楊張徐可比唐初王楊盧駱及乎弘治正德之
間英才繼起各以其能追配古作直欲超之嘉而上之洋洋乎

盛矣哉此子非之修論也具眼者當自知之
思入乎渺忽神佚乎有無情極乎真到才盡乎形聲工奪乎造
化者詩之妙也試以杜詩言之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非入乎渺忽乎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非佚
乎有無乎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非極其真到乎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非盡其形聲乎白摧朽骨
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非工奪造化乎
賈島初為僧退之見其詩令其還俗俞紫芝有詩名猷為僧射
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而紫芝不果二公何所見不同至
饒德操以一時風雅之英竟落髮為僧甚矣宋人之溺於佛也

而一時交遊如呂紫微謝無逸汪大臨韓子蒼諸賢亦皆能辭
其責哉聽聞後為行童坡令作香字詩聰曰千點亂山橫紫翠
一鉤新月掛□昏坡大稱賞曰不減唐人然能用韓賈故事盛
亦可恨矣
白樂天玉顏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之句後人累累以
調笑解紛東城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
雨韓待制獻為詩曰昔日緹縈亦如許不道生男不如女河陽
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杖持安詩按縣令其女乃得釋
詩皆出於樂天而新□流動尤可喜也
唐寧王取賣餅之妻厚有所遺妻後見餅師淚下若不勝情王

維詩曰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王
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崔郊寓婢于連帥得錢四十萬後郊見
婢出遊婢泣誓不已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
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連帥得詩即還其
婢仍厚為奩飾此二事寧王與連帥可謂過而能改抑情申義
矣趙嘏浙西有美姬嘏之計偕浙帥奄有之嘏及第以一絕箴
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叱利今
日青娥屬使君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事雖相類而義則不同
也
唐人善押人字渾然在各集中皆為警句如飛入宮墻不見人

楊柳青青度水人遍插茱萸少一人西出陽關無故人客中時
有洛陽人春來多有江上人出門俱是看花人獨作長安下第
人從此蕭郎是路人隔花催喚打魚人累貌尋常行路人試問
西河斫桂人如此甚多不能悉記也
陳白沙公甫隱居不仕成化弘治中甚有高名然公自禪學其
詩亦然如曰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生諸君試向東
南望何處凌空拄杖飛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部經若
柰華香當不得起渴者凡讀楞嚴之類是也若論其興致之高
自成一家可以振寧流俗亦一時之英不可誣也
劉呆齋以淵博之學英敏之才發為文章抑揚辯博名蓋一

時獨於韻語若未解然者世固有詩不如文知韓退之蘇子瞻曾子固者特其聲響格調之間差弱耳未甚相遠也吳會往往多累句俗語與其文若出二手丘瓊臺亦然客有問二公之詩偶然及此非敢輕議前輩也

陶淵明詩中處深辣出於自然人皆知之至其有志聖賢之學人或不能知也其詩曰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予謂漢魏以來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淵明也故表而出之

太白詩起句古人謂之開門見山其實切若精緻至結末處便夌絕不可當明月出天山憶昔洛陽董糟丘黃鶴高樓已搥碎之外知懷仙歌行路難雲臺歌夌遊天姥南陵別而童入京之類是也風吹柳花滿店香山谷云木是太白得意處酒勸客嘗壓字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不同諸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眞太白妙處也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不叔云此常語也明月清風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在此也合是二詩觀之

石崇以綠珠死喬知之有妾曰碧玉爲武承嗣所奪知之作綠珠怨未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寄意碧玉碧玉赴井死承嗣得于衣帶意以他事坐知之族誅（綠珠見于未杖之見碧玉子）已奪之後二妾固自有優劣而李倫乃婦人賈禍知之乃貽覆餘可哀也李清詩云當時若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其語淺曾鄰云者遺綠珠隴石家應尚存可謂名言矣

杜子美雖變化無窮然有一意處如前觀打魚行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復打魚吾從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前杜鵑行萬事反復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後杜鵑行乃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君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此等處皆是一意結云

古人以屬句爲戲者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又如火樹銀花合今同丁令威陳更有心終是惡秦穿爲口便成策皆出于一時之戲劇然未若止于座隅貌甚閒暇口不能言請對以牘之爲妙也若長鄉李爾之山氣日夕佳衆鳥欣有託則謔而且褻矣

王荊公嘗謂蔣山元禪師曰坐禪亦不爵人子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未成夜坐間已就矣今觀十八拍之穩順精知出文姬之口非夜坐數刻可成者豈一拍有數語未足或十八拍但於數拍而夜間足成之歟不然雖以荊公高才尹閒恐未能也

李祺布改作餘話紀事亦有詩集句有一二佳者如不特胎粉

淡顏色惟恨繼塵樂索末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

對偶頗精惜乎多託奇遇已發騷藻為枉用心耳聞祺居官甚清介既沒鄉人設以入鄉賢祠或者以餘話疵之遂罷人之於言可不慎乎

太白蜀道難曰噫吁嚱危乎高哉古今人未嘗不服其奇崛然不知董仲舒士不遇賦起句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已有此體前此蒯徹告高帝曰嗟乎冤哉烹也雖非詩賦語而爾古振拔已濫觴諸作矣

格調之高下可以辨人才音響之浮雅可以知世道去取之純駁可以驗學識故選一人之詩易選一代之詩難自唐以後選詩無慮數十家雖嚴思濫刻不同然皆有可觀者近時所謂明詩選擇則吾不知也有一人一詩無一句可者有一人十數詩無一句可錄者有一人一詩而專言婦人者有一人三詩而二詩閨淫意者有一人二詩皆香奩詩者有一人一詩而句多蹈襲者有一省無一人詩者有半天下無一人詩有一邑至二十餘人詩者有意得而韻愿者有韻而語俗者有題目之俗以難題士女色蕉夷人為名者甚至有二能戲竄新剝尼姑者選詩至此可謂陋至矣安得如楊士弘高廷禮與之商確哉

生不願生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家守日日載酒凌雲遊此坡公詩也楊孟載雪中再登黃鶴樓曰平生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武昌連日雪日日醉登黃鶴樓不唯句襲而意亦襲然中間桃李非無酒刻花江湖亦是逍遙酒亦有興致雖用事而不覺惜其餘未稱耳

擬古追和之作在一人稍易在衆人最難時代殊隔体裁不同而性情興致又自各別豈得其彷彿哉擬古惟江文通近之追和古人雖以東坡之天才絕作其和淵明乃是蘇詩以坡之才力聲韻不可強也近時馬西卿張文信皆有和唐音諸作但邪不作邪後之人必有能辨之者

下堂伯之詩學放翁虞放跌宕學之不至失之率直堂伯才高對客揮毫略不經思經史成語往往入詩坐租直之病覽吳原博文稿曰老夫獨懷千古舉目天空無四隣晃回自笑還自語一見異書知異人餘子碌碌不足數大聲嵎嵎可無倫有納西忠風而夜籌登相對若吟身此等却不愧放翁也

詩無論工拙且論意象無論深淺且論興致無論聲律且論氣韻三者隨其學力所至各具一境不可強而同也論詩者特是以槩諸作其有爽者哉

論詩如論畫畫寫已作壁之山水人物然金碧水墨率意為之各臻其極無妙神至于擬古追和則如寫真矣程子云真者毫一髮多一髮皆非是故予之論詩亦然一語不類者非本色非當行況於全篇了不相涉者乎

杜牧之九日齊山詩古今人傳誦之以爲佳子謂有未尽然者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然四句誠佳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然四句只是一意未免犯重疊之病也宋享熙中崑山龔明之年九十二摘能者書今所傳吳中紀聞是也但所錄多時事所記多時人所載詩亦喜巖驪無甚異者宋言徐稚言有妹能詩不類婦人女子所爲筆墨雖選多出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評之者曰近時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名未能遠過也其許與如此必有異於人者而集今不見惜哉大抵婦人之詩最難沖澹近時浙中有一婦人能爲詩號靜菴同舍許台仲爲子誦其間英宗北狩詩中一聯云千金不守垂堂戒萬乘輕爲出塞行剪紙梅花燈去提向六橋東畔去偕花影月朦朧語意亦佳非婦人可能及者然根不見其集也莊定山詩庖羲龍馬太極萬曲乾坤老眼滿溪光夫先生一笑果誰是濠巢父釣崖關卷簾但題橫花便有太極有庖羲甚至一詩數者無有之知阜亭天正關老眼又河圖靜坐千年後誰知一畫無窮理還然老天地本真居不見庖羲氏撒余一笑孤之類是也然自光夫後詩人雖深淺大小不同較其辭義例是一格定山乃能以其自得者發手詩與陳白沙相倡和其辭高論自成一家求之于時豈多得哉

古人云刪後無詩莊定山云國風雅頌刪自仲尼三百篇之後惟杜甫自陳后山黃山谷得之少陵太白作矣而后山山谷豈定論哉二公在宋固爲高品莫之與京然論風骨不如曹劉論沖澹不知陶柳論興致不知陳拾遺合諸公不言而歸之二公定山于是失人矣

東坡叠鵝二雪詩韻險而律妥王臨川和之語意俱不逮而青勝事三四詩皆入用莊定山和之只是打諢且有不足東坡之意所謂閒天幾無不是有心詩句只魚又天非個者難言故詩笑東坡也他家夫定山是詩豈可笑東坡者哉惟李西涯和之有一二佳處如紙樹木春花作雨解池初夜水生鹽粧眉淡掃時窺鏡舞駭飛不過窗紅壓舊夢迷香陌白屋新愁擁破簷又數人標格如江令何處交情有戴家孤吟信可成詩案險句爭傳出道家皆不愧前作也陳白沙厓山詩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運去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李西厓甚稱之八句首尾皆稱贊韻氣魄信一時之傑作也然西厓亦自有詩云國亡不廢君臣義莫道祥興是靖康奔走耻隨燕道路死生惟着宋冠裳天南星斗空淪落水底魚龍欲奪揚然根到今猶不極厓山東下海茫茫又云汴城杭郭總墟

三百年來安不居海內山河非漢有嶺南民物是周餘行宮草
草慈光殿讀經勤勤大學書辛苦相臣經國念有才無命欲知
何二詩聲調不下白沙西厓又有北風吹浪覆龍舟溺不江南
二百州東海未塡精衛死西川無路杜鵑悲君臣寵辱三朝共
夷夏興亡萬古雖句意俱精惜末句若遺棄王生安後也須重
記宋春秋意差弱耳吳匏菴亦有一二佳者如三仁可以文丞
相一死知前李侍郎又空使讖書符四箇不救宗社復東周又
何人忍恥修降表當日臨危進講章無愧二公也
修撰張亨父與李西涯謝方石諸相公倡和有滄州集行於世
西涯序之曰蘇之詩在國初必稱高李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
過之者使滄州生同時與相馳逐殆未知稅駕之所先生尚論
古人唐呂上猶有所擇于呂一郡一時論之非其志殆就其所
至者云西涯意以亨父比李迪也又曰亨父天才敏絶而好爲
精練李迪才高去亨父遠甚今滄州集中所謂精練者亦不多
得而西涯之論知矣
西厓云王七言古詩側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子美多用
側獨爲趣律王韋宮諸作槩亦可見後惟退之手騁有之故獨
健於諸作然王韋宮十六句末句猶有五平聲字班捷好惡歌
行平声惟一字潘安仁懷縣作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以下
十八句末字平声者上二句陸士衡赴洛羇旋遠遊宦託身承
華側以下九十六句末字平声者亦止二句殷仲文桓公九井
詩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呂下凡二十句平聲者惟四句謝
靈運越嶺溪行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以下凡二十二句而
十九句皆側初發都及富春渚諸詩側字過半則知用側者古
人多有之不獨子美也
唐詩人惟杜牧之最爲不檢性柱以屢情見之歌詠如分司洛
陽則求與李司空之宴而得紫雲有兩行紅粉一時回之詩在
維揚牛僧孺幕下則微服遠遊有贏得青樓薄倖名之詩自御
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則往遊湖州託刺史張水戲以選色有
綠葉成陰子滿枝之詩其放情越禮如此三詠皆傳之至今爲
端人正士譏笑之資可不戒哉
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詩蘇東坡黃谷山劉後村謝疊山皆
有和章太白聲韻超異諸公何可及也且知何處聞秋声翛翛
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是甚情景氣魄東坡云寄臥
虛寂堂明月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胡苕溪云東坡
起句青拔優於太白苕溪未知詩者蓋三四師太白意而句不
及也然安可與知者道山谷云不見兩謫仙長懷倚修竹行繞
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又不逮蘇矣後村云翰林兩仙人偶來聽
風竹蕭蕭玉千竿采采綠一掬疊山云雨歇月明松天碧光入
竹好懷一時開乾坤清可掬意淺而句累又不逮蘇更遠甚謝

又云掃開松上雲恐有鶴來宿則近俗矣而蔡家賢乃謂謝詩清峭典雅與諸老並駕豈其然哉

東坡天才絕出其爲詩推山倒海足以震驚百世至于和古人則若有歉然者和陶則不知淵明和棠棣宮則不知太白和寄全椒道士則不知韋蘇州豈自爲則易而和人則難歟抑時代不同而機括聲氣自異也

王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江月轉空爲白晝嶺云分暝作黃昏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諸公皆以爲精深華妙用法甚嚴自不可及也其實未然曰細數曰緩尋曰因曰得曰分曰作曰轉曰爲曰排曰送曰來曰護曰將曰遶皆涉安排無渾成自然之妙比之老杜曰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當速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之句深淺高下何知當有具隻眼者而轉空分暝之詩余謂頗類其相崇江月不能爲白晝而嶺云分暝可黃昏摘公之居相變爲新法不能復先王三代之治而實足以致靖康之亂也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耳嫌不下胡若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前尚平婚嫁之志未果退之佛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耳嫌不下也予自什禍九二十四年家居者十七年得於靜習者安敢謂無第年逾之命運有所生輒爾大既縈縈之懷又不止于若溪之所云也雖然知命何哉靜以俟之耳

胡若溪云蘇黃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云魯直詩文如蝤蠐風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則動氣魯直亦云蓋有文章蓋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謂東坡也淺矣哉若溪之待二公哉二公雖出于一時之言在二公實終身之定論盡論文不得不嚴也然東坡嘗謂一代之詩當推魯直又云吾師一勝歲濯而伯齊陳替服馬魯直于詩是已其推之如此焉嘗有爭名之意甚矣若溪之淺也

黃山谷題李伯時畫馬三句三韻一換聞若溪云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若溪豈未見元結與喻邪且若溪效山谷此体作爲一詩所謂青玻瓈色瑩長空爛銀盤掛屋山東晚京徐度一襟風是也毋乃矜持太過歟去山谷甚遠

杜天社云南豐東坡皆一門下士南豐薦山命未下而去國後以東坡薦得官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雖感東坡不以爲知己也作此詩東坡正爲郡守終無少貶何附之意可謂特立之士矣天社之說非也二公雖六一門下士而南豐親

受業焉與東坡所舉士不同況后山先受知于南豐故后山題
六一堂畫書曰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若推而上之以接六
一衣鉢之傳呂舍人所謂承嗣楚和尚者非也觀其下曰世雖嫡
孫行名在惡子中意可見矣無有謂所不以東坡爲知己意若
如其說是東坡以一眷之故遂欲牢籠后山爲門下士而后山
不肯甘心爲至御之韓詩所以待后山固淺而所以窺東坡者
盖愈隘矣其可哉
李沆米昌陵挽詞曰奠玉五回朝上帝玉接御三度納降王
渾淪太足稱題目近時劉文安
英廟挽歌云主國廿年
高帝並臨朝八閏
太宗同用事精當不愧前作云
梁姚珣文思類在時號爲杖任縱李滿隱第作詩文好檢閱時
號爲獺祭魚王岐公詩多金玉珠璧其足謂爲至寶丹詩人多
引用古人名爲點鬼簿
李洞慕閬仙以銅鑄其像戴之常念賈島佛劉子儀慕義山畫
其像而寫其詩列左右人之好尚乃爾篤至李杜之詩較之二
子奚啻十倍曾不然未有鑄而畫之如洞與子儀者何哉
陳后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然后山
雖名學杜其實出入山谷故其自言曰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
見黃豫章焚其稿而學焉林擇之云后山膏體很高不知如何
肯學山谷今觀陳黃之詩真有相輔者而去唐則遠然則學不
可不慎也子於后山亦云
漢武勅尹婕妤與邢夫人不相見尹以爲請帝使他姬示之尹
曰非也不足以當人主須更夫人素粧而出尹望見曰是矣自
恨不及也此事可以論詩色有正色詩有上品盛粧塗抹者不
如國色之殊絶而餖飣粧砌者安能望渾成自然之妙哉故杜
工部虢國口號曰却嫌鉛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晁叔用
論黃簡夫與東坡楊花詩曰東坡如毛嬙西施凈洗其面與天
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邪正此意也
共谷齋謂韋應物逢楊開府詩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
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
在白玉墀又曰武皇升仙後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
題詩兩府始見收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盖自
叙少年事也其不羞如此李肇國史補稱應物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盖記其折節後耳然出守蘇州刺史勝
之句何邪豈應物豪縱之性暮年猶在知胡虫隱之所云歟
今人噴嚏必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和落盖自宋
人以來已有此說故東坡太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
人是也然東坡之詩則本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也

東坡嘗云我甚樂天但無素與蚤然東坡他日曰子家有數妾皆前後辭去獨朝雲隨予過嶺所謂不俗楊枝別樂天之詩是也然則未為無素與蚤也

白山溫公挽辭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其語簡妙意本白樂天上山仍未要人扶翻來然老杜此身已愧須人扶樂天之句又本此矣

坡公之於詩胸蟠萬卷吞千古而才又足以將之世間一切小說詼語皆可入用是以談笑咳唾盡是珠璣而嬉笑怒罵亦成文章揮霍縱橫無施不可在兵家可比淮陰淮陰用兵連百萬之衆戰勝攻取雖徒手市人亦皆可用所謂多多益善者也

季咸三見列子始以為死中以為全然生矣終以為不齊不得而相焉閻立本觀僧繇江陵畫始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筆也三往焉於是寢食其下數而後去予謂讀詩亦然其初若易易焉以之稍若有會既而不覺心醉焉者亦往往是也蓋詩人用意深處非淺近者一日可了須三復玩味諷詠之久乃見其妙然則世之輕率雌黃者視此其有省夫

白山叢話云嘉州舊產荼竹楠檣櫻木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人甚苦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以悼之中復詩今不得而荼竹楠檣櫻木者亦不見為加州患獨有所謂竹筏者甚為民病安得如吳中復者作為一詩以悼之哉中復字仲庶嘗知峨眉蘇與宋白唱和六一公有與中復書書中云知嘉州清升之作有以見仁古之利傳而非文字之空言也

古今詩人勤程課者無如放翁故其詩曰六十年來萬首詩以日計之日課一詩須二十六年方能辦此況翁年幾九十猶吟咏不已二十餘年間所得又不知其凡幾可謂勤矣今世所傳蓋澗谷須溪所選者殆未及十之一耳惜不見其全也

白山曰余評李白詩如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江輩人所可擬議吾友甫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讀山谷題李白草書後自余評以下至知言皆同不知為誰語而余評之下山谷黃帝多知言以下有及觀其藁書大類其人使人遠想慨然曰在開元之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全篇語意如一當時山谷無欺也

余嘗評山谷老人詩搜抉萬象囊括百家譬之上林長楊之獵管合圍會雖布鼓載車徒之轔轢鷹犬之博噬弦矢之披殪奇禽怪獸異群駭隨陷胸無首諸羽毛積之下以千萬計愶耳駭目者接不暇可謂一時之偉觀也然而用意亦刻矣

謝玄暉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梅聖俞詩王文康公見而嘆曰二百年來無此作矣二事正相類陳子昂在唐掃近六朝上還風雅盧藏用謂其文質一變卓立千載高季迪在國

初変宋未元人之格吳原傳謂其接王本于數百年之上四字
者獨不鄙可謂豪傑之士哉
詩人有自許而人不以為過者有自譽而人不以為然者如子
美許身亦何愚自比稷與契後人讀其齊用十六稷身尊適何
高本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詩謂為稷契口中語詎能自譽
其詩云樂天長短三千首未有儂家一字詩又云我生若在開
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後人謂為蚍蜉撼大木近時有竹譚程
火鄉者和淵明歸去辭自謂欲學孔子而以不仕無義詬淵明
亦可謂蚍蜉撼大木者矣
淵明詠荊軻篇慷慨悲壯若親見軻於易水者左太沖亦有詠
荊軻詩其言簡要高古又覺淵明為煩太沖詩十二句一句一
意淵明自提劍出燕京至羽奏壯士驚九十一句皆是一意自
心知去不歸至遠逝過千城凡六句亦是一意也
讀曹劉陶謝之詩唇以後律詩便難看讀李杜之諸詩晚唐及
宋元以後律詩便難看無論工拙淺深而古風遠韻固自懸絕
也
陳簡齋詩有妙悟處而作小詩常只說作詩集中十首九首
皆有之意之所爲便不奮說向這上去矣或言西涯一日謂其
門人曰吾詩於古人何似門人曰類虞邵菴西涯默然意若不
屑就者今觀之誠類邵菴也或言似劉須州宅傳後伏寫成一
片須州不知西涯措意深到用律精審西涯不如須州也
魏晉人作詩沈籍陶潛二六多用古韻唐人雖李杜亦守令韻
唯韓柳白居易用之外此則高蘇州樊宗與東來同用華與何
同而與林同其餘庚青蒸書寒刪皆依一韻也
太白天仙之才奔放俊逸獨立千古所長處說向水月更竟果
風御氣神遊八極而伸紙落筆亦往往不自點檢如題洞庭詩
凡五首而三首說月不知何處不知霜三言之而不計其重疊
也
或言太白飲濁酒少陵飲醇酒間何以知之少陵曰速須相就
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太白曰斗酒十千恣歡謔又曰金尊
青酒斗十千酒價相去如此懸絕故知之也聞者為之大笑
太白上云樂大道是文康之歲父元氣是文康之老親撫頂弄
盤古推車輪天轉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台火精與水銀陽鳥未
出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等家極其神奇
又曰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
有七聖半路頹鴻荒末云北斗戾南山催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
長傾萬歲杯仙風道氣鬼語幻身入幽入玄無所不具雖長吉
玉川極其筆力不能道也
將進酒自梁昭明李太白賀昔言飲酒之樂惟元稹別是一意
篇中如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佯為僵仆主父前

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之妾為主說主將洩先鞭頭血妾為拙事人僵知何慜不容方自悲蓋用蘇秦說燕易王事中語但末意稍不同句意高古與諸公異

顧山詩話 跋

詩話補遺三卷

（明）楊慎撰

明嘉靖三十五年曹命刻本（四庫底本）

詩話補遺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愼撰。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此編乃其戍雲南後所作、其門人曹命編次者也。愼在戍所無文籍可稽、著書惟憑腹笥。中如稱宋本杜甫集麗人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襪穿鐙銀二句之類、已為前人之所糾。至於稱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云云。不知哈密在西、扶餘在東、絕不相及。滄景一帶、地皆瀕海、故又有瀛州瀛海諸名。謂曰僑置、殊非事實。又香雲香雨並出王嘉拾遺記、而引李賀元稹之詩。又以盧象雲氣杳流水句誤為香字。如斯之類、亦引據疎舛。然其賅博淵通、究在明人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採者固不少也。

詩話補遺序

鄉先生升菴太史寓滇之日杜門却掃以文史自娛著書凡十數種流播海內金梓玉屑人亟珍藏點翰之暇復述綴詩話以裨詞林之缺三筆業已鋟棗茲且富矣茲補遺三兮乃公門人晋陽曹壽甫詮次成帙請于嚴君東崖郡公授梓以傳公亭合篆卧而治之雅尚文事寔以有餘力也先是升菴先生貽書不肖俾引簡端顧謭陋何能贊一辭聊質疑於先生焉爾叙曰嚴滄浪氏云詩有別材非關書別趣非關理若然則鑿空杜撰可謂殊材繆誕譃浪亦云異趣詩之要指果如斯而已乎今觀編內粗舉一二如天閑偃騄之訂正呑鮭部亭之考索其於古昔作者取材寄興之端委掇菁鈎玄殆同堂接席而面與契勘也嗚呼杜紫微不識龍星房叔遠能喻湖目放翁沈園之詠誠齋無題之什非發揮於後村二詩之意幾晦然則詩材詩趣果在書與理外耶陸士衡云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此固太史公之餘事嗟嗟小子讀書滅裂不見目睫者迹公之融神簡編其精審該綜若此將無愧汗浹背耶藝苑君子三餘披覽獲益良多知不啻如乾臊之非炰非炙耶甘彩口而已

嘉靖丙辰夏蜀東緜嶺山人王嘉賓序

詩話補遺卷一

升菴楊愼著
門生曹命綸校

○○浮渲梳頭

本事詩載劉禹錫杜司空席上贈妓詩云浮渲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鬟又以爲韋應物詩者誤也盖韋與劉皆嘗爲蘇州刺史是以傳疑浮渲字妙畫家以墨飾美人鬟髮謂之渲染渲音眩

險諢句

吳均詩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黄沙爲沈約所笑唐人以此類爲險諢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詩錢塘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有宿洞宮詩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應從鳥外還

燭剪詩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爲一時所賞國朝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簾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婉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雯華

金國仙人王子可詩詞多用雯華字見中州集元好問詩剥裂雯華漬月秋又寳宮寺聯云七重寳樹圍金界十色雯華擁畫梁雯雲文也又石文似雲亦曰雯華古三墳書日雲赤曇月雲素雯劉因登卞閣詩雯華寳樹忽當眼

摯虞論詩賦四過

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邪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妻黨翔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洲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棲 補文選注之未備

樂些城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瀕海 即今瀕海 北通南詔樂些城東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樂些即杜詩所謂和親邏逤城是也今作學些其字雖異地一也音一也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叁章作

將凝賦止四韻邵老詩無全章了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

塞北江南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漢古詩逸句

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餓狼食不多飢豹食有餘

胡蝶遊西園暮宿桑樹間

天霜木葉下鴻鴈當南飛 〇古詩四十餘首文選收其十九首今其遺句見於類書多有之聊錄其一二斷珪缺璧猶勝殘碑如山也

小字排句下似嘆 古詩ㄷ 於此小字如行 圓一斤用

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 注行似一格
從崦嵫來 同上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食令
人好顏色 同上
羈縶繫世網遑遑維羈紲 江淹
去婦不顧門萎艾不入園 諸葛孔明
探懷援所歡願醉不顧身 王仲宣
皎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 劉公幹

排句

玄景如聯璧繁星如散錦 陸閑
金荆持作枕紫荆持作床 古歌
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 王右軍
來若迅風散逝如歸雲征 李充
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 束晳
遠看野樹短遠望林人細 吳均
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古詩
相思心既勞相望眼亦悄 陸青替
迅飇翼華蓋飄颻若鴻飛 石崇

排句

玄清湫湫觀浴景出東溟 仙詩
逍遙玄津際響景落滄溟 上
　子書傳記語似詩者
美色不同面悲音不共聲 論衡
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 抱朴子
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 楊雄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 列子
善御不忘馬善射不忘弓 韓詩外傳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 晏子

八詠詩補遺卷一　十一

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 列子
駿馬養外廄美人充下陳 戰國策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 王充
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古詩
飛鳥號其群鹿鳴求其友 楚辭注
膏以肥自焫翠以羽殃身 蘇秦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陳留父老
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倚 抱朴子
高不絶山阜眩穿井其坑深不絶消流豬

子浴其淵 年子
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 王充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
不利封侯 淮南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
羊祜跋 南遊罔寘野北息沉墨鄉 淮南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 淮南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古諺
兩貴不可同兩勢不可雙 說苑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 鬼谷子

六 詩話補遺卷三 七

御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 家語
鵲巢知風起獺穴知水生 韓詩外傳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 呂覽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上
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 仲長統昌言
代馬依北風越鳥翔故巢 吳越春秋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韓詩外傳
𧕟蝝仆柱梁蚊芒走牛羊 新序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 羅含湘中記

子浴其淵 年子
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 王充
讓天下終
肆無景 淮南
女愛不敝席男歡不盡輪 鬼谷子
六 詩話補遺卷三 七
御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 家語
鵲巢知風起獺穴知水生 韓詩外傳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 呂覽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上
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 仲長統昌言
代馬依北風越鳥翔故巢 吳越春秋
荆山不貴玉鮫人不貴珠 韓詩外傳
𧕟蝝仆柱梁蚊芒走牛羊 新序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 羅含湘中記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 羊祜跋
南遊罔寘野北息沉墨鄉 淮南
以上二条另行写

白沙如霜雪赤岈若朝霞 上
洞庭對岳陽修眉鑒明鏡 上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崐崘有弱水鴻
毛不能起 玄中記
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状晶且白裸
袒無衣襦 唐蒙博物記
蟪蛄鳴于朝寒蜚鳴于夕 風土記秋日
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夕 夏
煦氣成虹霓揮袖起風塵 劉邵趙都賦

不寶咫尺玉而愛寸陰旬 司馬法
鼓聲不過閶拆聲不過閭 上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鑠 淮南
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鴈 郡國志
號對被蔺緆重譯吟詩書 王充
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 左雄傳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晉書戴逵傳
明月不妄映蘭茝豈虛鮮 郭璞

新霽青陽升天光入隙中 佛經
日從濛氾出照樹初無影 上
隴坂縈九曲不知高幾里 三秦記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應璩
平流鼓怒浪靜尉振驚飈 尚書正義序
揺木不生危松栢不處卑 國語
逍閭不可復亡汻不可再 淮南
一淵不兩鮫 淮南
兩雄不並栖 三國志

海奥空鳥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唐荊州陟屺寺僧玄覧詩也朱文公嘗書之且䟦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盖亦取之玄覽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讃之衛象詩之覧悉加堊焉曰無事疥吾壁也異哉此眞奴既能知象鳥任其飛躍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筆乎

頗當

排句

顛當窩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
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輙翻蓋
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
也爾雅謂之王蛈蝪鬼谷子謂之蛈母秦
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
無處奔苑成大六言詩曰恐妨胡蝶同夢
咲倩顛當守門唐劉崇遠金華子云京師
兒童以草臨此蟲穴呼之謂之釣駱駝須
叟此蟲出穴有明經劉寡舜曰此即尔雅

王蛈蝪也時人服其博識㫁中謂之駝背
蟲其形酷似駱駝也 蛈母一作蛈蝪

止觀之義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
觀能離苦又云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
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則慮
而後能得也

●晚唐絕倡

許渾蓮塘詩為憶蓮塘[illegible]遊葉殘花敗
尚維舟烟闊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花白露
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
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為許
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
華萼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
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
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倡可與盛
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紫濛

慕容氏自云軒轅之後徙於紫濛之野晉
書慕容氏贊曰紫濛徙構玄塞分疆角端
偃月妖[illegible]翻霜棄危蹭起怗險鵾張守以
不德終致餘殃宋人送虜使詩云風急紫
濛催王勒日長青瑣聽薰絃正用此事

銅缸曉缸

器物款識有王氏銅缸燭盤缸與釭同如
漢賦金釭銜璧唐詩銀釭斜背解明璫之
類也李賀詩飛燕上簾鉤曉缸屏中碧亦

謂貴人晏眠而晚燈猶在釭也

瓠蘆河苜蓿峰

岑參塞上詩苜蓿烽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境之咽喉也

金人詠物詩

中州集金翀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

沆瀣底月半彎斜掛龍頭雲一縷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酴醾詩云玉斧無人解羞月珠琚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六朝七言律 其体不純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為空掩扉 右梁簡文帝春情曲後二句又作五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螮蝀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 右後魏溫子昇擣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

文牕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脣鶯欲語調弦繫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傳憐絃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 右陳後主聽箏後二句五言

舊知山裡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 右隋王無功北山後二句五言

薰風嘆茗

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嘆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illegible]亦可證

米元章

米元章之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
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
鐵甕近青天縹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
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殘
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
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迸海
門州人傳是子胥寃天排雲陣千家吼地
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
漏報朝昏吳王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又垂虹亭一絶云斷雲一葉洞庭帆
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
秋色滿東南

南浦詩

寃嶂南浦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
動離寃江花泣微雨 姓處不載 唐人

杜公引泉詩

杜工部補稻畦水詩云芊芊炯翠羽剡剡
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雲邊看秋菰成

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
散陸龜蒙引泉詩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
田兒伯弄翠蓋鶯雛舞丹烟淩風捩桂舵
隔霧馳犀船二詩 曲盡農田之景然而詞
語且宕添
燕子詩穿花落水益沾巾范德機善本作
帖水一笑正墮雙飛翼黃山谷云一笑俗
作一箭非紛紛戲蝶過閑幔張文潛本作
閑幔

東丹王千角鹿圖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 遼史名倍
次曰堯骨 後改名德光 唐明宗天成元年
丙戌遼主滅渤海 渤海北海之地今寧安
扶餘也中國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倚
稱以張休盛 改為東丹國以倍為東丹王
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其
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
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

集332-026

見彼舟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見
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姓李
名贊華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
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今其泛海歸華載
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
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
目焉東丹王事顛末遼志及宣和畫譜董
逌畫跋陳桱通鑑續編弁之以便覽考

竹香

杜子美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李
長吉新笋詩斫取青光寫楚詞膩香春粉
黑離離又昌谷詩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
翠竹亦有香細嗅之乃知

屠蘇為草名

周王褒詩飛甍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
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
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比屠蘇屋名也
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元是屠蘇酒是也

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南史諺云屠蘇
障日覆兩耳是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
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
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
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
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王筠詠邉衣

王筠詠征婦裁衣行路難其畧云裲襠雙
心共一抹袙腹兩邊作八撮襻帶雖安不
忍縫開孔纔穿猶未達胷前却月兩相連
本照君心不照天數句敘裁衣曲折織微
如出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

魏皇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
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相見
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

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
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
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愼
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
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
㩳㩳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此詩樂
府亦載而詳畧不同然詞義之善無如此
録之完矣故書於此○蹶船常苦沒黃河
中行舟常有此患俗云着淺說文艘船着

沙不行也尚書大傳云三艘國名亦在畓
河側甄后此句正北方之語特表出之○
㩳音颼古本楚辭風颼颼兮木㩳㩳今本
作蕭而音亦叶颼故此詩亦作蕭蕭又作
脩脩總不若㩳㩳字之古也○甄后中山
無極人爲文帝后其後爲郭貴嬪譖賜死
臨終作此詩魏明帝初爲王時納虞氏爲
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虞氏卞太后慰
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

終始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
后愛弛亦賜死觀之兩世家法如此虞氏
亡國之言良是詩可以觀不獨三百篇也
○元人傳奇以明帝爲跳槽俗語本此

柳花香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温庭筠詠柳
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
奇詩莫唱踏春陽令人離腸結郎行久不
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

之言非誣也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叛兒歌曰青春正陽月
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
暎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
歸狹斜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温厚
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充所弑臨命禮佛
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
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

文人學士耶○隋越王謚恭帝李淵立代王侑亦謚恭帝二主同謚蓋東西不相聞也

香雲香雨

雨未常有香也而李賀詩衣微香雨青氣氳亦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三百餘首其佳者如詠莽羅云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當年國[illegible][illegible]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上金谷園中燕啣取香泥葬落花詠張果云滄溟幾度見揚塵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蹇驢留滑載閑身徐佐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回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直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謫下山東感泣來論歸門巷鎮蒼苔奉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

詠宋宮人王婉容云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隣青塚地下明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英烈矣

含笑花謎

施且生含笑花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褰帷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九字梅花詩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灘凹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横斜暗香自敲半枯半活幾箇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池南唐文薦錡謂余曰此詩不佳影不可言敲又後四句有熏飯酸餡氣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緑蕚梅蓝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牕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柰二十四番花信催近觀盧贊元酴醾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酴醾洗粧素頰相追陪絶勝濃英繁枝不韻李堪友横斜照水換先梅瑶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頽風流何事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亦九字律也詩亦有思致以李花為不韻甚切體物前人亦未道破者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為余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雲問一紙書也可謂絶倡余又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為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霑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倒清樽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華園字畫奇怪擺雲捩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好事者模為四屏懸之

陳文惠公詩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鄉後人於其地立鱸魚鄉亭和者百餘人皆不及也噫此詩尚敢和耶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雪濤斜碧玉光寒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殆無復措手

宋人絶句

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休者在選者之耶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王半山兩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人衣來孔文仲早行云客行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崔鶠春日云落日不可盡丹林紫谷開明明遠色裏歷歷暝鴉回危平仲南浦云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寃江花泣微雨郭公甫水車嶺云千丈水車嶺懸空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氷蘇子由中秋夕云巧轉上入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旅行云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朱文公兩詩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窓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子由四絶句

蘇子由題李龍珉山莊圖四絕句其一瓔珞巖云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求想其二雨花巖云巖花不可擧翔蕊久未墮忽墮幽人前知子觀空坐其三玉龍潭云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其四陳彭漈云蒼壁立積銕懸泉濕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此四詩奇景奇句可誦可想放翁謂子由詩勝子瞻亦有見也○漈閣

中水名鄭樵號夾漈可證

絕句四句皆對

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个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聯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〻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裡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栁

林

中庸征人怨云歲〻金河復玉關朝〻馬策與刀鐶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次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

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兼中夜度娘歌菱花烱烱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涼鬓影蕭〻一抹疎雲對斜月篭平仲江南曲烟波渺〻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詶之曰此何人詩荅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

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崛強矣

唐彥謙詩

唐彥謙絶句詩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奔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軺非所宜況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且免相如渴病歸郎李義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其餘如登興元城觀烽火云漢川城上角三呼護蹕防邊列萬夫褒姒塚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鄧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即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鳥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處無消息却就真人覓鉅公首首有醞藉堪吟詠比之貫休胡曾輩天壤矣考其世蓋僖宗時人也

洪容齋唐人絶句

洪容齋集錄唐人絶句五十餘卷詩近萬首然余觀之猶有不盡隨即書於簡端二十餘首近又得二首其一無名氏詠姑蘇臺云無端春色上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拂過來其二柳公綽題梓州牛頭寺云一出西城第二橋兩邊山木晩蕭蕭井花淨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

詩話補遺卷一止

詩話補遺卷二

升菴楊慎著
門生曹命編撰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至宋南渡後失去七首
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之淚盡羅巾
夢不成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忽然聲花
蕊夫人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王少伯詩
也日晚長秋簾外報又日映西陵松栢枝

二首乃樂府銅雀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
屏及閑吹玉殿昭華管二首杜牧之詩也
余在滇南見一古本七首特全今錄于左
忽地金輿向月陂内人接着便相隨却回
龍武軍前過當殿教看臥鴨兒唐音作佐
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左多善
歌右多工舞外有水泊似猇月陂形如偃
月也又云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内人亦曰
前頭人言常在駕前也其家在教坊四季
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
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勑賜新恩乞巧樓
春來睏困不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
玉階花上立簸錢贏得兩三籌
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著危先打
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
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
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

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内中
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
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
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

艬艓

艬艓小舡名音攙搭見呂蒙傳白樂天詩
兩片紅旗數聲鼓使君艬艓上巴東又簞
篁州乘送艬艓驛船迎又還乘小艬艓却
到古湓城艓當作解字之誤也

吳二娘

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云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〇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又夜舞吳娘袖春歌蠻子詞自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瀟瀟郎不歸之句今絕妙詞選以此爲白樂天詞誤矣吳二娘亦杜公之黃四娘也聊表出之

謝自然升仙

謝自然女仙白日飛昇當時盛傳其事至長安韓昌黎作謝自然詩紀其跡甚著蓋亦得於傳聞也予近見唐詩人劉商集有謝自然却還舊居一詩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觀此詩其事可知矣蓋謝氏爲妖道士所惑以幻術貿遷他所而淫之久而厭之 反舊居觀商詩中所云仙侶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又不聞也然則世之所謂女仙者皆此類耳

天闕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閲殊爲牽強韋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闚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予爰復生必以余爲知言也天闚闚天也雲臥臥雲也此倒字法也言闚天則星河垂地臥雲則空翠濕衣見山中之殊於人境也

石鮭卸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鮭春東南卸亭上莫使有風塵用事頗隱僻

藝術類

石鮎用荀子紫鮎魚塩及文選石鮭應篩而陽範事也卸亭吳大帝駐輦所憩後人建卸亭在晉陵庾信詩卸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鮎作右郄卸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疊畫

畫家稱疊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疊畫溪然其字當用㲲疊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疊岍春濤打舩尾謂魚網遮岍也此用

予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疊蘿翠鉤綎紬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厨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於董逌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絶云不妨何范盡名家未鮮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源不知爲何說也

麗人行逸句

松江陸三汀深語予杜詩麗人行古本珠

壓腰衱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蕖羅韈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淮南蔡衡仲昇聞之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無是周昉美人畫譜也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庚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子口義及世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illegible]

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
魯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
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
與伯夷陶潛何異哉須溪私印白篆三代
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爲過張孟浩蓋亦同
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皐羽徽州之胡
餘學慈溪之黄東發自以亡國遺人不屈
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效可
驗矣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
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詩
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
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遬筆史臣以
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
文字殊俗本字亦俗內以科斗龍蛇寓也
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唐舞妓着靴

舒元輿女從良詩云宋江舞罷却成
悲便脫蠻靴出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曹
公懷舊嫁文姬可考唐世妓女舞飾也按
說文鞮四夷舞人所著屨也周禮有鞮鞻
氏亦是四夷之舞今之樂部舞妝皆出四
夷唐人舞妓皆着靴猶有此意盧肇柘枝
舞賦靴瑞錦以雲匝袍變金而鴈欹樂府
歌錦靴玉帶舞回雪杜牧之贈妓詩曰舞
靴應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黄山谷
贈妓詞云風流太守能籠翠羽宜醉金釵
且留取垂楊掩映庭階直待朱輪去後便
從伊穿襪弓鞋則沐宋猶似唐制至南渡
頭妓女穿襪弓鞋如良人矣故當時有蘇
州頭杭州脚之諺云蠻靴一本作蠻靴盧
肇賦一本云靴瑞錦以雲匝袍變金而鴈
欹以鴛對鴈當是僻識於此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

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
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
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
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
馬絶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
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
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於鞌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但作卜音
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音跗如詩鄂
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華
跗之注於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按水經
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峰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
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
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
然古今注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

吾平有言往歷情素三字今墨本用至似上字得侯 神下意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詹字楚
辭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
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
亦古簷字也又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
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碩詩步簷隨新
月挑燈惜落花杜公盍襲用其字後人不
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

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
公時寧有此惡字耶甚矣士俗不可不醫
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
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
今人不知爲趙公詩也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場林入山予過其家訪

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挽龍細洒鵞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盡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氷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偃曝謂偃臥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咲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盖頤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戛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真味何由出哉

沈氏竹火籠詩

陳范靖妻沈滿願詠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銷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緗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此詩言外之意以諷士之以富貴改節者即孟子所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爲之者而含蓄蘊藉如此徒悲豈念四字尤見其意上薄風雅下掩唐人矣宋人稱李易安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以爲婦女有此大議論然太淺露比之沈氏此詩當在門墻之外矣

蘇堤始末

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唐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横絶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

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多葑近歲
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
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
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
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
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泄
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良久
曰今願去葑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

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
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
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
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於杭人大矣予昔在
京日問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
亦略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
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
昌亭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黄懷忠之
言用鐵龍爪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行

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
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猶不肯止其績敗功
圮而姦臣李清臣為考官猶以修河問策
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
坡杭湖賴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
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
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
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
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者

恨之嘻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

杜詩左擔之句

杜子美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生更臨
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迥
左擔犬羊存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葭
萌左擔皆地名也葭萌人知之左擔人罕
知也注者不知或改作武擔又改作立擔
皆可笑按太平御覽引李克蜀記云蜀山
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

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險難行故行者諺曰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攏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據此二書左擔道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詩話補遺卷之二下

升菴楊慎著

門生曹命編校

趙李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欵近年之博尚有此誤

朱滔括兵 麗情集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曰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王霞卿

進士鄭殷彝旅遊會稽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於是閣臨軒轉恨覩物增悲雖看爛熳之花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觀題詩曰春來引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煙月雙眉不展自如鉤鄭生和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對銀鉤霞卿乃邑宰歸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遇暴兇而卒鄭生欣然謁之時霞卿竟辭以疾而不見焉但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答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途中泥婦人鄭得詩大慙而退唐會昌中三鄉有女子題詩于驛曰西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過此山進士陸真洞王祝劉谷王條李昌鄴王碩李嵩張綺高衢韋氷賈馳十一人和之曰三鄉署未聞謁之而不內愧而退者也

胡琴婢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多圖畫馬絲與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其為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吳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酬命酌人間酒一盃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絃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駝明月大聲嘈嘈奔湓湓浪蹙波間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秋窸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鶯直飛騰秋鶻濺知後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

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
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
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
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
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
九鎮高城深壘閉閑李河湟咫尺不能收
輓粟推車徒冗冗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
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
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

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羅
歌傳于吳中

李芳儀 原麗情集○原古續字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往京師
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
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
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
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
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

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
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
稀滿堂詩酒皆詞客筆端揮毫在瑤席後
庭一曲風景改收淚渡江悲故國令公獻
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
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湖水鍾山樹
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
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
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

期貪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誰見國
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
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
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
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遍數天河星只有
南箕近鄉邑當年卜指渡江來十指不知
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
同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
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

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刋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秦少游女

靖康間有女子為金虜所掠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魯褒父為作秦女行云妾家家世居淮海淮海文名這宇内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户凋零三十載可憐生

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嫌稱情士年長來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看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蕭蕭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盃虜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裡彈春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迷魂不知處詩成吟罷更茫然豈意淒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為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歸一紀春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知終竟老死留窮塵空餘詩話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

蘇雲卿

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託帥漕聘之徵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啟之惟書與金

在不啟封曾茶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瀲瀲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鋤雲明月曉種來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夷那復知寸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鄱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為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我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忽非人不見黃

金不動聲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倒翩翩鶴馭雲冥冥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魯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却踏金華路太史驚諦說客星先生得書拚棄去弁此湖光不回顧廖夫孀婦截鬟鬢亦有老大閔中女蒼山此歌可激貪鄙張世南遊宦紀聞載宋隱逸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事北面挹湖山築菴仰高章泉先生名曰灌園菴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故宋官營求江西省恣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實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發繩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舞繩繫理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像後曰悶歷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絮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如其死

呂用之以上俱係麗情集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銜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羃羃白雲將散信沉沉已休磨琢投泥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

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徧尋
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
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
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
須乾詩成吟詠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
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哀心有
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夜果入用之家
化形於斗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
妻并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刃落矣用之
驚懼夜遣幹事賫金并裴氏還損損夜促
舟去虬髯亦無踪跡

詩話補遺卷二終

詩話補遺卷三

升菴楊慎著
門生曹命編校

集句〔升菴歸巖統書〕

亡友安公石嘉州人妙於集句以鱸魚正美不歸去對瘦馬獨吟真可哀又請君酌我一斗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又梁間燕子聞長歎李義山句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水國蓮花府韓翃雲帆楓樹林杜工部

又集杜句吊葉叔晦讀者為之泣下其詩云臨江把臂難再得便與先生成永訣文章曹植波瀾闊死為星辰亦不滅老去新詩誰與傳男兒性命絕可憐出門轉盼已陳跡妻子山中哭向天中夜起坐萬感集人生有情淚沾臆鳳凰麒麟安在哉吾田茅屋荒蒼苔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悲風為我從天來

曾子固詩

曾子固享杞軍山廟歌云土膏起兮流泉
駛兮我徂于田偕婦子兮耕且耔芸且
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無螽螟塥有
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
成兮揮鐮掇掇風雨聲兮囷藏露積如坻
京兮遺秉滯穗富鰥煢兮酒食勸酬銷忿
爭兮非神之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
祐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惟其
舊兮土之報神亦云享兮釃酒刑牲肴核

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歲獻無終
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此詩王荊公
稱賞以為有雅頌之意當表出昧者言子
固不能詩豈其然乎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
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
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
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後復建之揚廉夫
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
郎酣戰明空笑隊々鴛鴦漾漆波

三句詩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
字之中最為難工編檢前賢詩不過四五
首而已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
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四時百萬損自陳最
為絶倡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々

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
入宋謝皐羽客鄭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
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乞鎮山人歸未歸洪
武中詹天曜寄山中友人云挂樹蒼々月
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
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
底花簇々風吹綠葉翠翩翩露中幾枝紅
鸚鵡亦風韵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鸚
哥花々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句命之

寫刻于扁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聞之晉寧侍御唐池南云

瓊花 引蒼梧戶錄

揚州有蕃釐觀〻中有瓊花即後陳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中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僧子容詩云比瑒加碧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回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揚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

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〻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托言也須要處〻有之村姑采摘盈路仙女一何多乎、

草書枯澀

徐浩真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妙枯澀在書

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曰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盤騰獸屹立魯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槎蹙生其節竇泉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蕭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褵褷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難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妝倪思以痴重筆跡謂之墨猪元班黃功之字評者以爲冗猶勝可以喻矣

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致爲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于寒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宗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詩一節又有詩話云知非詩々未爲奇々研昏練爽戞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沇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翥[illegible]鑱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隤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詆自是非吾心也其目曰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恠

書貴舊本

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末矣古書無訛字轉刻轉

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札贊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爲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其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只三四卷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詑于人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

售今王涯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之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關係者若一字一句之誤尤多略舉數條如毛奐李夫人歌修嫮穠華銷歇盡修嫮訛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清塞訛作生苑現在邊城則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紛紛戲蝶過閑幔俗本閑作開不知子美父名閑

詩中無閑字今俗本邀歡上夜關作卜夜閑魯閃朱旗北斗殷妄改殷作閑北斗閑成何文理前人已辨之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亦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粧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煙似不春俗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尤謬小詞如周美成憎恰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貽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沉日俗本改作耳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其餘不可勝數也書所以貴舊本者可以訂訛誤備參考不獨古香可愛而已

口脂面藥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

甖下九霄李嶠文集有謝賜口脂表云青牛帳底未輟鑪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又令狐楚謝臘日賜口脂紅雪表云雪散凝紅紫之香膏蘊蘭麝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其子令狐綯謝紫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雲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放曾國之三緘任在黃綢請獻謝莊之六出此可考唐代臘日故事亦可補杜注之遺令狐

父子兩世被賜亦榮矣

弓𢎞

天順初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扈蹕應制賦詩有祭酒劉某詩以𢎞弓為弓𢎞大學生輕薄者帖詩于監門云獵羽揚長共友儕𢎞弓詩倒作弓𢎞祭酒如今為酒祭衛官何以達迂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于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惟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𢎞何愧古人詩本為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其後王佐刻其桐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石苔可踐

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閑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其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章后齋聞余此言所見略同因成一絕云哲匠應標成美錦東風隨處點春功若來巧出天然處正在時人話柄中

阮籍詩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嬴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魃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妬寵相殘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悝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顏延年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幽旨也信乱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城多根樹蘛蒂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姪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後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枝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下妄語

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郎嘆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痴羊一夜受凍眠北枝郎囈曰我等沒己身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己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張亨父詩

張泰字亨父姑蘇人詩句清拔名于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云長安元夕火燈光比夜歡娛覺更忙十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釭搞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鬧曉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其手書稿慎於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

洛澤

三都尉居塞上一治曰勒澤索谷一治居延一治番和澤大洛切从夊洛澤氷著樹如索故曰澤索也北方寒夜氷華著樹如

絮春秋謂之雨木氷五行志曰樹介言氷封枝條如介胄也訛作樹稼諺曰木著稼達官怕集韵淞凍洛也又液雨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遂作詩曰園林日出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又曰香銷一榻氍毹暖月映千門霧淞寒又以爲年登之兆諺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余舊有詩云

天雞誤曉光青腰玉女試銀粧瓔數纖葉
齊如剪端樹花開冷不香月白訝迷三里
霧雲黃先兆萬家箱貧兒飯甕歌聲好六
出何須賀謝堯

陽明先生紀夢詩埋户錄

愼嘗反覆晉書曰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
駭異後見崔後渠先生松窗雜錄亦同余
見近讀陽明王先生紀夢詩尤爲卓識真
見自信郤說之有稽而非謬也陽明公紀
夢詩錄於后。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小
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
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
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
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
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悪深寃
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
平若是者耶。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
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嵯峨中有仙人

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
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
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
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
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
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
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
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
見世史掩覆多失真抽出長篇再三讀覺
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
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
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
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阻竟殞身人生
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
炳亦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
室能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
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
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我昔明易

道故知未李事時人不我識遂傳就一技
一愚王導徒神器良久覩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其底所以敦者慵閑頑天經與地義
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
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悲何足我生良
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
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
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
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類

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
得因表而出之

賞梅懸燈（齊菴危言聞集）

余少年與恒忬二弟賞梅世耕莊懸掛燈
于梅枝上賦詩云疎梅懸高燈照此花下
酌只疑梅𦶜然不覺燈花落王浚川見而
賞之曰此奇事奇句古今未有也近聞趙
德莊眼兒媚詞云黃昏小宴到君家梅粉

試春華暗香素蕊橫枝疎影月淡風斜○
更饒紅燭枝頭掛粉蠟閒香奢元宵近也
小園先試大樹銀花則昔人亦有此興矣

京師易春晚

杜審言詩使出鳳凰池京師易春晚奇句
也蓋言繁華之地流景易邁李頎詩好在
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
近刻本改作陽春晚非也幸唐詩品彙可
證余嘗言古書重刻一番差訛一番一番

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誤書所以貴
舊本以此

䴇字音（乔菴執林代山）

䴇字玉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
諺謂怯皆曰䴇不獨齒怯也魯茶山和魯
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
䴇初舉切齒傷醋也五音類聚遠山顰黃
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
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

揚梅詩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處春山

罨字義

罨烏荅魚撿二切罕也网从上掩之也然此字多為借義所專唐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宋喻汝礪詩冥ヒ罨岸風搖ヒ打船雨又罨畫籠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皆借罨字罨畫字正作韞

杜牧弄水亭詩

弄水亭前溪颭艶翠綃舞綺席草芊ヒ紫峰嵐伍ヒ檻前汀鴈栖枕上巴帆去停檣遲晚月咽ヒ上幽渚斷霓天帔垂狂燒漢旗怒滕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不能自免去但愧來何暮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常苦炎熱寺樓最騫軒坐見飛鳥沒一樽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烟院捴飄蕭風廊竹交戛好鳥響丁ヒ小溪光

汃汃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慵憂長若來病怯長街喝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機手把一枝物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水盡到底看海空酌君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柰何二詩奇崛而用韻古舊見石刻多磨滅節而書之

晚唐兩派詩

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千喻鳬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ヒ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景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个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

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拘聲韻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褌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泊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李羣玉釣魚詩曰七尺清竿一丈絲菰蒲葉裡逐風吹幾回舉手抛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有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早寄黃鸝孤鴈兒盧仝新年亦有詩云新年

何事最堪悲病客還鄉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風肯換歲寒枝

詩話補遺卷三終

門生曹命編校

合州儒學生汪鶴書

詩話補遺序

文中子曰仲尼多愛愛道也馬遷多愛〻奇也含謂道未嘗不奇何遷謂奇非道哉吾友太史公升菴揚子今之馬遷也腹笥五車言泉七畧詩其餘事又出其緒餘為詩話若干卷有原集有別録有補遺皆詩評也執林同志咸珍傳之爰與余同見聞者十八九比之宋人珊瑚鈎漁隱話評品允當不翅度越九變後貫知言之選良可珍哉

嘉靖壬子十一月七日永昌禺山張含序

叙詩話補遺後

吾師太史升菴公天篤至穎一涉靈積沖齡發咏金石四遠謫居南徼肆力藝壇休播士林珪琳萃具兹刻其藻評之餘風乎彙小子孱廢離索得師詩話先梓以傳者實惟潛玩躑然自謂詩社靈筌其在兹乎祛習囿宣詰隱忯本則神物體辨省而發與深脂俚不捐而約之於義芊璧雙金崇是可以妙悟三昧矣竊稱合庠之二杞適

晋陽東巖曾公以渝別駕俯牧兹土家承好古復購師補遺數卷捐俸登梓與前妙並傳小子又受而讀之希音過繹幸哉然曰吟瀚評品雖白無慮數十家

抑多隨興稱寄睟盤百具資發蓋鮮洽浪以禪極喻要亦竟槩而趣暴於縷維公白首精能天出窈窕隻辭半鞶戛玉示牖眞詩林之神翼騷圉之玄奘也迹是以階其尚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嘉靖丙辰三月門生大理楊逵之頓首謹序

是書四天一閣范懋柱家藏本

秇圃擷餘一卷

（明）王世懋撰

明刻廣百川學海本

藝圃擷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卻金傳、已著錄。是編雜論詩格、大旨宗其兄世貞之說、而成書在藝苑卮言之後。已稍覺摹古之流弊。故雖盛推何李、而一則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第恐數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一則曰李于鱗七律俊傑響亮、余兄推轂之。海內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一則曰、嘗謂作詩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數。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眞相見矣。一則曰、徐昌穀高子業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高能以深情勝、更千百年、李何尚有興廢、二君必無絕響。皆能不為黨同伐異之言。其論鄭繼之亦平允、未可與七子夸談同類而觀也。

藝圃擷餘

吳郡王世懋著　陳珂孟鳴閱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為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為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傅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為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為四

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饑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粧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為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為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

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為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

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毋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濶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積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

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益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準岑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句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

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符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賓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分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

誤作褰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飈風之訓爲風而李陵長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

滿寶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廬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

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誇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愼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者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

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

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
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曾不下壇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文讀之自當
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
海內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至使人厭余謂學
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
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
響得之政如韓栁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
成為韓為栁吾卻又從韓栁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

遽笑韓栁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
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
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
衍為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
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衿
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
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
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

豈非栢梁之餘材刱為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
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詩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
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
以為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
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
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為絕唱
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
犯者不少寧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為
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
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
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
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
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
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
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

王上晚唐俠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遯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執先匠言余後覩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阻矣若謂出於識獻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為撫掌人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為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

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為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

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昴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思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為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

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為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為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李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

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為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逸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令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因憶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illegible]

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瓶水去窒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坌集却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爲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口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悵悵悲歎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行受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爾時年僅强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鶩之厭驟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强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惜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惜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

種眞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俚而不甚工詩　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廸其後氣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釴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釴與善夫頗爲鄉論所嗤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

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莘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半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莘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閩瑣條終

唐音癸籤三十三卷

（明）胡震亨撰

明末刻本

唐音癸籤三十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胡震亨撰。震亨有海鹽縣圖經、已著錄。所撰唐音統籤凡十集、此其第十集也。九集皆錄唐詩、此集則錄唐詩話。舊無刊版、至

國朝康熙戊戌、江寧書肆乃得鈔本刻行。爲目有七。一曰體裁、凡一卷、論詩體。二曰法微、凡三卷、分二十四子目、自格律以及字句聲調、無不備論。三曰評彙、凡七卷、集諸家之評論。四曰樂通、凡四卷、論樂府。五曰詁箋、凡九卷、訓釋名物典故。六曰談叢、凡五卷、採摭逸事。七曰集錄、凡三卷、首錄唐集卷數、次唐選各總集、次金石墨蹟。震亨蒐括唐詩、用力最勤。九籤之中、惟戊籤有刻、而所錄不出

御定全唐詩之外、亦不甚行。獨詩話採摭大備、爲全唐詩所未收。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盡爲定評、而三百年之源流正變、犂然可按、實於談藝有裨。特錄存之、庶不沒其蒐輯之勤焉。

海鹽胡赤城先生編

唐音癸籤

[illegible]

唐音癸籤目錄

海鹽胡震亨遯叟

卷之一

體凡

卷之二

法微一 統論

卷之三

法微二 通論各體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樂府律詩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絕句詠史詠物和韻聯句雜體諧體

卷之四

法微三 用字用句儷對篇法用韻用事則古砭俗

卷之五

評彙一

卷之六

評彙二

卷之七

評彙三

卷之八

評彙四

卷之九

評彙五
卷之十
評彙六
卷之十一
評彙七
卷之十二
樂通一
卷之十三
樂通二
卷之十四

樂通三
卷之十五
樂通四
卷之十六
詁箋一
卷之十七
詁箋二
卷之十八
詁箋三
卷之十九

詁箋四
卷之二十
詁箋五
卷之二十一
詁箋六
卷之二十二
詁箋七
卷之二十三
詁箋八
卷之二十四

詁箋九
卷之二十五
談叢一
卷之二十六
談叢二
卷之二十七
談叢三
卷之二十八
談叢四
卷之二十九

談叢五
卷之三十
集錄一
卷之三十一
集錄二
卷之三十二
集錄三
卷之三十三
集錄四

目錄終

唐音癸籤卷一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體凡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爲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爲唐之律詩詩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傚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

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

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

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

一曰七言古詩

一曰長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間雜長句始鮑明遠唐人承之體變尤爲不一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

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韻之偶對者而變

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長篇而變

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唐一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

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備一體

一曰五言絕句

一曰七言絕句絕句即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曲詩後樂通內

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鄴城童子謠

六字

詩收護歌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李白繼作一字至七字詩張南
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為韻偶列成騎又鮑防嚴維多至九字騷體雜言詩先仲
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皐歌杜之凡竹枝引祖沿入詩例難其漏律體有五言小律
七言小律嚴滄浪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偏三韻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為小律云
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及六言絕句王維集有而諸詩內
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
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
作也諸家樂有而李白所擬為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為之名而變其舊新
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為樂府題者也始于杜甫
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稹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為得

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詳後樂通內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
歌行歌曲之總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人因之又有曰
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為引導其情為曲
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為辭又衍而盛焉為篇皆以其辭為名者也有曰咏者曰吟
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呻其嗟嘆以抒其傷唱則吐
于喉吻弄則被諸絲竹此皆以其聲為名者也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
者曰哀者曰樂者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
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為其名者也凡此多
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
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長

短填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彈等曲其體
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並詳樂通唐詩體名
庶盡乎此矣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
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
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
體四子承之尚餘拘澁神能而後音對俱諧諸家
槩有合作沈宋尤為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
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七字之諧差晚故開元
右丞猶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則古

詩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
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籟自啟匪人
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
權輿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四聲 音韻之學至齊梁寖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
四聲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纂次唐儀鳳
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
愐復加刊正名為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
元祐先後重修名禮部韻畧今承用者是也宋濂云唐
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司馭之以禮部之掌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略毫髮弗敢違背辯中

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雙聲疊韻宋謝莊傳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學林新編云古人以四聲爲切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喉嚨舌齒脣配宮商角徵羽爲五音人聲之出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宮再出到嚀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脣爲羽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者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者也互護同脣音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磝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賓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劚靈歷是雙聲劚歷斤靈是疊韻卽此例則諸音皆自此而紐之聲可以定矣

八病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平頭謂第一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與第十字同聲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犯在一句內如蜂身之中細鶴膝謂第五字與第十五字同聲兩對同犯如鶴膝之麤大大韻謂與韻相犯也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九字內更着律字人字等爲犯大韻小韻除韻外但九字中有相犯同聲者是傍紐謂如十字中已有丑字不得着寅延字正紐如壬衽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字

南史畧云初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永明中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爲文皆用宮商不可增減顒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又以雙聲疊韻分辨作詩八病于謝靈運傳著論云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此秘未覩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按史稱約論四聲妙有詮辨乃當時陸厥嘗作書辨之以爲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鍾嶸亦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務爲精密襞積細微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而約自有言云八病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皆通所賦亦往

往與聲韻乖是則此論不可盡拘明矣然有唐近律自從聲病回忌摩體應復具遡其說以善用夫變通王弇州云休文之拘滯正與古體相反惟近律有關耳然亦不免商君之斃誠哉是言

唐音癸籤卷一

唐音癸籤卷二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微一　統論

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

摯虞云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

劉勰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

鍾嶸云文有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又云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邇來作者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葉石林云詩家妙處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不假繩削而自成章非常情所能到耳嶸數語余每愛其簡切但觀者未嘗留意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局然苟大手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宋之問云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

王昌齡云為詩在神之於心處心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上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又云詩思有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尋味前言吟諷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

釋皎然云夫詩雖非聖功妙均於聖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

又云或以苦思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意度盤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滯由深于聲對用事不直由深于義類

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寘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置于古集之中使弱手視

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為玉璞周客胡盧而笑也近代陳子昂復多變少沈宋復少變多餘不能盡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戴叔倫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間

韓愈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嚴羽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正愈所謂窮愁悲苦之易為詩者也

白樂天云為詩義在裨諸言意皆有所為葛常之曰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覩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為用而後詩道備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詩逮吾唐切於儷偶拘於聲勢易其體為律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

于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為四時景色各異夫如是豈拘于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于是乎

司空圖云古今言詩多矣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醯非不酸止於酸而已鹺非不鹹止於鹹而已人所以充食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崔德符答人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

梅聖俞曰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沈存中云詩雖未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力為之至于字字皆鍊得之甚難而觀者滅裂不知其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流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者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

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劉貢父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不獨畫手為然

葉石林云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表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作者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葛立方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為催租人所敗亦可見詩思之難而敗之甚易也（沈約云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外此意）

嚴儀曰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須是本色須是當行下字貴響造語貴圓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又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瑲瓏不可色相言有盡而意無窮若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去之愈遠（詩法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人主性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人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

又云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

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胡元瑞云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以禪喻詩信有旨哉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楊仲弘云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

劉須溪云作詩如作字橫豎皆自所差幾何而清俗相去遠甚

又云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非也尋常景色時時處處妙意皆可拾得然此猶涉假借若平生父子兄弟家人鄰里間意愈近而愈不近著意政難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孽子女之所不能者隨事紀實足稱名家即名家猶不可得或一二語而止如孟東野慈母手中綫歸書但云安極羈旅難言之情李太白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小夫賤隷誰不能道而學士大夫或媿之矣如杜子美問事兒挽鬚誰能即嗔喝欲起屢見肘仍嗔鬧卄丨并與聲音笑貌彷彿盡之又如古人于奴婢猥下寫至孤客親僮僕婁然甚矣又云僮僕生新敬則出處世態隱約可見又云犬因無主善則俯仰猶有不忍言者古今甚深密義往往于淺易得之

詩服云作詩不必句句工使其皆工反峭急無古氣

詩家一指云詩不歷鍊世故不足名家

李空同云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

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叠景者意必二此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

何大復云富于材積使神情領會天機自流臨景結構不倣形迹佛有筏喻達岸則捨筏矣捨筏則達岸矣胡元瑞云仲默此論直指真源最爲喫緊捨筏之云亦以獻吉多擬則前人陳句進規耳非欲人廢法也李何二氏之言故當並參

徐禎卿云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然情實紛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若夫妙騁心機隨

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愴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王弇州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才騁則馭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濟之使和

又曰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胡元瑞云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覩二者故法所當先而悟弗容強也

又曰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儲韋之屬是也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高岑之悲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槩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無不清者魏文帝典論云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其論七子詩與文筆未嘗不兼重清云

又云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言語一字不可入詩

唐音癸籤卷二終

唐音癸籤卷三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徵二（通論各體 四言 五言古 七言古 樂府 律詩 五言律 七言律 排律 絕句 詠史 詠物 和韻 聯句 雜俳諧體）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文心雕龍 以）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之以聲調俳優哉（李白）

（通論參譜）

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嚴滄浪 詩藪云五言絕調易古七言絕調易卑五言絕即拙匠易於掩瑕七言絕雖高手難於中的可以此互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王弇州）

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胡元瑞）

七言律於五言律猶七言古於五言古也五言古銜轡有程步驟難展至七言古錯綜開闔頓挫抑揚古風之變始極五言律宮商甫協節奏未舒至七言律暢達悠揚紆徐委折近體之妙始窮

七言古差易於五言古七言律顧難於五言律何也五言古意象渾融非造詣深者難於湊泊七言古體裁磊落稍材情贍者輙易發舒五言律規模簡重即家數小者結構易工七言律字句繁靡縱才具宏者推敲難合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為尚惟七言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峭峻李杜大篇窮極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縱體既近靡字櫛句聯格尤易下材富力強猶或難之清空文弱可登此壇乎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為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為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王敬美）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各自為體勿得相雜（弇州 四言）

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靡浮文繁而聲易雜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于五言故兩漢以還文人秇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 胡元瑞以下同

五言古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漢襍詩陳王全集及于桓公幹仲宣佳者枕籍諷詠工深日遠神動機流一旦吮毫天真自露骨格既定然後沿泂阮左以窮其趣顔鮑陸謝以采其華傍及陶韋以濬其思博考李杜以極其變超乘而上可以掩迹千秋衘轡而趨無忝名家一代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二謝縱極俳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亦不得他雜調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王敬美

擬古樂府擬漢不可涉魏晉擬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用本題寧肖下不本曲調上也調不失而題小舛次也題則甚失以事則失之千里矣 胡元瑞以下樂府

樂府詩妙在可解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弇州

七言古

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燦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楊仲弘以下七言古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綺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

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柝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王弇州下同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結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迹方成篇法

長歌但看其通篇大勢中間偶有拙句不失大體若一巧句最害正氣 胡茂泰

凡[illegible][illegible]諸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横初學當擇唐人名篇脉絡分明句洞婉暢易下手者模彷成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又上之楚人離騷以求其源本進于神化 胡元瑞

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唐子西

以下律詩

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 胡元瑞

律詩第二字側入爲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 第二字平入爲偏格 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 唐名家詩多用正格用偏格者概少 沈存中

三百篇以比興置篇首律詩則置在篇中如景聯所摹物色或與而賦或賦而實比皆其義也 范德機

律詩不可多用虚字兩聯塡實方好用唐以下事便不古 趙孟頫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嚴滄浪

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屠沽輩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有蓋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寶 劉昭禹

以下五言律

李夢陽云叠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杜詩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胡元瑞 下同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

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自饒雄亮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

以風神暢之以才氣和之以真濟錯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法盡矣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弇州以下七言律

七言律有起有承有轉有合起爲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初發勢欲捲浪承爲頷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書事或用事引證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

轉爲頸聯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不窮如魚龍出沒巨濤觀者無不神聳合爲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緘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場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知此則七律思過半矣 楊仲弘參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迹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

勿和韻勿拈險韻勿起結用傍韻勿偏枯勿求理

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弇州

七言律對不屬則偏枯太屬則板弱二聯之中必使極精切而極渾成極工密而極古雅極嚴整而極流動迺爲上則然二者理雖相成體實相反故古今文士難之要之人力苟竭天真必露非蕩思八荒游神萬古功深百鍊才具千鈞不易語也 胡元瑞下同

古詩之難莫難于五言古近體之難莫難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

集332 081

幻夜光走盤而不失廻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絶無參差扭揑之痕綦組錦繡相鮮以爲色宮商角徵互合以成聲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纒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詞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淸廟明堂沉着則萬鈞九鼎高華則朗月繁星雄大則泰山喬嶽圓暢則流水行雲變幻則凄風急雨一篇之中必數者兼備迺稱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難之

高岑明淨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高調合王李之風神更加以工部之雄深變幻庶盡七言能事爾

作七言拗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傅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弇州

詩一題一首自爲起合無論其一題數首者則合數首爲起合易而置之便不可蓋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首故也 范德機

作排律法虛韻不如實韻擬捋順聯不如逆聯有情 並見 以下排律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格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槩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杜陵擴之以閎大濬之以沉深鼓之以變化 胡元瑞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弇州

絶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弇州 以下絶句

顧華玉云五言絶以調古爲上乘以情眞爲得體調古則韻高情眞則意遠華玉標此二者則雄奇俊亮皆所不貴論雖稍偏自是五言絶第一義 胡元瑞 下同

七言絶語半於近體同其句格究順節促於歌行倍夫意味長永

七絕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無旁出者命意得句以韻發端突然而起意到辭工不暇雕飾通首自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此所以不同也 謝茂秦

五言絕尚真切質多勝文七言絕尚高華文多勝質五言絕昉於兩漢七言絕起自六朝源流迥別體製自殊至意當含蓄語務舂容則二者一律也 胡元瑞 下同

對結者須意盡如王之渙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高達夫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添

著一語不得乃可 永嘉薛韶云老杜詩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無開闔絕句或不然四句句各為對不貫穿者為多另是一體不足多學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敘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楊仲弘

詩人詠史最難妙在不含議論而情感自深若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固自好然尚是第二義也 詩法 詠史

詠物固要逼真但恐注精點寫閑滯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始佳 方秋崖 以下詠物

詩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及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等語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與晚唐諸家之體物者迥別也咏物者宜于此細參 雨細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

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至蛺蝶蜻蜓一聯又妙在穿字點字若深深字無穿字款款字無點字亦不能咏出如此精緻來 葉石林

詩固有以切為工者不傷格不貶調乃可咏物着題亦自無嫌于切第單欲其切亦易易耳不切而切切而不覺其切此一關前人不輕拈破也 胡元瑞 坡公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村學中至陋語也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

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

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弇州　聯句始柏梁人賦一句至唐韓愈孟郊有錯賦上句傳下句聯對者和詩用來詩之韻曰用韻依來詩之韻盡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韻并依其先後而次之曰次韻盛唐人和詩不和韻晚唐人至有次韻者洪邁曰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如今人爲次韻所局也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和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章逍寄杜云相憶無南鳫何時有報章杜和云雖無南去鳫看取北來魚只以其來意往還趣味自深何害和韻至大曆中李端盧綸野寺病居酬答始有次韻後元白二公次韻益多皮陸則更盡矣今人做傚至往返數四不止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腳性情果可得而見耶）

和韻　聯句

雜詩自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傅咸集句而下字謎人名鳥獸花木摹傚日煩不可勝數至

唐人乃有以婢僕詩登第孩兒詩取禍者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夜致功猶懼弗窺奧眇暇役志及此皆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胡元瑞）

雜　俳諧體

唐音癸籤卷三　終

唐音癸籤卷四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法微三（用字　用句　儷對　篇法　用韻　用事　用古　破疵）

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文心雕龍　以下用字）

用字一避詭異（謂字體瑰怪如古詩褊心惡吶呶之類）二省聯邊（謂半字□之如何别从山从水之類不□□可至三接三接外□字林矣）三權重出（謂同字相犯□詩騷適會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昔宣宗嘗問中書舍人李□方試之中重一字如何人間孰詩重用字對□□□孫臺鼓基詩有二不字上誦其詩仍稱善相□書方知其相避爲難云）四調單複（謂字形之肥瘠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

詩有隱一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白樂天）

李長吉咏寒石蹴車上河水換冰字作水寒意自躍此用字之最有意者（下同）

律詩忌犯疊音字固也然杜甫之卑枝接葉（何園）白樂天之嬌甜笑小（□□□□□□□□）李羣玉之崎嶇詰曲鈎輈格磔（□□□□□□□□）非故用疊音以示巧乎知用字活法果可一端盡

詩用助語字非法也惟排律長篇或間有之（如杜老餘）

杜甫若海猶憂問彼蒼尚不覺用語助字至王孟船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及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五也之類則惡矣皆可效做

體物疊字本之風雅詩所不能無如劉駕之夜夜
夜深聞子規吳融之檝檝凄凄葉葉同則多事矣
然未有疊至七聯如韓退之南山詩者豈以青青
河畔草亦用疊字三聯有前例與作法於家雖漢
人吾不能無餘憾云

作詩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
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
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

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
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 羅大經

好詩句法渾涵不可以一字求句中有一字可摘
爲眼非詩之至也才有此句法便不渾涵昔人謂
石之有眼爲研之一病余亦謂句中有眼爲詩之
一病如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故不如地卑荒
野大天遠暮江遲也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樹失山村故不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也此最詩家三昧不可不知 胡元瑞 又云寄言風光新娜報賓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皆詩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

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知初盛矣第又云老杜用字入化者古今獨步中有太奇巧處然乃而不尖奇而不詭猶不失上乘如孤燈然客夢寒作愁鄉愁則尖矣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則詭矣用字者此二則尤宜合參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
則不可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王貞白嘗
以詩謁貫休休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
未穩王作色而去休度其必來書中字掌中以待
王果來云欲更中字如何休展手示之遂定交要
當如此乃是 唐庚文錄 又歐陽公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下脫一字陳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

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大嘆服以爲雖一字我輩亦不能到楊用修云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疑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安後得善本是就字蓋出于漢樂府就我求清酒就字也乃益知其妙以此二則合貞白事觀之知選字故不易言矣

三百篇四言定體間出二三五六七言 祈父二言 振鷺三言 言誰謂雀無角五言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交交黃鳥止于桑七言亦有八言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

兩漢詩五言定體間出二三四五六七言其有
至九言者 樂府上陵錯用三四五六等言戰城南君馬黃有所思錯用三四五七等言上邪錯用二三四五六七等言始用五七等言成篇東光飲馬長城窟始用二三五七九等言成篇鮑照擬行路難是也

凡句減於三字則嘻增於九字則吃 遯叟 以下用句

疊字爲句不過合者析之順者倒之便成法 如劉夜金不定合者析之也本言草碧却云碧知湖外草本言弱擬魚而喧却云溪喧擬趁魚所謂順者倒之也 舉此可類其餘

五字句以上二下三爲脉七字句以上四下三爲脉其恒也有變五字句上三下二者 如兀敵之庾公樓張望巴子西生涯孟郊歲千尋亦衣出十八高僧之類 變七字句上三下四者 如韓是之文章以斧引以墨徵瑣如酷舌不可捫之類又 皆蹇吃不足多學

只此五七字疊成句萬變無窮如人面只眼耳口鼻因爾不知如何位置來無一相肖者詩人工巧真侔造化哉古人所以有句圖之作令學者觸類而長也然究竟法變非句圖所能盡

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至 詩法源流以下偶對

或疑今人不及古者病于儷詞余謂不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 皎然詩式

言對爲易事對爲難正對爲劣反對爲優 雙比空辭爲言對竝舉人驗爲事對事異義同爲正對理殊趣合爲反對文心雕龍

假對 如沈雲卿身緋對[illegible]紱杜子美懷君對飲子侍中貂對大司馬杖依之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之類

當句對 杜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有當句對也

流水對 嚴羽卿以劉昚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爲十字格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爲十四字格謂兩句只一意也蓋流水對耳

蹉對 尤有中以九歌之蕙殽蒸奠桂酒爲蹉對之祖唐人七言起結之對者多用此法其中聯如劉長卿鄉心日遠如流水以有川長共落暉亦蹉對之類

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五言律如李白白鷺洲前月天明送客回青龍山後日早出海雲來七言律如鄭谷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排律中尤多有之

續句對 律詩如老杜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排律如老杜神女

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之發一頌續一劍續又如贈張山人草書題甚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續至三聯自乎天以爲詩有連環文薄暗句相解者起於鮑照之投遷蓋宦于營營市井人懷余近從利負劍遠慈親其來有自云

凡詩對下句不妨勝上句古人所云吟詠滋味流於下句是也

因情立體即體成勢 劉勰下同以下篇法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因字生句積句爲章積章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篇之彪炳章無疵也

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絶筆之言追勝前句之
旨
一詩之中妙在一句爲詩之根本根本不凡則花
葉自然殊異如君子在位善人皆來 詩家一指
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
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白石詩說
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
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今人遷意就韻
因韻求事所以失之 室中語 以下用韻
劉勰云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兩韻輒易則聲

韻微燥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七古改韻宜衷此
論爲裁若五言古畢竟以不轉韻爲正 漢魏古詩多不轉韻十九首中亦只兩首轉韻耳李青蓮五古多轉韻每讀至接換處便覺體欠鄭重惟杜少陵雖長篇亦不轉韻如北征六十五韻只一韻到底一遵五古正體轉韻五言變體也 遷叟下同
近體詩即不得押古韻然欲從事古詩古韻叶自
當講求李滄溟云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
弗雅者古字自是足用第患不博古耳今之作者
限於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或屈於才之所不健
更猝而之險而雅均病然險可使安俚偏累雅聯
用布覯串孰與風物自婁緊雲霞肅川漲翫與金

壺落夕淪夫韻歌詩之輪也失之一字全輿有所
不行職此故矣
柏梁押重韻者人占一句故犯重韻以爭勝也焦
仲卿妻重韻爲多者長篇敘事無庸簡擇重犯正
見滔莽之致也此二詩外有重押者當屬偶誤杜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
字體正類栢梁故重用韻耳若韓退之諸詩以今
裁而倣往例屢押重韻正如東眉故蹙聾痕增醜
有之盆妍則未也
退之詩云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蓋言能殺縛

事實與意義合也此最用事妙手 許彥周詩話 以下用事
詩自模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
然景物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祇供厭吐欲觀
人筆力材詣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
大篇長律非此何以成章 胡元瑞 下同
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
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
迹縱橫變幻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斲輪
甘苦心手自知難以言述
此豈有國號國姓可入詩者哉然如人獻小歲酒

花舞大唐春（賈至）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
李家（李山甫詠隋堤柳）非佳句乎觀此事無不可使只巧
匠少耳（遯叟）
用事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雖死事亦當活用
楊炯弘如打妝贈李中敘尤禮遐歸綸氏學江七求見大臺宮中斂昔論鄭法以比江充以中字兩陽見李賀之歸論氏教投可謂括切只文婦分瑞陽翁鞘陽反覺死相必易他地讓活又如見雙鶴醇見詩芋周枕前秋對舞陸雲溪上夜用三芋君兄弟並具白鶴人見鶴在帳中及兄弟同遊郊墅聞鶴唳豈不明切然正氣其切耳也
詩家使事必仍其事之本字其常也然亦不盡然
如老杜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非用耶陵石馬

汗出事乎卻更爲鐵馬但使闕閤還揖讓敢論松
竹久荒蕪非用陶潛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語乎卻
更爲松竹但細讀全篇覺仍之不穩必更之纔合
者則頰上三毛之謂也於此參究可悟使事活法
在字四鐵字滿得歸芳亭合言松前遠有邀叟下同
體物用乾坤字最多者杜甫（乾坤萬里眼乾坤日月浮及日月低秦樹）
乾坤繞漢宮之類用元氣二字最多者劉長卿（如登塔之盤梯接元氣洞庭渺之疊浪浮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中凡數四見）境窮於胝量
語亦窮於胎量非小不足副之後學用此爲
襲腐觸此堪反隅
品非情格並高可稱上品其雖有事非用事者若
尚其功合入上格至有三字物名之句仗語而成
用功殊少如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自天地二氣初分即有此六字假孟生之才加其
四字何功可伐即欲索入上流耶彼情格極高則
不可屈若稍下吾當降之於高等之外以懲彼濫
又宮闕之句或壯觀可嘉雖有功而情少謂無含
蓄之意也宜入直用事中不入上格無作用故也
然以
吟家雖忌疎學然如詩料平時收拾太多不能割

愛往往病堆垜更不如寡學人作詩有情韻也謂
不信者請看篋中集諸公胸中有幾多書在（遯叟下同）
詩家祜敎乘中題當即用敎乘中語義旁摘外典
補湊便非當行在古如支公輩亦有雜用老莊語
者至今時則迥然分途取材不可混矣唐諸家敎
乘中詩合作者多獨老杜殊出入不可爲法（如慈恩塔一詩高岑儲諸篇皆彼敎語杜則雜以望陵寢嘆稼穡等句與法門事全不相涉乎詩及贈僧詩皆然）
今人作詩必入故實有持淸虛之說者謂盛唐詩
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
古今之變也古詩（無事）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

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閑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浡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用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事者勿爲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

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未嘗爲之也 王敬美

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嚴滄浪 以下取則

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雖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徐禎卿

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迹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隨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閨繈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王弇州

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

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采聲律粲然大備學者故當以是爲楷式 林鴻

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今人槩以中晚束之高閣若根脚堅牢眼目精利泛取讀之亦足充擴襟靈贊助筆力 胡元瑞 下同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詩人競師長吉

詩意勢爲三倫語最爲鈍賊鄭侯造律不暇及詩

致使弱手蕪才公行刼掠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乎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於閫域中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皎然）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衰覺既富機鋒亦由古語曰吻間若不自覺間亦有之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痕跡宛然斯醜方極皆不免爲盜跖優孟所訾（弇州）

唐明皇令僧教康崑崙琵琶僧云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有鄉人請學詩者余以此語之（方采山）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詆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古人詩有誤用重韻重字者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又如風雨雲雷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illegible]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漪香罏次聯云神鼎帝臺俱壓未字岑嘉州云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毛敬美以下姚疵）

蘇長公論詩有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咏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

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爲上使句格可傳乃爲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字真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漢唐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即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爲法乎（元瑞丁同按詩中用姓卽老杜亦不免如鄭賈于嚴武長少才子達鈞衛客華監又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又飲張氏隱居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此法今吟人槩用以救急矣）

嘉隆學杜善矣而猶未盡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坐太夫人本常語而一時模尚遂令大夫使者塡塞奚囊太尉中丞類被差遣至不佞扶風漢大

藩之類亦後學之前車也

詩者人之情性也怨懟忿詬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抱道而居與時乖逢情所不堪因發於呻吟調笑抒其胸次歸者亦有所勸戒是詩之善也其發於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而推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

詩家雖刺譏中要帶一分含蓄庶不失忠厚之旨杜甫秋興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看一自字以爲怨之可也以爲羨之亦可也何等不露王維喜祖三至留宿蚤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似乎言同袍者之薄然亦借之以明祖之過我者爲厚其意未嘗不婉若使他人爲之則露矣直矣雖取快脣吻非所以自占地步也 遯叟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然無露句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自負意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抨剝訾音永不可復噫嘻愼之 詩藪

鄭谷云舉世何人肯自知須逢精鑑定妍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粉施吾謂凡今作詩者宜讀此杜甫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吾謂今之好譏議前輩詩者宜讀此張祜云等閒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吾謂前輩如王李二公惜亦未嘗讀此 遯叟

評彙一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太宗文武間出首闢吟源宸藻概主豐麗觀集中有詩敎庾信體宗獨微言可窺然加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爲家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與風起雲揚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者氣象不侔 遯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即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巳兆端此矣 胡元瑞

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弇州

德宗詩尚雅正松院靜苔色竹房深磬聲最有靜遠則王維耶溪近則常建破山可與論其閒致而氣體自穆故非泠士可倫 遯叟

虞永興世南師資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拔訖宮體之舊故其詩洗濯浮夸興寄獨遠雖藻彩縈紆不乏雅道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 徐獻忠

李安平百藥藻思沈鬱尤長五言如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含巧於碩才壯意新真不虛人主品目 遯叟 弇州

貞觀永徽吟賢褚亮楊師道李義府許敬宗上官儀其最也吉光片羽僅傳人口儀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

四傑詞旨華靡沿陳隋之遺氣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 弇州

王子安雖不廢藻飾如璞含珠媚自然發其彩光盈川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陽較楊微豐喜其領韻疎拔時有一往任筆不拘整對之意[illegible]當有才情兼深組織正以太整且豐之故得擅長什之譽將無風骨有可窺乎當年四子先後品序說文筆通論要亦其詩之定評也 遯叟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詩以理勝情以氣勝辭 吟諸 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感遇之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

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盧藏用

唐人推重子昂自盧黃門後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則云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韓退之則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獨顏真卿有異論真卿嘗云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秘未睹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頗詭雖無害過正榷其中論亦傷於厚誣釋皎然采而著之詩式近代李于鱗加貶尤劇于鱗序唐詩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余謂諸賢軒輊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為大耳正如夥涉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澤一呼為羣雄驅先自不得不

取冠漢史王弇州云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第天韻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雖不能遠追魏晉然在唐初自是傑出斯兩言良為折衷矣遯叟

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則六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毘陵震澤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元瑞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唐書

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獨孤及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元瑞下同

按本闕集傳云其長七言詩佺期本傳云尤長七言之作宋定評久矣

沈宋固是並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

漢稱蘇李唐亦曰蘇李稱味道又頲以今論之巨山五言緊多與寵將味道難為蘇廷碩七言尤富風華亦復又難為李爾遯叟下同

張燕公說詩率意多拙但生態不擬律體變沈宋興致始則開高岑清遒後規

張曲江九齡五言以興寄為主而結體簡貴選言清泠如玉磬含風晶盤盛露故當於塵外置賞

開元彩筆無過燕許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弇州

王灣詞翰蚤著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已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示楷式又擣衣篇云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非張蔡之儔見覺顏謝之彌遠 殷璠 丁同

崔顥少年爲詩屬意浮豔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爲戎旅閒語壯采欲埒鮑家 徐獻忠云顥氣格奇俊人有佳篇太白雖極推黃鶴樓未足列於上駟

儲光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道得浩然之氣

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蘇子由

王昌齡詩饒有風骨與儲光羲氣同體別而王稍聲俊多驚耳駭目之句 殷璠

少伯天才流麗音唱疏越七言絶句幾與太白比肩當時樂府采錄無出其右 徐獻忠

王右丞 維 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着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

摩詰以淳古澹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真一片水墨不著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徐長孺語

右丞詩自有二派纖麗精工者沈宋合調幽閒古澹者儲孟同聲 元瑞

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冲澹中有壯逸之氣 吟譜

浩然詩彩茸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氣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爲高唱 殷璠 按孟氏洞庭一聯皎然論詩降居中駟長有深指見前法見之二

浩然詩遇思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孟則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謝朓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與古人爭勝毫釐 皮日休

襄陽氣象清遠心悰孤寂故其出語灑落洗脫凡近讀之渾然省淨真彩自復內映雖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閒澹疏豁翛翛自得之趣亦有獨長 徐獻忠

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 東坡 浩

然四十字詩後四句幸覺氣索如岳陽樓歲莫歸南山之類（陸放翁）孟襄陽才不足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贍奚藝林（弇州）

高常侍（適）性拓落不拘小節其詩多胸臆語兼有風骨故朝野通賞其文（殷璠）

常侍詩氣骨琅然詞峯峻上感賞之情殆出常表（徐獻忠　下同）

岑嘉州（參）以風骨為主故體裁峻整語多造奇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陡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復取是而已尤為正宗（弇州）

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吟譜）王孟開澹自得高岑悲壯為宗（詩藪）

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輙來唯論意表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並可稱為警策（殷璠　下同）

李頎詩發調既新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論其數家往往高於衆作

劉昚虛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唯氣骨稍不逮諸公惜其不永天年沒碎國寶

陶翰既多興象復備風骨盧象雅而平素得國士之風

祖詠剪刻省淨用思尤苦氣雖不高調頗凌俗

崔國輔詩婉孌清楚深宜諷味樂府數章古人不及

崔曙詩多歎詞要妙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

綦毋拾遺（潛）詩舉體清秀蕭蕭跨俗桑門之役於巳獨能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如鍾聲和白雲歷代未有借使若人加氣質減雕飾則高視三百年外也

張謂代北州老翁荅及湖中對酒行並在物情之外但衆人未曾說耳亦何必厯遐遠探古迹然後始為冥搜

薛據為人骨鯁有氣兒其文亦爾自傷不早達怨情頗深如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可謂曠代佳句

元次山締詩辭義幽約譬古鍾磬不諧里耳而有
可諷玩 晁公武
沈千運刊落文言冷然獨寫眞意元次山甚推重
之其同調有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
融數人而季友雲卿尤勝 趙宧
季友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覩盡一篇其有
新意 殷璠
雲卿詩祖述沈千運漸氣傷苦怨者之流如虎豹
不相食哀哉人食人方於七哀路有饑婦人抱子
棄草間則雲卿深矣雖較之陳沈纔能升堂猶未
入室然當今古調無出其右者 雲卿 高仲武 杜甫

留停客數句見其人能觀摩中丞 行古挽歌述中寄友諸篇尤堪賞句

唐音癸籤卷五終

唐音癸籤卷六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評彙二
李白從風軒兒釋羈韁鏁自放宇宙間飲酒非嗜
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穢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欲耗
壯心遣餘年作詩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適 范傳正
太白壯作鄭衛語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
每多諷興自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千載
獨步唯太白一人 李陽冰

自性倜儻喜縱詩尤工古歌才調逸邁往往興會
屬辭古人之善詩者亦不逮 劉全白
李白才逸氣高其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
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又稱梁
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故其集律詩殊少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徐庾鮑照王融諸人之
言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
其詩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

字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嚴滄浪

杜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元稹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

丐後人多矣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稱詩史宋祁 按孟棨本事詩云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當時以為詩史知詩史之名原出唐人也

杜子美大篇江河轉怪不測雖太白退之天才罕及至五言七言律微有拙處然時時得風由鬼神之助不在可解若七言宏麗或更入於古野尚不為俚亦惟作者自知雖大家數不能評也此等絕於世久紛紛一花一葉飾姿弄色徒亂人意須溪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本調而兼得衆調故絕不可及元瑞 下同

大槩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遘衰難挽漢魏至唐詩家能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導源為百世師二也開元以往大曆系興砥柱其間唐以復振三也

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經敘事兼史尤詩家絕覩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

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

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眞所謂正中有變大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勘覈未徹故自宋以來學杜者什九失之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宋以後諸人競相師襲者皆其變也然化境殊不在此

子美詩妙處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閫閾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

太白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黄山谷 胡元瑞云唐人賦興多而比少惟杜則比時時有之然杜所以勝諸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發笑端

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以年譜考之四十歲以前夔峽之前傳者少矣詩信非老不工也 李卓吾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如矮人看場耳 朱晦庵

凡詩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則意態橫放故惟中

歲工力並到神情俱茂興象諧合之際可爲質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語語當行初學所當法也夔峽以後過於奔放視其中年精華頓佚如出二手蓋或視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隨事遷或力因年減雖大家不免也反以是爲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元瑞 下同

元微之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爲非李所及白樂天亦云杜詩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善盡美過於李二公並尊以李不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不知杜句律之高在[illegible]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專在排比鋪陳貫穿覼縷也深於杜者要自得之 元遺山有詩云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此論所自出也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嘗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其中累句須痛刊去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之 葉石林 按杜八哀源出顏延年五君詠顏篇止四韻張說倣顏詠五君亦止五韻以慨節寄哀思語不及長也試

並閱利鈍自見

鄭善夫有批點杜詩其指摘瑕纇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想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眞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illegible]雅道大壞由杜老啓之也 一云杜陵只欲脫[illegible]

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然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蔽者也 焦氏筆乘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等篇太白不能作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李杜二人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嚴滄浪

楊誠齋論李杜謂無待者神於詩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余謂比之於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用修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面目有異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弇州下同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畜 元瑞下同

李杜二家其才本無優劣但工部體裁明密有法可尋青蓮興會標舉非學可至又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故詩流習杜者衆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

常護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
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
盡此其稍不同者也
偏精獨詣名家也具範兼鎔大家也然又當視其
才具短長格調高下規模宏隘閫域淺深有衆體
皆工而不免爲名家者右丞嘉州是也有律絶微
減而不失爲大家者少陵太白是也清新秀逸沖
遠和平流麗精工莊嚴奇峭名家所擅大家之所
兼浩瀚汪洋錯綜變幻渾雄豪宕閎廓沉深大家
所長名家之所短 元瑞

唐音癸籤卷六終

唐音癸籤卷七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評彙三

韋蘇州 應物 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白樂天

蘇州詩無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氣象近道其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者以無聲色臭味也 朱晦庵

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心其詩如深山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

石孟詩如雪雖淡無彩色不免有輕盈之意 劉須溪

徐評互見 柳子厚下

顧況逸歌長句往往駿發踔厲出意外驚人語爲快 皇甫湜

秦隱君 系 詩氣過其文遂乏華秀然亦可謂跨俗之致 徐獻忠

劉長卿最得騷人之興專主情景 吟譜

長卿自稱五言長城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落句尤甚思鈍才窄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足以發

揮風雅 高仲武

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 方回

錢員外 起 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芟削浮游迥立莫羣如鳥道挂踈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煙火隔林踈又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戀明主畊桑亦近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長名流為後楷式 高仲武下同

郎員外 士元 與錢起齊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

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可以齊衡古人掩映時輩

士元諸詩琢洗鍊有味雖自濃景別有淡意 劉辰翁

李袁州 嘉祐 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如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

劉結體不如錢序為韻自婉錢選言似遜劉密樹骨故超郎藻變非富其有錢之遒上李筆勢欲酬終之劉之沉深當時四子齊名吾謂斥李令與倫自帝存郎附叢劉三都可乎 遯叟下同

二包桃苑連枝何七字餘有片藻佶五排欵多完什

皇甫補闕 冉 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巫山詩終篇奇麗獨獲驪珠侍御 曾 體製清潔華不勝文 高仲武

大曆十才子並工五言詩盧郎中 綸 辭情捷麗所作尤工 舊史

盧詩開朗不作舉止陡發驚彩煥爾觸目篇章亦富埒錢劉以古體未遒屈居二氏亞等 遯叟下同

李司馬 端 仕胸多䟽七字俊語亮節開口欲佳故當以捷成表長

韓員外 翃 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如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枝繁又踈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代芙蓉出水未足為多 高仲武

君平高華之句飛舞右丞之席無奈其篏窘堆垛堪惜見珍者上以此見侮後進亦以此 遯叟下同

司空虞部曙婉雅閒淡語近性情抗衡長文不足
平視茂政兄弟有餘
耿拾遺湋詩舉體欲眞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
淺言偏深世情上第五相公八韻宛致可惆悵詩
其不當作何也
崔拾遺峒文彩炳然意思大雅如清磬度山翠閒
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
斯亦披沙鍊金往往見寶 高仲武
李君虞益生長西涼負才尚氣流落戎旃坎壈世
故所作從軍詩悲壯宛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

之令人悽斷 遯叟
張繼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如女停襄邑杼農廢汶
陽哺可謂事理雙切又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
比興深矣 高仲武
世謂五言道喪齊梁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也
此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劉長卿李
嘉祐兩皇甫等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為己
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於此末年諸公改轍益知
前非也 皎然
詳大曆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

一塗自劉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時數賢竅籟
即殊于喁非遠命音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冷自
送玄水一歃孥醲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
自艱於振舉風幹衰邊幅狹為萹五言擅場餞送
外此無他大篇偉什歸望集中則其所短爾 遯叟
鄭常令游婉靡雖未洪深如搖衣荷葉老野飯藥
苗肥翩翩然有士氣 高仲武
嚴維詩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野
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皆可誦傷馬長篇綜組尤
密 劉貞父撝鄭字尚陽李補 亦元稹 徐獻忠下同

于鵠習隱多高人之意故其詩能有景象山中訪
道諸大篇泠泠獨遠不疑世外人作
朱灣詩體幽遠興用滔深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
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高仲武 下同
戴叔倫骨氣稍輕故詩亦少然辭字經山火公田
沒海潮亦指事造形之工者
章八元學詩於嚴維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
得山水狀貌
武相衢元宦達後工詩雖致理未歸時復露鮮華之

度 逖叟

權文公德輿詩有絶似盛唐者或有似韋蘇州處劉隨州處者 嚴滄浪

貞元後近體既繁古聲漸杳權相詩先氣格而後詞藻然風候既至藻亦自豐其在開元名手亦堂奧之間 徐獻忠

韓公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皇甫湜

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揭電挾於天地之垠 司空圖

昌黎博大而文其詩橫鶩別驅嶄絶崛強汪洋大

肆而莫能止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蓋正中之變也 高棅

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鬪奇不加揀擇遂致叢雜難觀得妙筆汰用瓌琦自出第以爲類押韻之文者過 逖叟 王荊公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胡應麟云太白以家之材而局量稍遜故騰踔飛揚之意勝沉深之乎之風徵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乏故動叫噪之途開籍島鑄之義缺杜陵氏差得之

孟郊詩思苦奇澀有理致 本傳

郊詩劌目鉥心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韓文公誌

東野五言琢削不暇苦吟而成 隱居詩話

孟郊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詩道本正大郊自爲之艱阻耳又曰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 嚴滄浪 後韓公甚重郊詩詩者亦盡以爲韓不及郊獨蘇長公有詩論郊云未足當韓豪後元遺山詩亦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詳二公之指蓋亦論其大略與不可不知

大曆以還樂府不作獨張籍王建二家體製相近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義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亦唐世流風之變而

不失其正者 高棅

張籍祖國風宗漢樂府思難辭易王建似張籍古少今多 陳繹曾

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荊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費鑪合在 逖叟

賈浪仙島 產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

發者迥出不但人口數聯於劫灰上冷然獨存詩
咀餘篇芊蔥佳氣瘦隱秀脉其妙一一徐露無可
厭斁 方秋崖
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
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 司空圖
李賀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逕 本傳
賀詩祖騷宗謝反萬物而覆取之 吟譜
長吉天才奇曠又深於南北朝樂府古詞得其怨
鬱博豔之趣故能鏤剔異藻成此變聲使幽蘭未
萎竟其大業自雒詭蕪歸於大雅亦安能定其所

詣 人胡忠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多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
則凡老過則稺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弇州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宋景文 長吉險怪雖見語自得
然太白亦濫觴一二 胡元瑞 賀以哀激之思作晦僻
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溪刻法當得
天 王思任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 東坡
李賀鬼仙郊島寒衲盧仝鄉老 元瑞 按自張文昌郊島長吉以至盧仝劉叉並一時皆韓公門長聲價公首推郊詩與籍唯議無間島賀亦指詩勸獎若仝與人亦以

句奇崛收之固非其許可若籍輩也宋人取仝詩與長吉同許謂天地間欠此體不得亦失其倫矣
柳宗元詩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家風
氣 陳氏直齋
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
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西溪詩話
柳子厚詩世與韋應物並稱然子厚之工緻乃不
若蘇州之蕭散自然 劉履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然欲令之配陶凌
謝宋人豈知詩者柳州則刻削雖工去之遠矣近
體尤卑凡不稱 弇州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其一以和平渾厚
悲愴婉麗爲宗其一以高閒曠逸清遠玄妙爲宗
高閒一宗在古則陶在唐則王孟常儲韋柳諸家
但其格本一偏體難兼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
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考各家
不然者中惟右丞才高時能旁及至於本調亦少
諸子餘雖深造自得然皆守偏長而闕全體將無
才之所趣力故難强耶 元瑞
楊巨源在元和間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爲深
趣 瑞

劉言史歌詩美麗恢贍世以比之李賀 皮裴美
張衆父婉媚綺錯巧用文字時得諷興之要 高仲武下
同
于侍御良史詩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
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李希仲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爲
清逸然前軍飛鳥落格鬪塵沙昏亦出塞實錄
白居易諷諭詩長於激閒適詩長於遣感傷詩長
於切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古詩百言而下長於
情集序

樂天善長篇但格製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
操故讀而易厭 東坡 子由嘗舉大雅緜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樂天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由不得詩人遺法附離不以鑿納也此正大蘇不能變風操之意
樂天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少年角靡逞
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輕肴
最能易人心手 弇州
元稹少有才名與白居易友善爲詩善狀詠風態
物色當時稱元白兩人所作號爲元白體 本傳
白詩祖樂府務欲爲風俗之用元與白同志白意

古詞俗元詞古意俗 陳繹曾 按樂府古與俗正可無論患在易曉易盡失風人敘婉義耳白嘗規元樂府詩意太切理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舉然故云
元白詩纖豔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
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
去非莊人雅士多爲其破壞 杜牧引李戡語 按此似指兩家所作豔辭而言
劉禹錫詩以意爲主有氣骨 吟譜
夢得詩雄渾老蒼尤多感慨之句 劉後村
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
似無甚過人却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情之最

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
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却得之難入處
迥異爾 遯叟
竇氏五昆皆能詩友封 羣 尤長絕句爲元白所稱
集序
羊士諤風格不落卑調然例之能品亦薾然後爾
徐獻忠
李涉爲人傾斜無大異非爾君子諸絕間有可觀
古風概多疎莽嚴滄浪深取之不知何解 遯叟
李公垂 紳 追昔遊詩大是宦夢難醒然其[illegible]

與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爲憮然

陸暢貴主催粧句捷成得譽覩他絕兼亦輿豪

李存博 約 貴公子亦豪亦恬雖篇什無多疎野可賞

費徵君 冠卿 高隱九華有長律爲葯山寫狀碎金堪摘餘可無譏

施肩吾學道西山自詫挐真之一而章句尚襤碩之韻致未穩何以御風

沈亞之意尚新奇風骨未就以當時有學其體者故論之

殷堯藩詩有葩豔微嫌肉豐鸛鵲樓一律獨茂碩而婉不愧初盛遺則

姚秘監 合 詩洗濯既淨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僻而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時數子巧攝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駟爾

張承吉 祜 五言律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他處當時以樂府得名未是定論

周賀沉鬱有骨力寫像痛切音旨融變 徐獻忠

李敘州 敬方 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 陶頤

朱慶餘學詩於張籍具體而微旅鴈提孤島長天下四維猛句亦水部所少 遯叟 同

章孝標殊有蒨飾七字尤爽朗雲領浮名去鍾撞大夢醒何其偉也

顧尉 非熊 生自桑環隱於茅岫近體俊婉可諷望俞功似多於真逸[illegible]所乏矣

李武寧 郃 字仁子才藻翩翩少年行字字取新冶遊趣事悴小兒偏老人讀之亦狂

唐音癸籤卷七 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評彙四

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吟譜）

杜紫微才高俊邁不羈其詩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陳氏書錄）

牧之詩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徐獻忠）

李義山（商隱）博學強記儷偶繁縟長於律詩尤精詠

史之作後人號爲西崑體（本傳）

義山詩用事深僻以其所長成所短然合處信有過人（古今詩話）

義山詩精索摹材包蘊密緻味酌之而愈出（楊大年）

世人但稱義山巧麗俗學祇見其皮膚耳高情遠意皆不識也（楊用修）

溫飛卿（庭筠）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槩同筆徑較獨酣捷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脉緊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緩也（遯叟下同）

段成式詩與溫李同號三十六體思麗而貌瘠故厥聲不揚

許郢州（渾）詩覺煙雲風鳥之思採弄亦已盡態（徐獻忠）

世謂許渾詩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孫光憲）

渾詩工有餘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餘而韻不足詩道專在對偶聲病而已（方回）

渾句聯多重用其詩似才得一句便拏捉一句爲聯者所以無自然真味（又）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詩圓穩律切麗密或過杜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劉後村）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溫溫不如杜今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元瑞）

趙渭南（嘏）才筆欲橫故五字仰窘而七字能拓蕭亳濃搦響滿爲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癡取冠晚調不難矣爲惜倚樓隻句摘賞掩其平生（遯叟下同）

李文山（群玉）有才徒之目而筆才實拙通卷難覓全

瑜
雍簡州陶　矜負好句爲客所窺此公工於造聯柰
局於造結落晚調不振
篇晁五言間遠朗秀選句功深自稱無羅綺鉛粉
殆亦實語
方干詩鍊句字字無失固應有高堅峻拔之目但
嫌其微帶纖籍氣村貌稜稜爾
姚居雲鵠　吟筆見甄李贊皇如入河殘日鵰西盡
又雪壇當醮月孤明清拔不可多得
劉威弱調多悲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尤入情

馬虞臣戴　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風致自絕然
未如空流注大荒爲氣象七言東谷笑言西谷應
下方雲雨上方晴雖得法於右丞各自擅勝但骨
力概局不堪通檢爾
項子遷斯　與朱可久並具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
朱猶含重項卽駁輕中晚分派以此
劉得仁詩思深合處儘可味奈筆筆難捍何天子
甥爲一名終日哀吟何自苦
韓成封琮　詠物七字着色巧襯是當行手有同嫌
音者與同調皆可誦

崔侍御珏　與李義山善岳麓長歌鴛鴦近體分有
義山餘藍豈亦三十六體之一耶
李楚望郢　調亦溜亮不甚弱錢塘西齋一篇置之
盧綸李端集中難別涇渭
劉滄詩長於懷古悲而不壯語帶秋意衰世之音
也歟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
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削不足宕其致材
愈降愈借以蓋其短豈惟二子卽少陵之拗體亦
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

李建州頻　詩鬆活似姚監其不全似者意思少更
率於選琢也然亦可謂才情矣
于鄴詩小小有致擬項斯馬戴未足方備嗣宗司
馬札有餘
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濆邵
謁蘇拯數家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剝到極淨極
真不覺成此一體初看時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
就中鄴才頗較勝夷中語尤關教化駕濆謁三子
亦多有愜心句堪擊節拯平平爲似學究耳李
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爲初盛言則過以

隨此數子恰可
薛許昌能未李名手其詩借興色爲景奇刷興窮情盡廢前觀法蹈我境而拼發之筆浩蕩之樸復廷沛趂之不病彫弱璇淵自浪仙一變僻異聲色猶存此則洗刷過淨降乎孤子再造則離斯空界使人魔天指手又斷矣山谷嘗云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庾郎莘老之言遂驗老杜詩高雅大體
薛陶臣達殊有寫才不虛俊拔之日長歌似學白氏難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

張喬咸通騎驢之客吟價頗高如聽琴之幽淡遊
許棠之驚聲亦集中翹楚
許文化棠致論楚楚洞庭一律時人多取以題扇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視老杜乾坤日夜浮愈切愈小
李昌符存藻不多四座列吾友滿園花照衣吾寫賓席樂與語不在作樹盡禽樓草冰堅路在河難未日寒垣者亦頷之
曹堯賓唐詩能用多句調頗充偉爲復知其佐賀邪

李山甫求名不遂滿腔怨毒語不忌俚如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既知成事概難何必佐脊雞泊惜刀
羅鄴名場無成無一題不以寄怨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人以爲牡丹警句也那知從枝求本懷中發出來
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人謂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雋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弇州
秦韜玉調似李山甫豚手押韻字詩尤矯痴可喜

遯叟下同
周朴從苦思中得猛句陡日欲驚其不合者亦多可惜是買休一流詩
皮襲美日休未第前詩尚朴澁無采第後遊松陵如太湖諸篇才筆開橫富有奇險句矣律體刻畫推球鳳之無音病在下筆時先詞後情無風骨爲之幹也
陸魯望龜蒙江湖自放詩與宜饒而墨彩反復黯鈍者當緣多學爲累苦欲以賦料入詩耳陶潛詩胸中若不著一字者弘景識字多吮毫彌拙矣參三

隱君得失可證林下吟功
鄭都官 谷 詩非不尖鮮無奈骨體太孱以其近人
宋初家戶習之
谷有詩無僧字格還卑之句故其詩入僧字者甚
多昔人嘗以爲譏然大曆已後諸公借阿師作吟
料久矣
吳子華 融 詩亦大概淺與鄭都官同一衰體未易
遽優劣
唐彥謙詩律學溫李下來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
九廻腸何減春蠶蠟燭情深耶又奩猶籍亦咏物

之俊者
唐山人 球 一生苦吟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孫光憲
李洞獅香浪仙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閑蕭散之
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 方秋崖
才江雖學賈島要爲自具生面所恨刻求新異艱
僻良苦耳終南一篇句與韻鬪險中葉來長律僅
觀恐閬翁亦未辦也 遯叟
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爲工時出意外句聳人觀寄
屐衣長歌亦綿宛中情不嫌格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錄後合比與

故佳咏華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
司空表聖自評其集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誇
負不淺此公氣體不類衰末但篇法未甚諳每每
意不貫浹如鑛金欠火未融 皮公云表聖吟斷連料晴黃花人麥隴此
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
韓致堯 偓 冶遊情篇豔奪溫李自是少年時筆翰
林及南竄後頓趨淺率矣
表聖綸閣舊臣詭隱畸鳥之日致堯閩南逋客完
節歿王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別有一事在此

等吟人未論工拙要爲無負昭陵
曹秘書 松 致語似項斯壯言間似李洞五字如白
浪吹亡國秋霜洗太虛盤礴楚陵陽壯孤標建鄴
七字如吸廻日月過千頃鋪盡星河剩一重城頭
畫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回點綴末運賴此名
場一叟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正已 莊 體
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之闕深杜彥之 荀鶴 俚淺以
衰調寫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黃文江 滔 力孱韻清
姚娛如與人對語羅昭諫 隱 酬情飽墨出之幾不

可了未少佳篇奈爲浮浪所掩然論筆材自在錢
同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鄶西清詩話云人才高下各有分限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陳凡上詩自高至羅隱諸人鬻用倚伯之閑苟難君可於吹詩商意未嘗不卑警之奉武陽宸蒿全蕪見考王時戰梓失色淮南王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後由素習故天句自然不可強力去也
釋靈一詩刻意精妙有泉涌堦前地雲生戶外峯
之句高仲武
靈徹詩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入作者閫域作序
皎然杼山集清機逸響閑澹自如讀之覺別有異

味在咀嚼之表當緣雅慕曲江取則不遠爾集中有擬曲江集詩可證逆叟下同
無可詩與兄島同調亦時出雄句咄咄火攻
廣宣應制諸篇氣色高華允哉紫衣名衲
尚顏詩不入聲相直以清寂境搆成當時人歎其
功妙音深非誣也
齊己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冷峭一經都官點化
白蓮一集駕出雲臺少上兩出習過其師
貫休詩奇思奇句一似從天墜得無奈發村忽作
惡罵令人不堪受

衲子以詩聞世者多出江南靈一導其源護國襲
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風習漸盛背篋笥懷筆
牘扶海泝江獨行山林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
隱賾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
嗜吟憨態幾奪禪誦嗣後轉嗷瘖名競營供奉集
講內殿獻頌壽辰如廣宣栖白子蘭可止之流淒
止京國交結重臣品格斯非詩教何取諸衲大曆
間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綴六義清英首冠方外
文宣之代可公以雅正接緒五代之交巳公以清
贍繼聲篇什並多而益善餘則一聯一什非無可

觀概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不能縷
陳云羽流惟吳筠杜光庭詩較多筠嘗與李白遊
史遂云詩亦與白相甲乙殊謬光庭格下尤無足
稱
宮嬪前有上官昭容後有宋若華姊妹五人昭容
儀之孫若華之問裔孫詩固有種耶其他閨秀楊
盈川姪女臨鏡曉粧詩齊梁遺則吉中孚妻張氏
拜月七言古籍進新調尤彤管之錚錚者
李冶魚玄機薛濤久德正同李遠水浮仙槎寒星
伴使車及聽琴 大曆正音辭工絕句無雕

其百首者相魚最淫蕩詩體亦靡弱其集附見有威光泉三絕句尤婷麗勝魚惜姓里不著

又按張說論上官昭容云中宗景龍之際關修文之館搜英獵俊　遊宮觀行幸河山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抑亦與主之協讚歟則漢代楚聲得自房中女韻唐年近律成諸綵樓雖稗事儻有同功難忘始者歟

唐音癸籤卷八　終

唐音癸籤卷九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五

卿州之平淮西最章句之合調昌黎之元和聖德亦長篇之偉觀一代四言有此未覺風雅墜緒 遯叟

古詩若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泉委派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踪太白縱橫亦鮑近趨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漢魏融冶六朝洵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巳其他諸家亦概多合作截長絜短上方魏晉不足下視齊梁有餘猥云唐無五言未是定論 元瑞下同

唐初五言古殊少作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即齊梁此時古意垂盡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强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

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驕淡之內古意尤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少風骨而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閒澹頗自成局

孟詩澹而不幽時雜流麗閒而匪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微月幽矣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排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儲光羲閒婉眞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流麗者得之儀曹淸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勝韋非也

五言至元和後幾絕響矣破瞑別積幽燈吾愛東野頗家快鬬碎寶吾并存昌黎餘子無庸齒已 遊叟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測石壕吏新婚別哀王孫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籍王建卑淺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所謂差之毫釐謬於千里 元瑞

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嘗謂讀太白樂府者有三難不先明古題辭義源委不知奪換所自不參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傳題借題抒情之本指不讀盡古人書精熟離騷選賦及歷代諸家詩集無繇得其所伐之材與巧鑄靈運之作界今人第謂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樂府自有如許功力在非草草任筆性懸合者不可不爲拈出 廣遊 同叟

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爲樂府第一手矣誰知又有杜少陵出來嫌是古題爲贅賸別製新題詠見事以合風人刺美時之義盡跳出前人網子另換一番鉗鎚覺在古題中翻弄者仍落古

人窠曰赤爲好手盡道胡雛赤又有赤雛胡兩公之謂矣

籍建長吉之不能追李杜固也但在少陵後仍詠見事諷刺則詩爲謗訕時政之具矣此白氏諷諫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張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不敢及其他仲初亦然文昌樂府只傷歌行咏京兆楊急者是時事建集并無至長吉又絕不及時事仍咏古題稍別本題字就新如長歌行改爲浩歌公無渡河改爲公無出門之類及將古人事創爲新題便覺煥然有異如秦王飲酒金銅仙人辭漢歌之類遞相救不得不然英雄各自有見也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苧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兔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尤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傅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自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元瑞下同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化而大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張籍王建之真淺李賀之幽奇變風稍未失古盧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劉叉之狂譎旁蹊更傷大雅下至庭筠之流綺繪漸入詩餘貫休之輩俚鄙幾同俗諺古意於焉盡矣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

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又加以變化靈異故遂爲大家下韓嘗謂太白七古強弩之末出長句爲英雄欺人愚謂句之有長短始自三百篇及楚騷漢魏府鐃歌相和曲引亦用之未有專其長句日出入行錯用篇中蜀道難其尤實盡出勞木子結處在篇首何監日叫若以論何未表

歌行太白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中唐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逾殆似歌行律體矣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

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澁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子昂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横地出漢水接天迴飛霜遥渡海殘月迥臨邊等句閎逸渾雄少陵家法宛然宋人撮其卑風紫發

小語以為杜所自出陋哉

二張五言律大槩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味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雖職此故耶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古便宜處與雄欺人要領未易勘也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閑遠此其概也然右丞則逸宕什往往關人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意惟工部諸作氣象巍峩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子昂遇本作落月動沙虛與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高華秀傑楊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部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與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

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為前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闊大於沈深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遜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閒暢之祖雨行秦樹直花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雨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澀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邪泉依細石晴雪落

長松島可幽徵所從出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
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義山
之組織纖新蘭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
敲落切往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大白壯語也杜星垂平
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
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
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亐抱關西月
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

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
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
南極文章落上台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
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
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
遊之類對偶未常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
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

唐音癸籤卷十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評彙六

自景龍始剏七律諸學士所製大都鋪揚景物宣
詡蓬遊以富麗競工亡論體變未極聲病亦多未
調開天以還諸匠迭興研揣備至於是後調彌純
前美益甲字虛實互用鎔正拘畢攝七言能事始
盡所以遡龍門之孤者必求端沈宋窮滄海之觀
者還歸大杜陵遯叟下同
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熏天必簡之宏桀

也然已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之
明婉矣風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雲卿
之穠采也然已有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
龍川之澂朗矣初年盡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
杯廷碩之莊綢也然已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
蕭蕭畫不成之疎野矣至忽排花上遊天苑却坐
雲邊看帝京之寫景空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
全低月樹枝之用事渾融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蕊
先從殿裏開之屬對圓貼雖椎輪初斵而仍几已
駸駸此先程允資後躅已

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祧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云

七言律獨取王李而綳老杜者李于鱗也夷王李于岑高而大家老杜者高廷禮也尊老杜而謂王不如李者胡元瑞也謂老杜即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又謂摩詰堪敵老杜他皆莫及者王弇州也意見互殊幾成諍論雖然吾終以弇州公之言爲衷

王以高華勝李以韶令勝李如瑤蓋泡露含質故鮮王如翠嶺冠霞占地特貴王間有失嚴無心內

游衍自如李即無落調有意中補湊可摘不獨勛兩徵縣正復色香亦別聞覺頷聯之偏枯奇盡可歎通篇之春事瑞公山池之一起綦毋李頎之二結皆李之擅奏處也

岑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高意勝詞情致繆綿而筋骨不逮岑之敗句猶不失盛唐高之合調時隱逕中唐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淵追延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名相以盛配初約畧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杜公七律正以其負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廣酬事物之變而無礙爲不屑屑色聲香味間取媚人觀耳中間儘有涉於倨誕隣於憒慧入於俚鄙者要皆偶趁機緒以此騁精神材料一無揀擇義諦總歸情性令人乍讀覺面貌可疑久咀嘆意味無盡其奪愛王李生異論以此雖有異論竟不淆千古定論亦以此

或問杜公律何何者爲人所不能道余曰是詎易悉數哉聊舉一聯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登樓者試擬來看

少陵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篇製多一也一題數

首不盡二也好作拗體三也詩料無所不入四也好自標榜即以詩入詩五也此皆諸家所無其他作法之變更難盡數不善學者多岐爲惑每至失步善學者一體各占儘足成家

早朝四詩名手彙此一題覺有承擅場嘉州稱亞獨老杜爲滯鈍無色富貴[illegible]自關福相於此可占諸人終身窮達又不當以詩論者胡元瑞云岑作精工整肅字字天成[illegible]朝意完然在目獨頷聯[illegible]致全篇音韻微中[illegible]結語思窮不若岑之[illegible]切獨頷聯高華濟大[illegible]部運令全首收色[illegible]而岑之重兩春

宮々曜光曉鐘之再見不出後起信七律全望之難

開天七律自前數公外其可舉數者亦無多如賈曾之春苑矚目崔顥之行經華陰祖詠之望薊門崔曙之九日望仙臺張謂之別韋郎中其最著也餘如太白孟浩然並非其長太白僅得鸚鵡洲及送賀監二結孟僅得春晴除夜登安陽城樓三結耳李鸚鵡洲結實效顰黃鶴樓王敬美以為崔下使字穩李下使字似添入較勘最為入細吾更愛萬楚五日一結情語不妨險諢似從沈佺期獨不見結意得來弇州公怪于鱗嚴刻不應收此詩此

非詩家外道實六朝正法眼藏也于鱗安得不收王敬美曰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乎

七言律壓卷迄無定論宋嚴滄浪推崔顥黃鶴樓近代何仲默薛君采推沈佺期盧家少婦王弇州則謂當從老杜風急天高老去悲秋玉露凋傷昆明池水四章中求之今觀崔詩自是歌行短章律體之未成者安得以太白嘗傚之遂取壓卷沈詩篇題原名獨不見一結翻題取巧六朝樂府變聲非律詩正格也不[illegible]材取冠茲體若杜四律更尤可議風急天高篇無論結語膇重即起處鳥飛迴三字亦勉強屬對無意味老去悲秋篇末一落帽事又生冠字為對無此用事藍水一聯尤之生韻類詩用嚇塞自語僅一結思深耳可因之便浪推耶玉露凋傷篇較前二作似勻稱然觕兩自薄況一製對兩開一字甚無着落為瑕不小昆明池水篇四語故自絕奈頸聯肥重墜粉紅尤俗況律詩凡一題數篇者前後皆有微度脈絡此秋興八首首咏夔府二三從夔府漸入京華四方杲言長安五六七八又各言長安一景八首只作一首

若相次相引者通讀之始知其命篇之意與一切貫穿聯帶之法未有下中獨摘其第一首及第六首能悉其妙可定為壓卷者取及此尤無謂也吾謂好詩自多要在明眼界定等差不誤所趨足耳轉益多師是汝師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

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繇其才特高耳詩藪下同

劉長卿獄淮寧節度一篇如家散萬金酬士死身

留一劒答君恩李端韓翃之先鞭也漁陽老將多
廻席唐國諸生半在門王建張籍之鼻祖也結語
更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體幾欲上薄盛
唐然細按之自是中唐詩

錢員外輕爽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實是
其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弇州

錢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
得之初唐然從初覓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
者愈巧則愈遠藝圃擷餘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

之意自老杜後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
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
矣不若劉禹錫賀裴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
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得大體也葉石林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唐
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實太繁處中唐淘洗
清空寫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指摘而體格
漸卑氣韻日薄衰態未免畢露詩藪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
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
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加
流暢降爲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中唐體備
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
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
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嗣後溫李之靚事組織
辭能之過爲芟刊杜牧劉滄之時作拘峭韋莊羅
隱之務趨條暢皮日休陸龜蒙之塡塞古事鄭都
官杜荀鶴之不避俚俗變又難可悉紀律體愈趨
愈下而唐祚亦告訖矣參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流麗雄渾
獨步一時

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
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慷慨嗣眞作是
也

沈宋雖並稱沈排律工者不過三數篇宋集中篇
篇平正典重贍麗精嚴不獨昆明一什勝沈也初
學入門所當熟習右丞[illegible]皮過之而典重不如少
陵閎大有加而精嚴[illegible]

初唐沈宋外蘇[illegible]篇獨由江湖作合

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皆莫及

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鬬闢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

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陟崑崙泛溟渤千峯羅列萬彙汪洋

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三十韻典麗整齊精工贍逸特爲高作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而篇中排律甚稀襄陽時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然自是孟一家學之必無精采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玄宗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韶鈞用老臣李白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爲得體

次則過接爲難駱賓王邊城懷京邑篇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沈佺期扈從出長安篇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初唐轉接法不過如是逮老杜法乃益精如述懷入往事云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贈人入白敘云勛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融洽

中兼之頓挫又不知費幾許鑪錘矣至結語關鎖全篇尤爲喫緊亦惟杜最善諸篇不作鄉重語收煞即作纏綿語逆之以先撩下好韻留爲押尾者細讀自見 孟旦

大槩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靜故五七言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至排律亦做此則頹矣排律自楊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體製應爾惟老杜大篇時作蒼古然其才力異常學問淵博述情陳事錯綜變化轉自不窮中唐無杜材力學問欲以一二致語撑拄其間庸詎可乎 元瑞

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及錢劉以降氣味總薄元白中與鋪敘轉凡所見[illegible]唐楊巨源晚唐李商隱李洞陸龜蒙三家楊則短韻不失前矱三家則長什尤饒新藻將無此體限於材卽難嚁於法亦自易乎惟深於詩者知之 遯叟

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見如太白別山僧高適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惟崔融從軍行言從字順音響沖和堪備一體 荊川

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故求風雅之倣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以拘於對偶且汨於典故之性情爾 楊升菴 按唐樂府五言絕句法齊梁然體製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然如宮詞從軍出塞等雖用樂府題自是唐人絕句與六朝不同

唐初五言絕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illegible]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illegible]風味可掬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illegible]就漸入盛唐矣 元瑞

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 李于鱗

七言絕句王江寧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王弇州

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少伯深厚有餘優柔不迫怨而不怒麗而不淫余嘗謂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絕近之國風離騷後惟少伯諸絕近之體若相懸調可默會 元瑞

五言無名氏打起黃鶯兒不惟語意高妙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而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弇州

太白五言如靜夜思玉階怨等妙絕古今然齊梁體格他作視七言絕句覺神韻小減緣句短逸氣未舒耳右丞輞川諸作却是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泯另是一家體裁 元瑞

王少伯七絕宮詞閨怨儘多詣極之作若邊詞秦時明月一絕發端句[illegible]奇而後勁尚屬中駟于鱗遽取壓卷尚須商搉 遯叟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

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弇州

自少陵絶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絶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排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若杜審言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則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 元瑞 下同

七言絶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爲第一如從軍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又張仲素秋閨曲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處向金微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去龍標不甚遠

中唐絶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

盛唐絶句與衆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跡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絶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絶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絶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藝圃擷餘

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疏語可憐無定河邊骨是詞語又如公道世間惟白髮只有春風不世情爭似堯階三尺高劉項原來不讀書等句攙入議論皆僅去張打油一間人皆盛稱爲工受誤不淺 元瑞

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槩嘗之 弇州

聯句詩唐惟顏真卿韓退之爲多顏雜恢諧韓與孟郊爲敵手各極才思語多奇崛尤可喜 遯叟

唐音癸籤卷十 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七

老杜詩好用自字如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之類不一而足

受字修竹不受暑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

進字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

逗字如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其所本也

俯字敗眠俯晴眸見有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郡俯要衝四顧俯層巔花頭俯澗聲留牽俯風名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鷺春壓江路熟俯青郭凡十數處

坐字無樹坐猿深又黃鶯並坐交愁濕螢火叢棘巧入坐人衣用坐字體物頗奇絕芸有劉述詩無力似表豹纖意坐山中殊說詩斷坐參滾嘯沙汀入鷺翠苔木漢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非始杜也遯叟下同

杜又用俗字葛常之云數物以箇謂食爲喫甚近鄙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卻遶井邊添箇箇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篇中大槩奇特用俗字更可映帶益妍耳

用方言里諺孫季昭云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如云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新何曾著秋人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此類尤多不可殫述

太白詩押宜字韻者凡五見而韻致俱勝如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浪編相宜乖酒正相宜卒從與雨客今日乃相宜

劉夢得云為詩用[illegible]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illegible]詩鄭箋說吹處注云卽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欲押一餻字詩尋思六經竟未有餻字不敢為之按夢得亦有餳字詩歷陽書事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蓋譏宋也較宋押得更穩又按隋書五行志載謠語有八月刈禾傷早九月食餻正好餻字入詩如見此詩有出自可用何必盡本之六經耶王弇州云劉字漢藏如此然其答樂天有箏疾心猶毒杯前膽不孫孫呼關切北何詞也

元微之貽周先生詩云寥寥空山岑泠泠風松林流月垂鱗光懸泉揚高音希夷周先生燒香調琴心神功盈三千誰能還黃金四十字用平聲字至三十九古有四聲詩純用平聲者此則偶然犯之

而調叶步虛殊鏘然可誦

韓愈最重字學詩多用古韻如元和聖德及此日足可惜詩全篇一韻皆古叶兼用其贈張籍詩云時來問形聲知籍亦留心韻學者乃籍詩獨不甚用古韻惟祭愈詩七陽用至八十三韻古韻幾於用盡卻無一韻不押得穩帖視愈之每每強押者過之宋吳才老推韓愈為唐一代字學冠下及白傅柳州而未滿於籍夫識字貴善用耳籍用古韻仰僅此一篇韻學之深可知矣才老或未足語此也

尸日用茱萸杜子美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
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劉
夢得以爲更三詩人道之子美爲優
一翁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晩榮婉
厚乃爾宋濟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費較量
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罇
更似毒口罵將來豈非時代爲之
僧與鳥自浪仙後幾成一副應急對子諸家槩有
惟姚合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差不落套
前逢歸車使都護在樓蘭虞世南用爲起句殊未

安不若王摩詰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改作結
句較妥也
上官儀鵲飛山月曉蟬噪[illegible]風秋卒爾出風致語
佳耳張說鴈飛江月冷猿[illegible]野風秋似有意學之
那得佳歐公力擬溫飛[illegible]聯不及亦同此
王維積水不可極安知[illegible]東亦可謂工於發端
矣謝靈運發海口[illegible]莫辨洪波極誰知大
壑東良自有本[illegible]
太白人分千里外[illegible]功名萬里外
心事一杯中似[illegible]外恨起一

杯中來而遠夫較厚太白較逸並未易軒輊[illegible]
孟浩然萬壑歸於漢千峯劃彼蒼杜子美餘力浮
於海端變同彼蒼對法正同
王昌齡龍潭詩石泉勢相蕩巨石皆卻立昏爲蛟
龍怒清見雲雨入杜甫萬丈潭詩前臨洪濤寬卻
立蒼石大黑知淵深底清見光炯碎首不襲而肖
而通篇杜尤雄拔盡善名家大家之分也
于鵠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即玄暉天際識歸
舟雲中辨江樹也子美海雲岸際宿孤月浪中翻
即仲言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

工卒難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
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知元瑞下同
又杜山青花欲然出沈約山櫻花欲燃江流靜猶
湧出陰鏗大江靜猶浪細縷裝層額金花貼鼓腰
出庾信細纓鍾格圓花釘鼓牀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出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
鏡中懸沈復出陳釋惠標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
行冰藍遞有從來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隱久欲隨寒燼滅幽
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

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燄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升菴外集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改歲之絕唱也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絕類司空崔塗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並之凡將換截句九出來借文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但顛倒用之而字無一易

劉文房巳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而劉為蘊藉揚升菴

白香山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出尹式衰顏倚酒紅尹悲歎有今蒼白故是翻案佳語氣則索然矣閩耕餘錄

讀姚少監侯門月色少於燈句每嘆富貴家光景真復如此俗耶然王摩詰山池夜讌詩山月少燈光先巳道過矣遯叟下同

盧仝月蝕詩生於李白[illegible]朗月行李白古朗月行生於天問夜光何德[illegible]又有厥利維何顧菟在腹數語始則微辭[illegible]破口發村罵均氏亦何料到此

杜甫有句云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非深於搜索者無此想頭李克恭吊孟郊詩海底也應搜得盡正祖此意

韋莊詩靜極却嫌流水鬧閑多翻笑野雲忙本於老杜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但多着一嫌字笑字覺非真閑真靜耳

白居易咏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咏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秖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

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兩詩韻同而意調亦同詩話總龜

韓退之贈張道士詩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恨無一尺箠為國笞羌夷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illegible]不竢報歸袖風披披霜天熟柿栗收拾不[illegible]杜牧亦有書懷詩云北虜壞亭障聞屯[illegible]久不解他盜恐旁

寬比寶有長策彼可徐鞭咨如家一召議食肉鋟
其皮斯乃廟堂事爾徵井爾知向來躡等語長作
背身機行當臘欲破酒齊不可遲且想春候肢爽
闊傾一巵並以拼調語抒孤憤意象如一未知紫
微有意相祖述抑或偶爾暗合也紫微弔趙將軍
落句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與前根
無一尺箠意亦正同（趙叟下同）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班固史贊語也王維詩有亥
為屠肆鼓刀人羸乃夷門抱關者慨然嘆曰道固
不同潘岳誄辭也李白詩有秦人相謂曰我屬可

去矣雖未必相模倣而語格恰同詩即有韻之文
在所善用耳
諸家懷古感舊之作如年年春色為誰來惟見江
流去不回惟有年年秋雁飛秖今惟有西江月曾
照吳王宮裏人等句非不膾炙人口奈詞意易為
倣倣竟成悲弔海語不足貴矣后生今不知又
作如何洗刷
余友姚叔祥嘗語余云余行黃河始知孤舟幾歲
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之為真景也余家海上
每客過聞海唑聲必怪問進海味有疑而不下箸

者益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惟甘久住人二語
之確切人足跡不出門能悉門外許許盡君為錦
囊用乎（學方知比海聲知人習俗也）
長孫正隱高氏林亭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上
句人皆能領其景下句則非北人習風土者不能
知其妙也薛能詩有池中水是前秋雨陌上風驚
自古塵二句之妙亦非北人不能知
盛唐詩以文常會友惟德自為鄰今以為頭巾語
非知者也而學此等句未有不頭巾者也其得失
乃在作者寸心知耳（方采山）

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最詩之識物理者（魚逆水鷀逆遝兕下閒鷀鳥向風棲顯也）然一說破則似爾雅詁不復似詩
詩亦要占些地步退之贈李愿云往取將相酬恩
贊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豈理
耶惟杜老有斟酌此等語不肯輕下然如何日露
微祿歸山買薄田等亦未能陶洗淨盡為有識者
所微窺云
凡從應制詩自有體王維早朝詩仍鬧道方士求
海訪蓬瀛明以秦皇漢武譏其君矣不若宗楚客
幸嶮入能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為有含蓄

杜長安城頭頭白烏云云乘輿兩出不堪紀此最得體又霓衣閒行在亦自好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雖略做不妨遙聞出巡狩早曉徧遐荒過矣下殿走尤不可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不堪敘稍絡佃太甚方采山

老杜北征詠馬嵬事云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若明皇鑒夏殷事畏天悔禍自賜楊妃死官軍無預者可謂深識君臣大體劉禹錫乃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展轉蛾眉馬前死此則為明皇不得已誅貴妃雖曰紀其實豈臣子所忍言所宜言之魏泰

至德初岑參與子美同為諫職子美詩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又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詩則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時安史之亂未夷上皇在蜀朝野騷然可云無闕事耶亦語病也老杜補遺

或問長恨歌與連昌宮詞孰勝余曰元之詞微著其荒縱之跡而卒章乃不忘箴諷若白作止敘情語顛末誦之雖柔情欲斷何益勸戒乎學林漫錄　宋王楙

又云詩中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何異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耶觀此更可發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當時原說得太俚後來便作俗諺相舉如公道世間惟白髮不知辛苦爲誰甜之類難悉舉陸游

宋人以王季友觀壁畫山水詩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等語爲淺陋類兒童幼學者一拈出便欲噴飯唐初題畫詩未鑿竅故以此等語爲工今則老杜語亦稍稍退位矣下筆正難迂叟

趙嘏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唐人稱壯而蘇公以爲寒儉楊蟠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宋人推壯而歐公以爲粗豪二公雖此道未徹此等議論自具眼然粗豪易見寒儉難知學者細思之元瑞

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以四十圍乃是徑七尺誚此栢無乃太細長此猶鄭康成注毛詩一一要合周禮也昔文與可爲東坡畫竹有掃取寒稍萬丈長之句坡戲謂與可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疋已復從而實之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會坡意卽[illegible]數字遁坡曰此竹數尺耳

而有禹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默會詩
人之意矣存中惡足知之耶 陳善新語
自宋有田莊牙人之說詩流往往譏之此大不解
事者盛唐聯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中唐東屯滄
洋閣南瀼洞庭寬晚唐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皆一等警句杜如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尤不
勝數何用爲嫌惟近時作者粘帶皮骨太甚乃反
覺有味斯言耳 元瑞下同
唐輕薄子彈摘人詩何若衛子鷓鴣失猫亭母之
類至今笑端余謂此不必泥顧其句何如耳數詩

淺俗鄙夷卽與所譏不類寧免大雅盧胡如孟浩
然春眠不覺曉二十字淸新婉約縱輕薄姍侮萬
端亦何害其美耶 興名子以孟然春眠一絕爲盲子詩
唐詩須分三節有盛唐主辭情中唐主辭意晚唐
主辭律 詩譜
盛唐詩格極高調極美但不能多不足以酬物而
盡變所以又有中晚詩 介州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
副言語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
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大曆
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
者亦隨野狐外道鬼窟中 嚴滄浪
唐律初盛中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
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也逗者變之
漸非逗故無繇變也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
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非卽稱四詩之
有變風變雅乎
唐律之繇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
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所作逗漏實有
可言今觀諸家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

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
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
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
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王敬美
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唐
稍質所以過六朝 胡元瑞下同
古體至陳本質亡矣隋之才不若陳之麗而稍知
尚質故隋末諸臣卽爲唐風正始近體至宋性情
泯矣元之才不若宋之高而稍復緣情故元季諸
子卽爲明代先驅

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安所取益故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晩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亦無加於初盛之上李本寧

唐音癸籤卷十一 終

唐音癸籤卷十二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樂通一

雅樂調

唐樂律呂主旋宮之法以五音加二變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各十二調爲雅樂八十四調唐書樂志云旋宮之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當別變宮爲淸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爲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淸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其聲繇濁至淸爲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爲尊十二商調有下聲一爲宮也十二角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下有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淸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云

俗樂調

唐俗樂其源亦本於雅樂宮調七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商調七曰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角調七曰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羽調七曰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是爲俗樂二十八調宋志云俗樂調皆從濁至淸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淸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宮調應夾鍾之律

十二和

雅樂之曲曰十二和和云者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十二法天成數也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泰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爲宮赤帝以函鍾爲徵白帝以太簇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望於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各二奏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送神各以其曲蜡兼天地人以黃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

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天神以大呂爲宮地祇以應鍾爲宮宗廟以圜鍾爲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山川以函鍾爲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爲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爲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爲宮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之皆以黃鍾爲宮又皇帝駕出太極門奏采茨至嘉德門止還亦如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朝賀皇太子王公之出入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爲宮十

一曰正和皇后以受冊受朝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則奏之凡四十八曲開元中又造祴和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豐和享先農宣和祀孔宣父齊太公廟奏焯學沖和玄元太清宮奏太廟中以豫和同國諱改曰元和

二舞

二舞一曰治康文舞也一曰凱安武舞也舞八佾六十四人凱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後以治康犯高宗諱改化康以用之郊廟讌饗各有曲郊廟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作武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皆後凡元正冬至大朝會設賓二舞並陳於庭以次作

廟舞

獻祖廟舞曰光大懿祖曰長發太祖曰大基後改大政世祖曰大成高祖曰大明太宗曰崇德高宗曰鈞天中宗曰太和睿宗曰景雲玄宗曰廣運肅宗曰惟新代宗曰保大德宗曰文明順宗曰大順憲宗曰象德穆宗曰和寧敬宗曰大鈞文宗曰文成武宗曰大定昭宗曰咸寧各有曲懿僖二廟闕不著玄元太清宮舞混成紫極曲

十部伎

十部伎燕饗設之所以備華夷也一曰讌樂伎一

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各有曲 初唐仍隋舊燕饗設九部伎貞觀中伐高昌得其樂增爲十部燕樂隋舊樂也清樂即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樂志云清商曲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後存有辭者三十七曲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明之君雅歌四時歌四有聲無辭七曲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共四十四曲西京伎以下諸裝樂內郭茂倩云天寶已後詠崇西涼龜茲部著錄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鼓吹曲

鼓吹軍樂也唐用以備鹵簿之儀一鼓吹部二羽葆部三鐃吹部四大橫吹部五小橫吹部凡八十五曲 今書云七十五曲或字之誤

鼓吹部三十六曲 㭊鼓十曲 一驚雷震 二猛獸駭 三鷙鳥擊 四龍媒蹀 五靈夔吼 六鵰鶚爭 七壯士奮怒 八熊羆哮吼 九石墜崖 十波盪壑 開元禮義羅曰㭊鼓小鼓也先作之以引大鼓猶雅樂之有柷 六典㭊鼓夾金鉦律書樂圖云曲辭今無傳 大鼓十五曲 一元驎合邏 二元驎他固夜 三元驎跋至慮 三曲殿用嚴曰

嚴 一元咳大至遊 二阿列乾 三破達析利紇 四賀羽真 五鳴都路跋 六他勃鳴路跋 七相雷析追 八元咳赤賴 九赤咳赤賴 十吐咳乞物真 十一貪大訐 十二賀粟胡真 十二曲警用夜曰警通考曰大鼓即古鼖鼓六典日晨嚴三通夜警眾一曲轉次而振晨嚴之曲按諸曲名似奚契語考隋志大鼓亦十五曲其詞本之鮮卑意當仍其舊曲 小鼓九曲 一漁陽 二雜子 三警鼓 四三鳴 五合節 六覆參 七步鼓 八南陽會星 九單搖 宋氏樂書樂圖小鼓一大鼓十角一小鼓之律書小鼓九曲八曲引上用八曲嚴鼓

長鳴一曲 中鳴一曲 長鳴中鳴角也平書[illegible]蒲角支以竹木成以皮[illegible]

有[illegible]制大鳴一曲三聲龍吟聲[illegible] 聲[illegible]三阿聲中鳴一曲三聲[illegible] 聲十二遊聲部茂倩云唐大角[illegible]有大聲 [illegible]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其聲備有[illegible]者

羽葆部十八曲 一太和 二休和 三七德 四騶虞 五基王化 六纂唐風 七厭炎精 八肇皇運 九躍龍飛 十殄馬邑 十一興晉陽 十二濟渭險 十三應聖期 十四御宸極 十五寧兆庶 十六服遐荒 十七龍池 十八破陣樂 樂書羽葆鼓[illegible]重[illegible]架[illegible] 與羽葆鼓吹歌蓬茄按擢[illegible] 後代有鐃歌鼓吹曲亦受命功[illegible] 曲十二表上之今諸曲自基上第[illegible] 唐太宗功德具在何言無也龍池玄宗[illegible] [illegible]樂在龍池後意亦玄宗小破陣樂曲歟二曲

紀末則知此十八曲者開元亦所定無疑矣其先之太和休和者唐雅十二和其七用以祀其二后及太子川之准臨和及此二和用之天之或因而表比名爲曲未可知騶虞者古謂騶御虞人禮天子敘十田獵命七騶咸寫射則歌以爲節五引爲肉薄曲名而七德一曲即神功破陣樂其舞之名太宗所用得天下歌之尤以廢功德也諸曲倫次之且或未必如魏晉以來所傳者之整比然推用久矣一代典制故自無關也予厚之曲雖表上未開施用蓋所謂雜書不尊不尊不信者而予謂有司本無其曲爲之稱襟非夫偶疎於考據則亦其書於自御而姑爲之說爾安得以言出懋州述苗之乎

鐃吹部七曲　一破陣樂　二上車　三行車
四向城　五平安　六歡樂　七太平（律書樂圖鐃角樂六典曰鐃鼓夾歌簫笳樂書又曰七曲各有亂）

大橫吹部二十四曲　一悲風　二遊絃　三閒
絃明君　四吳明君　五古明君　六長樂聲
七五調聲　八烏夜啼　九望鄉　十跨鞍　十
一閒君　十二瑟調　十三止息　十四天女怨　十
五楚客　十六楚妃歎　十七霜鴻引　十
八楚歌　十九胡笳聲　二十辭漢　二十一對
月　二十二胡笳明君　二十三湘妃怨　二十
四沈湘（六典曰大橫吹有節鼓夾笛簫觱篥笳桃皮篳篥陳氏樂書引宋樂則所載四曲名與此不同附記　樂圖云大橫吹二十四曲又云二曲皆上黎殿用之　曰帶樂樹二曰空山蓮三曰賀六渾其辭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霖泉岸二曰達和若輪臺三曰白淨王子四曰他賢邊對力曰爲和鄰純羽遞六門歎變熱七曰叫久利陁比論八曰玄比敦九曰拔普離十曰胡笛爾留十一曰鳴羅狩前十一曰比冬汰大千十二曰於魏與斤十門門泰和解律十五曰鳴燒貞十六曰烏鐵甘千七曰特介汗于八口度宵哀丨乞曰阿若下樓達二十曰大賀與二十一曰破陣樂）

小橫吹部曲與大橫吹同（六典曰小橫吹角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無節）（鼓儀衛志云有角其曲失傳郭茂倩疑以爲與大橫吹同故不見）

大射樂章

大射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迎送皇
帝入閣奏大和凡四曲

鄉飲酒樂章

鄉飲酒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
關雎五奏鵲巢三奏凡十七曲（二雅內惟用古詩名別製辭仰用古
詩）

倀子之唱

大儺有倀子之唱（開元禮所載辭與劉昭志漢辭同蓋沿其舊也）

凱歌

大征伐有功奏凱入其歌曰破陣樂曰應聖期曰
賀聖歡曰君臣同慶樂凡四曲（樂志云前二曲太常舊有其辭後二曲太和中補造今檢劉禹錫集四曲並其所撰志類書錄）

論唐初樂曲散佚

初太宗命祖孝孫等定雅樂尋詔褚亮等分製樂

高宗上元中復令太常少卿韋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當時郊廟燕會樂曲以則天稱制改易與章歌辭多是內出開元中詔中書張說復行釐正上自定聲度說爲之辭中間雜用貞觀舊辭爲多太常卿韋縚奮銓叙爲五卷付太樂鼓吹兩署習之此一代樂章刊定始末也宋舊史不能考遵前代史例於樂志中亟錄郊廟而無朝會讌射等曲新志則并郊廟不錄其辭因日就亾佚舊史書序云讌樂歌辭太常先有宮商角徵羽五調調各一卷是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斬近代

詞人雜詩爲之者韋縚亦嘗令太樂令孫玄成整比爲七卷以辭多不經不錄今考會要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中源乾曜作羣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顯慶中李義府作中宮朝會樂章四東宮朝會樂章五亦義府作此固雅樂曲也何以亦不錄乎辭之近鄭衛者既盡爲之刪其稍近雅者又復不亟存一二唐樂章之挂漏獨甚史家固不能辭其責也

唐音癸籤卷十二 終

唐音癸籤卷十三

樂通二

唐各朝樂

太宗　神功破陣樂 初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示不忘本因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歌辭名七德舞永徽中更名爲神功破陣樂

功成慶善樂 太宗生武功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帝歡甚賦詩命呂才被律稿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二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袖漆髻履而舞名九功之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樂也初太宗時凡于正享燕[illegible]同有大慶二舞佾奏于庭高宗時用之郊廟代宗[illegible]

[illegible]凱安舞以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復用治康[illegible]

高宗　上元舞 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illegible]雲等十四曲皆帝自製舞用[illegible]衣以象元氣大祠享皆用之後[illegible]

一戎大定樂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illegible]用武之勢名[illegible]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歌者和之曰八紘同軌樂[illegible]也

六合還淳舞 則天[illegible]常[illegible]年[illegible]

景雲河清讌樂 初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illegible]

[illegible]樂上之其樂二十五[illegible]一景雲舞八人[illegible]四人分四部一景雲舞四人[illegible]破陣舞四人[illegible]承天舞四人[illegible]之杜佑云[illegible]唯景雲舞存[illegible]二十部伎[illegible]後列坐部伎[illegible]新樂[illegible]中隋舊樂也此讌樂[illegible]

后　聖壽樂 舞用百四十人數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十六字舞之行列每變成一字凡十六變而畢　天授樂 天授年造舞四人　神宮大樂 長壽二年正月享萬象神宮后自製此樂舞用九百人　長壽樂 亦長壽年造舞十二人　鳥歌萬歲樂 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因爲樂象之舞三人畫冠爲鳥像　聖主回鑾舞 大足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命編之樂府

中宗　桑條歌樂 永徽後人唱桑條韋也之歌神龍中伎者以爲韋后之應作桑條歌樂辭十餘首以進皆被之樂府

玄宗　龍池樂 帝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之南坊人所居忽變爲池望氣者異焉後正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名其池曰龍池命學臣爲龍池樂十章歌其辭以祀龍池舞用七十二人　小破陣樂 生於太宗之破陣樂舞四人金甲冑　文成樂 帝作此與小破陣樂更奏　光聖樂 舞八十人烏冠五綵畫衣兼似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

又分前代及本朝樂爲二部　立部伎八　安樂　太平樂　破陣樂　慶善樂　大定樂　上元樂　聖壽樂　光聖樂

坐部伎六　讌樂　長壽樂　天授樂　鳥歌萬歲樂　龍池樂　小破陣樂 安樂舞亦名城舞用八十人作羌胡狀行列方正象城郭太平樂亦名五方師子舞伎方色爲師子習弄用百四十人作崑崙象舞大十樂曲並周隋遺音也餘樂唐本朝及帝所自太部前立部伎堂下立奏坐部伎堂上坐奏太常則奏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

代宗　寶應長寧樂 帝議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作以獻十八曲宮調　廣平太一樂 大曆元年司馬滔作以進

德宗　定難樂 河東節度馬燧作以獻本

九三年上御文德殿試定難樂曲其後方鎮多製樂以獻者　繼天誕聖樂 天長節昭義節度王虔休獻其曲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以土爲德知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通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每通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之登庸於朝　中和樂 帝改一月一日爲中和節貞元十四年是節製中和樂作舞中成八卦其樂辭帝御製曾要之因樂大誕學樂前作　奉聖樂 初韋皐節度劍南南詔異牟尋誦獻中歌曲皐因之作南詔奉聖樂以獻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角羽終變舞六成序曲二十八疊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二疊曲成字舞畢又舞闢四門之舞遣舞人編兩讀舞終又舞億萬壽之舞獻天南演越俗四章韋舞上八成而終　順聖樂 山南節度使于頔獻其宗令女計爲佾舞聲態與俊又號符成丙下樂執因韋皐獻奏聖樂作此進韋樂中有丈夫一人獨舞頭聚曲觱半行綴皆伏亦一人舞于中時幕客韋綬觀之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聲誠諂亦有爲也

按唐樂惟十二和二舞爲雅樂自太宗以功德之盛復造破陣慶善二樂舞於是後世相循襲製樂以侈觀聽舞佾制度各以意爲增損不合古經而臣下亦復撰樂獻媚女倡優舞同俳優戲劇之觀則已漸流爲散樂而遠雅益甚矣

樂曲疊非一馬氏端臨用高氏緯畧之說溷以一樂爲一曲總計爲五十有五曲

請奏上元等舞有二十九雅者有五十二

有五十雅者而韋皐奏聖一樂曲之

正史固未可數計也今第總述樂名稍爲之疏

釋存大凡云

唐曲

三臺 急三臺 古今解三臺者不一焉錢事始以爲漢蔡邕一日之間歷三臺故樂府以此曲爲[illegible]劉禹錫嘉話錄[illegible]書公[illegible]水[illegible]北齊高洋毀銅雀臺[illegible]送[illegible]名[illegible]聖[illegible]崇光[illegible]臺宮人[illegible]拍手呼上臺[illegible]曲中有[illegible]三臺[illegible]十拍[illegible]促曲名[illegible]令[illegible]資暇錄[illegible]三臺[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拍[illegible]宴遊樂[illegible]云唐[illegible]此[illegible]似今按諸說李氏說似可據[illegible]

調笑詞 轉應詞 宮中調笑詞 三臺[illegible]曲[illegible]調[illegible]

有此異名[illegible]樂天云調笑令乃拋打曲也有詩云打嫌調笑易飲許卷波遲

宮中三臺 江南三臺 上皇三臺 怨陵三臺 突厥三臺

三臺 大曲 廣陵散 本嵇叔夜琴操名後人以爲曲 楊下采桑 采桑 本出于[illegible]清商[illegible]

烏夜啼 [illegible]

大舞媚娘 [illegible]

舞媚娘 [illegible]

長相思 [illegible]

采蓮子 [illegible]

茱萸女 [illegible]

玉樹後庭花 [illegible]

後庭花 [illegible]

阿鞞迴 本[illegible]名阿那瓌[illegible]

花曲 [illegible]

[illegible]之爲名乃可切[illegible]典[illegible]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長恭[illegible]

[illegible]

大聖樂 [illegible]

太平樂 [illegible]

明樂 [illegible]

行天 [illegible]

安公子 隋煬帝幸揚州樂工[illegible]其子彈[illegible]

七夕子 [illegible]

河傳 水調歌 新水調 [illegible]煬帝幸江都時所[illegible]

望江南 [illegible]

泛龍舟 [illegible]

摩多樓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右前三十七曲並周隋以前之曲在唐猶[illegible]

者史稱唐時清商舊曲存者止四十四曲今自烏夜啼采桑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五曲在存目重複之內餘三十二曲則史所未載也並古曲行用于唐尚多史或未盡收乎用首錄之以存樂曲之舊

太和（樂府載有七曲五疊郭茂倩以爲羽調曲蓋即什一和中之太和以爲行節者是也）

破陣樂　破陣子（唐人樂曲多名子後遂名曲子教坊俗語然）　小秦王（習小破陣樂也）　上元子　大定樂　奉聖樂　十二時　萬宇清　月重輪

以上樂曲出前雅樂及各朝樂中而十二時以下三曲亦含元殿熊羆部十二按所奏雅樂也故別著之合凡十曲云

傾盃曲　樂社樂曲　英雄樂曲（太宗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並宮調）　黃驄疊曲（太宗破[illegible]所乘馬名黃驄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宮調）

打毬樂（魏徵製）　大酺樂（[illegible]文收造[illegible]）　火鳳（[illegible]）

火鳳（貞觀初有[illegible]）　穆護子（[illegible]）

道調曲（[illegible]）

傾杯曲（[illegible]）　望僊曲（[illegible]）　[illegible]賀曲（[illegible]）

寶慶曲（[illegible]）　越古長（[illegible]）

年曲（[illegible]）

如意娘（[illegible]）

挈苾兒（[illegible]）

突厥鹽（[illegible]）

黃麞（[illegible]）

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illegible]）

石[illegible]

[illegible]州之初天下先歌知太史[illegible]

桃花行（[illegible]）　回波詞（[illegible]）

合生歌（[illegible]）

夜半樂曲　還京樂曲（[illegible]）

君臣相遇樂曲（[illegible]）　千秋子（[illegible]）

二曲（[illegible]）樂（[illegible]）

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部目衣以文繡飾以金珠每千秋節舞于勤政樓下陽苦設輔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馬聞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歲以爲常

踏歌 **繞踏歌** 並元夕歌名玄宗嘗命張說撰元夕御前踏歌詞

蘇摩遮 潑寒胡戲所歌亦張說撰詞詳後舞曲下

感皇恩 南部新書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于蔿 玄宗在東洛大酺命三百里內守令率聲樂赴闕下較勝負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其所自爲曲也帝歎以爲賢人之言

得寶子 **得鞛子** **胡鞛子** 國史補云玄宗得太眞謂宮人曰朕得貴妃如得至寶乃製曲子曰得寶子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樂府雜錄云曲一名胡鞛子海錄碎事云又名得鞛子鞛方孔反

得至寶 **康老子** 樂府雜錄云長安富家子名康老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家蕩盡偶得一舊錦褥波斯胡識是

冰蠶所織酬之千萬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名得至寶亦名康老子也

得体歌 **得寶歌** 先是民間多唱得体歌有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之句及陝州得寶符又歌弘農得寶後天寶初轉運使韋堅穿廣運潭通吳楚諸郡貨陝縣尉崔成甫乃翻之爲歌其辭用得体其曲名用得寶子節曉唱之玄宗臨觀大悅下詔襃賞得缶从木丁莞反体从人从本都董反事見正史按得寶子得鞛子胡鞛子得至寶康老子與得寶歌其熟似皆起於得体歌正史可據國史補樂府雜錄所解俚鄙姑存之備考

荔枝香 玄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清平調 帝與貴妃幸興慶宮沉香亭會木芍藥梨園弟子奏樂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宣李白進清平調三章令李龜年等約略調撫絲竹上自吹玉笛倚曲清平調爲三調中之清調平調古房中遺聲也

宮中行樂詞 亦命李白撰

一斛珠

宵安後爲太眞所有遂上陽……之一日有夷使貢珠命封……詩上覽之悵然令樂府以新聲度其詩號一斛珠曲

春光好 明皇製之見羯鼓錄

金華洞眞 **流芳菲** 會要天寶十三載改諸樂名有此諸曲立石刊太常寺

王昭君 **五更轉** **萬歲長生** **飲酒** **鬪百草** **思歸樂** 商調亦犯商園別教院法曲 會要太常樂有此六曲

赤白桃李花 **望瀛府** **獻仙音** **聽龍吟** **碧天鴈** **獻天花** 按明皇嘗製法曲凡十餘以上六曲見陳氏樂書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明皇酷愛之選子弟教之樂爲宿時稱梨園法部也

婆羅門 商調曲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進

霓裳羽衣曲 樂苑玄宗製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逸史帝與術士羅公遠遊月宮見

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羽衣舞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記其音而還故作此曲鄭嵎津陽門詩注帝月宮聞仙樂但記其半於笛中寫之會西涼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曲作爲曲名霓裳羽衣曲云

望月婆羅門 **拂霓裳** 之曲見教坊記

涼州 宮調大曲有大遍小遍西涼府都督郭知運撰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賀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其先見如此

伊州 商調大曲前五疊入破五疊開元中西涼節度蓋嘉運進

甘州子 **甘州**

大曲 羽調

胡渭州 商調曲碧有潮渭州一遍一關樂有此出關右渭州遊妃長以胡渭州別之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尤妙製渭州五行志云天寶樂曲多以……

曲為名其所[illegible]聲名入破　安史亂西幸後其地
書為叫蕃所沒[illegible]乃其北也　洪容齋曰今樂有渭
[illegible]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
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　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宋人譜曲用
六有大遠疑即此依博謨者審之

大羅天曲　紫清上聖道曲　景雲曲　九真

曲　紫極曲　小長壽曲　承天樂曲　順天樂

曲　玄宗末年寖好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

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

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太清

宮成太常韋縚又製景雲等六曲[illegible]

凌波曲

[illegible]玄宗東都晝寢夢凌波池中龍女拜牀下帝

為鼓胡琴奏新舊之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

及覺命禁樂習而翻之奏池上龍女復見因置廟

[illegible]之　按此段出會要慶龍池[illegible]

[illegible]

謫仙怨

曲　然曰玄宗幸蜀有司張九齡驪谷之[illegible]

[illegible]

怨曲　吾因思九齡[illegible]

[illegible]

霧鈴曲

[illegible]

渭城曲　陽關曲

[illegible]

想夫憐

[illegible]

朝千夕受城成渭奏華樂妃詩[illegible]
相頭陽大與于後此華樂因谷[illegible]
府以關係聽歌入曲清工採[illegible]
曾樂是第唱所法不宮張其[illegible]
有曲也二陽云部覺從聲聲[illegible]
瑞有又句關更有懷官從為[illegible]
蓮想有倚第與人檢頌至雨[illegible]
故夫簇君四聲曲蒜都蜀霖[illegible]
張[illegible]

九曲詞　營州歌　河滿子

[illegible]

曲歌七言二句者大抵打[illegible]

[illegible]

長命女

[illegible]

漁父引

乃曲[illegible]

柳青娘

[illegible]

章臺柳

[illegible]

成德樂

樂世　急樂世

[illegible]

六么

[illegible]

團雪散雪曲

陽帝舞觀完六要初
子兩要此轉么唐貞
歌曲中知曲白書元
詞之一樂終樂所中
有不曲世頭大謂樂
二分也亦減驗錄工
曲相　知六要進
言見　樂么釋曲
其卑　世[illegible]曲
離子　[illegible]
處蔡　[illegible]
之南　[illegible]
狀史平貞老錄語出
上獨與元病繁為受
[illegible]

龍科樂後流南史而止

拜新月 吉中孚妻張氏有詞

皇帝感 教坊記有此曲名盧綸集有皇帝感詞

天長地久詞 亦見盧綸集其和聲云天長久萬年昌

萬歲樂曲 憲宗朝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進李錡常唱此詞

楊柳枝 即古之折楊柳以其詞段至白傅以爲始白傅自唱名其詞家家唱白詩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而楊柳枝一曲遂盛行於[illegible]禁中爲[illegible]尤[illegible]

桂華曲 作居易感蘇州東城古桂作音韻悽切聽輒動人

浪淘沙 劉禹錫居易並有作

捲白波 居易云飲酒曲也

掃市舞 劉禹錫與白樂天唱和詩有句云重聞掃市舞霜天蓋與火戲爲掃市之舞也

羅嗊曲 元稹詩有春江百丈牽[illegible]名望夫歌劉采春所唱嗊[illegible]古樓名陳後主[illegible]

可宋霸其[illegible]發詞皆所建[illegible]楊遊遠調也[illegible]所來能[illegible]此曲聞者莫不漣泣[illegible]

竹枝 本出巴渝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於貞元元和間禹錫云竹枝歌[illegible]

三閣詞 劉禹錫作

杜韋娘 教坊記有杜韋娘曲名杜韋娘非指妓人名也

拋毬樂 劉禹錫作

紇那曲 劉禹錫作其詞有竹枝之體

文敘子 [illegible]

思帝鄉 [illegible]

花遊曲 李賀集[illegible]

刮骨鹽 [illegible]

有曲[illegible]隨後曲稱鹽者不一詳後西戎樂注

仙部法曲 上雲樂

然 真仙 明[illegible] 難思 平珠 無爲 有道

調元 立政 獻壽 高明 聞天 儀成

同和 閑雅 多稼 金鏡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改法曲爲仙韶曲仙韶院爲仙韶院曲二十一曲

憶秦娥 一名秦樓月一名雙荷葉舊傳李太白作

一名碧雲深[illegible]新羅超思念善歌詞合之小詞宮[illegible]

萬斯年曲 製詞者李德裕命樂人曾呂[illegible]

謝秋娘 李德裕爲亡妓謝秋娘撰本名謝秋娘後改名望江南亦曰夢江南因白傅作有江南好句又名憶江南

夢江南 憶江南 江南好

播皇猷 曲 關中

憶之 之劉禹錫後人又作此曲名[illegible]

好 遊[illegible]長安不[illegible]

嶺西曲 [illegible]

新霓裳羽衣曲 [illegible]

泰邊陲曲 [illegible]

詞綜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人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溫庭筠[illegible]亦有宣宗愛唱菩薩蠻之說知此詞出于[illegible]人李太白集有其詞後人妄托也按[illegible]由其說亦未盡當是用其[illegible]爲由耳考南[illegible]其國樂其樂人[illegible]兵雙譜散以[illegible]如女[illegible]亦有人[illegible]故當時或以爲女蠻[illegible]樂部則其舞爲菩薩蠻[illegible]國[illegible]八拍蠻者皆出蠻中[illegible]之可傳此詞後一名重疊金一名子夜歌

新添聲楊柳枝 溫庭[illegible]爲作時飲筵競歌獨女優周德華以[illegible]不取

感恩多 李[illegible]玉詩唯有管絃知[illegible]分明唱出感恩多

道調子 玄宗解音律一日命樂工吹觱篥[illegible]上謂是曲[illegible]拍之樂工乃[illegible]其節奏擬曲名爲道調子

歎百年曲 懿宗篤愛同昌公主薨後思念不已伶人李可及造[illegible]曲[illegible]

別趙十

憶趙十 李可及能歌別趙十憶趙十可及[illegible]爲新聲須臾變態百數京師效之[illegible]

昇平樂 商調見薛能集

金鎖曲 [illegible]

軍[illegible]直於[illegible]中[illegible]得金鎖一[illegible]奏[illegible]帝令[illegible]以官人[illegible]曲流於世

讚成功曲 昭宗劉季述之變[illegible]使孫德昭有反正功[illegible]

正月宴保寧[illegible]上[illegible]製此曲以褒之

永遇樂 [illegible]

[illegible]河朔[illegible]錦繡萬花谷云唐人[illegible]

[illegible]歌 五代史晉王克用破孟方立[illegible]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illegible]克用慨然持鬚指其子存勗[illegible]能代我戰於此乎後存勗果[illegible]于三垂[illegible]凱旋告廟

如夢令 唐莊宗修內苑[illegible]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illegible]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illegible]重名宴桃源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又[illegible]

數篇後人改爲[illegible]合[illegible]按莊[illegible]曲自爲[illegible]名曰李天下至今[illegible]之[illegible]能歌其[illegible]道謂之御製曲

楦來歌 周世宗伐唐軍中製

念家山

念家山破

邀醉舞破

恨來遲破 南唐後主翻舊曲爲念家山撥其音焦殺名尤不祥識者以爲亡[illegible][illegible]自後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illegible]

稽康 江南曲後主所製[illegible]

醉粧詞 蜀後主衍宮中[illegible]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illegible]此詞

銀漢曲 衍舟過閬中自製水調銀漢曲令工歌之又嘗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

還鄉歌 吳越錢鏐游衣錦軍製

道家步虛詞 唐以前多五言其破爲長短句自李德裕每并附

以上大小曲一百七十九曲有年代題義可攷

畧者其說如右

祓禊曲 歎羅場宮調 濮陽女羽調 回紇商調 柘枝引羽調 柘枝大曲 團亂旋二曲互見舞曲內 戎渾 寨姑 鎮西樂 鎮西子 蓋羅縫一作蓋合 雙帶子 崑崙子 金殿樂 牆頭花 戰勝樂 劍南臣 征步郎 水鼓子[illegible]作沽 浣沙女 醉公子 一片子 南歌子 八拍蠻 [illegible]女 鳳歸雲以上曲名見樂府詩集 和風柳 美唐風 [illegible] 巫山女 慶春江 衆仙樂 龍飛樂 [illegible]慶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illegible]

放鶴樂 天下樂 大明樂 同心樂 黃鍾[illegible]
賀聖朝 泛玉池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
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柳含烟 替
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撒金沙 紗[illegible]恨
金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好郎君
紅羅襖 摘得新 北門西 煑羊頭 河瀆
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
思鄉 太白星 剪春羅 會嘉賓 當庭月
歸國遙 戀皇恩 憶先皇 聖無憂 戀情歡
戀情深 憶漢月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

長 破南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
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
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
客住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illegible]
西國朝天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江月 上行杯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illegible]
萬年歡 曲玉管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illegible]

河獅子 西河劒氣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
闕 掭工不下 麥秀兩岐（撫古栽朱梁封舜卿使蜀好唱麥秀兩岐事亦不合何謂） 金雀兒 漉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遊春苑 訴衷
情 折紅蓮 洞仙歌 喜回鑾 喜秋天 靜
戎烟 普恩光 蘇合香 七星管 朝天（氏岂使有）
（蝕天舞曲不知仰此否） 看月宮 宮人怨 駐征遊 泛
濤溪 胡相問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留諸錯 黃羊兒 花黃發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上韻 中韻 下韻 本曲 八拍

子 漁歌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
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錮子 金錢子 赤棗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
子 麻婆子 紅娘子 歷刺子 北庭子 劒
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贊普子 蕃
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曹大子 引角子
[illegible]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拾麥子 多利
子 [illegible]砂子 西溪子 劒閣子 嵇琴子 莫

[illegible]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疏花子　踏金蓮 [illegible]
薄媚　賀聖樂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大寶　呂太后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
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四會子　昊破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玩中秋　迎仙客　同心
結 以上曲名見教坊記　雙吹管　東飛鳧　花成子　月
成弦　孤獨怨　金吾子 六曲見衛耶集　玉樓春　蓉
女怨　玉蝴蝶　更漏子 四曲見温庭筠詞更漏子一名[illegible]

應天長　江城子 一名江神子　喜遷鶯　小重山 四曲見韋莊詞
薄命女 一名長命女　採桑子 一名醜奴兒令一名羅敷令　[illegible]
曲名見和凝詞　搗練子　阮郎歸 一名碧桃春一名醉桃源　寶花
聲 亦名[illegible]　蝶戀花 三曲見李後主詞　歸國謠　遊
命女　點絳脣　思越人　金錯刀 並見花間　芳
草渡　壽山曲 七曲見馮延巳陽春集又蜀人云蜀士行營敗故自唱思越人
滿宮花 見張泌詞　醉花間　中興樂　月宮春
接賢賓 四曲見毛文錫詞　望江怨 見牛嶠詞　三字令　賀
明朝 一曲見歐陽炯詞　杏園芳 見尹鶚詞　南柯子 一名
名望秦川見毛熙震詞　擷芳詞 古今詞話以為唐曲　後庭怨 [illegible]

換得石刻有此詞花草粹編以為唐曲

右二百九十七曲題義無攷其錄自樂府詩集者多諸初盛唐人絕句詩為曲錄自教坊記者律絕詩及填詞為曲者互有之錄自温韋以下集者並止是填詞先後撰曲年代似約畧可推然亦不敢妄為定云

卷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樂通三

琴曲

高宗白雪曲 顯慶中帝以琴曲失傳令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言琴曲本宜合歌請依琴中舊曲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古今樂府奏上曲後復有送聲亦君唱臣和之義請以羣臣長孫無忌于志寧許敬宗等所和詩為送聲各十六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於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

玄宗金風樂 黃鐘羽調曲 崇文書目帝有金風樂弄一卷執琴音第一第二第一拍宮調皆走又黃鐘羽調一首附卷

盧照鄰明月引 沈佺期霹靂引 張說鳳歸來 集輯琴歌不著其名所自

李白雉朝飛操 雙燕離 琴歷河閒新歌有其曲名 飛龍引 山人勸酒 幽澗泉 顧況幽居弄 蔡邕五弄之一也 龍宮操 光白敎大曆初在滁州大木作 劉商胡笳十八拍 自序擬董庭蘭胡笳弄作李頎有聽庭蘭彈胡笳歌 韓愈拘幽操 越裳操 岐山操 履霜操 雉朝飛操 猗蘭操 將歸操 龜山操 殘形操 別鵠操 鮑溶湘妃列女操 孟郊列女操 李賀走馬引 即樗里牧恭所造天馬引 淥水辭 蔡邕五弄之一 劉商綠[illegible] 烏操 李約東杓引 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已扣有鼓聲[illegible] 張籍思歸引 即衛賢女部所造離居等也 李季[illegible]

操 陳康士琴曲一百章 宮調二十章 商調十章 角調五章 徵調七章 楚調五章 黃鐘二十章 離憂七章 沈湘七章 側蜀七章 殺角七章 玉女五章 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為序以述其能 蕭祐無射商九調 祐因胡節劍 僧皎然風入松 皎然集始 郎大家宋氏宛轉歌 王敬伯遇神女所贈曲

琴曲在古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二十一雜歌作者相繼名目寖繁唐自高宗製曲以采文士所作操引多擬古曲為名可考見者有數其他名同琴曲非必譜於琴者不概錄於時楚漢舊聲

傳授猶存一代精此藝者自趙耶利董庭蘭賀若夷 若夷文宗時琴待詔文宗嘗聽其曲嘉賞之賜緋人因稱其曲為賜緋調 鄭宥以及楊子儒王敬遜之輩不可指數而蜀製之妙京師樊路蜀雷郭吳沈張諸氏外洲公之泉韻馨昔公之大小忽雷尤推擘蕉珍譽聯月

附記云

羯鼓曲

太簇宮曲 色俱騰 耀日光 乞婆婆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梨羅 蘇莫賴耶 俱倫僕 阿鵲鹽陀 蘇合香 藏鉤樂 春光好

無肴羅　鴝鵒鹽　疎勒女　耍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紫雲　承天樂　順天樂
太簇商曲　蘇羅　㮏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
雞　堂堂　半社渠　君王鎮神武　赫赫君之
明　大鉢樂背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驄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懷新院　西樓送
落月　摻霜風　九成樂　傾盃樂　百歲老壽
還城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徹塵賦　太
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蒯伽那　萬歲樂　秋風高　何婆樂　夜半樂

羌兵　香山　傻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積
破磨迴　五更囀　黃鶯囀　大定樂　越殷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秋鹽　栗特　突厥鹽
踏蹄長
太簇角曲　大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低羅
大郎賴耶　邪渠沙魚　大達麼支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鵝鸚鳥歌　飛仙　楊
下採桑　西河師子　三臺　舞石州　破勃律
徵羽調與胡部失載
諸佛曲調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

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閣麼奴　失波羅辭見柞
草堂富羅曲　于門燒香　寶頭伽　菩薩阿
羅地舞曲　阿彌陀大師曲
大食曲　雲居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
量壽　眞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散花　大燃燈　多羅頭尼摩訶鉢　婆娑阿彌
陀　悉馱低　大統　蔓度大利香積　佛帝利
龜茲大武　僧箇支婆羅樹　觀世音　居麼
尼　眞陀利　大輿　永寧賢者　恒河沙　江
盤無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緱利陀　聖主興　地婆拔
羅伽
南山起雲　北山起雨學道二曲失
按羯鼓龜茲高昌疎勒天竺部之樂狀如漆桶
下承以牙牀用兩杖擊之其聲焦殺鳴烈合太
簇一均玄宗素達音律尤善於此稱之爲八音
領袖嘗遇春日初晴柳杏將吐歎曰對此景物
豈可不與他判斷取羯鼓縱擊春光好一曲顧
柳杏皆已發拆矣笑謂嬪嬙內官此一事不喚
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每至秋風迴徹纖

羯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紛下其妙絕
如此時汝陽王璡帝兄寧王子帝愛而以羯鼓
授之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
置於帽上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帝誇賞其
能蓋羯鼓難在頭項不動宋開府璟嘗與帝論
之云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山峯取不動雨
點取碎急正此前諸曲調載南卓錄內九十二
曲帝所親製餘亦並開元天寶時曲緣此樂本
出戎羯故以夷語爲名者居多大半有聲無辭
其譜然也是器所重在棬與杖棬鐵貴精鍊至

匀開元供御者人多傳寶亦有養杖木脊溝中
二十年取其絕濕氣復柔膩者一時人主好尚
達官雅士相倣求精工至此後曲調殘失傳如
務本里樂工打耶婆色雞曲失結尾之類時有
之至宋而古曲益不存唯邠州一父老能之中
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其人死羯鼓遺音遂絕

琵琶曲

勝蠻奴 火鳳 傾盃樂 貞觀中裴神符作此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illegible]之盛行於時 鬱輪袍 王維見解岐王引入公主第彈此曲 八十[illegible] 賀懷智潘懷智開元梨園弟子連昌宮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阿[illegible]

段和尚製即道調涼州也亦謂之新涼州段莊嚴寺僧名善本爲唐琵琶第一藝 新翻

羽調綠腰 楓香調 貞元中有康崑崙善琵琶因兩市祈雨鬬樂崑崙登東街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街西亦於綵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妙絕入神崑崙驚愕郎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段師也翌日德宗召入內因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候忘本態然後可敎詔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玉宸宮調 涼州宮調有大遍小遍小者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以御奏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

蕤賓調 散水調 白集謝曹供奉琵琶新調諸寄家妓詩云蕤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更清

薄媚 劉禹錫詩一聽曹剛彈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揚下採桑 昭宗末內供奉閻小紅爲梁祖施彈之意不得而組

雀啅蛇 胡王調 胡瓜苑 王沂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迺寤索琵

琶絃之成諸曲人不識聞之者莫不流涕其妹清學之總不成事見朝野僉載 道調

宮 玉宸宮 夷則宮 神林宮 蕤賓宮 無

射宮 玄宗宮 黃鍾宮 散水宮 仲呂宮

商調 獨指泛 清商 好仙商 側商 紅綃

商 抹商 玉仙商 角調 雙調角 醉吟角

大呂角 南呂角 中角 高大殖角 蕤

賓角 羽調 鳳吟羽 背風香 背南羽 背

平羽 應聖羽 玉宮羽 玉宸羽 風香調

大呂調□曲 涼州 伊州 胡渭州 甘州

綠腰 莫靼 傾盃樂 安公子 水牯子 阿

濫泛　湘妃怨　哭顏回（千蜀節使王保義女適荊南高從誨子保節將行夢異人授琵琶諸調其曲上有下二百有因以傳事見北夢瑣言意其素善琵琶託之夢以神之如前上所引耳所異者徵調中有湘妃怨哭顏回世人琵琶多不彈徵調未解為何）

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自下逆鼓曰
琵自上順鼓曰琶舊皆用木撥貞觀中裴洛兒
始廢撥用手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開元中賀懷
智以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而段師善本亦
云用皮絃撥聲如雷自後則曹保有子善才善
才有子綱皆習此藝次有米與奴與綱同時曹
善運撥與奴長攏撚詩人多咏之者此琵琶曲

調沈存中云懷智有譜以為八十四調內黃鍾
太簇林鍾三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
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元
積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謂
此也今聊錄唐人傳記所見曲名備太略云（沈云如今之調琵琶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將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

箏曲

迎君樂（正商調二十八疊）　槲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　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　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　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　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　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　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　紅牕影（雙柱調四十疊）　思歸樂

唐善箏者開元中內人薛瓊瓊元和至太和李
青青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及史從李從周
惟曲名不槩見此則大和中廣陵倡崔氏女夢
其亾姨瀧奴所傳者見冥音錄豈亦如琵琶夢
授故事借託之以神其藝也歟何事之恰符而
僉見也

笛曲

悲風等二十四曲　歡樂樹等二十四曲　關山
月　折楊柳　落梅花　紫雲廻（明皇遊月宮聞上清樂曲歸而以玉笛寫之因名載樂章令太常刻石）　阿濫堆（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左近效之播諸詩至今風俗號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是也）

笛有雅笛羌笛唐所尚殆羌笛也其樂與鹵簿
簫笳列橫吹部者同有悲風歡樂樹等四十餘
曲見前鼓吹曲內乃如關山月折楊柳落梅花
唐人咏吹笛多用之而橫吹部曲名獨亾遺者
知當時笛曲尚多入樂署行用者亦非全耳玄

宗雅好斯樂傳記稱其御玉笛爲貴妃倚曲者不一事而其時笛工孫處秀始作犯聲人以新異競相效習曲有犯調則曲益繁多當不可復紀矣乃談者獨稱李謩嘗吹笛江上寥亮逸發能使微風颯至舟人賈客有怨歎悲泣之聲感蛟龍出聽或有之至謂玄宗按樂上陽謩傍宮牆竊得其譜（見元稹及張祜詩稹以謩爲長安少年）世豈有天家屋瓦僅如隱隔能屬耳得聲調宛悉者哉考之謩本教坊子弟隸吹笛第一部明皇嘗名之與永新娘逐曲者樂譜正所有事何須竊聽好

事者姑爲說從天上樂不易流傳爾惟謩所論笛一聲出入九息一叠十二節一節十二敲笛材一歲伐過期伐音窒未期伐音泛過至音必裂爲深得笛理可取蓋謩之外孫許雲封爲韋刺史應物述云

觱篥曲

別離難（天后朝士人妻作詳見前雜曲內後樂家以其族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樂器之首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頭管） 雨霖鈴曲（明皇造樂工張野狐善觱篥吹之詳見前明皇樂曲內野狐所徵也） 楊柳枝曲 新傾盃曲（宣宗善吹觱篥自製此二曲有數拍不均嘗命俳優辛骨䯗拍不中因嚬目視之骨䯗憂懼一日而斃）

道調（懿宗嘗命史敬約吹因撰道調子曲詳見前道調子下） 勒部羝曲（將軍尉遲青素善觱篥時有王麻奴河北推第一手後訪尉遲於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終尉遲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取銀字管於平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不敢復言音律）

觱篥一名悲篥以竹爲管以蘆爲首出於胡中其聲悲人亦稱爲蘆管曲名見於唐故實中者止此其餘多與笛同朱崖李相有家僮薛陽陶少精此藝後爲小校至咸通猶存淮南李相蔚召試賞之元白及羅鄴詠集中皆有其贈詩

舞曲

軟舞曲 垂手羅（古舞曲有大垂手小垂手此其遺也） 蘭陵王

回波樂 春鶯囀 烏夜啼 半社渠 借席

涼州 屈柘枝（柘枝羽調屈柘枝又是商調也） 團亂旋（一作團圓旋）

甘州 綠腰 蘇合香

健舞曲 拂菻（西域國名菻力稔切） 黃麞 柘枝（一說云本柘鼓化爲柘枝沈亞之有賦似誦戍夷之舞今舞人大率類蠻服疑出南蠻諸國也用女童舞胡帽施金鈴繡羅寬袍錦帶白樂天詩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迴是也其曲爲羽調有屈柘枝是商調又有五天柘枝那的柘枝其舞也先藏女童一蓮花中以鼓招之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之雅妙者故唐人詩有云二鼓盡鼓聲鏁急一衣紅蓮出水遲又云白雪慢回趨皆態黃鶯嬌轉唱新詞其舞若歌之大略亦可得矣） 大渭州 達磨支 大杆阿遮（大杆一作稜大），阿遮 劍器（舞衣五色曲中呂宮段安節云即公孫大娘所）

舞然唐人用此多有作綺氣者皆字之誤歟

胡旋 本出康居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胡騰兒 出安内珠帽桐布彩雙靴及手叉腰應曲節舞李端詩云各下詞人牧曲與抑

舞曲并矣

雜舞曲

打毬樂 舞衣四色窄繡羅襦銀帶簇花折上巾順風脚執毬杖貞觀例

魏鄭公奉詔造其調存焉

玉兔渾脫 舞衣四色繡羅襦銀帶玉兔冠中宗時呂元泰上書諫都中坊邑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旗鼓相當騰逐喧噪戰爭之象不爲雅樂亦云爲潑寒胡戲有此蘇莫遮曲始胡舞角祀調與胡部調爲氣象宮調與胡數有此鄰先渾脫也

英王石州 商調曲內宮調亦英宗商氣入舞渾脫見中爲西涼

婆羅門舞 衣紫緋中衣有舞九事

舞 明皇夢遊月宮見仙女舞聲調作霓裳羽衣曲節聲舞樂齊東野語黃鐘商語云奏樂女人

霓裳羽衣

三十人侍舞十人迭奏李太白曲九十二遍他曲六十人唯此曲中伴聲引入盡又白樂天云繁音急節十二遍又云樂天有此曲考又自樂天詩云逾自霓裳序中霓裳第一遍散序之後有拍而舞作於中序第一拍之始也六拍鳴之故曰序終而霓裳作也霓裳破第七疊至第十二疊許有拍中序也八疊第九拍第十二疊第一疊第三疊第六疊第十疊人得有拍

伊州

五天

開元中教坊所奏曲宮調舊有五天天竺部家伎是以正聲從之但其曲兒許言坊張家舞聲女工大人樂善也聲不不便易鼓調霓裳五天曲中非雜伎伎郎俱花鼓娘唯女作曲及舞鼓部工伎工落是堂正其宮樂中上打鼓非火伏郎阿花吹宋娘俱其鼓李作笛鼓中人見阿何處變阿後陽喜舞此曲前後入宮中

鼓舞曲

凌波曲

蓮花鋌舞 本出北詩云假聰嬌貴但是爲之常甚厚

颯纚復纖輕羅金縷花蔥蘢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忽作出塞入塞聲翻身入破如有神

字舞 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者又爲花舞亦成字舞

王建宮詞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時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聖壽樂舞起五千字古十六字德宗未奏一可呈詳紀南后聖壽

新霓

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舞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

數百年舞 宗皇帝時曲名

霓裳羽衣舞 其舞者人皆如仙珠翠上飾步搖冠樂調雙蛇羅袖衣與人舞上地節次於宮中作此

河傳舞 一名唐舞

菩薩蠻舞

兒童解紅舞 帶花銀鬟穿

和之舞有五代歌者長歌一作此舞

唐舞惟文武二舞憲古脩數而歌雅歌自太宗復製七德九功脩數較古有倍而聲容亦漸多可議矣其後歷朝相沿各製樂舞臣下更多撰獻雖名托雅正而事歸矜侈具在前簡概無足議此則零條舞名純遠乎雅者然以考其曲題而求其聲度不一然而無纂其霓裳柘枝二曲唐人多所歌咏故復備釋焉

散樂

歌舞戲

大面 一名代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驍勇善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唐相沿弄此亦入歌曲

鉢頭 昔有人父爲虎

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有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狀

踏謡娘 北齊有人姓蘇齁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謡和來踏謡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謡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為談容娘又非

蘇中郎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

傀儡子 一作窟礧子相傳陳平為木偶美人下城退冒頓解圍成閣後樂家翻為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優戲人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通考云李勣破高麗獲傀儡子戲

參軍戲 樂府雜錄云參軍戲為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每遇宴令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釋為參軍誤也開元中李仙鶴善此戲帝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蓋錄其實按鴻漸少嘗為優人此云撰詞者謂其撰官刮詞為人所藉蓋也弄劉宗第節於李仙鶴耳

假婦人 大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缾郭外春孫有態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尤能之後籍教坊

弄賈大獵兒 米有俳蘇戲丈戲隸青業部

排闥戲 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褒之

雜戲

天竺斷手足刳剔腸胃伎 高宗惡其驚人敕禁之

潑寒胡戲 冬月為潑西胡人裸體交水潑之自則天末年始中宗季月蕃夷入朝之先贊御樓觀之所歌皆撥就降造也

倒舞伎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以足舞於極銛刀鋒倒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上終曲而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

撥河戲 玄宗時常作此戲御樓賦詩令宰相從臣和張說詩略云今歲好拖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住貫索挽河流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帝令北軍作之以求歲稔

竿木伎 明皇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召嘗令賦詩有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之句

羊頭渾脫　**九頭獅子**　**弄白馬益錢**　**尋橦**　**跳丸**　**吐火**　**吞刀**　**旋槃**　**觔斗**

右戲馬鼓架部史云明皇每賜宴設酺會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戲馬鬭雞諸戲其名不一樂書云明皇在藩邸有散樂一部平逆亂實頗其力後即位設教坊分兩朋較優劣使人心意勇亦器之熟藝為

蹴毬戲 唐變古蹴鞠戲為賦述其法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為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

擊踘 宣宗精善騎射所御馬擊技特異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騁不止迅若流電兩軍老鞠手咸伏其能

角力戲 凡陳諸戲畢左右兩軍擂大鼓引壯士裸相招搏鼓力以分勝負

頳面戲

其戲以手撐足加頭上唐優人劉吃陀奴能不用手而跳自如致

五方獅子 每一獅子用十二人純絹弄之名獅子郎舞太平樂

骨鹿舞　**胡旋舞** 樂府雜錄云龜部樂有其二舞俱於小圓毬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即所謂踏毬戲也

舞盤伎 以下見通典云前代之伎至唐尚存者

長橋伎　**跳鈴伎**

擲倒伎　**跳劍伎**　**舞輪伎**　**透三峽伎**　**高絙伎**

獼猴緣竿伎　**弄椀珠伎**

右散樂有二種或寫象人物譃弄或逞炫藝絕角劇並俳優所肄非部伍之聲然其陳也必佐以致語篇唱優人辭捷者司之所撥則亦皆樂曲之餘不可遺也故復識其目以備考其互見

前舞部及後之夷樂部者亦因當時行用之舊
兩存云

四夷樂

東夷四　高麗樂起自後魏得其樂唐仍隋列於十部伎樂器十七色工十八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長袖雙雙并立有舞歌曲稚舞曲有歌芝植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止存一曲

百濟樂貞觀中滅其國盡得其樂中宗時工人亡散開元中岐王範復奏置之求曲入取游調鼓

新羅樂使内唄中宮遺又樂　日本樂七人年中

南蠻三　扶南樂隋有天竺樂以其器有扶南之曲轉寫之王樂耀

南詔樂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皋獻夷中歌曲皇因之以作奏聖樂

詳前各朝樂內

驃國樂貞元中驃國王雍羌因南詔重譯獻其國樂其國與天竺相近

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曲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駄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隴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提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鬥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鬥海岸彊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等覽詩謂聲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商八曰甘蔗王驃云是思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批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驃云□□攝止之雙徒侶單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謂時東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云屈那謂時滌煩聲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而力一黃鐘商伊越調□依鐘商卜植調應□□有贊舍一人先導樂盈其舞容蹕曲用人或二或大或四或八至十兩兩相對爲赴節之狀有□中司附枝舞焉玉舟國史志有驃國樂頌一卷今以

西戎七　高昌樂

十二色舞人白襖錦袖赤帶紅抹額中伐其國盡得其樂列於十部伎貞觀

龜茲樂起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仍隋傳列於十部伎樂器十五色工二十人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疏勒鹽後魏有曹婆羅門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曹妙達又有白明達皆妙絕弦管唐時樂人傳其曲有龜茲佛曲

疏勒樂

安國樂

康國樂

天竺樂起自後漢□□樂工十二人

北狄樂

西涼樂

樂工十二人唐仍舊列十部伎隋書云其方有歌曲舞曲有朝天曲陳氏樂其曲有佛曲

者六章恭客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今存所掌有大角此即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皆呼主為可汗也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自其祖貞觀中受業於侍中貴昌世習北歌聲調相授雖譯者不能通知其辭義

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及燕饗作之門外美德廣之所及也自南北分裂音樂雅俗不分西北胡戎之音揉亂中華正聲降至周隋管絃雜曲多用西涼鼓舞曲多用龜茲燕享九部之樂夷樂至居其七唐興仍而不改開元末甚而升胡部於堂上使之坐奏非惟不能釐正更揚其波於是昧禁之音益流傳樂府浸漬人心不可復浣滌矣今采唐太常所隸夷樂附於諸樂曲之後以俟正樂者考焉

樂署

太常寺其屬有協律郎掌和六律六呂其署曰太樂署掌教樂人調合鍾律曰鼓吹署掌鼓吹梨園院掌俗樂在太常寺內西北內教坊掌俗樂武德末置雲韶府武后改稱左右教坊宜

北院並明皇增置上精曉音律以太常不雜伎更置左右教坊命中官為之使教散樂倡優之伎又選坐部子弟三教於梨皇帝梨園弟子院因改名別教院宮女數百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三十餘人其雲韶教坊妓女稱宮人宜春妓

內人聲色尤殊文宗朝復改雲韶院為仙韶院云

唐音癸籤卷十四 終

唐音癸籤卷十五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樂通四

總論

往代之詩樂微其文觀之其興衰可見也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沈亞之

詩亢於周離騷亢於楚自後詩之流爲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咏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名二十有四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繇操而下八

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調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繇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繇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繇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悉謂之爲詩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繇樂以定詞也元稹

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仍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時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祗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製樂唐人因而用之以定律呂繇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始以法曲與胡部合奏夷音夷舞進之堂上而雅樂之工以坐立伎部不堪者充之遇爲簡賤至此宜乎正聲淪亡古樂之不可復矣吳萊　馬端臨云隋唐燕樂內戎之樂居大半

鄭夾漈以爲音未有不自西出此闕一說愚則以爲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符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所以議禮制度自晉及張氏據河西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纔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人皆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入於涼州張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宋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隋本不盡出西戎也要不可不詳

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傳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樂家守之尤嚴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篇最豪嘈

錄要散序名龍撚護索轉關笪所謂豪嘈龍撚者耶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以之合樂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獨抹之語益誦襲弗悟爾（蔡寬夫詩話）

詞曲

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

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困學紀聞）

古樂府詩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難以入歌中間必添和聲然後可歌如妃呼豨伊何那之類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絕句律詩亦間有采者想亦有膩字膩句於其間方成腔調其後即以所膩音作為實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復別用和聲則其法愈密而其體不能不入於柔靡矣此填詞所繇興也宋沈括考究所始以為始於王涯又謂前貞元元和間為之者已多云（遐叟 朱子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荊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世所盛行宋元詞曲以昉於唐末然實濫觴於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涵聲色所為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體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競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剗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驂駕漢魏蔚今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頹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為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為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為之嘆而致惜也（胡應麟莊嶽委談）

詩亡於唐而格備亦至於唐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胡應麟詩藪 王元美云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律調

凡樂每調皆具七聲而樂家惟取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名之蓋以起調之字之聲為主中間逗留折雖行乎均內七聲末復歸於本律謂以六聲

助以成其調其實一聲也 朱翊菴

拍

曲之有拍蓋以爲樂節也牛僧孺嘗字之爲樂句大爲韓公所賞明皇嘗遣黃旛綽造拍板譜於紙上畫兩耳以進云但有耳無定節奏也 遯叟

疊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嘗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樂

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東坡

遍

曲有大遍有小遍元稹詩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𣀀嗺哨催攧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夢溪筆談

破

唐人以曲遍中繁聲爲入破陳氏樂書以爲曲終者非也如水調歌凡十一疊第六疊爲入破當是曲半調入急促破其悠長者爲繁碎故名破耳起於天寶間有此名卒兆安史亂家國破五行志以爲非祥兆然竟不可革云 遯叟

犯

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以爲不順也唐自天后末年劍氣入渾脫始爲犯聲之始劍氣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時人以爲新意而效之因有犯調

五行之聲所司爲正所歆爲旁所針爲偏所下爲側故正宮之調正犯黃鍾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 陳暘

解

自古奏樂曲終更無他變隋煬帝以清樂雅淡曲終復加解音至唐遂多解曲如火鳳用移都師解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吉了解耶婆娑雞用屈柘急遍解之類古今樂錄云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是解本章什通名非僅言其

卒章之亂也自隋唐曲終解曲盛行遂將解字當卒章字用而章解之解則爾登稱遍不復更稱解矣遍叟下同

唐人樂府不盡譜樂

古人詩即是樂其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後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詩即是樂三百篇是也詩自詩樂府自樂府謂如漢人詩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為詩青青河邊草則為樂府者是也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者如六朝而後諸家擬作樂府鐃歌朱鷺艾如張橫吹隴頭出塞等只是詩

而吳聲子夜等曲方入樂方為樂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填詞其入樂之辭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復沿襲可厭於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剏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杜如哀王孫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白如七德舞海漫漫華原磬上陽白髮人諷諫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躑躅山枇杷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為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蓄委宛雖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瑕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即未嘗譜之於樂同乎先朝入樂詩曲然以比之諸填詞曲子僅佐頌酒賡色之用者自復霄壤有殊郭茂倩云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斯論為得之惜無人行用之爾

唐音癸籤卷十五終

唐音癸籤卷十六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一

蔚藍　度人經諸天名也隱語無義理可解非靑藍之藍杜甫梓州金華道觀詩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借作顏色字爲藥宮鶴猊遯叟下同

十枝　初唐人咏日用十枝字謂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出山海經扶桑嚴忌哀時命作搏桑音同李白詩游搏桑兮挂左袂

黃雲　沈佺期改年觀赦詩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望氣經云黃雲四出主赦黃氣黃雲也華蓋象雲六甲乃華蓋杠傍星名故用之

景雲　孝經援神契天子孝景雲出遊崔融則天挽歌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濯枝雨　蘇味道單于川對雨詩還從濯枝後來應洗兵辰風土記六月大雨爲濯枝雨洗兵用六韜周伐殷遇雨事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此楊用修語也陳晦伯駁之謂雲雨未嘗無香引拾遺記員嶠山石燒之成香雲遍潤成香雨爲證詩人寫物正不必問其有出處與否若以員嶠有香雲香雨方敢用之則詩亦大拙鈍矣晦伯何足以難用修乎

鯉魚風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九月風也

石尤風　陳子昂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唐人屢用之而無其解洪容齋意其爲打頭逆風今觀宋孝武丁督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則亦如嶺嶠颶風四面俱具之類非僅打頭逆風明矣

格澤　儲光羲詩格澤爲君駕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注云格澤氣如炎火狀起地上至天詳漢書天文志

中和節　唐以正月晦日爲一節孝和朝有晦日行幸諸詩後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於二月立節於是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乃著令與上巳九

長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宴會君臣賡賦爲多

重三張說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五月五日日重五九月九日日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也鄭良孺下同

耗磨日張說有耗日飲酒詩耗磨傳茲日又云流傳耗磨辰俗謂正月十六日爲耗磨日是日官司不開倉庫故說詩有還將不事事語

小歲日過臘一日俗謂小歲日行拜賀禮見崔寔月令盧照鄰人歌小歲酒此也

五更點夜更五五相遞爲二十五點唐李郢詩二

十五聲秋點長是也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尤未更足五點之証今更點去末更之二并去初更之二配之起宋世避寒在五更頭之識而然不足二十五點之舊矣

北斗城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城斗疑連漢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以此朱氏筆記

蝦蟆陵唐人屢用入詩白樂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謝良輔取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巵齊巴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稱其地在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爲妓女及名酒所出之處長安志曰常樂坊內家東有大塚俗呼爲蝦蟆陵曲中出美酒長安稱之相傳是董仲舒墓門人至此下馬故名一云漢武幸芙蓉園至此下馬謗訛爲蝦蟆陵矣詳國史補趙史下同

漢武泉趙嘏有經漢武泉詩芙蓉池苑起清秋漢武泉聲落御溝漢武泉者即曲江之源在長安城南東滙爲曲江隋惡曲之名稱芙蓉池至唐引黃渠之水漲曲江復故名別於其南起芙蓉苑而泉爲濱江農家湮塞遂不著宋程大昌撰雍錄最詳

核於曲江獨遺此泉惟張禮遊城南記備其本末云

中南文苑英華太宗有望中南山詩或疑終南之誤非也毛詩秦風終南注終南山即周之中南山潘岳關中記云以其山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彭叔夏辨證

東蒙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東蒙乃終南山峯名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爲

東宗主以爲魯地 稗海

嶂嵍山唐末盧龍幕客馬彧與鎮州幕客韓定辭以學問相試彧贈定辭詩別後嶂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嶂嵍山地志無考今按顏氏家訓柏人城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此山今猶有堯祠在焉俗或乎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及李普濟爲有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見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古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曰土有嶂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嶂務山也嶂字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今彧詩作嶂嵍與家訓異考韻書嵍嵍嵍務通作旄前高後下丘名也嵍袍耳由亡付三切俱通下同

五松山在南陵銅井[illegible]不知何名李白以其山有松一本五粹蒼翠[illegible]今名詩云征古絕遺老因名五松山人皆知[illegible]九子爲九華不知更有改五松事

盧龍山圖經金陵城西北有獅子山臨大江晉中宗以形勢同塞上盧龍易名爲盧龍山李白三山望金陵詩盧龍霜氣冷鳷鵲月光寒正指此也元人注李集以此盧龍爲北平郡山殊可笑聆代王弇州登金陵盧龍山詩似聞司馬江東日分得盧龍塞上山

西塞山有兩西塞山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此吳興之西塞也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岳橫秋塞雄地東江流滿此韋江州所咏武昌之西塞也絕不相混宋陸游誤合爲一王弇州復曲爲之說云武昌西塞峭壁洪濤不類志和詞中景色其北岸遙山人家處故當於此漁釣不知志和生平宅居在越州舟居多在苕霅間未聞其從楚江泛宅也本傳所載甚明兩公顧弗考耳吳興西塞即今慈湖鎮道山磯是

女墳湖白樂天詩女墳湖北武丘西文苑英華辨證云女墳其娘墓也此非是皮陸女墳湖詩自註吳王葬女之所按吳越春秋闔閭葬女閶門西郭舞白鶴市中令萬人隨觀即其事也

向吳亭在潤州官舍杜牧之潤州詩向吳亭東千里秋陸龜蒙詩秋來懶上向吳亭今刻牧之集者改爲句吳亭失之矣 孔氏雜說

御亭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王維送元中丞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蓋翻庾詩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後太守李襲譽用庾詩望字改爲望亭李嘉祐有自蘇臺至望亭驛詩 遯叟

萬歲樓孟浩然王昌齡皇甫冉俱有登萬歲樓詩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者或云即萬歲樓士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嘗呼

遥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 稗海

三河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又節使三河募年少謂河内河東河西近長安畿輔地也楊用修以黄河析支河湟中河解之遠矣此三河那得有少年募 弇州

五津蜀江自湔縣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風煙望五津用此 楊用修

陵陽城冢記吳太子和陵在吳興郡城北西陵山故吳興舊有陵陽之稱許渾霅溪宴別云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肯指此宋牟巘寓居吳興因名其詩曰陵陽集今人多不知之 遯叟

雲根杜詩穿水忽雲根錢起奇石雲根淺貫島移石動雲根詩人多以雲根名石以雲觸石而生也六朝人先用之宋孝武登樂山詩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 陳晦伯

槽今黄河舟子稱水落爲歸槽槽本馬槽象渠形言之也白詩江鋪滿槽水元詩江流初滿槽元白

詩槽爲楚語 遯叟下同

沓潮劉禹錫連州詩屯門積日無回飇滄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矻且搖亘空欲駕黿鼉橋番禺記兩水相合曰沓潮蓋風駕前潮不得去後潮之應候者復至則爲沓潮海不能容而溢吾鄉亦有此諺云

市墍杜市墍瀼西巔市井泊船處夔人呼爲市墍水橫通山谷處夔人謂之瀼杜有瀼西寒望詩

亥市顧況詩云亥市風烟接張籍詩云江村亥日長爲市按洪氏隆興職方乘云嶺南村落有市謂

之虛以其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痎言如痎疾間而復作江南惡以疾稱因止曰亥獨徐筠水志云荊吳俗以寅申巳亥日集於市故名亥市其說較洪氏為雅

金濤 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濤今本濤作鄰誤也金濤乃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濤清渚是也

唐音癸籤卷十六終

唐音癸籤卷十七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二

洞案 鄭谷詩端簡爐香裏濡毫洞案邊宋景文云凡朝會排正仗吏供洞案設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其名為洞人多不知予疑通朱漆為案故名洞云景文此解恐未是洞洞敬也案列於中以起人敬或其取義歟（遯叟下同）

闘班 元微之詩闘班雲洶湧開扇雉參差朝班左右合為闘班武后紀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闘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拜正元詩所云也唐百官志尚輦局大朝會扇一百五十六常朝不全設惟左右扇三許渾有秋日候扇詩蓋即所謂俟扇開贊拜者今本作候朝淺人所改

勘契 元稹樂天待漏詩未勘銀臺契先排浴殿闗唐制殿門啟閉設魚契對較魚契者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一置門使所一留宮中發鑰較勘相同始開謂之勘契銀臺者銀臺門也學士院在銀臺門內浴堂殿又在蓬萊殿東未開銀臺門已召對浴堂殿先排闗而入言其

近君之密也劉鄴亦有待漏詩玉堂簾外漏遲遲明月初沉勘契時

〔藥樹〕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閤賜對官班退立東邊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太和中始罷之 石林燕語

〔罘罳〕余見前輩詩語稱罘罳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簷角網今考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注云罘罳屏也復也顏師古云連闕曲閣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然一曰屏劉熙釋名云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古今注云罘罳復思也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闕殿舍皆有焉郡國亦樹之合諸說觀之大抵是屏牆之類段成式云上林間多呼殿榱為復殿雀網為罘罳誤據此其非簷角網可知矣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 宛委餘編

〔白間〕杜詩當宁陪玉座白間剝畫蟲文選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白間牖也 吳曾漫錄

〔瀲浪〕蔡衡仲一日舉溫庭筠華清宮詩瀲浪浮瓊砌晴陽上綵斿之句問予曰瀲浪何語也予曰子不觀營造法式乎宮牆基自地上一丈餘疊石凹入如崖雕狀謂之疊瀲石多作水紋謂之瀲浪衡仲歎曰不通木經知瀲浪為何等語耶因語予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元者一一皆通木經也 升菴外集

〔形騶〕褚亮詩形騶出禁中蓋謂伍伯服赤幘咀騶出禁中也中華古今注漢制伍百服赤幘纁衣韋韓率其伍以道引 鄭良孺

〔夕烽〕杜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唐兵部烽式云寇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兩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餘寇萬人亦四炬其放烽一炬至所管州縣鎮止兩炬以上者並至京元放烟火處即錄狀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京訖賊回者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報賊者三應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 遯叟

〔過馬〕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自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蹀躞嘶鳴也今人第宅尚有過馬廳蓋唐時方鎮亦僭效之[illegible]云 春明退朝錄

六印往須馬行細看六印帶官字考唐六典凡在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印印尾側二歲以飛字印印左髀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印三花及飛字印外又有風字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凡八此云六印意賜配者不在數耳 遐叟

十家唐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詩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鄭嵎津陽門詩十家三國爭光輝

蓋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秦韓虢國也 鄭嵎自注

拔河戲中宗清明節幸梨園命侍臣為拔河戲韋承慶等應制獻詩其法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挽之以挽力弱為輸玄宗亦行之有詩謂俗傳此戲必致年豐云 遐叟

白打錢王建詩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蹴斯 焦氏筆乘

兩省杜甫退朝詩宮中每出歸東省贈岑參詩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按唐制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在焉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在焉兩省遺補以東西分左右時杜為左拾遺岑為右補闕故其詩云云政事堂設中書省中宰相其議政事於此故岑之出又為隨丞相後也 [illegible]

黃閣杜甫贈嚴武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武時為給事中王伯厚云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中改為黃門省故名黃閣此非是漢舊儀宰相聽事閣曰黃閣給事分判省事得借稱黃閣也詩題稱嚴

為閣老六典云中書舍人在省以年深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給事之在東省其判事與中舍對秩抑又可借稱閣老矣伯厚又引通鑑王涯亦嘗稱給事中鄭肅韓佽為閣老此為得之

三署禮闈唐人贈省郎詩多用三署及禮闈 [illegible] 三署有光輝分曹向禮闈之類 官之有郎自秦始秦置三署諸郎隸焉故稱郎者猶本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建禮門闈宮中門謂之闈茲去建稱禮蓋省文 [illegible]

哀烏漢書天文志在 [illegible] 後聚十五星為哀烏郎

位言目志亦作依烏所謂郎官上應列宿者此也儲
光羲贈韋昭應詩有我哀烏郎正用此近刻儲集
者不知所出改哀烏為哀鳳殊堪捧腹

御史擢省郎唐御史以擢省郎為美遷故蘇味道
有賀故人崔馬二御史拜省郎詩極致豔羨之意
蓋其時遷轉之法自如此御史職雖雄緊於唐尚
未為尊也司空圖為分司御史盧携贈之詩曰姚
氏司空貴官街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可證（小說有改卑字為尊者亦見今日官制支離之耳試檢舊唐書司空本傳自明）

翰林院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

以辭臣待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
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
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
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
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
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俗稱翰林
學士為坡者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
上故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内則置
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門不專在翰林院
然明福金門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石林燕語）

麤官寄語長安舊冠蓋麤官到底是男兒宣武節
度王彦威詩也麤官寄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得
嘗忠武節度薛能詩也唐人舊俗不歷臺省出領
廉車節鎮者呼為麤官然能故歷臺省者何云云
大率時情重内輕外厭薄戎旃雖以節使之尊自
目麤爾（遯叟　下同）

一麾筆談謂今人守郡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誤
自杜牧始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
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漢制太守車兩
幡所謂麾也唐人如杜子美柳子厚劉夢得皆用

之謂之誤不可

五馬唐人咏太守多用五馬如人生五馬貴五馬
爛生光之類甚多或引詩孑孑干旟良馬五之以
太守比州長之建旟為解則本篇四之六之又何
獨不用也宋龐機先云古制朝臣乘駟馬車漢時
太守出則增一馬遯齋閑覽及學林新編引之然
不如潘子真之說為確子真云禮天子六馬左右
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秩中二千石亦
有驂太守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
者亦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之美稱云（胡仔）

中和樂職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此是監司領朝廷德化無與太守事今人須太守治政往往用之似失考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者謂德化周洽徧四海各爲篇名張曲江任洪州日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尤謬野客叢談

鶴俸皮日休新秋即事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都有鶴料券殊未詳鶴俸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有次韻趙仲美詩云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注云唐幕府官俸謂

之鶴料墨莊漫錄　按竇友封爲元稹武昌幕府有詩云邑人興謗易莫遣鶴支錢

騶雞荀悅申鑒曰睹孺子之騶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此泛言治術然其用之縣令則始韋蘇州之驅雞常理邑後許渾亦有遜跡驅雞吏之句經叟厂同

簿尉杜送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詩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據此唐時卑官不免笞撻正與今代同史稱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校說奏聞豈但簿尉已哉

帖職皇甫曾贈國子柳博士兼領太常博士詩博士本秦官求才帖職難以兼官爲帖職也

員外檢校等名太宗定官額其後復有員外置又有特置同正員檢校兼守判知之類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頗多節使幕僚至檢校中丞往往而是末葉鎮帥無不檢校台司如薛能詩僞將已爲三僕射之類踰濫至此

官稱別名唐人好以它名標牓官稱今漫疏一二

於此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空爲空土侍中爲大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中丞爲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雜端殿中爲副端諫議爲大坡大諫補闕爲中諫又曰補衮拾遺爲小諫給事郎爲夕郎夕拜知制誥爲三字起居郎爲左螭舍人爲右螭又並爲修注吏部尚書爲大天禮部爲大儀兵部爲大戎刑部爲大秋工部爲大起吏部郎爲小天選郎爲省眼禮部郎爲小儀爲南省舍人今日南宮刑部郎爲小秋祠部爲冰廳屯田爲田曹水部爲水曹太常卿曰樂

卿少卿爲少常奉常爲臚爲客卿大理爲棘卿評事爲廷平將作監爲大匠少監爲少匠秘書監爲大蓬少監爲少蓬左右司爲都公太子庶子爲宫相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爲曹長御史拾遺爲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云 容齋四筆

唐音癸籤卷十七 終

唐音癸籤卷十八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三

麻紙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册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日勅用黄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黄藤紙赦書皆用絹黄紙始貞觀間或曰取其不蠧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又將相除徒內出制不繇中書獨用白麻紙因謂之白麻杜詩黄麻似六經舉其槩而言 石林燕語

緋魚白樂天爲中書舍人六品着緑其詩有白頭猶未着緋衫後與元微之同加朝散登五品始易緋贈元詩有青衫脫早差三品白髮生遲校二年其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借服色緋魚有詩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凝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唐百官服色視階官之品宋視職事官此爲異 蔡寬夫

蜜印權德輿哭劉尚書詩命賜龍泉重追榮蜜印陳蜜印者謂贈官刻蠟爲印懸綬以賜也不知起何時始見晉山濤傳濤薨贈司徒蜜印紫綬侍

中貂蟬新沓侯窨印青朱綬唐人文筆中亦多用此劉禹錫爲人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窨印加榮於後夜有改作容者誤 遯叟

衙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旣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庭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禮不知起何時岑參爲虢州上佐有衙郡守詩此也 此遯

玉帳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銀壺箭休添玉帳旂玉帳乃兵家厭勝方位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

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於此置軍帳堅不可犯主將宜居 雲谷雜記

東選南選唐貞觀初以京師米貴令東人選者集洛州謂之東選高宗時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歲水旱亦時遣選補使就選廢置不恒老杜送魏司直詩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謂魏充南選也銓選何事可便宜越鵠里外行乎杜戒魏雅飭在周防又云頻疑陸賈裝則一時掌南選使概可知矣 遯叟下同

進士科故實唐進士初止試策調露中始試帖經經通試雜文謂有韻律之文卽詩賦也雜文又通試策凡三場其後先試雜文次試論試策試帖經爲四場第一場雜文放者始得試二三四場其四場帖經彼落仍許詩贖謂之贖帖至於制舉試策元以羅非常之才乃開策外亦試詩賦其觭重如此 此其試士非詩賦者以策論惟勵舊文帖經孤抄義條不若詩賦可以盡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則按其聲病可塞有司之責雖知爲文華少實臣是益汗漫無所守耳說詳選舉志今代重經之義亦此也

舉場每歲開於二月每秋七月士子從府州覓解

紛紛故其時有槐花黃舉子忙之諺

府州解送最重京兆同華京兆解送上十人謂之等第多成名不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同華解者送者亦無不捷咸通中李建州頻爲京兆參軍主試由月中桂詩張喬擅場頻以許棠老於場屋改爲棠爲首棠因而登第國史補云外府不試而解謂之拔解京兆薦試而升者

其時雖有國子監稱[illegible]南人不爲重玄宗嘗勅天下罷鄉貢悉歸國[illegible]縣學舉送然竟不能改咸通中溫飛卿任[illegible]秋試以鄙漏詩

爲工榜於堂仍請之禮部謁竟不得第而死太學
解送成事之離與外府無異
舉子麻衣通刺稱鄉貢縣戶部關禮部各投公卷
亦投行卷於諸公卿間舊嘗投今復投者曰溫卷
禮部例得采名望收錄凡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
揚聲價謂之往還士成名多以此按麻衣色白故其時稱舉子爲白衣公卿宋朝制同今代洪武初亦然後乃特易玉色七修類稿云
試場在都省亦稱都堂及稱東堂試夜給燭三條
韋承貽都堂紀事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
未▉

榜放於禮部南院張院東別牆陳標詩所云春官
南院粉牆東者是也歲每三十人爲率李山甫詩
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言得者之少
而難如此東都舉永泰及太和初元亦一行據杜
紫微東都登第詩三十三人走馬迴合兩都又當
六十餘人矣蓋開舉之事詩家詠登第多用淡墨榜事指榜頭禮部貢院四字也或云文皇以飛白書之或云象陰注陽受之狀或云値書吏醉字濃淡相間及致其如後筆拈合衆說不
關試吏部試也進士放榜勅下後禮部始關吏部
吏部試判兩節授春關謂之關試始屬吏部守選

其讌集之名凡九以關試後曲江亭聞喜一宴爲
盛放榜後稱新及第進士關試後稱前進士唐進
士今鄉貢之稱前進士乃今進士稱也摭言云進
士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
字故唐人登第詩有名曾題處添前字送出城人
乞舊衣之句乞衣亦見張籍詩當時下第舉子丐
利市猥習可憫笑者
先輩原以稱及第者觀諸家詩集中題有下第獻
新先輩詩可見後乃以爲應試舉子通稱
又有必先之稱乾𦠆子載閻濟美與盧景莊同應

舉關稱盧云必先聲價振京洛雲溪友議劉禹錫
納牛僧孺卷曰必先期至矣太平廣記鄭光業入
試有一人突入鋪欲其相容呼必先必先不置必
先似云名第必居先與先輩同一推敬意韓偓與
關試後新人詩有休把新銜惱必先句此必先又
謂下第同人也
家慶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
上堂家慶畢顧與親恩遊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
慶須著老萊衣韻語陽秋
傳席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

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輟耕錄下同

〔煖屋〕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暖屋之禮其來尚矣

〔勝常〕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老學菴筆記

〔秩〕白公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年開第七秩屆指幾多人年六十二所作其行開第八秩詩

自注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秩字千古無考禮年九十日有秩豈所本歟芥隱筆記

〔門子〕儲光羲貽太學張鍔詩壁池忝門子門子嫡子之將代父當門者蓋公子也見選補亡詩引周禮鄭注鄭良孺

〔髀兒〕高崇文詩那箇髀兒射雁落鄙語呼人曰髀兒也北夢瑣言

〔丫頭〕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爲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輟耕錄

〔鍊師〕唐六典道士有三號曰法師曰威儀師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者謂之鍊師女道士亦同今諸家詩題止稱女道士爲鍊師不知何故遯叟下同

〔莫徭盧亭〕顧況酬漳州張使君詩薛鹿莫徭洞網魚盧亭洲地理志莫徭夷蜒名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薛鹿即殺鹿集韻薛與殺同音同義此省爲薛也盧亭者居海島亦身無衣常下海捕魚能伏水中三四日不死相傳爲盧循子孫亦名盧餘漳郡唐初所開固當以此入詠

〔龍戶馬人〕韓退之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龍

戶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善伏水蓋即所謂崑崙奴也馬人者馬文淵遺兵居對銅柱言語飲食與中華同號曰馬留事見俞益期牋恐即此宛委餘編

〔白題〕史記功臣表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白題胡名梁有白題國入貢裴子野引以證人服其博識白題出處止此欲求其所以名白題無說也杜秦州詩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借爲題額之題屬對意指當時胡旋等舞入自秦西北桐彩珠帽有似白額者而言正詩家使字巧法非眞

謂曰題當如此解也讀者善會其意始得宋注紛紛出誕失之遠矣 遯叟

唐音癸籤卷十八終

唐音癸籤卷十九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四

上頭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入詩遂爲雅語 遯叟

丁同

入月黃帝內經月事以時下謂天癸也史記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止不御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語雖情致但天家何至自洗裙裾密奏云云更不請丹的故事矣

時世妝唐婦人妝名時世頭因話錄西平王治家整肅不許時世妝梳白樂天時世妝歌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然亦有作時勢者權德輿詩叢鬢愁眉時勢新元微之教閨人妝束詩人人總解爭時勢都大須看各自宜詎時人避廟諱改世爲勢乎抑以髻鬟危髻取勢頗高改勢字貌之乎正不如作時世爲雅切耳

男子拜世謂婦人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

元時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知當時宮女不作男子拜矣本朝命婦入朝賛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拜賜時一跪叩頭遵古禮也下僂行草學古者婦人肅拜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令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如之拳曲而跪

靨飾說文靨頰輔也洛神賦明目善睞靨輔承權自吳宮有獺髓補痕之事唐韋固[illegible]盜刃所刺以翠掩之女粧遂有靨飾其字二音一音琰一音葉溫飛卿詞繡衫遮笑靨煙草雙飛蝶此音葉又云粉心黃蕊花靨眉山兩點此音琰楊升菴

纏足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傳記皆無所出獨齊東昏有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一事見南史而不言其足若何又云古樂府六朝詞人體狀婦人眉目唇口腰肢手指無不有獨無一言稱纏足唐之杜牧李商隱之徒亦然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一詩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然亦不言其弓也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著素韈舞其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咏之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繇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始也輟耕錄

愚謂纏足事始雖不見史傳然善讀史者自當以意求之從來婦人足服之制惟晉書之五行志附見[illegible]言云男子履方頭婦人圓頭而唐車服志爲尤詳其言云后妃大禮著舄燕見用履命婦服用舄履亦同而民俗不盡遵用武德初婦人曳線鞾開元中用線鞋侍兒則著履夫鞋鞾同圓頭之式圓頭適足小之用而履舄之方而貴者反令賤者

蹈之詳繹時風纏足自當亦何必明白言之始謂史書有載哉大抵有男女來便分男女體態婀娜細步纖小玉趺古人定蚤鑿此竅不待今日其漸變漸妍或至五代始作弓樣則有之若謂纏束非始古人待古人亦太村且拙矣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杜牧有詩新羅綺行纏足趺如春妍見晉清商曲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見漢焦仲卿妻詩云古無詩亦失考

寶袜袜女人脅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

漢宮腰處照隣詩倡家寶袜蛟龍被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小說僞書不可信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衵服謂日日近身衣也知古已有之矣升菴詩話

輕容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庸㣤蓋不知其所出耳賢奕 林語

屠蘇　周王褒詩飛甍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

草名畫於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此屠蘇屋名也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孫思邈有屠蘇酒方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南史諸云屠蘇障日覆兩耳是也升菴詩話

榮　韓退之詩前榮饌賓親沈括云禮洗當東榮屋翼謂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何在今考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榮爲屋櫋櫋一名檐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則屋凡有檐處皆可謂之榮矣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交四榮之說張祜法雲栖詩謝家雙植本南榮南榮正前榮耳黃參 雲莊雅

勾欄　韻書木爲之在階際古今注漢顧成廟槐樹設扶老鉤欄其始也王建宮詞李長吉宮娃歌俱用爲宮禁華飾自晚唐李商隱輩用之倡家情詞如簾幙垂金鉤欄之類宋人相沿遂專以名教坊不復他用漢書注實隸妾納閣中以爲曲中麗稱稱可以爲寓簡賤意專稱亦可遯叟

罘罳　今人家牕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

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當是屈戌輟耕錄

葳蕤鏁　韓翃詩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廻通宛轉橋封禪書紛綸葳蕤張揖曰亂貌錄異傳載建安中河間鬼婦遺葳蕤鎖與人別其鎖以金縷相屈伸古樂府烏夜啼歡下葳蕤鎖交儂那得住陳晦伯

泥㥏　蜀人謂糊牕爲泥㥏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㥏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老學菴筆記

綠沉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引史類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以綠沉爲精鐵按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獸文具裝

孔戣賦云綠沉之槍唐鄭綮聯句有亭亭孤筠綠
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
酒提一綠沉漆盒王羲之筆經有人以綠沉漆竹
管見遺亦可愛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
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
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姚寬叢語楊升菴外集
□一有綠沉象牙槍枝扇或綠沉色或木難□故紫紺色或鬱金色蓋畫工設色名也

退紅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
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
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牀上小熏籠韶州新退紅

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褖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
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
亦退紅之類也老學菴續筆記

瓊可爲白謝惠連雪賦庭列瑤階林挺瓊樹善注
瓊亦玉也瓊樹恐誤按瓊之爲赤玉見說文但毛
詩傳言瓊非一惟云玉之美者非以爲玉色名詩
傳在說文前尤可據謝蓋用詩傳不用說文耳陳
張正見雕楊生玉樹雲夢起瓊田隋王衡璧臺如
始橫瓊樹似新裁以及李賀白天碎碎墮瓊芳李
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又入盧家妬玉堂亦從謝
作白用似不爲誤遯叟

隱囊古人呼車靷之俗名顏師古曰靷韋囊在車
中人所馮伏也今謂之隱囊王右丞詩隱囊紗帽
坐彈棋蓋取車中靷爲坐彈棊耳顏氏家訓曰梁
全盛日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
褥馮班絲隱囊名之曰囊意其物視褥爲高故用
之馮亦用之坐也鄭艮孫

尼師壇張希復與段成式同賦宣律師袈裟云共
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
地畔裹羶飛葉相殘梵語尼師壇此云隨坐衣唐

言坐具也翻譯名義云尼佛初度五人及迦葉兄
弟並製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後度諸衆徒侶
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爲女愛由
是製衣角在左肩後爲風飄聽以尼師壇鎮上此
覆中夜不鎮也歴叟

越窑許渾詩沉水越瓶寒又越瓯秋水澄陸龜蒙
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越窑爲諸
窑之冠至錢王時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謂之秘色
卽所謂柴窑者是俗云若要看柴窑雨過青天色
與許陸詩正同留青日札

沉簧必用高麗銅爲之龍以綠臘簧暖則字
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焠而後可陸天隨詩曰妾思
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 曹東
野門
[illegible]暖更闌道遒豹隱絶談內僕五更絶撾鼓交作
謂之蝦蟆更外方謂之攢點郁天挺云江南以木
[illegible]夜門蝦蟆更張籍錢塘夜宴詩簫鼓調高山
閣迥蝦蟆更促海城寒詩意却說爲近 遯史 下同
仅半鍾張繼夜半鍾聲到客船歐公以半夜非鳴
鍾時爲語病庚溪詩話謂于鵠詩定知別後宮中

伴遥聽緱山半夜鍾溫庭筠悠然旅榜頻回首無
復松窗半夜鍾皇甫冉夜半隔山鍾陳羽隔水悠
悠午夜鍾唐人屢用詩眼引南史齊武帝景陽樓
有三更五更鍾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鍾爲限阮景
仲爲吳興守禁夜半鍾云實有半夜鍾用之不妨
愚謂繼詩特言其早見行役勞耳胡元瑞云詩流
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
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即鍾聲聞否未可知也亦
爲得解
三翼元微之詩光陰[illegible] 小[illegible]及水戰兵法

內經有大翼中翼小翼所名蓋戰船之輕捷者張
景陽七命浮三翼戲中沚梁元帝日華三翼掛三
翼自相追張正見三翼木蘭船並用此名
[illegible]大白[illegible]下[illegible]與曉風
帆五兩張祜南風吹五兩[illegible]南風五兩輕
[illegible]以雞羽重
[illegible]候之楚謂之
五兩
[illegible]呼遥[illegible]掌船
之[illegible]俗諺耳及

[illegible]得一歌成而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所[illegible]陸
[illegible]三老擺錢
[illegible]退衣
[illegible]中以
[illegible]
[illegible]勞其法則
[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下

呼上擊之以中者爲勝李頎彈棊歌藍田美石青
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皆造微魏文手
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烏跂星懸正復斜廻
騎射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披魏文帝彈棊
賦象邊門之長針迭取丁廙賦風馳火燎合羊取
庭采元帝謝彈棊局啓以峙爲揚信難議擬烏跂
星懸何曾彷彿簡前詩多本此魏文善此技用手巾
拂之無不中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多名手
至長慶末好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今則不傳
矣遯叟

六赤葉子李洞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打
葉子詩六赤亦古之璦叟今之骰子也葉子者如今
之冊葉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後苦卷軸難數卷舒
多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
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
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後漸
廢不傳見歐陽歸田錄楊用修以葉子爲紙牌失
之矣伯

唐音癸籤卷十九 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五

酒名春東坡云唐人酒多以春名今具列一二金
陵春李白詩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竹葉春杜甫詩山杯竹葉春麴
米春杜甫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拋青春韓愈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
勤買拋青春梨花春白居易詩青旗沽酒趁梨花自注杭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
若下春烏程有若下春酒劉禹錫詩鸚鵡杯中若下春石凍春富平有石凍春鄭谷
詩云易滿連土窟春出滎陽燒春出劍南並見唐國史補
松醪春劉見唐令

消腸酒鄭谷詩險事消腸酒清歡敵手棊拾遺記
張華以西羌麴漬北胡麥爲醇酒大醉不搖蕩令
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鄭詩似用此
藍尾酒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以至老名藍尾
酒唐人多入詩用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者曰
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意即闌
字取闌末之意借用藍耳侯白酒律又言此酒巡
匝到末連飲三杯以慰之亦名婪尾唐人河東記
載申屠澄遇老翁嫗留飲澄讓目始自主人翁即
巡澄當婪尾則知婪爲自謙之辭如俗云貪杯然

與臨又另一解矣並方言而各有其義遯叟下同

火前　白樂天茶詩紅紙一封書後信綠芽十片火前春齊己詩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火前者寒食禁火之前也今世俗多用穀雨前茶稱爲雨前學林新編云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

皁盧　葉大味苦澁似茗而非南越茶難致煎此爲飲以代之非佳品也皮日休有石盆煎皁盧取其名之僻入句耳詳本草及南越志

雲子　杜詩飯抄雲子白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

今蜀中有碎礫細長而圓者白雲子石也杜以飯粒似之故云彥周詩話

麩炭　白樂天詩云日暮半鑪麩炭火麩炭語留傳不一北夢瑣言僞人安[illegible][illegible]嘲李茂貞燒京闕云京師但賣麩炭便足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五粒松　松以粒言舊矣唐[illegible]可知松脂翠粒新義山翠粒照清露夢得松齋一夜懷[illegible]白霜外空聞五粒風[illegible][illegible]又李賀有五粒小松[illegible][illegible]古人本其初言有似乎粒故言粒歟乃亦有[illegible][illegible]按松穗皆雙股稱松三股種傳自高麗[illegible][illegible]一松者每穗五股稱

五鬣松　松穗初生少可言粒多至五亦言粒於體物未愜矣段成式云五粒者當言鬣其得之非謬凡粒皆可通呼鬣也

橙杜　集有乞橙杜詩又有橙林礙日吟風葉句韻書不收橙字鄭氏注[illegible]五來反若然當作欸[illegible]嘗見前輩[illegible][illegible]欸顏頗以爲疑後見劒南詩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品搜句見橙栽又荊公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橙小園封殖[illegible][illegible]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爲然橙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稱爲[illegible]椹云東野語

木綿樹　大可合抱高數丈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色蕊極厚[illegible]初[illegible]葉木[illegible]時花開滿樹望之爛然如錦又如火之燒空既結實大似酒杯絮作花如細毳半吐於杯之口所種與江南作本蔽藝者異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蓋其盛開之時正與春社相值又李商隱木綿花飛鷓鴣啼則花盡葉長春已老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桄榔樹　李德裕詩桄榔樹葉暗蠻溪桄榔身似棕[illegible][illegible]色綠[illegible]竹亦有節自聚高七八丈亭亭直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樹之杪[illegible]濃密其杪[illegible][illegible]發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玩南中[illegible]此種形

之最異者張九齡詩里樹桄榔出謂其特高出羣木之表也

桂張九齡詩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黄而不白曲江云桂花秋皎潔妄矣按圖經桂有三種菌桂牡桂及單名桂賓宜韶欽諸州種類亦各不同有三月四月生花全類茱萸者亦有八九月生花者今東南桂皆然其花色黄白之外亦有丹者成式安得據所見遂謂曲江爲妄乎遯叟下同

牡丹余觀唐人牡丹入詩不但中晚即初盛槩有

歐公不知何故謂篇什爲少此花移植於武后賦句於婉兒譜清平調於太眞有此三名雖爲之破天荒雖矢音不多已占盡一代風流矣寧待買栽看到等語出始云盛哉鄭樵謂芍藥見於風雅最古牡丹晚出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而爲唐人所重貴游競趨至今彌甚遂使芍藥爲洛譜衰宗矣

玉蘂花唐人甚重玉蘂花唐昌觀花發致僊女下降元白劉夢得張籍王建與嚴休復有唱和詩李德裕出牧潤州招隱山觀有此花因有憶翰林院玉蘂之作但不詳其花之狀若何後見周益公集有玉蘂辨證一卷云嘗從招隱致得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冬凋夏茂柘葉紫莖久之根株合抱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須上散爲十餘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以此益公又以爲人多與瓊花瑒花相混瓊花即八僊花瑒花即山礬花亦名米囊花並白而實與玉蘂異云

合昏杜子美佳人詩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

合昏即合歡葉至暮即合今夜合花是雲莊漫錄

杜鵑潤州鶴林寺杜鵑今俗名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此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仍而說者以爲外國僧鉢盂中所移上玄命二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蓋物以希見爲珍不必果異種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雖宮禁中其重如此容齋一筆

荳蔻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義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

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妊身也姚寬叢語

折麻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謝靈運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沿楚辭意用於離居唐人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佇乘月期相尋用並同謝至於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以瑤華為玉誤矣韻語陽秋

拗花南方謂折花曰拗花唐李賀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排悶錄

麴塵唐人咏柳如劉禹錫之龍墀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此用之柳又象其花絮之穗耳姚寬叢語下同

栗皺杜甫詩云甞果栗皺開或作皺字殊不可解集韻皺側九切革紋蹙也淡上題襟閒錄詩云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即栗蓬也

訶梨勒包佶訶梨勒葉詩茗飲暫調氣梧丸喜伐邪按本草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似梔子主消痰下氣等疾來自南海舶上廣州亦有之茗亦能下氣此言其功勝茗梧丸謂入用丸如梧子也今醫家所用訶梨勒是其子不聞用葉者應是本草失載耳遯叟

相思子筆叢謂唐人骰子近方寸凡四點當加緋者或鈸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璁瓏骰子安紅

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愚按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曾飛卿姑借用耳徐氏筆精

紅藍藍說文染青草也所謂青出於藍者是也白樂天詩老絲織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於藍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此則紅花也本非藍以其葉似藍因名為紅藍本草圖經云遯叟下同

過草亡叔詩道草頭花卵葉褚李成用咏紅薇詩

高出有還矢遁為拂未輒遁草作花古已有之矣

柳子厚種白蘘荷詩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本草蘘荷葉似初生甘蕉根似薑芽中蠱者服其汁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庶氏以嘉草除蠱毒今按周禮嘉草即此也 [illegible]

席萁王建詩單于不向南牧馬席萁遍滿天山下須臾燕詩席萁草斷城池外護柳花開帳幕前李長吉狄淨見旄頭沙遠席萁秋泰韜王席萁風緊馬豕豪唐人屢用之酉陽雜俎云席萁一名塞蘆生北胡地蓋可為簾亦可充馬食者五代史云契

丹地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意席萁即息雞一物而音訛耳 [illegible]

[illegible] 遲安

邅勞亦同勞邅符云由思緩因又一名謂勸質薄而谷大者跨一寸澀可挫爪久則以漿水漬之復快有坡詩僂有澀納暗鐵有謂此李商隱有射魚詩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奴三虎力則此物有中篇待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祁易武丘蜀別當姨云清管曲終鸚鵡語 [illegible] 駭騶嘶廣頭駁騶番大馬也音薄寒亦

有音作薄寒者 [illegible]

黑暗杜詩黑暗通蠻貨段成式以為南人稱象牙有暗犀角黑暗杜蓋用方言而不詳暗之義考本草圖經云犀文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其類極多或為角異波斯呼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耳

[illegible] 嶺南錄異云鷓鴣異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色大如野雞多對啼其鳴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韋莊集鷓鴣詩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常憶鳳城歸舊注懊惱澤家鷓鴣音有此不同

喚起催歸 [illegible] 之詩喚起聰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 [illegible] 用時春曉億其詩方悟之喚起催歸 [illegible] 名 [illegible] 故人不 [illegible] 如絡緯國 [illegible] 分春曉鳴亦謂之春喚催歸子規鳥也 [illegible]

撥穀 太白樂府撥穀飛鳴奈妾何撥穀即布穀 [illegible] [illegible] 其相拂傲之夫妻相愛見爾雅注及本

烏鬼杜峽中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解烏鬼者其說不一有引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爲杜詩之證似乎爲確然於食字終說不去對下聯亦無情至有謂烏鬼爲祀神之猜尤可笑畢竟是鸕鷀方與食黃魚可通聯法爲合耳若謂今峽中稱鸕鷀無此名因生他辨方言今古不同者多可一槩論耶

稚子杜詩筍根稚子無人見姚寬引杜牧詩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孔平仲引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繃駢頭玉香滑證稚子爲筍然作此解與下

兒雛句亦不成聯法併贊寧謂竹根有鼠大如猫名竹豚亦名稚子稚即雛字字書小說桐江詩話又謂筍生正稚哺子之時言稚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二說依稀近之雖未必果是然猶不失解詩之法

西施魚李義山詩西施因網得又網得西施賜別人考東坡異物志魚有名西施者美人魚也出廣中大海食之令人善媚 明唐川

魚體脊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鎮漢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昔時錢塘有人作鎮年取魚億計號萬尺鎮石梁絕水曰洪射洪之得名是也以竹爲魚梁從竹爲鎮此字唐韻不收 鄭良補

魚斛斗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貴魚論斗酒乃論觔 芥隱筆記

鳳子 韓偓詩鴻兒唼啑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爲鳳子 西清詩話

蟢子 權德輿詩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韓偓詩少婦比來多遠望應知

蟢子上衣巾俗說裙帶解有酒食蟢子緣人衣有喜事其來蓋遠東山蟢蛸疏云蟢蛸小蜘蛛長脚者俗名喜子荊州河南名喜母着人衣主有親客至久入三百篇汪都尉矣

唐音癸籤卷二十一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六

楊炯祆星六丈出沴氣七重懸上句用天文志五殘六戝可絕咸漢四足並大地可六丈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下句用緯書春秋文曜鉤楚有蒼雲如蛇闘軫七鰓又漢高帝平城亦有月暈圍參畢七重之事二月河魁將二千太乙軍上句用六壬占六壬十二月將二月卯合戌將曰河魁下句用太乙占太乙星天帝神主知兵革災武嘗書鍾旗奉之指所伐因藝文志有其兵法

駱賓王送人入蜀海客乘槎渡傀童馭竹迴上用

嚴君平卜肆事下用介象令人騎竹自吳往蜀事曹能始蜀中詩話以騎竹爲費長房葛陂事引寰宇記葛陂在蜀溫雙潤爲謬按後漢書長房傳注葛陂在豫州新蔡境與蜀無涉

代郭氏答盧照鄰迢迢芋路望芝田渺渺函關限蜀川芋是蜀事芝是崤洛事時盧在秦中郭在蜀中二語當句作對言相望情誤本芋作芊改者愈謬遂不可通楊用修以宋古賓國姓芊改爲芊令芝田不成句矣踳駁又增一僻芊字也

陳子昂乞推祿命詩非同墨翟問空滯殺龍川事出墨子墨子之齊日者語之曰帝今日殺龍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果不遂而反

贈師上人詩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一出法華經一出道德經雖算博士未如其工也法華經隨喜分第五十人義三藏四門衆四十八人合最初最後在十人最後第五十人但自聞不化他其四十九人皆弟子展轉相授自行化他

杜詩送李嗣真使河東詩子月開階統房星受命年時則大收唐爲周還使故所用皆姬周受命事子月周之月開階與五星聚房出春秋元命苞天子必有神靈轉紀開階立體孔演圖之文

沈佺期贈崔舍人詩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上用韋氏事下用晉中書郎虞松事五字用之中舍唐人尤多

獄中咏燕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縲絏之釋緣爲語與論語正義不同正義人舊說冶長解鳥語故繫之縲絏今因其不知去之海錄引舊說止載鳥語餘不詳無從證其據與之故記之俟博洽者

宋之問宿雲門寺詩燕路鄭州北學井阿巖東州疑作洲學井疑是舜井孔靈符會稽記鄭弘于若耶溪之西和人以溪中採薪爲難頻射南風暮北風後果然號處風俗記餘疑齊之餘故門也故名歷山舜井宋詩用鄭洲舜井踈句對法

李嶠還洛詩將交洛城雨猶過長安月交字用東京賦總風雨之所交陶甄尚可爲頌歎歸明一用荀子明一者皇

中宗降誕日長寧公主滿月侍宴詩大火乘天正
明珠對月圓中宗以十月生是月日躔大火之次
月君象故以為比人但知下句之工不知上句之
大史稱中宗十一月誕似誤相沿穆詩題稱十月誕辰可證祚新金餞寒用
處符金繩玉押符命事初復辟故云新歌奏玉筐
前用有娀氏女玉筐覆燕遺二卵事本娀女作歌
此皆綴侍宴者奏歌又使事家點合之妙
嶠與李乂皆有送沙門玄奘三僧還荊門應制詩
此是江陵白馬寺玄奘中宗時與景俊二師同召
至京歸鄉終本寺非貞觀中求法奘師也詳高僧

傳
鄭愔長寧公主東莊詩公門襲漢環主第稱秦玉
主嫁弘農楊慎交用先世太尉公事今本環為琛
誤
張九齡和御製送張說赴朔方詩為奏薰琴倡仍
題瑤劍名薰倡故為帝乃然考是時賞炎月題劍
用漢肅宗賜尚書韓稜等寶劍事時說正官尚書
其精切如此
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用拾遺錄漢明帝
[illegible]從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為盤事

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本說苑齊雍門狄語說苑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曰為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遂自刎戈諸也有改為鳴吾軍者誤
送楊長史赴果州詩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蜀
道驛路行必有禱祈女郎其叢祠之神客即禱神
之行客也合兩句讀之深無限遠宦跋涉之感有
辨女郎為何許人者都是說夢元人注女郎為女仙謝自然曹能始以自然貞元蜀人不合謂是張魯女更以祭酒字指客為魯如此解詩詩何可通
輞川詩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輞川舊為宋之
問別業摩詰後得之為莊昔人似指之問非為昔

人悲悲後人誰居此耳總達者之言
孟浩然陪張始興泛江洗幘登獨古滄纓良在茲
幘壞水洗傳聞雖良刺史事後漢揚扶為刺史巴郡然用以喚
滄纓作對亦大費紐合矣孟不善用實乃爾
李頎題璿公山池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
祇樹林僉州公以開山澤調不協欲改為開士此
元人郝天挺唐詩鼓吹注中說也序謂遠公即指
璿公開山即就上廬山行下做到山池上意義實
然雖不叶不可改也不然一人耳既擬之遠公矣
復泛稱為開士可乎

今白賂潘侍御論錢少陽鄉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用介子推事洗死介子推事見下

有二十五侯一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越女詞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月節押語比諸也由謝監逸詩謝東陽多中贈

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甫張衡思玄賦賦又出尸子

草大還篇琴翁明隱墮死灰同至寂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爐用參同契語

自有鄲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詩此謝朓舊題也蓋設為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耳楊用修以為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果此卒也才人亦不枉矣何詩為且陽辨之未及此總同哉說詩者

太白秦女卷衣即樂府秦王卷衣題也其事莫詳昔謂此非擬秦或符秦耳荀甘記秦符堅滅燕

得慕容沖有龍陽姿愛幸之與其姊清河公主並寵宮人莫進長安引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歌之均本辭秦帝捲衣裳持此贈龍陽句所擬亦云與無紫宮寵敢拂黃金床似皆謂此若嬴秦安得有男寵事句亦不應作天子居未央語矣祀之僕通識者

白丁都護歌所詠雲陽水道舟行艱礙之苦蓋為齊澣所開新河作也按潤州舊不通江澣開元中為刺史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於江立埭收課江北瓜步亦開新河但瓜步岸庫入江為易白嘗有詩美之京口岸高水淺濁用牛曳舟為難故白有此歌以言其苦其名丁都護歌者初宋高祖即京口開東府有女其夫見殺呼督護丁肸問收殯事每問輒嘆息呼之人因寫為歌自感其土俗之事即用其土之古歌名以為歌也舊注全不知此特備拈出本歌稱督護白改云都護者宋書樂志亦稱琳為直都護可通用耳

太白蜀道難一詩新史謂嚴武鎮蜀放恣白危房琯杜甫而作蓋採自范攄友議沈存中洪駒父駁其說謂為章仇兼瓊作蕭士贇注又謂諷幸蜀之

非說不一按白此詩見賞賀監在天寶入都之初乃玄宗幸蜀嚴武出鎮之前歲月不合而兼現在[illegible]功吐蕃亦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此詩皆傅會不足據蜀道難白是古曲梁陳作者止言其險而不及其他白則兼採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弗居等語用之爲恃險割據與竊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說事理故苞括大而有合樂府諷世止致本旨若苐取一時一人事實之反失之細而不足味矣諸解者惡足語此

太白古風六十首第一首自咏詩業志在刪述第

二首蟾蜍薄太清即咏玄宗寵武妃廢王皇后事殊覺不倫及讀結語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始知白自有深指在彼蓋諷當世翦如是我賦長門悟王我事耳作是觀吟詠繇有倫次

又按古風六十篇中言僊者十有二其九白言遊僊其三則譏人主求僊不應通敘互殊乃獨白之自謂可僊亦借以抒其曠思豈謂世有神僊哉他詩云此人古之僊羽化竟何在意自可見是則雖言遊僊未嘗不與譏求僊者合也時玄宗方用兵吐蕃南詔而受籙投龍崇尚玄學不廢大類秦皇漢武之爲故白之譏求僊者亦多借秦漢爲喻白他詩又云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其本指也歟

山人勸酒琴曲咏四皓出佐太子事末云浩歌望嵩嶽意氣遙相傾嵩嶽非商顏地用此者明皇時盧鴻一王希夷諸人皆隱居嵩山時蒙徵召顧問太子瑛之廢諸人竝無一言故止如四皓致不滿意耳

古豫章行咏白楊生豫章山秋至爲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辭中間止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兩

句首尾俱作軍旅喪敗語竝不及白楊片字讀者多爲之茫然今詳味之如所云吳兵照海雪及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皆永王璘兵敗事也蓋白在廬山受璘辟及璘敗師鄱湖潰故白坐繫尋陽獄竝豫章地故以白楊之生落於豫章者自況用志璘之傷敗及己身名隳壞之痛耳其借題寄點白楊止用筆之妙巧於擬古得樂府深意者蕭楊二家注何曾道着一字來

唐音癸籤卷二十一 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二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七

杜子美龍門奉先寺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宋人以闕爲寛字屬對不切欲改爲閱又有欲改爲闚者龍門號雙闕自有據此古詩何論對法乎介甫詩公杜費雖黄到此

宴王使君宅畱歡卜夜閑或謂閑爲杜公家諱必闌字之誤如失韻何考宋卞氏本自作上夜關蓋投轄之意合上況愛容霜髮讀之殊穩帖

北征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劉子威以天吳九鳳同出山海經欲改紫爲九又引王中行說吳當作茟以字書無此字爲疑（中行字知復宋人以博學顯）按詩不吳不敖之吳容胡切說文徐注云作音華者謬則世故有讀作華者矣王所云音華當作華字或筆誤或古自有此別體耳詩弟取聲律可屬吳字作容胡切讀欠響讀若華卽響用紫鳳響用九鳳抑又欠響然則紫鳳自可無改而吳之讀爲華王說亦儘自有會可無疑也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長陰陰黄山谷以下有青春深何不宜有雪當是畫壁上雪既牽強張伯成以西北地寒積陰處深春雪閒未消又認做眞雪說不去此雪字自爲梧竹清陰下耳

送李秘書赴蜀墓石出側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下句注者多不得其解今按十道記荆州有菊潭芳菊被涯所謂飲其水者多壽卽此也李從荆州上峽故云背指又櫓搖用荆州故事令貼切非汎汎言時物也倒聽何既命非此背指險絕語對之不稱十四字具許大神力豈容草草讀過

竹橋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異苑太

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舊注作丁令威化鶴事誤橋可稱龍出楚辭麾蛟龍以梁津本竹橋故又用費長房葛陂竹化爲龍事云龍見水中也

出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五雲太甲出王勃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益州夫子廟堂碑語黄帝象五色雲作華蓋星之有華蓋以象華蓋名之其杠旁六星曰六甲文人筆藻借名之爲太甲凡雲西行不雨言西臨言藏者勃以華蓋當雲言雲之不雨喻夫子道之不行也杜用此蓋卽借爲

蜀中故事若云回望西蜀五雲空高兒巴之不得
志於蜀而去耳下句是言此去南徙未有搏扶風
力可借一言蜀一言出蜀後用事難實而調故需
活此其所以為老杜歟按劉夢得嘉話語設成式以張燕公嘗謂一行不[illegible]
劉貢父詩話以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為誤用王
定國引高祖紀孟康注蕭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
葉石林甚韙之然詩如此亦僻矣杜修可曰吳志
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卿復以功曹

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時子美有京兆功曹之命故
以之自況
杜位宅守歲詩稱位為阿戎按阮籍與王戎父渾
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後人以位
為甫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妄改阿戎為阿咸[illegible]
[illegible]由詩便自[illegible]守歲之句矣正不知呼人為阿戎
必父前可呼想其時位恰有父在故云此自可意
而得何以疑而改為
杜公蜀中答裴迪逢早梅見憶詩東閣觀梅動詩
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梁其建安王偉刺揚州遜為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遜集有揚州法曹梅花盛開
詩時迪在蜀依王侍郎杜有詩與迪云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自注王侍郎時為蜀牧東閣云者擬王也裴依王何依建安而何
恰有梅詩故用相比今人詠梅輒曰何水部豈知
老杜初拈出時切確不可移易如此揚州非今揚州[illegible]廣陵志因[illegible]彼地故實叢誤久矣古揚[illegible]州也內識
子美蜀中表姪王評事詩言巴之會老姑嫁為王
之高祖尚書婦與房杜交識秦王潛龍時反覆數
自言其備尚書疑指王珪然史自言珪好李房杜
微時知其必貴耳非杜亦非妻也更珪初為太子

僚與秦王本火長流後召用廷臣猶加以仇讎之
目元非太宗素交此必另一人雖顯貴史失傳耳
古今從龍勳舊為史傳所漏者多矣何獨此
飲中八僊內蘇晉無一事可考舊注云蘇珦子又
云許公之子許公止一子名善珦子即同名彼蘂
直有時與晉不關嗜酒且前卒總非也當從闕疑焦
遂止哀郊甘澤謠載其與陶峴諸人為山水遊一
事餘無見有注偽造醉吃一則云出唐史拾遺近
天中記亦誤收入酒部不可不辨
賀沈東美除膳部郎[illegible]內稱沈為通家又有禮同

請父等語舊注以東美爲沈既濟之子杜氏與既濟家無舊契此必雲卿之與甫祖必簡同官修文者可當耳久懷此說未敢决後讀太平廣記東美家有狐怪事一則注云太子詹事徐期之子益爲鑑然廣記四百四十八卷

齊劉使君伯華敘其先世當是劉憲後人憲仕天后朝以推按來俊臣貶俊臣敗轉鳳閣舍人故云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鵷鴻景龍中憲遷直修文館學士時文館鵷鷺甚盛故又有麟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宴引春壺酒湛分直氷壺句劉辰翁既

不悉其爲憲即亦不憶有景龍文館記內事覆讀氷字爲凝欲改酒字爲滿對之殊太牽率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舊注以大奴爲王毛仲非也景順官太僕少卿秦州監牧都副使毛仲仰起自奴隸時以霍國公領內外閑廄景順實爲之屬嘗對玄宗云臣稟仲之令其語見張說監牧頌德碑中可考此大奴第牧馬監奴耳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採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自注鄭秘監審劉辰翁以瓜州爲金陵瓜步此非郡望可呼人乎況審餘之子鄭州人非并州人也審嘗仕爲袁州刺史或又判隴右之瓜州史失載耳然因瓜憶瓜州退官亦太誰非詩之正

答楊梓州 閒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清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遊楊子謂梓州也阿戎謂梓州之子公到梓州不得見楊聊與其子游因寄楊此詩耳楊公池定是古跡以與梓州姓何取巧用之或疑楊公必梓州父既可笑或又欲改楊公池爲揚公池合讀之何味舊注皆夢說也

飛入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注者作春遊景色解大憒憒此詩紀楊氏諸姨與國忠同游事非苟作也廣雅楊花入水化爲萍爾雅萍蘋根生水底不若小浮萍無根漂浮國忠實張易之之子冒楊姓乃與虢國通不避雄狐之誚是無根之楊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蘋也又楊白花飄蕩落南家爲北魏淫詞用之與切於比者青鳥西王母使者飛去銜紅巾則幾於感帨矣詠時事不得不隱晦其詞然意義自明[illegible]與發覆者

哀江頭一篇正中變 [illegible]

谷楊用修射雉等說皆可笑之極不知雙飛翼正指上第一人之同輦者而言謂貴妃也本繇軍士逼縊而托之隨輦才人箭射而墜總不敢斥言其事而爲之辭詩爲君父咏應如是也鎖下句卽接明眸皓齒今何在云云其義自明何假多說乎唐制巡幸宮人扈從者騎而挾弓矢見武宗朝王才人傳想明皇時蚤已然蓋實有其事而借用之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究無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東南兩京新記云其地最高四望寬敞靈武行在正

在長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潛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師之至耳他詩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卽此意若用忘字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義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

哀王孫起語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延秋門帝西幸所出門也梁侯景克建業修朱雀等門人心不忘梁有童謠云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引用正寓復興之望烏得云呼者說文烏孝鳥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劉孝威詠烏生八九子云飛毛不自暖張賀強相呼杜

[illegible]一字無來歷如此

廣州省家還姚梁江總還家尚黑頭舊注及劉辰翁評注皆云總梁臣後歷陳入隋放還江都杜以其仕三朝失節譏梁字媿之今考總放還時年已七十餘故其詩亦自有白首入轆轤之句何言黑頭此自就總初陷侯景時事自比耳按總傳初總年少仕梁有名景陷臺城避難崎嶇還會稽郡山陰都陽里公遣祿山難已近五十歎已亂後還家不及總尚是黑頭時爲可媿非以總爲堪媿下梁字學春秋筆法也

杜之去國以救房琯琯之罷雖以陳濤之敗實因諸王分鎮之策深中肅宗之忌爲讒者所搆而致集中詩爲琯傷者不一傷琯正傷己也而尤莫詳於荊南述懷之三十韻中間盤石圭多翦爲琯之建策原因門闕少推又若爲琯之自將答最一篇警策所在其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蘄業尊常體宗臣忌諱災等語似又舉和親回紇事較分鎮抑揚論之若曰琯大位始有和親事國體損而宗臣以忌諱斥矣無非[illegible]爲琯申脫明己之救琯者未爲不是生平出處一大門目莫備此篇無一

字不深厚悱惻讀之如起少陵與之晤語何來諸家句句錯解埋沒至寶到今殊可太息

代宗避吐蕃幸陝倉卒中百官少有至者杜詠其事有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之句公意中大有昔年靈武追駕之感言隨主患難者少以嘆巳之賞勁忠未嘗報禮若僅爲當日羣臣刺諷有何意味

唐音癸籤卷二十二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三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八

韋應物睢陽感懷詩盛稱張巡忠烈且云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儒生謂巡宿將則謂許遠也當時城陷巡遇害賊議生致一人洛陽乃以遠行遠卒不屈中途死巡子去疾欲專以爲父功上書謂遠心有向背請追奪官爵詔下尚書省以二人忠烈並著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時論猶紛紜不齊至元和中韓愈爲文力辯之始定蘇州此詩正作於議論未定之前不可爲二人定評也

顧況有囝詩一章畧曰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郎罷別囝吾悔生汝人勸不舉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呼父爲郎罷）此爲唐閹宦作也唐宦官多出閩中小兒私割者號私白諸道每歲貢獻之於朝故當時號閩爲中宦區藪備載唐書宦官傳時中貴人初秉權作威況詩若憐之亦若簡賤之寓有微意在

劉長卿過賈誼宅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

針巧初讀之似海語不知其最確切也詛駟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日針人去即用宜語略無痕跡徐公典

李益聽曉角無限寒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大角曲名有小單于詳前甞通此借云吹入小單于處去莫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同一用法也

元白白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捲白連擲采成盧注骰盤捲白波莫走鞍馬皆酒令又打嫌調笑易飲許卷波遲注拋打曲有調笑令飲酒曲有卷白波元詩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叫

噪擲骰盤生獰攝觥使又曲庶桃根盞橫講捎雲式又籌箸隨宜放投盤止罰唯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酒中觥使席上古職讀兩家詩句唐飲客章程可槩見

孟東野孟詩用字之奇者如品松抓挐指爪髗髗均也寒溪抓揄吃無力抓棱木即觚揄即籠言提寒觚籠塞吃無力峽哀蹄猺猿相過蹄足蹋也犬食曰猺借以狀猿之行冬日凍馬四蹄吃陟卓難自收陟卓崎嶇獨立之貌又好用疊字如䑋䑋家道路䑋䑋即瞱瞱抱山冷殑殑殑殑即兢兢至尚

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強強聲攬所憑諸類又自以意疊之幾成杜撰總好奇過耳孟佳處正在是

李賀宋書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無輪郭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李賀榆穿來子眼柳斷舞兒腰謂榆莢似此小錢也

擬庾肩吾還自會稽歌脈脈辭金魚羈臣守迍賤金魚舊以魚袋釋梁無其制也庾乃簡文宮僚東宮舊事中廝子掌門鑰鑰施懸魚云辭金魚自指舊署言耳

上雲樂八月一日君前舞舊注引齊諧記八月一

日赤松子採柘染事為解此非也一日當作五日上雲樂乃俳樂獻壽之辭以千秋名節始玄宗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是日讌樂為盛故賀擬辭用之他帝即無有此月一日生者故知字誤也

盧仝月蝕詩新書言其譏切元和逆黨考之不合按此詩敘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則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而歸之歲也初憲宗信用承璀令典神策拜大帥專征及敗衄仍不加罪寵任如故有太陰養蝦蟆為所食之象故取以比諷恒州陣斬酈定進頁骨臉其奔葭寄定進者承璀驍將初交戰

即被殺師因氣折無功詳見承宗傳此正實紀其事處其云官爵奉董秦者秦史思明降將歸正賜屬籍封王後竟附朱泚為逆是時承宗蒙赦復官爵正與秦同全以其反覆必叛故又借秦為比通閱前後為承璀而作甚明若云逆黨則指逆時去此尚遠安得預為譏切乎韓集亦載此詩刪改過半洪云或玉川子作謙不敢當改也然此詩麤縱至竟不可名詩或如送窮乞巧等製入文類於體為愜惜韓公更少此一改耳

劉禹錫文宗挽歌聖情悲望處兄日下西山人君

兄日姊月出春秋感精符武宗以弟及故用之今本作沉日是淺學所改又劉有公主下嫁詩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云

宋吳復齋云禹錫與柳子厚詩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之句脚字人多不曉高子勉嘗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有徐俯若學山谷書陳無已贈詩亦有昔學黃家元祐脚之句遂謂脚字即當會樣字意解之自明

張祜集有孟才人詩序稱才人以歌笙獲寵武宗帝疾亟為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事與其人后妃傳無之傳惟載王才人者武宗寵之欲立為后非果帝大漸即自經於幄中王弇州疑而欲合為一然所引李衛公兩朝獻替記王才人自以驕妒忤旨不良死若孟才人以義死故一時詩人詠之其各是一人明矣

賈島桑乾絕句謝枋得注云旅寓并州十年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故望并州以為故鄉也讀之不覺失笑此島自思鄉作耳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豈念并州哉念咸陽之不得歸云耳謝注有分毫相似否

王世懋

杜牧有絕句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稱文為筆始六朝人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亦分詩與筆為言牧所本也

許渾過靖恭里感事詩題不明斥為何人其句云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冤此惟退相可以當之文宗朝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為宦官所搆謫死考本傳有王守澄欲遣騎就靖恭里屠申錫家語知此詩為申錫作無疑

渾淩歊臺詩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地里考之湘潭當作江潭按淩歊臺在今當塗黃山直踞大江之上西望大江上源則博望山與梁山稱爲天門者兩崖中豁楚蜀遠通其水眞有從巴蜀雪消而來之勢稍東直瞰牛渚磯磯水深黑不測是云江潭而潭上諸山叠叠環峙薄暮嵐消山見則暮山雲盡而出尤對岸眞景之的者宋人郭功甫姑熟詩牛渚對峙淩歊臺長江倒挂天門開從來題咏者大都不出此二景而渾獨兼寫之最爲工盡若湘潭去此甚遠矣可因字之偶誤遂謂渾詩果爾乎昔賢如用修弇州並不疑湘字爲譌欲改暮山山字從煙那有是處用修又襲方回之說以宋祖裕節儉渾三千歌舞句爲誣譏渾無史學不知宋二武皆稱祖武帝高祖孝武帝世祖地志稱孝武登此臺置離宮而本紀亦載其幸南豫州者再校獵姑熟者一與地志合是嘗嗤高祖裕爲田舍翁者三千歌舞宜有之無史學竟屬何人耶百年便作萬年計又似約畧孝武後人借南苑三百年痴想渠入之以盡宋事要使覧展耳古作者使事別有深會在未可輕議

李商隱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文選玉王二字各誤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其實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是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足以互證西谿叢語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升菴詩話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古詞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馬嵬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者是也古有兩莫愁矣

利州江潭作自注感夢金輪所燭志則天父士彠爲利州都督泊舟江潭后母感龍交娠后然史不載其事雖建寺賜眞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后欲諱之耶自擕明月移燈疾欲起行雲散錦遙言龍斷珠爲燈而散鱗錦以交合龍性淫義山爲代寫其淫工美得未曾有散錦本木華海賦中語

以錦瑟爲眞瑟者癡以爲令狐楚青衣以爲商隱莊事楚狎綯必綯青衣亦癡商隱情詩借詩中兩字爲題者儘多不獨錦瑟胡元瑞云錦瑟一篇是義山有感而作大槩無題中語但首句畧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瑟物以適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

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屛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躍然

張喬文苑英華載喬七松亭一詩有巳比子眞棲谷口豈同陶令臥江邊之句題不著爲何人作考唐史鄭少師薰退居隱巖手植七松自號七松處士云異代可與五柳先生作對喬詩蓋爲薰作陶令一聯亦政用薰語也喬咸通中應舉薰以其詩苦道眞嘗延之門下見鄭谷集註可互證

陸龜蒙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㕘來翩犀耿我憐於冰亦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困學紀聞

葉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愚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庚溪詩話

司空圖耐辱居士歌咄諾休休莫莫咄叱物之聲諾敬言也圖隱身不出其本懷姑爲擬議之辭先叱之隨諾之因以休休莫莫曰決耳與咄嗟二字

自不同劉貢父及王楙各有辨俱不明聊爲正之

附訂爲沈佺期答魑魅[illegible]宋之問紫禁[illegible]

詰旦來左傳詰朝相見[illegible]今以爲陳子昂[illegible]李白[illegible]

[illegible]

佑己因古燕燕於[illegible]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

張籍 [illegible]功數奇史記天幸乃[illegible]

[illegible]

白樂天 [illegible]

劉禹錫 [illegible]

杜牧 [illegible]

李商隱 [illegible]

[illegible]許渾[illegible]

陸龜蒙 [illegible]

唐音癸籤卷二十三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四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九

鎮　六朝人詩用鎮字唐詩尤多如褚亮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之類蓋昔鎮壓也亦安之也蓋有常之義約畧用之代常字今聲俊耳　遯叟

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所謂可憐生作么生之類　談苑

泥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䀹䀹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書泥琴聲夜泥書又元郢文原贈妓詩有銀燈影裏泥人嬌後人用者不一　[illegible]

踏　李賀感諷詩縣官踏餐去簿吏復登堂禮記毋嚃羹嚃大歠也又說文䑛歠也若犬之以口取食近於合切今轉用俗字遶合切為踏見暴吏踐蹋小民無顧恤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宴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嚾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illegible]今作行酒今多為平聲文士

亦或用之葉石林引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弦催爲證然仁裕本集自云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而下聯仍有催讙石林不知據何本也

底顔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所本乃作底字

老杜文章差底病差底猶何底之意也

煞羅鄴詩江似秋嵐不煞流不甚流也煞音近廈今京中諺猶然升菴外集

差韓愈詠海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韓偓詩而今若有逃名者應被品流呼差人差異化切惟也張叟

依今俗謂相抵曰挨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依音烏皆反正挨字野客叢書

相杜恰似春風相欺得月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思必切讀若瑟今北人皆呼相爲厮是也逸叟

請白當時綺季不請錢姚合每月請錢共客分叶平聲讀

司武元衡惟有白髮張司馬白四十着緋軍司馬插入去聲何字韻

辟論語辟而不辟力刃切杜此道未辟緇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

十白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十作平聲讀若諶

子孟浩然送辛大不及日暮獨悲子用楚辭目眇眇分愁予從上聲讀

與杜簡鄭廣文頗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與字有四音本音余呂切若讀之不響作於攺切讀響黄山谷攺作乞字音丘既切讀正不必也

中與之中詩蒸民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新數中興年又有年垂死中興時詩人留意音訓如此

中酒之中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齊己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憾極如傷宋玉風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巳公或組然

蒲萄白燭淚粘盤纍蒲萄蒲叶入聲讀

枇杷白兒對東谿野枇杷張祜生摘枇杷酸枇並叶入聲

琵琶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木上琵琶聲張祜宮樓一曲琵琶聲琵亦並叶入聲也

親家男女兩姻家相謂曰親家俗作去聲呼見唐蕭嵩傳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亦讀此音

嫖姚霍嫖姚漢史服虔注音飄飄顏師古注嫖頻妙切姚羊召切唐人入詩多用平聲前此庾信王褒諸人亦俱作平聲用以虔元有此音故爾然須音爲確 按宋景文云古人詩用事備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皆隨宜改易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如白樂天往往有之晏丞相嘲嘗許之曰詩人乘語後當知用字韻諸家詩當以宋說參觀

忽地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忽地猶言忽底蓋以地爲助辭 遯叟

格是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容齋一筆

至竟唐人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亾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戒菴漫筆

堨來唐人詩多用堨來二字楚辭車旣駕兮堨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堨郄也去也又發語辭張衡回志堨來從玄謀劉向堨來歸耕永自疏與楚辭所用之堨皆去字之義顏延年秋胡詩堨來空復辭兼發語辭用後人入詩多從顏作虛字楊用修引呂氏春秋膠鬲問武王堨去堨至欲作盍字解恐未合 遯叟下同

匹如白樂天匹如元是九江人匹如猶言比如譬如也後來坡老常用之入小牘及詩

遮莫藝苑雌黄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根枝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

寧馨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王衍傳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又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何若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英雄笑寧馨拔與張謂作去聲讀者爲是韓畧

阿那 李白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李郢知入笙歌阿那朋阿那猶言若箇也遯叟下同

裏許 戴叔倫秋風裏許杏花開許裏之助辭

諸餘 王建詩朝回不向諸餘處若敎吏解諸餘語諸餘猶他也又有用衆諸者意亦畧同

他時 常談以爲前日亦可以言後日杜詩今日江

南老他時渭北童是也史記異日韓王納地効璽漢書異時算軺車皆指前日言鄭貝儒

斟酌 杜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又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斟酌猶約畧之意遯叟下同

料理 杜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料理出王徽之傳六朝歌謠有皂筴相料理之語

處分 唐人用處分二字分去聲今人讀爲平聲若說劉禹錫和令狐楚聞思帝鄉曲滄海西頭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及白居易處分貧家殘活計可證

禁當 杜數日不可更禁當禁平聲讀

斬新 杜斬新花蘂未應飛非斬字不能形容其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上番 杜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番甫患切數也遞也更也似用以屢屢看之猶諺上緊之意見毛晃韻書番字本去聲韓退之用作平聲云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翻案故借別音亦巧非眞謂當作平聲讀也

朧朧 古樂府秦女休行朧朧擊鼓赦書下朧朧鼓

聲也唐人所用字不同沈佺期龍僮上西鼓柳子厚籠銅鼓報衙鼕取其音之同耳郎秦女本曲見太平御覽者亦作隴種各異

欸乃 欸乃噯聲也讀若哀烏來切又應聲也讀若靄上聲倚亥切又去聲於代切無襖音乃難辭又繼事之辭無靄音今二字連讀之爲棹船相應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劉蛻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廼深峽裏字異而音則同後人因柳集中有注云一本作襖靄遂仰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

彼註自謂別本作儛霸非謂欵乃當音襖靄也黃
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其甥洪駒父又辯爲當
作努靄杜撰尤甚毛晃取入韻中至誤後人沿襲
不察靄迺襖靄既有兩本不妨並行豈必比而同
之以爲一音乎 黃公紹韻會
闌干劉方平詩北斗闌干南斗斜權德輿詩銅壺
滴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並出曹子
建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註闌干橫斜貌象斗之
將沒也又苜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干亦當以
橫斜爲解而淚之闌干不但言其橫流更有借用

汎瀾之意 遯叟
溫暾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
新晴草色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則古
已然矣 輟耕錄 又李商隱詩疑穿花逶迤漸近火溫暾亦暖氣之意
鯽溜孫炎作反切俚語數有種謂就爲鯽溜謂團
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唐盧
仝詩云不鯽溜鈍漢今人言不甚慧者爲不鯽溜此
俚人反語也 宋景文公筆記
天邪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
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 天音妖 升菴外集

乖角猶言乖張也唐人詠焚書坑詩祖龍算事渾
乖角將爲詩書活得人或云乖角猶乖覺蓋反言
之 遯叟
儓儗李白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儓儗言癡
也 視穆 按史司馬相如賦佁以佁儗丑吏魚吏 切又音態擬注不前也雖似俗語其來已久
冬烘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
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語人以爲戲談今蜀
人多稱之 遯叟語錄
精神杜句頭無精在千金與論云老人之性必恃
其老無有精在如云無賴精也 杜注

龍鍾老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
龍鍾竹名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
說殊可笑唐李濟翁資暇錄云鍾即涔蹄足所踐
處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瀸溦矣尤穿鑿
鄧道樞蘇鶚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首貌如鬖
參楚揭顛廢之類似爲近之然未有實據考埤蒼
蹣跚行不進貌古字從省蹣因作龍蹣又借作鍾
此自有正解何煩曲爲之說乎 遯叟下同 或云龍鍾潦倒二合音
也龍鍾切聲字 然何切之字
麻茶李洞今日顛狂任君笑[illegible]得醉眼麻茶似

即眼花之意

紇梯紇榻崔涯嘲妓詩用紇梯紇榻四字寫其春風辟此俗語至今有之然亦有所本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疏菴註突梯滑撻貌紇梯蓋即突梯紇榻亦即紇撻也自屈原來已有此方言矣

得得猶特特也王建親故應須得得來貫休萬水千山得得來

舉舉韓退之送陸暢舉舉江南子方崧卿云唐人以人有舉止者爲舉舉

振振王叡振振山響答琵琶

恰恰王績年光恰恰來杜自在嬌鶯恰恰啼

按詩中用俗語皆有所本如困學紀聞所摘分付出漢原涉傳區處出黃霸傳自由出五行志相於出晉后妃傳消息出魏少帝紀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措大出五代漢世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卜商兌注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世情出晁子爾來出孔明出師表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安排出莊子如今出杕杜箋可人出雜記年紀出光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已分出魏文帝書新鮮出太玄有舉之不能盡者姑識此以例其餘

又事有假俗沿用者附辨於後

桃李 邵博錄云世謂唐人桃李悉在公門一語遂以門人爲桃李然若刺在門者耳不知中有報恩之義昔趙簡子謂陽虎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謝盡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

椿萱 王弇州云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尊尚起耳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以擬父猶可萱引詩諼言樹之背無不切觀唐元微之詩萱北堂穿土草宋丁會之萱草解忘憂憂底事則唐宋

人必不以萱擬姑也爲榜所謂齋仰而高粹僻而身閫公之所以錢任舍也却外

登科之爲折桂 避暑錄云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蟾說事用已可笑而異轉相說復爾文士亦或占象因之帶悟也

又爲遷鶯 遯叟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興起皆未嘗及黃鶯初傳人皐元日有遷木早鶯來書詠上有多慨春鶯當相東忠滿作蒋處玄黃發詩商風不得便何處得遷所於是直以嚶鳴遷木名爲黃鶯遷相組織何之登第進士如眼看龍化門萬木千放鶯飛谷口春之類不一而足至今猶相沿云

兄弟用夜雨對牀 遯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此韋蘇州示甥詩也後東坡

與子由詩引此情至之語後人倣效遂用爲兄弟
故事至今無異同又如樂天招張司業能來同宿
否聽雨對牀眠鄭都官贈僧行思問爭
語夜雨對羅休何客只爲兄弟用耶

僧用碧雲 野客叢書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以
爲、休上人詩用之僧家此誤自唐巳然如[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下解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illegible][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雲一辭秋四花
[illegible]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
曰支遁有佳思新何處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
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羽上人詩
曰道心黃葉長詩思碧雲秋推尋蘇州牌傚上人
詩曰願以碧雲思方若[illegible][illegible]爵似不失十忘[illegible][illegible]
溪叢語云擲子[illegible]聞微[illegible]人仁奇湯作部[illegible]
一散不知處誰采今花[illegible]竹郎苔用惠朱芳[illegible]
題侍郎云武枝分金英[illegible][illegible]分宇亭也[illegible]書[illegible]
義與師詩云如蓮半宿心常啼[illegible]菊袖背了[illegible]
本此用碧雲似又
不如問菊雖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一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官拾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釁所生必自此始矣旋門人閉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若人之謔非侮宋也宋與杜差有交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終囑言宛轉命子誠真既懇且辨其見待之非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乔詞吩、其猶在未滅耳兩人者一情盡一以壽終抑又進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

賞惜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
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
餘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
掇素簡云
孟襄陽伴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
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
决也
宋人以荆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美說富貴多
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

錦江成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狩錢塘封[illegible]
況切夫白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illegible]
忌拘檢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
自成一品局固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笠苦
澡必同篇吹爲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即曲爲辭失之
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
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illegible]
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
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illegible]

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
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
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
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起太白
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
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病作語虔去讀吾子璋髑
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何
某未聞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
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豪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

出語林唐撰也本朝人皆不悉鄭遠謫無從取蜀
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曲模高詠生面正所謂
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劘
屈賈壘目短蕭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
那能使吟子得眞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遺耳凡詩一人
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
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
杜世與身所遭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

云不爲忤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黃祖杜集中詩爲武作者幾三十篇意並殷至沒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痛似决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武侻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忤亦過重以武有殺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難言哉荆南追遡詩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情稍見矣殺機時動幸不犯殺錄新史殆非全誣若

贈答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僞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官路稍亨或以棣蕚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徵名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爲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杜相委棣時也閫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微焉勸忠寓焉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真有退心如左司之一何淡耳

大曆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閩道遺貢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者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朝遣御

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崔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郭氏壻見令公夫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廸後擔于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闖出吟手能借公翻闢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迨

頌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之衆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沒餌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句似稍蓄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挪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卹雪以死惜范仲淹論之以爲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以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皋銜私恨揣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子厚輩名爲黨人者皆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其說尚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諱辯以辯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從激而爲之說也稹嘗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

吉左愈集有刺逢吉詩可考道固不同（稹嘗以詩投贄賀賀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嫌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

陳明道嘗言劉叉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誦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

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爲所汙亦不致爲所忮買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頗可以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詠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擬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葛清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涅矣豈但矜牆壁已哉因呼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隨無他虧而爲酷斬斲將無造物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靖安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並銜宿怨故劉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發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而白母大不幸事令自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以詩不得者又有是李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賠既冤白賺亦太倖殊堪盧胡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間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既高神穎復高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畧顧回翔外郡晚乃升著紫

微混紊非遐甄裂先兆亦繇乎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牧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後成詩獄初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見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復左袒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語後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錮於斯因受疳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矣數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籍口語不慎故恨尚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宦途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并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托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蔓亦如此溫李詩皆艷艷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賜之自六樓志禪玄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賴事共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者

薛大拙在晚唐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爲麤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橐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視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扁舟五湖三泖間終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二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頗見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唐詩人別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閒氣布衣不近乎元次山既號琦玗子矣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聱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此李以拾遺徵在歿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眞公主見魏顥序蓋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

老杜宴集往往贊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歎賞不已殊可恠溯南征亦游益寥落窮途傾蓋許與遂至過濫耳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闊略杜纏綿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曆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

白公好以年幾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宋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眞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云

詩人慕同調挹師資多不勝企羨情昔人以得文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紹威慕羅江東詩用魏人沈任中作賊語號巳詩爲偷江東集大是可兒

王□□坐乎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毆李涉贈相逢
莫□□役客爲之免劄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等今□有一種痴興好以詩聲似人博人贊美
雜鬭亟搨逃咨周朴狂邑上人道俘真脉見詩抑
亦聊寄賞懷

方采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曾也賦
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覺
有神與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
態甚乎哉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揚汝

士不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問
筆元笑曰善全其名夫惟古人之能全其名投
亦其能服善不若今人強顏爭勝甘出醜[illegible]
元稹鎮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稱某何以
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是
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了
騷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illegible]
時人欲□□乎今纔搦管便□前輩者多矣況在
當何如致懷

□□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病是此豈欲
□□死人請正恩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
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占謝
而心實銜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
戒子孫王建云人惟考詩嚴此惟字正古今通病
也詩非同調豈可浪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
卽羨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懊俗情
一一無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鎭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

不辭如平曾三鎌卿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開往
還之誇鄙猥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爲罽辭[illegible]
贗軸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并荊南表之一
時乞取若其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illegible]
爲之流弊也

唐實錄載韋執誼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
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illegible]懷
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illegible]
科價尚廉可第從懷中齎攜耶然納袖法今[illegible]通
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牓與請托爭途

朋甲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理鳴鄒雍

等謗更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按朋甲唐人有書閣

盡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雨轡旋爲意朋甲必各有脉胳與朝貴自成徒人故氣力足

以命走同黨令入隊耳若擬場十惡又是一種色類舉子禮部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下第州氣唐舉子津私禁錮自比優伶關節倖瑞

身名俱喪更豈知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

潔如殷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師子高雜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

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考鐸

傳咸通典試而小說山甫罷舉亦在咸通中山甫

被黜即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上可至此塗地甚而

唐事亦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

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

亦擢是科者耳建借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

第

劉夢得嘗愛張文昌詠衣冠脫見閒身之句及自

爲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illegible]

緣不能真脫朝衣長享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

浩嘆

嘗語客曰讀韓滉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辭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

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

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

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

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

物象人詰之曰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

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

歟

韋應物荅故人見論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

機杼十纑單慵疎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爲一官

累唐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爲愛私

親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横以釀亂實

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

堡詩也邊上事做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

滿鳳凰城甚賭天下大討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
添兵京城足救緩急乎
椓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誰者自
況之因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
外無聞焉郎其詩吉亦靡弗諷而晦也使天下不
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怪乎終爲令孜諸
奴所誤哉

黃巢之亂禮闈試士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
錯把黃巢比武王之誚而其時主兵出討巢者且
攜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譏始

知末世人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亦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
非同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
七年相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
捷有國者之殷鑒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未可笑也渠嘗有
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蚰蜫蝓蟻子競來拖一朝白
雨中無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illegible]
之禍也若今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謔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有
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
大而能噇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
意智不識今古七字勾做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
衫舉子乞而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個錢塵中流
浪且隨緣直饒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
乎使下第舉子寧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
亡

余每讀韓偓臨終遺所藏名封燭跋及顏蕘朱葆
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
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

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何處去
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
之未盡墜地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六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縟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䛑律宗可遺功首

雖猥狎兒讌尤作興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德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黃鸝歌綬方疾遽和進物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急知音如此文宗篆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乙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諫不受佞明知面謾褻不着悄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目正史不錄具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實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殿賦詩（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貞觀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兩儀殿賦柏梁體（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六年閏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從臣）　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　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　幸靈州賦

詩（二十年八月將北荒悉平詩勒石）　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從臣蕃客）　狩陸渾賦詩（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二年七月宴近臣諸親）

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　（景龍二年七夕）　兩儀殿（九月九日）　登慈恩塔（閏月九日）　登總持浮圖（十月）　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　誕辰（二十一日）　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二十日）　幸薦福寺　立春宴（三十日）　幸臨渭亭（二十日）　幸長安故城（三年人日）　清暉閣登高（晦日）　幸昆明池（二月一日）　入送沙門玄奘等歸荊州（十一日）　幸太平公主南莊

月 幸望春宮送節度張說八月 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
十日 幸渭亭十月 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 誕辰長寧
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一日 幸溫泉宮十四日 幸韋嗣立山莊
十九日 幸白鹿觀十八日 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 蓬萊
宮宴吐蕃使八日 重宴大明宮八日 立春內殿賜綵花
日賜 幸滻水二月一日 送金城公主二日 幸司農王光輔莊
二十一日 宴桃花園三月三日清明 幸梨園拔河戲 祓禊渭
濱十日 宴昭容院四月一日 幸長寧公主莊六日 幸興慶
池觀競渡過竇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
止命侍臣賦

玄宗 開元初 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 送道士司馬承
禎十一年 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
學士 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覺蕭嵩
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并採訪
朝集等使十四年 幸寧王宅十五年端午 宴武成殿十二月
登驪山石甕寺十七年 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
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
樓臨右相園亭十八年五月八日 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
二十一年 張守珪獻捷飲至二十五年 花萼樓設宴天寶二載 送
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暐還鄉四載 幸朝元閣又

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 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
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 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
中和節賜宴曲江十六年十七年又 上巳賜宴曲江亭六年 九
日賜宴曲江亭十四年十八年十一年 又九月十八日
追賞重陽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 夏日與五學
士聯句三年 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

淮南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
如韓翃滿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
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當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
耶興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席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
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矣晝公一釋子耳亦下
勑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昭容
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本朝
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 徵晝公集浙西觀察使

當州皎然禪師手寫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
寺典本交歸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范再報者
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
月日牒藏宋刻晝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觭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爲淚悶翹足吟咏所撰歎惜移時或徬徨行諸前名舉袖納行卷于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衆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粺粔不廢俾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

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廣摭言稱李回言在成都有李珪郭圓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一時蓮幕之盛惜其詩不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韓愈李正封郾城聯句詩徐商帥襄陽有周繇段成式韋蟾溫庭皓漢上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日休爲從事有吳士陸龜蒙司馬都鄭璧魏朴顏

萱及隴西李縠南陽張賁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其人故掌徵之遺秩其詩亦應敎之緒篇也歟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凡續于志寧宴羣公於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劉洎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勔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皓陳嘉言韓仲宣高瑾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瓘同用春字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勝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爲詩志寧夫

兼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盛無不拂席迎之肅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中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起請以己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

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羣諸詩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饌設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詑而人地非匹未足爲豪彥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熾學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偷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忽如戟手交罵者有之迂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子罪哉王弇州云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播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回頹運況幾者知之亦能高蹈遠引肯哉言矣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八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嶠後頲又）燕許（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蕭李（頴士華）韓柳（愈宗元）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祐稱之亦時人語）鮑謝（防良輔）元白（稹居易）劉白（合劉禹錫稱）溫李（庭筠商隱）賈喻（島鳧出顧非文）皮陸（日休龜蒙）吳中四士（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廬

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羣宋濟）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大曆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寔十二人）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衆却[illegible]斯李杜笑爲墮憑大曆中人也公身沒不幾世已有並稱矣但王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得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必[illegible]之當筵立揖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illegible]四絕灑飛卿之叉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illegible]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辨四聲）又四歲（能賦詩）五歲令狐楚（能章）前休傑（口占賦詩）王六歲王勃（屬文）楊炯（舉題）恭號七歲李百藥（能屬文）駱賓王（詠鵝）杜甫（詠鳳凰）李泌（知爲文）李賀（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八歲劉晏（獻封泰山頌）楊嗣復（知屬文）九歲王維（知屬辭）元稹（工屬文）十歲李白（通詩書）十二歲李乂（工屬文）十三歲楊收（善文詠）又蘇頲（[illegible]）白居易（生七月即識之無二字）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

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

制科三等勑頭咸首捷武翊黃凡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勑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其否貴穩吟脆使無顛愁惟盧昇之師事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七不免小厄孤負與[illegible]相處一番耳

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生
平遭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
論其世家之盛若罔可慕遇之窮者猶可引而自
慰也爰稍增訂錄左方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褚亮褚遂良
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彥昭敬
播敬之弘陳子昂陳光沈佺期沈東美賈曾賈至
蘇瓌蘇頲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
李善李邕張說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
房融房琯鄭絪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郁

張毅夫張褘鄒紳鄒士美樊澤樊宗師裴佶裴均
歸崇敬歸登劉禹錫劉承雍路泌路隨李懷遠李
景伯于休烈于肅張薦張又新李端李虞仲韋表
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昌段成式皇甫湜皇甫
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泌李繁韋縠韋溫崔
羣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璩崔渙溫庭筠溫憲章孝
標章碣劉迥劉伯芻劉三復劉鄴鄭亞鄭畋李渙
李沇又張文琮二子戩錫韋安石二子陟彬包融
二子佶何王景三子之咸之賁之渙呂渭四子溫
恭儉讓穆寧四子質贊員賞竇叔向五子常牟羣

庠鞏劉知幾六子貺餗秩彙迅迥
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達蓋文懿馬敬淳馬
敬潜秦景通秦暐路紀路鼓崔湜崔液席豫席晉
周思茂周思鈞杜易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
濟來恆崔日知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
曾皇甫冉崔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
寂李渤李涉暢當暢諸柳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
堯佐楊虞卿楊汝士柳中庸柳中行李翰李觀馮
宿馮定李遜李建吳通微吳通玄鄭仁規鄭仁表
柳渾柳識唐臨唐晈周繇周緐二人者自前王之

渙兄弟外張文琮張文瓘張文收沈佺期沈全交
沈全宇喬知之喬偘喬備李乂李尚一李尚貞楊
憑楊凌楊凝韋綬韋纁韋紀蘇冕蘇弁蘇袞白居
易白敏中白行簡韋述韋迢韋迪四人者皆[illegible]
稷二家外楊發楊假楊收楊嚴凡人者張知謇知
玄知晦知泰知默及前竇氏連珠六人者王劇王
勔王勃王助王劼王勸及前劉貺兄弟七人者趙
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illegible]
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同號
高陽里此外如崔皆等兄弟四人崔瑤等五人常邠等六人從皆爷八人並載唐史又闕人

一家兄弟九牧載地志然亦以爵位顯大抵乙身齊名爵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留于實三以鹿幾自餘張趙諸人雖當時並有名字亦未必盡然姑錄以備數若三羅同難遍譜原非真瑞神枝所不果入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璹岑文本岑羲員半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嗣立韋弘景杜佑杜牧鄭絪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盈孫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璡魏徵暨于志寧條然狄仁傑兼謨李敬玄紳之類以世次稍遠不錄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上李栖筠子吉甫吉甫子德裕錢起子徽徽子可復可及珝柳芳子冕登登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璧珪玭鄭餘慶子澣澣子處誨從讜又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四世者王播子起起子龜龜子蕘盧綸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簡能子知猷簡辭子貽殷弘正子虔灌簡求子汝弼嗣業嗣業子文紀內唐氏尤文彩與官爵同盛史稱鑾爲鼎門云

開元以前詞人鮮弗達者天寶以後才士鮮弗淪者卽間有之然弗數見也第今製作行世則累垂拱百不二三大曆元和十嘗五六造物乘除亦

錄唐人雜說類次數條以見其槩云

唐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illegible]方士僚與選者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寧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蔡允恭顏相時薛收蓋文達蘇勗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

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顏師古褚遂良等尚不止此

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爲直學士

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十六人徐彥伯爲首餘率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嘉謨亦與焉

玄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爲中書令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慎同平章事四年冬

宋璟爲黃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張嘉貞十四年夏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同平章事

右玄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雖天資險猾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

席豫傳云豫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掌綸誥又蘇頲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丘李乂等並以文學爲中書舍人

右一則初盛間詞人顯者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黎軍卒又唐新語云長壽中滎陽鄭蜀賓詩知名年老肖受一尉之官未幾卒二事此類

右初盛間窮乏不達者

國史補云開元以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寧（昌齡）李館陶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梁補闕（肅）韋蘇州（應物）

右載唐詩紀事崔比部李館陶不列名按是時詩文有重望而不甚顯者崔則崔顥崔曙李則李翰李華含四人外無赫赫稱必居一於此

明皇雜錄云天寶末劉希夷王冷然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張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劉昚虛崔曙杜甫雖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

右二條盛唐詩人窮者李杜古今流落之魁然當諸人中覺猶爲顯達也一笑

丹陽集云潤州延陵有包融儲光羲曲阿有丁仙芝繆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

右亦多盛唐間人吳楊所產也殷氏敘其履歷但一二稍顯自餘布衣冗秩勞于籍中豈此方當時遂無貴且文者耶

盧綸傳云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號大厯十才子綸戸部郎中起考功郎中發都官員外峒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官俱不甚顯獨中孚侍郎翃知制誥差著而端竟終杭州司馬時秦系劉方平布衣顧况司戸于鵠從事張南史參軍厄尤甚焉

右中唐詩人之窮者嗣是權武裴元韓白諸公驟顯元和遂以中興繼之郊寒島瘦籍盲仝枉二李(賀覯)歐陽並夭其窮益又甚矣

劇談錄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有名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庥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繇以詞賦顯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著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延暉以古風名皆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與盧薄竊聯名級者殆不可同年語矣

右晚唐詩人窮者如此其衆又過於前然司馬禮隱輩尚不止是令製作多不傳徒空名寄於簡冊雖頗勝當時華要亦可悲也

唐舉子不中第者語林劇談所紀外又有來鵬宋濟嚴惲王璘李洞胡曾張祜江爲盧汪孫定許琯琯後爲羽流歐陽澥李山甫司馬禮等大率皆晚唐而盛唐則老杜以不第獻賦其他孟浩然等雖布衣然非舉子也諸人生不成名今紀載又將沒沒余惜而詳著之

王弇州嘗爲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

一貧困 杜甫(浣花盤飧…) 鄭虔(廣文…) 蘇源明(…) 王季友(…) 陽城(…) 賈島(…) 孟郊(…) 盧仝(…) 周朴(…)

二嫌忌 張九齡 李邕 蕭穎士(見忌李林甫) 李頎 武元衡(見忌…) 韓愈(見忌李逢吉) 李德裕(見忌李宗閔) 白居易(見忌…) 張祜(見忌…) 溫庭筠 李商隱(見忌令狐綯) 韓偓(見忌崔胤)

三玷缺 四傑(浮躁) 沈宋(險諂) 李嶠 蘇味道(模棱) 張說 賀知章 王維 鄭虔 儲光羲 李華 柳宗元 劉禹錫 劉長卿 嚴武(驕無上) 李白 秦系 崔顥 元… 李德裕 李益 四偃蹇 四傑…

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悖旨放逐終老薛令之以嫌疏宮…
…蹭蹬七十及第三十年沈千運年老五十王昌齡名詩…
一生落拓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鍾服闕不振孟郊公乘億溫
…劉得仁潘賁之徒一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成方道一時憔悴以死至其詩所謂…
…一年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得著朱騎馬是何人又有御溝路…
流徙則李義府鄭世翼盧藏用沈佺期宋之問元…
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
則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劉允濟李邕…
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郭…

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
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
虞鄉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六朝
等杜審言…溫庭筠…王無競…
歸李太白吳武陵…
道…身…七夭折范攄子…
…李賀二十王勃二十八…
之…王劇王勔范…
…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
台符鄭畋處鍾謨潘佑以究心唐宋之門…

至忠薛稷蘇頲江為宋齊丘以法騁貲王張遜顏
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以義士無競劉希夷以讒
薛能皮日休以亂盧照鄰以水伊璠以猛獸九無
後楊炯絕後…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
…崔曙名一女白居易…王維無子陽城
…崔珏張又新…
全州云古人謂詩能窮人夫貧老愁病流竄滯留
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榮顯人所
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造化之
秘則與窮愁雖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呻佔

推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愛書之竹
刀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鵬池是二合也循覽往所
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概

唐音癸籤卷二十八終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五

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資解頤多矣其間出自傳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爰摘一二左方餘可概云

盧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爲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亢有與宋往還詩宋之亦有敘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拘滯那得宋句在內

好事者第偷取駱集目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戎昱爲京兆尹李鑾所知欲妻以女嫌姓僻令改不可而止後憲宗嘗舉其和親詩而忘其人顧左右是姓名稍僻者左右舉昱對帝頷之昱姓固僻然其上崔中丞詩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擬殺身求知激切之辭與改姓事無涉也范攄欲傳合爲一并易詩中移性爲移姓使昱一生作詩下嫌字不得不大苦乎（爲後漢光武中受姓受封不可改之于唐下見范史）

北省同王建作宮詞爲王守澄所持獻詩末句有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句守澄懼而止今觀詩全篇並敘樞密內庭恩寵秘密事故以是結之益致豔羨意言非自向人說人那得知耳此豈挾制語哉唐時詩人於宮禁事皆儘說無忌楊阿環孟才人尚入篇詠建詞有何嫌必制人以自全也

李涉井欄砂贈詩一事或有之至此盜歸而改行八十歲後遇李渠征自署姓名爲韋思明備誦涉他詩遊酒酹涉則雲溪友議所添蛇足也唐人好爲小說或空造其事而全無影響或影借其事而

更加緣飾即黃巢尚了一禪師號爲僞造一詩實之況此小小夜劫乎

小說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謂其出莊子不知綯怒之卒不登第庭筠詩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謂此考庭筠詩原爲哭亡友作云終知此恨難消遣辜負南華第二篇嘆已不能齊物如莊周之忘哀也孟之背謬令狐相未必慮而此詩則何嘗爲令狐發也耶

有云曾唐寓江陵寺亭沼間得句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明日還坐沼上見素裳女子

步詠前句追訊之遽沒數日唐殂考此乃唐劉阮遊仙詩洞裏有天云云元不說水底人改之以就所云池沼者詩讖故有之然率然自出胸臆故驗可須人點竄代爲之歟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爲有此兩人皆非是

盧鴻一新唐書本傳去一字單名鴻誤

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萬名而分齊融爲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寺碑改正

張祜之祜人多作祐字者小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不名祐可知矣

喩鳧喩坦之兩人也品彙爵里考以坦之卽鳧之字混爲一人今考宋陳直齋書錄各有其集文苑英華兩人詩亦分載劉各不同而謝皐羽睦州詩派載新定之以詩鳴於唐才一人實並列焉尤文獻在本鄉足據者也

李白蜀人非今山東人也山東李白之說出於杜詩云山東者乃當時關東海稱戰國策頓弱說秦始皇山東戰國有六意白時正寓關東故耳舊史傳白不書郡望援杜句直書爲山東人史例之變然實非以其嘗家任城而云山東也齊魯之稱山東自元始於唐此地尚隸河南未有今山東稱今東省通志據杜詩徑收白爲山東人而蜀楊用修起爭之以白嘗自比謝安稱東山李白并欲改杜詩之山東爲東山用概絕東省借白之媒端抑知白東山山東兩稱原各不相蒙者乎

韋應物正史無傳賴國史補數語足存其生平爲人及官閥之概當時仕只蘇州刺史而止未嘗又

別爲他官沈明遠爲補傳較國史尤詳備而刺蘇而後復有江淮鹽鐵轉運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一銜則采自劉禹錫舉自代狀其搜補亦云勤矣今考白樂天集有書與元稹論應物云其詩身後人始知貴此書作元和中而劉之狀稱太和六年則應物殁已久矣當另是同姓名一人耳蘇州正不藉卿銜重何庸誣之

唐中葉僧道內殿供奉並有法號之賜至末季濫觴極矣偶檢得杜光庭釋貫休兩頭銜錄之以資一噱

杜光庭銜　唐引駕傳眞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崇眞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蔡國公弘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紫某出道藏

貫休銜　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玄通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某畫苑

靈澈一遊都下飛語被貶廣宣兩入紅樓得罪譴

歸貫休在荊州恭爲成汭遞放黔中修睦赴僞吳之辟與朱瑾同及於禍齊己附明宗東宮談詩與宮僚高輦善東宮敗幾不保首領畢竟詩爲教乘中外學向把茅底隻影苦吟猶恐爲梵網所未許可挾之涉世同俗人俱盡乎

唐名緇大抵附青雲士始有聞後或賜紫參講禁近階緣可憑青雲士亦復借以自標如陸希聲韋貽度以澈晉兩師登庸尤其可駭異者君子於此嗟世變已

從來羽士解化未有不以爲得仙者其詩亦往往非眞如眞仙通鑑所載李昇與元白與飲詩雲房先生傳亦有之黃損得仙歸所題詩門前鏡湖云云即賀季眞詩蓋皆好事者所綴合也曾疑許遜晉人至唐顯呂巖唐人至宋顯定爲僞托傾慕世信之不能奪耳

女子能詩者有矣惟宋尚宮姊妹五人爲異下此威光裒三人亦所罕覯恨失其姓尚宮宋之問後裔也見雲溪友議陸暢催粧詩一則內又如古中孚張氏孟昌期孫氏元稹裴氏杜羔劉氏元載王氏彭伉張氏李拯盧氏並作合有緣無慚對擬尤

爲人世有數夫婦第未知鏡中影豔雅副韻藻否耳爲一笑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組始於漢顏眞卿與書公諸人有擬　兩頭纖纖廣人有兩頭纖盛川生占辭唐王建有定又有擬古諸一東一西體須水亦兩頭纖纖之類一　盤中詩始漢蘇伯下處寄夫詩寄從升史圖因角藏胡成文名號至竇滔妻蘇氏並可爲濟璣圖夫實二載范引盤母王氏撰迴文詩人有卜二字宇數與璐讒昌同文曾呂中有歲叢爲邊將不歸妻役氏竹詩卜竹意乎寓意之有已夫歸皆盤中之類　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始於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　迴文聲傳成有迴文反覆詩溫嘲有迴文虛言詩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倡和並有迴文詩集待亦始傳成聊宗時有詞谷子者集五子之歌讖將政　風人詩此與葉詰璽不同藁砧語如隱

[illegible]

迴波詞（[illegible]）

大言小言（宋玉有大言小言賦[illegible]）

了語不了語（[illegible]）

縣名州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等類（[illegible]）

又有故犯聲謂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用韻故犯鶴膝者鏤衆不盡（[illegible]）

以上並體同俳諧然猶未至俚鄙之甚也其最俚鄙者有賀知章之輕薄祖詠之渾語賀蘭廣鄭涉之詠字蕭昕之寓言李舒之隱語張著之機警李丹張彧之欬後姚峴之謔語影帶李直方獨孤申叔曹著之題目黎瓘之翻韻見國史補及雲溪友議諸書皆古來滑稽餘派欲廢之不得者

韻牒始段成式段押句好押窮韻惡韻其平聲好韻不僻者書竹簡稱爲韻牒又有遞聯細斑竹爲之以白金鎖首如茶挾形分客以免互送之煩今韻牌之類是也

詩箋始薛濤濤好製小詩惜紙幅長賸命匠狹小爲之時謂便因行用其箋染演作十種色故詩家有十様蠻箋之語

詩筒始元白白官杭州元官越州每和詩入筒中遞之白有詩云爲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咏人愛重爲設板如道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後却易爲板是也又問今名勝處少有宋杜何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留其一有此辣手會見清楚在

唐音癸籤卷二十九終

唐音癸籤卷三十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集錄一

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者一曰舊唐書經籍志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一曰宋史藝文志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一曰馬端臨文獻經籍考端臨所引書又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一曰陳直齋書錄解題此數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今校除重複參合有無依世次先後具列卷目左方備考

帝王

太宗四十卷　高宗八十六卷　則天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十卷　中宗四十卷　睿宗十卷　玄宗十卷　德宗十卷　濮王泰二十卷

初唐

陳叔達十五卷　竇威十卷　褚亮二十卷　虞世南三十卷　蕭瑀一卷　沈齊家十卷　薛收十卷　楊師道十卷　庾抱十卷　孔穎達五卷　王勣五卷　鄭楚之三卷　魏徵二十卷　許敬宗八十卷　于志寧四十卷　上官儀二十卷　李義府四十卷　顏師古六十卷　岑文本六十卷　丁子翼十卷　殷聞禮十卷　陸士季十卷　劉孝孫三十卷　鄭世翼三卷　[illegible]十卷　李百藥十卷　孔紹安五卷　李輔二十卷　溫彥博二十卷　李玄道十卷　謝偃十卷　沈叔安二十卷　陸楷十卷　曹憲三十卷　蕭德言二十卷　潘求仁三卷　殷芊三卷　蕭鈞三十卷　袁朗十四卷　楊續十卷　王約一卷　許恭十卷　任希古十卷　凌敬十卷　王德儉十卷　徐孝德十卷　杜之松十卷　宋令文十卷　陳子良十卷　顏頲十卷　劉禕十卷　司馬僉十卷　鄭秀十二卷　耿義褱七卷　楊元亨五卷　劉綱三卷　王歸一十卷　馬周十卷　薛元超三十卷　高智周五卷　褚遂良二十卷　劉禕之七十卷　郝處俊十卷　崔知悌五卷　李安期二十卷　唐覲五卷　張大素十五卷　鄧玄挺十卷　劉允濟二十卷　駱賓王十卷　盧照鄰二十卷　楊炯盈川集三十卷　王勃三十卷　狄仁傑十卷　李

懷遠八卷　盧受采二十卷　蘇味道十五卷　薛耀二十卷　王適二十卷　喬知之二十卷　郎餘慶十卷　盧光容十卷　崔融六十卷　閻鏡機十卷　李嶠詩五十卷雜咏十二卷　喬備六卷　陳子昂十卷　元希聲十卷　李適十卷　沈佺期十卷　徐彥伯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宋之問十卷　杜審言十卷　谷倚十卷　富嘉謨十卷　吳少微十卷　劉希夷集四卷詩十卷　徐鴻詩一卷　張柬之十卷　桓彥範三卷　韋承慶六十卷　閭丘均二十卷　郭元振二十卷　崔湜詩一卷　趙彥昭詩一卷　魏知古二十卷　閻朝隱五卷　蘇瓌十卷　員半千十卷　李乂五卷　姚崇十卷　倪若水十卷　劉[illegible]三十卷　盧藏用三十卷　令狐德棻三十卷　許彥伯[illegible]十卷　來濟三十卷　杜正

倫一卷 李敬玄三十卷 裴行儉二十卷 崔行功六十卷 張文
琮二十卷 魏崇裕十卷 劉憲三十卷 薛稷三十卷 武平一
詩一卷 宋璟十卷 蔣儼五卷 趙弘智二十卷 賀德仁二十卷 許
子儒十卷 蔡允恭二十卷 張昌齡二十卷 杜易簡二十卷 顏
元孫十卷 姚璹七卷 杜元志十卷 楊仲昌十五卷 崔液十卷
二十卷外集 張說三十卷 徐堅三十卷 元海十卷 李邕
卷 王翰十卷 張九齡二十卷 康國安十卷 孫逖二十卷 趙
[illegible]騰一卷 毛欽一一卷 王助一卷雕蟲集

盛唐

王維十卷 苑咸一卷 康希銑二十卷 張均二十卷 權若訥十卷

白履忠十卷 鮮于向十卷 康玄辯十卷 嚴從三卷 陶翰一卷 崔
國輔一卷 高適卷 賈至集二十卷別集十五卷 張孝嵩十卷 儲光
羲七十卷 蘇源明二十卷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 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
集五卷又八卷補遺 岑參十卷 盧象十二卷 蕭穎士集十三卷 崔
顥一卷 綦毋潛一卷 祖詠一卷 李頎一卷 孟浩然二卷 包融一卷
李華前集十卷後集二十卷 李翰三卷 王昌齡五卷 郗說十卷 裴
倩集五卷 元結十卷 劉晏卷 獨孤及集二十卷 段
一卷 顏眞卿 李峴一卷 樊澤十卷 崔良
佐十卷 湯貞 劉迥五卷 武就五卷 于休烈十卷 張謂詩一
卷 常建詩一卷 王季友詩一卷 閻防詩一卷 劉方平詩一

中唐

元載十卷 李泌二十卷 崔祐甫二十卷 常袞十卷 劉太眞十二
卷 于邵四十卷 歸崇敬二十卷 竇叔向七卷 顧況十五卷 張
繼詩一卷 張南史詩一卷 蘇渙詩一卷 柳郯詩一卷 鄭常詩
一卷 衛萇詩一卷 陳蛻詩一卷 鮑防集五卷雜詩 韋應物詩十卷
卷 劉長卿詩十卷 錢起詩一卷 李端詩三卷 司空曙詩二卷
包何詩一卷 包佶詩一卷 郎士元詩一卷 皇甫冉詩三卷 皇
甫曾詩一卷 秦系詩一卷 盧綸詩十卷 崔峒詩一卷 吉中孚
詩一卷 韓翃詩五卷 耿湋詩一卷 嚴維詩一卷 李嘉祐詩一卷
李益詩十卷從軍詩 戎昱詩五卷 暢當詩二卷 許經邦詩

卷 楊凝二十卷 楊凌一卷 吳德光十卷 楊衡詩一卷 章八元
詩一卷 魏信陵詩一卷 林藻詩一卷 林蘊一卷 陳羽詩一卷 朱
灣詩四卷 于鵠詩一卷 朱放詩一卷 張碧歌行集二卷 雍裕之
詩卷 長孫佐輔古調詩一卷 楊炎十卷 陸贄十卷 柳渾十卷
鄭餘慶五十卷 韋渠牟詩十卷 張建封集一百篇一卷 張薦
三十卷 崔元翰卷 羅讓一卷 張登詩六卷 陳詡詩十卷
戴叔倫詩十卷 劉商詩一卷 陸迅一卷 柳冕詩四卷 姚南仲
卷 鄭絪三十卷 李吉甫二卷 李繁十卷 武元衡十卷 權
德輿集五十卷童蒙集十卷 裴度二卷 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 韓愈四十卷
卷 張籍詩七卷 王建詩十卷 盧仝詩一卷玉川子 劉

又詩一卷　賈島長江集十卷小集二卷　李賀詩五卷　歐陽詹十卷　李
觀二卷　李翱十卷　樊宗師二百九十一卷　皇甫湜三卷　柳宗元十三
卷　呂溫十卷　楊巨源詩一卷　鮑溶詩五卷　韋武十五卷　齊抗
二十卷　劉言史歌詩六卷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五卷　元稹長慶集一百卷
小集十卷　劉禹錫四十卷　竇常十卷　竇鞏詩一卷　穆員十卷　羊
士諤一卷　張仲方三十卷　吳武陵詩一卷　武儒衡二十五卷　韋
貫之二十卷　符載十四卷　郗純六十卷　李道古又與三十卷　董
侹武陵集五卷　溫造八十卷　李涉詩卷　陸暢詩一卷　劉軻一卷
李約詩一卷　費冠卿詩一卷　施肩吾詩十卷　徐凝詩一卷　沈
亞之九卷　殷堯藩詩卷　皇甫鏞十卷　王仲舒十卷　李虞

仲四卷　蔣防一卷　白行簡二十卷　熊孺登一卷　姚合詩十卷　張
祜詩十卷　周賀詩一卷　莊南傑雜歌行一卷　王叡聯珠集五卷　段
文昌二十卷　牛僧孺五卷　韋處厚七十卷　李程一卷　杜元穎
一卷　王涯十卷　舒元輿一卷　李德裕二十卷外集十卷姑臧集五卷　李紳
追昔遊詩三卷　王起十一卷　劉栖楚二十卷　崔咸一十卷　袁不
約一卷　滕珦八卷　鄭澣三十卷　馮宿四十卷　劉伯芻三十
李甘一卷　李敬方詩一卷　朱慶餘詩一卷　裴夷直詩一卷　章
孝標詩一卷　顧非熊詩一卷　薛瑩洞庭詩一卷　李廓詩一卷　劉
三復十一卷　封敖八卷　皇甫松一卷　歐陽袞二卷　陳商十七
柳仲郢二十卷　來擇三卷

晚唐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李商隱玉溪生詩三卷樊南集四十卷　段成式七卷　溫
庭筠握蘭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詩五卷　許渾丁卯集二卷　李羣玉詩三卷後
集五卷　李遠詩一卷　雍陶詩十卷　喻鳧詩一卷　喻坦之一卷　潘
咸詩一卷　方干詩十卷　趙嘏渭南集三卷編年詩二卷　盧肇文標集三卷
丁稜詩一卷　姚鵠詩一卷　劉威詩一卷　孟遲詩一卷　馬戴詩一
卷　項斯詩一卷　柳渾百篇集卷　劉得仁詩一卷　儲嗣宗詩一
卷　司馬札詩一卷　孫樵三卷　魏謩十卷　劉綺莊十卷　李善夷
十卷　韓琮詩一卷　崔珏詩一卷　李郢詩一卷　劉滄詩卷
李頻詩一卷　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于武陵詩一卷　于鄴詩一卷　朱

景玄詩一卷　曹鄴古風詩二卷　劉駕古風詩一卷　聶夷中詩卷
于濆古風詩一卷　鄭諴一卷　邵謁詩一卷　王道詠史詩一卷　胡曾
十卷　張喬詩一卷　許棠詩一卷　許彬詩一卷　李昌符詩一
周繇詩一卷　來鵠詩卷　陳黯二卷　曹唐詩三卷　周慎辭五卷　李
山甫詩一卷　翁鄴一卷　薛逢詩十卷　薛能詩十卷繁城集一卷　沈
拔遠十卷　劉鄴[illegible]　劉蛻十卷　鄭畋五卷[illegible]　公
東億[illegible]　鄭賓[illegible]　高駢[illegible]　顧雲[illegible]十三
章碣詩一卷　崔櫓無機集一卷　崔塗詩一卷　秦韜玉投知小錄
周朴詩一卷　張為詩一卷　羅虬比紅兒詩一卷　皮日休文藪十卷
[illegible]　陸龜蒙[illegible]二卷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韓

偓香奩集一卷 翰林集一卷 鄭谷雲臺編三卷 宜陽集三卷 唐彥謙詩三卷 李
洞詩一卷 唐球詩一卷 李咸用披沙集六卷 吳融詩四卷 吳蛻
宇詩宇二至卷七 陸希聲頤山集一卷 陸扆集七卷 朱朴詩四卷 張玄
晏卷 高蟾詩一卷 袁皓碧池集二十卷 羊昭業十五卷 鄭良士
白巖集十卷 錢珝舟中錄二十卷 王駕詩六卷 吳仁璧詩一卷 孫郃
小集十卷 文纂四十卷 鄭準渚宮集一卷 褚載詩三卷 王貞白詩七卷
曹松詩十卷 王希羽詩一卷 裴說詩一卷 齊夔一卷 康駢九華
雜編十五卷 黃璞十卷 譚正夫一卷 沈光五卷 程晏七卷 王東五卷
劉干詩一卷 陳光詩一卷 王德輿詩一卷 湯緒詩 湯卷贊題
韋靄詩一卷 羅浩源廬山雜詠詩一卷 謝蟠隱雜賦詩一卷 陸元

唐音癸籤　卷三十　七　四八五

皓詩詠堂子卷 趙摶歌詩二卷 周濆詩一卷 張友正一卷 張安石江淙
身卷 蔣吉一卷 鄭渥詩一卷 任翻詩一卷 嚴郾詩二卷 鄭巢
詩一卷 蘇拯詩一卷 周曇詠史八卷 詩 孫元晏六朝詠史詩一卷 覽北史
二卷 張次宗十卷 呂述東不小集三卷 薛廷珪一卷 王虬十卷 陳蟠
隱五卷 文丙詩一卷 鄭氏貽孫集四卷 養素先生貽榮集
三卷

閏唐

李琪金門集十卷 羅紹威偷江東詩五卷 政餘集一卷 馮道詩十卷 李
愚白沙集十卷 和凝游藝集十卷 王仁裕詩集十卷 集六十二卷 杜荀
鶴唐風集三卷 羅袞二卷 王微詩一卷 崔拙二卷 賈緯□□集十五

元深雲集一卷 張沈三卷 張集 符蒙詩一卷 李雄鼎國詩三卷 盧
士衡詩一卷 熊皦屠龍集五卷 高輦昆玉集一卷 丹臺集一卷 李瀚十卷
王朴十卷 扈載十卷 孫開物十六卷 孟貫詩一卷 譚用之詩一卷
卷 劉兼詩一卷 李後主煜集十卷 集略十卷 詩 殷文
圭冥搜集二十卷 又十卷 楊夔 周延禧
自集一卷 宋齊丘集六卷 李建勳集一卷 沈彬閒居集 沈
顏聱書十卷 陵 江文蔚集 孫魴詩五卷 韓熙載五卷 左
偃鍾山集一卷 熊皎南金集 江爲集一卷 成彥雄梅嶺集五卷 陳
陶 孫晟集五卷 徐鉉集三十卷 徐鍇集十五卷 孟
賓于金鰲集二卷 章震洞川集十卷 郭昭度十卷 李爲光

唐音癸籤　卷三十　八　四八六

變身五卷 孟拱辰鳳池集三卷 李明詩五卷 郭鵬詩一卷 李叔
文詩一卷 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 李中詩二卷 伍喬詩一卷 韓溉詩一
卷 韋莊浣花集十卷 蜀 張蠙詩一卷 馮涓集十三卷 長龍
一箋集卷 盧延讓詩一卷 牛嶠歌詩三卷 王超鳳鳴集二十卷 毛
文晏 楊九齡 李昊一卷 羅隱
歌詩外集 丘光庭 二卷 皮光業詩一卷
李宏皐 二卷 劉昭禹詩一卷 廖匡圖詩二卷 廖凝
詩二卷 廖邈詩二卷 韋鼎詩一卷 孫光憲集 卷 崔道
翁承贊詩一卷 以下閩 徐夤探龍集五卷 黃滔集十五卷
融東浮集九卷 市唐詩三卷 林寬詩一卷 劉乙一卷 謝壁高上詩四卷 詠一

卷鄭夾漈云不詳何代人下同 王周詩一卷 朱鄴詩三卷 楊弇詩一卷 賀
蘭明吉一卷 徐融一卷 韋詵詩一卷 李翥魚化集一卷 張琳十卷
徐杲八卷 宗嚴一卷 楊士達擬諷諫集五卷 成同文孟諸集二十卷 王
振詩一卷 倪明基詩一卷 孫該詩一卷 蔡融詩一卷 王轂一卷
程遜十卷 鄭寅行宮集十卷 崔遘二卷 趙晹詩一卷 李鍇詩一卷
李殷古賦一卷詩 王琛詩一卷 張鼎詩一卷 張弇詩一卷 李頎
詩一卷 馬幼昌四卷 沈文昌二十卷 李松錦囊集別集三卷 陳
九疇五卷 楊懷玉比墨集二卷 王傑十卷 喬諷十卷 李洪茂十卷
李堯夫梓潼集十卷 句令言玄舟集十二卷 童九齡通沈集二十卷 [illegible]
路艮八卷 沈松錢塘集八卷 程簡之金縷集十二卷 程柔安居集著十卷

舒舜擬諷諫十卷 方納遺事集一卷 張傑詩一卷 戴文題詩一卷 熊
惜簡湘西詩集二卷 左綿沖三卷 章鄖詩一卷 吳訪詠史十卷 杜輦
詠唐史十卷 趙容朝賢詩一卷 閻承琬詠史三卷朝詠史六卷 童汝爲
詠史一卷 龔霖詩一卷 蔡昆詩一卷 黃寺丞下詩一卷失名 以皮氏
王詩集一卷 李氏金臺鳳藻集五十卷 盧中詩集二卷姓名失

方外

僧惠頤八卷 玄範二十卷 法琳二十卷 靈澈十卷 皎然十卷 靈
一一卷 懷浦一卷 無可一卷 栖白一卷 尚顏荊門集五卷 子蘭一卷
齊己白蓮集十卷外編十卷 貫休十卷 虛中碧雲集一卷 修睦東林
集一卷 處默詩一卷 可朋玉壘集十卷 曇域龍華集十卷 晉光詩一

卷 [illegible]牧拾遺集十卷 楚巒詩一卷 無願一卷 應之一卷 智暹一
康白詩十卷 王梵志詩一卷 寒山子詩七卷 龐蘊詩偈三百
餘篇 智閑偈頌一卷二百餘篇 道士吳筠十卷 王艾果詩一卷 鄭遨
擬峯集二卷 杜光庭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

宮閨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花蕊夫人宮詞一百首 女道士李季蘭
詩一卷 魚玄機詩一卷 薛濤詩一卷

右諸集帝王八集二百六卷 初唐一百五十一家二千六百
五十五卷 盛唐四十九家五百十卷 中唐一百六十四家二千四百
四十五卷 晚唐一百三十七家七百六十九卷 閏唐一百

四十三家一千二十九卷 方外宮閨三十八家三百二十八卷
總計集六百九十一家八千二百九十二卷內晚唐許鄭閩唐孟貫劉兼二家出宋刻有家唐詩嘉靖中雲閩朱氏八重刻集之晚出而非爲書故并附
按舊唐書藝文志集部止載開元以上未全新書
志全載而有倫次宋志通輒五代其目爲多然亦
詳于近而略于前晚唐與唐志相當外猶溢出數
家若盛唐中唐較唐志以其半初唐十以八九幾
于無存而閏晚之間世次尤爲錯亂難據延閣鐵
帙隨手簿錄史官漫不經意故也鄭志出宋志之
前抄合唐二志成書混亂或有尤晁陳三氏但錄

一時民間存者亡者不載尤無所發明同之夾漈
晁陳考訂爲詳評隲亦確但披目寥寥不勝散亡
之恨此則諸家集錄之槪可得論次者也
白宋嚴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後人傳會謾云千
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如此即七百亦不滿其中
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槪稱集者亡佚寖
遠難可悉稽約略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
大抵爲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籤唐音在亡之數
其猶幸相半也乎
又同人倡和有珠英學士集武后時崔融集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

說等詩五卷大曆年浙東聯倡集志不詳何人疑鮑防呂渭與嚴維諸人倡
和詩也二卷諸朝彥過顧况宅賦詩一卷集賢院壁記詩
李吉甫武元衡常參遐咏集二卷壽陽倡咏集裴均十卷渚宮倡和集
前人二十卷荊潭倡和集裴均楊憑一卷盛山倡和集韋處厚與元稹
等十人詩十二遺一卷斷金集李逢吉令狐楚酬倡一卷三舍人集王涯令狐
楚張仲素五七古絕句一卷三州倡和集元稹白居易崔元亮一卷元白繼
和集一卷汝洛集劉禹錫白居易倡和一卷劉白倡和集三卷洛中
集令狐楚劉禹錫倡和一卷彭陽倡和集前人三卷吳蜀集劉禹錫李德裕
倡和一卷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崔珏余知古韋蟾等襄陽幕府倡和詩什及書
箋十卷松陵集皮日休在吳郡幕與陸龜蒙酬倡詩六百五十八首十卷僧廣

宣與令狐楚倡和詩一卷僧靈澈酬倡詩十卷峴山倡
咏集八卷疑顏眞卿與劉全白等倡和詩唐名賢倡和集二十卷宋志存四卷
荊夔詠和集一卷翰林歌辭一卷以上三集失撰人名
餞送詩有朝英集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
送行歌詩三卷賀監歸鄉詩集一卷送白監歸東都詩一卷蕭
欣送邢桂州詩一卷謝亭詩李遜鎮襄陽以送行詩筆于亭一卷送毛
仙翁詩集牛僧孺韓愈等贈一卷
題咏勝境有九華山詩錄唐僧應物編一卷麻姑山詩一卷
陽湯詩一卷惠山詩一卷廬山瀑布詩一卷岳陽樓詩一卷
道林寺詩袁皓集二卷雲門寺詩一卷廬山簡寂觀詩一卷

青城山丈人觀詩二卷虎丘寺題眞娘墓詩劉禹錫等一十
二人一卷道塗雜題詩永康一人道全問詩一卷
一方人士詩有丹陽集開元中丹陽進士殷璠彙次潤州包融儲光羲等
芝蔡隱丘蔡希周蔡希寂張彥雄張潮張暈周瑀談戭殷遙樊光沈如筠孫處玄徐延壽馬挺申堂
構十八人詩前各有評一卷池陽境內詩一卷江夏古今紀咏一卷
宜陽集袁州劉松集其州天寶以後詩四百七十篇六卷泉山秀句集黃滔
集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三十卷
家集有李氏花萼集李乂尚貞尚一二十卷韋氏兄弟集韋會
弟綱二十卷竇氏聯珠集竇羣常牟庠鞏五卷廖氏家集湖南廖匡圖編
一卷匡圖弟兄子姪匡凝融等并工詩

省試詩有前輩詠題詩集采開元至大中省試詠詩三百五十篇四卷
中書省試詠題詩一卷同題集殷玄撰十卷文場秀句王起
遺一臺卷臨沂子觀光集梁王轂集禮部所投詩三卷
僧詩有五僧詩集一卷內摯等卜哲僧詩一卷清江等三十
四僧詩吳僧皎然集一百僧篇二卷弘秀集宋寶祐中李龔編唐僧皎然以下五
十二人詩五百首十卷以諸僧名弘才秀故名自
序云禪餘風月客外山片千古下一目可見李唐
猶志名什貿轉此得存兩經本清寒分黨近刊寶
月齊郭僧東偈梁朝僧惠標陳朝僧保入昔並宜
翎道家詩有洞天集蒙乾祐中王貞範集道家神仙隱逸詩五卷
婦人詩有瑤池新集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季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
詩什一百十五首一卷

唐音癸籤卷三十終

唐音癸籤卷三十一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集錄二

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有續古今詩苑英華
集唐僧惠淨輯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止十卷麗則集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唐李
氏撰不著名五卷詩人秀句總章中元思敬撰二卷古今詩人秀句
吳兢同題僧玄監撰二卷皎然嘗其所選不精多采浮淺之言無益詩教玉臺後集天寶
中李康成續徐陵玉臺新詠自陳隋至唐初沈宋四傑而下附以己作十卷
選初唐有正聲集孫季良撰三卷唐詩云以劉希夷詩為集中之最奇章
集錄李林甫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不知撰人姓名四卷搜玉集自四傑至沈宋三十

七人詩六十三篇不詳撰人名一卷
合選初盛唐有國秀集國子進士芮挺章撰所載李嶠沈宋范祖詠嚴維九
十人詩二百二十篇三卷樓穎序稱其鑑識無譏登納菁英茂一家之言
選盛唐有河嶽英靈集殷璠撰三卷上卷常建李白王維劉昚虛張謂王季
友陶翰李頎高適中卷岑參崔顥薛據綦毋潛孟
浩然崔國輔儲光羲王昌齡賀蘭進明下卷崔曙
王灣祖詠盧象李嶷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
四首品藻各冠篇首自序論人皆河嶽英靈故便
以為號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篋中集元結撰以近代詩人拘
限聲病惟吳興沈千運獨挺流俗能與人異取其詩及同時拘敘名五七人為編一卷起予
集大曆中曹恩撰五卷
選中唐有南薰集竇常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詩分西掖南宮外臺為目人各繫

事繫賛三百六十篇三卷

御覽詩 憲宗勅學士令狐楚纂進一卷又名選進集所載代德兩朝暨元和初諸家凡三十人詩二百餘首內惟李益盧綸楊凝居多其詩皆妍艶短章所題亦多以嫌諱有所改易取資宸覽非允藝裁

中興間氣集 高仲武集二卷起自至德元年終大曆末年錢劉而下二十六人五言詩一百四十首七言附之倣河嶽英靈人各冠之以評自序但體格風雅理致清新則朝野通載格律兼收云

極玄集 姚合撰二卷所載大曆才子及劉長卿郎士元等十五人稱子曉然等四人詩而短以王維祖詠凡二十一人詩一百首自題云此皆詩家射鵰手卷三

合選則唐詩類選 大中時太子校書顧陶集序云國朝以來杜李挺生莫得而聞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得蘇李劉謝之風骨抑退浮僞流艶之辭其律體切語對絕棄病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皆

妙于新韻守章句不失其正選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二十卷

又玄集 光化中韋莊撰序云自國朝大手名人至今之作者或百篇內紀一章或全集中徵數首今盡飲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一百四十人詩二百首二卷

文章龜鑑 倪宥集前人律詩卷亡

五代人選唐詩有國風總類 王仁裕五十卷 擬玄集 十卷 詩纂 三卷益采陳康圖集 續正聲集 後唐王貞範編五卷 續又玄集 南唐劉吉編十卷 煙花集 蜀後主王衍集豔等二百篇五卷 名賢才調集 蜀監察御史韋縠編唐人詩一千首每一百首爲一卷附于成編無倫次其所宗者雖李青蓮及元白而晚唐人詩十居其七八 備遺綴英 爲蜀王承範集二十卷 外有李戡詩選 卷 檀溪子聯璧詩集 三十一卷 無名氏正風集 十卷 垂風集 十卷張籍等詩 名賢絕句詩 一卷以上四集並未詳何代人撰附記

右唐人自選一代詩其鑒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爲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并訾璠丹陽之狹于收似又希主韻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指並較殷爲殊詳于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矯前撰爲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爲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艷藻日富律體因開非希重風骨裁既將何淨滌餘癖摩成一代雅體逮乎肆習既登多題微賤自復華碩謝旺閒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衡韻調爲去取此間氣與極玄取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劬兩大難相

追亦時運爲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衰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救爾鄭谷嘗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似非深知仲武者然正見唐人于詩選重此兩編故獨舉爲評推凡撰述極人意必久傳他選亡佚有間此數選獨行世可推已業吟者將求端唐選定繇盍尚論于斯 胡元瑞云芮挺章國秀不取李頎七古律姚武功極玄不錄王維五言絕殷璠河嶽英靈不稱龍標七言絕當時月旦迥爾愚謂諸家選豈必盡允要論其去取大凡窺唐人指趣

□記瑕疵繩其細宋人以諸選多不載杜甫李白爲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國秀成于天寶三載白入長安未久甫則僅游東都齊魯間名尚未起何由知而尊之英靈之選稍後故有白仍無甫他選御覽間氣皆選中葉之詩盛時諸家多不入不獨李杜也惟顧陶類選取冠李杜韋穀才調更有李無杜總若有意獨尊之者蓋□論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

自宋至今唐詩總集有選家又有編輯家唐詩至後代多亾佚故有編輯家也茲錄其稍著者

宋文苑英華 太平興國中學士李昉等奉詔撰一千卷內詩二百三十卷六朝人居其一唐人居其九斗南周氏謂中晚唐如權德輿李商隱羅隱顧雲等有全卷收入者楊文公以爲出楊徽之之手唐人詩得傳賴藉此書爲多

樂府詩集 鄆州郭茂倩輯自漢魏訖唐樂府其唐人擬古題若以新附題之聯于唐者皆爲近代曲詞新樂府詞二目括之合百卷唐實居其大半云

萬首唐人絕句 洪邁編五言二十五卷七言七十五卷每卷百首共百卷上壽皇重華宮賜札褒美洪意存務博隨得隨錄不暇詮次宋人詩如李九齡李稹吉郭震滕白王嵒韓浦王初之屬多混入其尤不深考者采何選稱其宇伸言亦列于內爲昔人所譏然唐人絕句一體詩賴頗多存此公搜採尤不可廢也

唐詩紀事 臨邛計敏夫編八十一卷序云唐人以詩名家滅沒失傳不可勝數等詩二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竊記石刻宦遊四方殘篇遺墨一聯一句悉搜採繕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可考即略紀大節庶讀其詩知其人云按計氏此書雖詩與事跡評論并載似乎詩話之流然所重在錄詩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收採之博考據之詳有功于唐詩不細外如王琮菲南縹李善夷李咸用系甚有集詩李康成殷璠芮挺章高仲武之工品高內李丙亦自有詩並皆遺漏又如李元操之爲□李孝貞字漫附開九中僧應丘琪樹詩之爲井□算中綮嘆丘詩說去蔡字作僧晉釋泉道能詩□作承鄭列僧中皆當是正亦其編纂亦繁故偶亦失撿不足爲疵也

閩刻百家唐詩 華亭朱警刊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警自序先人藏有宋刻成遺志翻刻行世而以徐獻忠所撰詩品冠其首

初唐詩紀 黃德水編十六卷吳琯補成六十卷

盛唐詩紀 吳琯編一百十卷初德本爵編唐詩紀續馮惟詩漢魏六朝詩紀纂首事不呂而拾琯貢安寓室寓白下客吳江俞安期江鄭陸鄮同郡謝陞得黃遺稿勸琣補成全唐僅成可遙行不克終客散太草草什梓唐人詩有單存集簡力有巨斁尚完名多寡不倫難用焉氏前例以世代詮紀舉堵欽終之僩知諸客未易卒業乇十遺漏之多開卷即夫一十高祖詩他何論

此皆唐詩編輯家之巨者

他編叢雜不具論

選詩宋唐百家詩選 王荊公選二十卷初宋敏求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擇其佳者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爲一編荊公因再有所去取遂行世嚴滄浪云荊公百家詩選

蓋本十唐人英靈間氣集其明皇起宗薛復劉希夷章述之詩無少智鄰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篇儲光羲後方是兩公自去取前卷讀之其佳并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曾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又如李杜韓鄉擬家有其集不載可也恐未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貫于十鄭撰孤又辛也物孫逖祖詠劉昚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而此集無之荊公當時所選當錄宋之所有耳其宇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然哉人人但以荊公所選敘粗所莫敢議□吠也荊公又有杜韓歐李四家詩選以韓大杜又人本□家□公置青蓮之前識名怪其不倫

文粹 姚鉉選內前十三卷又谷占體也選唐內□待賦選唐詩遺律詩強以古繩今末爲適擧

金元唐詩鼓吹 合元好問選唐七言律七十五人五百八十餘篇十卷以聲調宗壯□□□軍樂之有鼓吹故名內刊盛唐從張說□□王□中須高適岑參數篇餘並元和以後人詩社認之李義山陸曾望及五代譯月之獨多何下人閱有寺亦覘入意遺山偶

錄以備檢閱鄉人郝參政天挺尊事遺遂注釋行世耳郝注尤蕪謬不堪讀

瀛奎律髓 元初歙人方回取唐五七言律詩合宋人所作分門類每門一卷共四十九卷并加注釋中間評術引詩亦有合者但分門各冠小引及以象李爲兩代取義總稱絶人句當兩

三體唐詩 宋周伯弜選唐人五律七律絶句[illegible]卷[illegible]其論絶句有實接虛接前對後對拗體例一律詩以景物爲實情思爲虛有一實一虛有與實四虛前虛後實易蕭前實後虛難紹就[illegible]敘近之要種務自學究事其生由爲安釋買手敢注鼓吹者莽勝去

唐音 元楊士弘選十五卷始音一卷正音十四卷餘響附之內五言古詩宵取盛唐七古古詩五古律絶集取中唐七言律絶蕭有駿唐序云自六朝來正音克康四子一變所闊唐音之編敘其律溷初變來能音純故列爲唐詩始言又大唐詩至開元之實闊始渾然大饒遂放代之風是編專取盛唐者欲以見其音行之絶條手也道之盛故自大曆以降雖有卓然成家或冷了帖蔵溷于險或近于溷俗或窮于實

豈戒遠了廣輿或過於刻削皆不及錄其武[illegible]之要而纂存者畧淵爲

國朝唐詩品彙 洪武中新寧高棅選九十卷初棅以楊氏唐音分始音正音餘響爲得唐人[illegible]尺遂因其目又詩分之爲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體之中各以此九目區辨其人敘次其許人擬正始爲唐初四子與其前後諸人之詩與楊之始音同正宗以五古爲陳子昂李白七古亦令自至律爲李孟王岑高七律李孟王岑高外有崔顥賈至李頎祖詠張謂五絶李王孟外有崔國輔七絶李與王昌齡而諸體皆以杜甫爲大家開天大曆諸賢不入正宗者皆爲名家及爲羽翼皆楊之所謂正音而貞元後多爲接武元和開成後多爲餘響正變一目羽五古爲韓愈孟郊七古爲愈與王建張籍李賀五律爲賈島姚合許渾李商隱李頻馬戴七律亦商隱渾及劉滄傍流則釋道宮閨詩各立序論以并其端多於楊選數倍又爲拾遺十卷附後

唐詩正聲 棅編品彙[illegible]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慮博而寡要襍而不純又擷其尤一千十首彙是編自序聲律純完世外

[illegible]之

唐詩選 李攀龍選十三卷序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外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于此

選家尚多茲亦不具

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爲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惟是所稱正音餘響者于前

多有所遺于後微有所濫而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騰並非唐篇一大闕典高廷禮巧用楊法別益已裁分各體以統類立九目以馭體因其時以得其變盡其變以收其詳斯則流委既復不紊條理亦得全該求大成于唐調此其克集之者矣高又自病其繁有正聲之選而一二百年後李于鱗一編復與學者尤宗之詳李選與正聲皆從品彙中采出亦云得其精華但高選主于純完頗多下駟誤入李選刻覈精矣至無應寶誤收王弇州以爲于鱗以意輕得作[illegible]今移輓進作者無是

也良爲篤論顧欲以是盡唐修言此外無詩則過矣宜有識者之不無遺議爾夫盡唐宜何如亦惟用品彙之例稍潤色焉而可詩在唐一代體數變矣取數變之體統列一卷之內自衰盛相形妍醜互眩兩存既嫌尾或殘貂盡棄又惜灺堪續月故皮各自爲域庶兩無奪倫此品彙之分編者即繁殘符奏全動俑諸選之合輯者縱精嚴難免觭弊也尙所詮九日強半允愜惟律詩正變一目內許渾李頻馬戴乎調不足稱變或尙有杜牧薛能李洞諸人足擇五古則衷中鄭駕輩似亦可附郊愈

末以終變風斯皆可商者其最陋五言排律遍卷錄省試詩何所取義而大謬在選中晚必羅以盛唐格調概取其膚立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無所收李杜兩家尤多爲宋人之論所囿不能別出手眼有所去取藥此衆病更于初盛十去二三益知之于中唐十去四五益二三于晚唐十去七八益三四唐選其有定本乎假我數年究可卒業

唐音癸籤卷三十一 終

唐音癸籤卷三十二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集錄三

詩話在集部與文史同類用以標成法摧往篇備瑣聞一切資長吟功此爲在不可無錄第作者篇目泛濫多襍粽小說家言中難以區指今但據唐宋各志及焦氏國朝經籍志所載詩話一目諸書稍加汰隲列後遺者俟博識補焉

唐人詩話詩品一卷李嗣真撰 評詩格一卷李嶠撰 詩格一卷元兢撰 宋約撰 又一卷王維撰 又一卷王 詩中密旨[illegible]王昌齡撰 詩式五卷皎然撰

詩議一卷皎然撰 金針詩格三卷 文苑詩格一卷白居易撰 並白 詩格一卷王起 二南密旨一卷賈島撰 [illegible] 大中新行詩格一卷王起撰 詩例一卷姚合撰 [illegible] 炙轂子詩格一卷王叡撰 文章玄妙旨一卷任藩撰 緣情手鑑詩格一卷李弘宣撰 主客圖一卷張爲撰 [illegible]

（…故主上入室李羣玉入室…可馬退之）
（…為…凡…瓌奇美麗主…入室…假…次…符…射）
（…唐…學…陳…羽…律…張…籍…）集賈島句圖（…撰…李）國風正訣（…撰）玄
機分明要覽一卷　風騷指格（…）　流類手鑑一卷
（…）詩體（…）雅道機要（…）本
（…事詩…）　續本事詩一卷
（…）抒情集（…盧瓌撰…卷…盧）

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
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衍及釋
齊己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偽托無疑

張為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
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宋元人詩話賓朋宴語（十五卷丘昶撰昶南唐進士入宋著此書十五篇敘唐）
（以來詩人…）風騷要式一卷（…）徐詩格要律一卷（王夢簡撰）詩格
（…）處囊訣（…一卷…撰）詩評（…卷…撰）詩中旨格
（…）詩律大格（…一卷…撰）徐詩鑑（一卷…撰）
詩式（…卷…撰）楊氏筆苑句圖（一卷…大年所嘗…）
（…）續金鍼詩格（…一卷…撰）吟體雜（…）
（…十卷…）
詠（…）
（…）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詩

點化秘術（一卷…撰）風雅拾翠圖（一卷…撰）詩林句範
（五卷…）騷雅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律詩洪範（三卷…撰）風騷
格（…撰）寡和圖（…撰）古今名賢警句圖（一卷蔡希…）
潛溪詩眼（一卷范溫撰）天廚禁臠（三卷惠洪撰）韻語陽
秋（二十卷…撰）漁隱叢話（六十卷後集四十卷胡仔撰）聲
律發微（一卷…撰）藝苑雌黃（二十卷嚴有翼撰）王禹玉詩話
（一卷…）六一詩話（一卷歐陽修撰）詩話（一卷…）續詩話（一卷司馬光…）
中山詩話（三卷劉攽撰）東坡詩話（二卷蘇軾撰）後山詩話
（二卷陳師道撰）歸叟詩話（六卷王直方撰）石林詩話（二卷葉夢得撰）許彥
周詩話（一卷許顗撰）南宮詩話（一卷…撰）艇齋詩話（一卷曾季…）

西清詩話（三卷題無名子撰或曰蔡絛使其客為之也）環溪詩話（一卷…）
庚溪詩話（二卷…）葉正則詩話（二卷）碧溪詩話（十卷黃徹撰）
觀林詩話（一卷吳聿撰）洪駒父詩話（一卷駒父名芻）蔡寬
夫詩話（…卷）呂東萊詩話（一卷呂祖謙也）山陰詩話（一卷…撰）
李希聲詩話（一卷希聲名錞）後村詩話（…克莊…）誠齋詩話
（一卷…撰）隱居詩話（一卷魏泰撰）竹坡詩話（一卷周紫芝撰）…二
老堂詩話（一卷周必大撰）珊瑚鉤詩話（三卷張表臣撰）續廣本事
詩（五卷聶奉先撰）詩人玉屑（二十卷…）唐人滄浪詩
話（一卷嚴羽撰）全唐詩話（六卷尤袤撰…）詩話總龜
（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阮閱…）…詩話錄（十卷李…撰）新集詩

話十五卷不知撰者姓名　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　詩談十五卷
吟譜一卷元陳繹曾撰　詩林要語一卷范梈德機撰　詩學禁臠一卷
不知撰人　詩家一指一卷　古今詩法一卷楊載仲弘撰　詩法源流
一卷　劉孟會七家詩評評王維李白孟浩然杜甫韋應物孟郊李賀七家詩
宋人詩不如唐詩話勝唐南宋人及元人詩話又
勝宋初人如嚴之吟卷劉之詩評解會超矣餘雖
不免蕪雜遇所獨得未少起予片益在胡元瑞評
詩家云歐陳事是記事司馬君實大儒是事別論
劉貢父滑稽畧率王直方拾人唾渧葉夢得非知
詩儈或有中呂本中自謂江西衣鉢所記甚寥寥

唐子西雖有致語未可盡憑葛常之頭巾氣重讀
之患其雜蕪許彥周迂腐老生洪覺範誕妄浮屠
在彼法當墮無間獄竹坡西淸種種蕪脞漁隱稍
簡玉屑但類次前聞珊瑚鉤獨評已作尤堪抵掌
取快譏刺則然不乃近于夸酷惟論嚴氏謂如西
來一葦剗除荊棘獨暢玄風論辰翁謂其玄鑒邃
覽往往絕人雖道越中庸自是教外別傳騷壇具
目此則語堪千載我無以易之矣元瑞又云辰翁評詩有妙理如杜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云此語股畔中有金若登高覽勝則俗矣王維早朝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云帖子語頗不癡重如此類皆有深致余每謂千家註杜猶五臣注選辰翁解杜猶郭象解莊旨與作者論意不盡符而玄言玄理往往角出盡拔驪黃牝牡之外昔人苦杜詩難讀以無注凡不可省也
國朝詩話瞿宗吉詩話三卷　冰川詩式四卷　都玄敬詩
話一卷　南谿詩話三卷　懷麓堂詩話一卷　黃勉之詩法八卷　蜩
笑集一卷　陳石亭拘虛詩談一卷　楊升庵詩話一卷　又詩
話拾遺二卷　皇甫汸解頤新語八卷　徐昌穀談藝錄一卷
名賢詩評二十卷　王元美藝苑卮言八卷　又藝苑卮言
四卷以上隸焦氏經籍志錄入焦志各書頗備于詩話一類獨寥寥豈以本朝人著撰論尚未定不敢盡載耶亦編外私備容更搜補　胡應麟詩藪編二十卷
明興說詩者以博推楊用修以雅推徐昌穀以儁

推王弇州用修之書搜隱摘奇往往任胸援引非
必盡確後賢譽駁正未已昌穀所論止于五言不
及近體習漢魏者之偏撰習唐音者之樸學也弇
州卮言通論文筆唐詩特其一二其論初盛諸家
儘多解頤至中晚草草寥寥矣嘗疑之未敢置喙
後見其末年自悔者自言得此書時年未四十語
不甚切而傷猥未為定論恐誤人乃益爽然服歎
此老之未易窺也胡詩藪自騷雅漢魏六朝三唐
宋元以迄今代其論事不遺其一人無不雋其程且
雋亦無弗衷唐詩者唐之一也而論定于是

元美才地高書所腹也元瑞見地實書所目也卯元美亦稱其上下千古閱寄無漏而刻深成就詩一家言此可徵矣吾嘗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其別出勝解者惟鄭繼之老杜詩評可與劉辰翁諸家詩評並參（前見所彙中）吟人從此入廉不誤岐衢爾（弇州自評藝苑巵言語見所書李西崖樂府後其與胡元瑞書又云僕故有藝苑巵言是四十前未完之書十數前謂中多後語英雄欺人意假不滿僕亦服之第求所棄取恐未盡使人意得足下詩數則古今談藝家盡廢矣其言信然）

唐人詩集多出後人補編故多遺漏其編次之序又各人自為政故本多不同至注釋尤難言之他

不暇纔擧卽李杜二大集經多手改編并注可商者正夥附志後以例其餘

李太白集其存日魏顥有編臨終時又手授李陽冰編次為序至宋朝樂史宋敏求復為之增益白罹永王禍後舊稿散落（陽冰序云避地八年著述十喪其九）樂史宋從異代搜輯其有功于李者敏求本所增者沿舊目相從是猶存陽冰所次未紊也其後曾南豐校書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後重為之次陽冰之舊遂不復存太白詩閒適遊覽居多罕及時事安能如杜詩一一得其歲月次第之且讀白詩與讀杜詩今一法舍旃白詩中靈筆妙趣頗作詩時日是宗門為分雖號為文章大家吾未敢遵之至其體例先古風次樂府又仍次古風尤所不解注者有舂陵楊齊賢章貢蕭士贇兩家蕭識楊事辭不求所本多取唐廣德後事及宋儒詩詞為解乃蕭之例亦無一字為本詩發明却于詩外旁引傳記累牘不休注白樂府引鄭夾漈說尤謬鄭于樂府之不可考者概分門類為遺聲李樂府從古題本辭本義妙用奪換而出離合變化顯有源流不過之此為注乃引鄭勉强不適之說塞白耶此等書

第當付之祖龍俯方行世未有議者可嘆也

太白集亦大有偽詩攙入東坡以集中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為僧子固所誤入又以所見當陽國清院彭澤唐與院太白所題詩皆非是嚴滄浪亦以白集中少年行淺近浮俗為偽作及文苑英華中望月對酌望夫石歸舊山諸詩皆不類為後人假名襲石太白家後語不甚擇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雖然自率就語亦自有不衫不履處[illegible]刀人故自有真假托者終不似也

杜甫集編自唐人樊晃（晃與韋穀撰叡識同時潤州刺史也見高僧朗然傳）其後五代孫光憲宋初鄭文寶孫僅各有編今無考寶元初翰林王洙原叔始分古體近體二類考其歲月以次之其合古律爲編始自黃長睿及吾邑魯冷齋先生嘗（冷齋序云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人其不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跡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紓情由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洋風雲蕩汨蛟龍黿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餐雜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儉窮山川夷險蟲物明晦公之所寓衍何皆可槩見如陪公杖履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對面語何患於難讀卽名公巨儒譜敘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畢說如蠟分門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先後摭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遺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心得詩人所到不敢易而古之敘次既倫讀之者如觀羅類轆虎狼之險爲可驚愕目見當時畢陵被的剝轉塗炭爲可痛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於辭年於爲少年輩何笠以笼能可傳也）嘉泰中建安蔡夢弼據冷齋本爲會箋歲月可疑者明著其與可考附卷後嘉定中臨川黃鶴父子始取分體舊本于題下確定其歲月猶未敢便更其次也元大德中廬陵高楚芳者劉辰翁門下士則直據黃氏并其次盡易之居然不疑今行世本是也何原叔編年第約略詩中語求其時以爲次非眞有確然可據之歲月

中間牽合雖多而闕疑之意尚存自槪定于黃鶴叅改于高氏高又附辰翁批評以行于是耳食者奉若杜陵手撰次序顚倒不復知原本爲何矣竊杜詩者卽不可不稍知其歲月然亦何至每首必定以所作之年强爲穿鑿而終失于不可通乎宋徐居仁方溫叟各有門類杜詩一編似厭諸家拘擊爲之破除者今傳世亦有編體者不知是其本否惜義例亦未見爰老杜一生詩境遇轉因格律亦轉老其孰爲東都長安孰爲秦川蜀中孰爲夔府湖南明眼人覆卷可按若未到此處且未許看杜詩在與分別時次何益大可省此葛藤也

宋人注杜詩者王原叔宋次道杜德符鮑欽止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王彥輔蘇東坡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蔡夢弼鄭如達非一家皆無可觀以諸注半出學究手其託名人以行者皆僞也杜集鄭編自王原叔而原叔實未嘗注（洪駒父云鄭卬思撰內以繫可爲詩傳起疏佰中得小笑者不一）東坡杜詩故事乃閩人鄭卬所爲造僞古人名僞古人事增減杜詩見句附合之而不能言所自出

之書朱晦庵洪容齋嚴滄浪諸公皆詳辨之今行世千家注中尚淘汰未盡祝和父陳晦伯類書中亦誤引一二流傳亂眞蓋最可恨者祝事文類聚如學士胡應叔之碧山學士陳大中記如陶侃之海山使者胡叔不一而足又焦弱侯筆乘亦引阮孚香囊錢畱言詩種等皆僞蓋注所誤也陸務觀云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不如勿注可也此言誠然但吾觀諸家幷口耳之學尚未敢言耳注杜律單行有元虞集注實豫章張性所撰也學究氣正同宋人劉將孫曰注杜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固深求之字句閒強傅以時事曲爲第一知有引以爲忠愛不自知陷于險薄凡詩[illegible]之意者易落此解而杜集爲其諸後來忌詩媢詩[illegible]詩禍皆起此而莫之悟也不辯不爲少陵辯者釋孫[illegible]子也

坡公論李杜二集謂杜集較李集僞撰爲少此殆不然宋寶元初本杜詩一千四百五篇至皇祐中王介甫竟增入二百餘篇自爲序曰予今鄴客有授予古之詩所不傳者二百餘篇予知非人所能爲實甫也曰洗兵馬而下序而次之云云今其詩皆雜入集中但卽看此洗兵馬一篇已較然不可淆眞何易鑒別也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崔五云云岐王宅裏開元十四年崔五滌亦卒于開元中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又未嘗至江南他人詩無疑七言古杜鵑行二篇其一見司空曙集五言律渭湯愛江清見暢當集哭長孫侍御載中興間氣集杜誦作絕句號閨夫人張祜集靈臺之第二篇推此知他集誤入者自復不少

杜詩卽不無誤字然本無誤而後人以意妄改者亦有之宋蔡興宗者爲杜詩正異頗以意改定其字朱晦菴嫌其未盡欲改風吹滄江樹樹字爲去鼓角滿天東滿字爲漏以漏天對上句燒棧猶可

也風吹滄江樹雨灑石壁來正謂風吹樹雨隨來耳若第云吹江去豈復成何語亦恐天下無此道風雨也近代楊升菴更好改杜詩如航爲艇照爲點不一而足後賢因之爲然爲疑未休用修當年何不以推敲功改巳詩瑕與此老改詩乎改航爲艇說始[illegible]

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爲蛇足耳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譎詭李商隱之深僻及王建宮詞自有當時宮禁故實者並須作注細與箋釋建宮詞正如鄭嵎津陽門詩非嵎注不知當時事今杜詩注既如彼建與賀詩有注與無注同而商隱一集迄無人能下手始知實學之難即注釋一家亦未可輕議也元遺山有詩云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義山詩用事頗僻惜無人注釋也乃遺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尤舛謬不通門弟子親受詩教者向如此可望之他人哉友人宮用明嘗勸予爲義山集作注以便後

學余笑謂用明曰彼自祭魚獺今又欲我拾獺殘耶

唐人詩既多出後人裒輯以故篇什淆錯一詩至三四見他集中是正爲難其顯而易見舛誤不察者無如釋廣宣紅樓道場二律之作沈佺期詩錢珝江行絕句百首之混入其祖起集中廣宣之誤始高氏品彙自後歷選者因之錢氏家集之誤則宋錢蒙仲已先爲之淆矣舉斯二則可例其餘至老牛歎之稱白樂天佛骨詩之稱鄭司徒五丈夫諧律之出李玫楊太真數絕之出韋璀毛仙翁送行詩軸徐凝賈島獎褒贈篇非好事而姑務托撰即有爲而借以隱名尤難勝紀讀者詳之廣宣元和長慶兩朝並以詩爲內供奉[illegible]居安國寺紅樓[illegible]之名紅樓集見白樂天諸家詩題所考故紅樓[illegible]詩以支遁見[illegible]爲北[illegible]深院作[illegible]閣壯丹[illegible]道場紀事[illegible]在[illegible]宗安駕[illegible]宗御極內殿作[illegible]之時故有南方[illegible]大[illegible]生天及見闊乾坤新就寺句而以南朝長在大聖人前結之其詩蓋文華甚明而不知何殊近[illegible]諸人幻盡作[illegible]事李八選亦然且於[illegible]本[illegible]在[illegible]舞榭玄宗開元[illegible]年給建安國寺之時[illegible]事段成式[illegible]遊長安諸寺記[illegible]大昌雍錄許此時[illegible]事已成[illegible]安得有紅樓遺詩乎錢珝起之[illegible]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司[illegible]即珝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起撫時令中所作也珝集[illegible]文載英華中[illegible]夏六月[illegible]時佐郡秋[illegible]作[illegible]季舟而下今其詩有閒色非東甲官曹更建[illegible]旅龍渚[illegible]後[illegible]心說山河首望如別故鄉人及[illegible]日[illegible]中也可見日佳節[illegible]其官[illegible]將金是說[illegible]無紛與珝合者起無是起後人重起

名清[illegible]爲刻[illegible]增美耳宋[illegible]次出當疑起集[illegible]爲方[illegible]亦起集中[illegible]早入中[illegible]早朝[illegible]起至早入中[illegible]篇起未爲[illegible]宮[illegible]珝爲是也

唐音癸籤卷三十三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集錄四

唐人詩見于金石刻及目有眞蹟傳世者至宋尚多如宣和內府所收藏載在書譜者眞蹟班班可攷而金石刻收藏之富無如歐陽文忠趙明誠兩家目錄備在南渡後王象之碑目亦具一二當時唐人篇什賴法書以俱存者蓋亦不少矣今按目求之未必能全而斷墨殘行得留遺世間爲人所傳寶者當亦未盡堙滅爰取諸書所載詩目備列於後冀好事者共爲搜訪補余籤所未備云

宣和書譜眞蹟

太宗禊宴詩 行書　明皇喜雪詩 隸書　賜裴耀卿等詩送盧巳赴蜀川詩春臺望雜言 行書　代宗南郊口號守歲詩秋日詩重陽詩秋中月夜詩春日雨晴燕諸王詩 行書　則天后夜宴詩 行書　褚遂良帝京篇 正書　顏眞卿潘丞竹山書堂詩 正書　徐浩寶林寺詩 正書　元稹寄蜀人詩 正書　陸扆贈䛒光草書歌 正書　李磎送䛒光詩 正書　陸希聲贈䛒光詩 正書　崔遠送䛒光詩 正書　張顗贈䛒光詩 正書今止存一聯　戎昱早梅詩 正書　鄭賓題經藏詩 正書今止存一聯　許渾令體詩上下 正書乃務獨按唐人多自書其集傳後如韓偓生時嘗手寫所爲詩成卷宋嘉祐間裔孫奕出以示人能人公爲書卷之法得官事見葉石林集始知不獨明跡然也　杜光庭送先輩詩 正書　盧汝弼贈䛒光詩 正書　王仁裕送張禹偁詩 正書　李白詠酒詩 草書　杜牧張好好詩 行書　白居易送敏中歸邠寧幕詩 行書　司空圖贈䛒光草書歌又贈䛒光草書詩 行書　吳融贈䛒光送別詩贈䛒光草書歌 正書　徐凝黃鶴樓詩荊巫夢思詩 行書　薛濤萱草諸詩 行書　齊己擬嵇康絕交詩謝人惠筆詩懷楚人詩渚宮書懷詩送冰禪姪詩寄冰禪德詩 行書　廬嶽詩寄明上人詩 正書　張徐州勸君詩 行書失其名詩五篇中皆有勸君二字故人以此別之筆力清勁勢若劍戟之使人起初外之態　潘佑書許堅等詩 行書　孫昭祚陽春曲諸詩竹拄杖諸詩朱陳村諸詩 行書昭五代時中書堂史學徵陽詞書志　釋應之郎事詩 貝應之五代僧簡等長學柳公權　李後主浩歌行 行書　元宗南唐諸詩牡丹詩古風詩秋鳥詩招賢詩樂府三篇臨江仙 行書　周襄贈懷素草書歌 草書請云襄天成　李霄遠隱士詩遠花詩 草書譜周斗牧以陽宗與天成年號疑誤六朝之莫詳其出處其書頗類稱在唐有盛譽而放逸貫爲卸書者加稱　張仲謀赴

舉行感詩草書謀以其世貫 譜詩云伊 胡季良題然公山房

詩草書 大乘寺詩孔山寺詩崑山寺詩行書云季良不譜

見史冊 懷素草書歌草聖詩早春詩自詠詩寄人

詩憶人詩遊山詩題酒樓詩酒船詩勸酒詩狂醉

詩醉僧圖詩寄浩公詩論草聖詩夢遊天姥山等

歌草書 亞栖對御草書歌觀智永草書歌觀懷素

草書歌觀高閑草書歌山寺詩草書 詧光贈登第

詩草書 貫休夢遊仙詩行書 釋夢龜白蓮歌棨閣

吟詩闘山水歌襄陽曲重陽詩謝馬鞭詩[illegible]

[illegible]天復中寓東[illegible] 張彥遠李將軍征回詩惟山廟

詩宿僧院詩山行詩八分書 釋靈該種柳歌八分書

詩云靈該曾月中人

歐陽修集古錄

流林亭侍宴詩 武后久視元年[illegible]

韓覃幽林思 [illegible]

玄宗謁玄元廟詩 [illegible]

崔灝龜詩 [illegible]

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illegible]

在[illegible]名[illegible]見其名[illegible]

崇徽公主手痕詩 李山甫[illegible]

[illegible]

神女廟詩 [illegible] 韓愈送李

愿歸盤谷詩 [illegible]

游道林嶽麓詩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文饒平泉山居詩 [illegible]

善權寺詩 [illegible]

法華寺詩 [illegible]

薛苹唱和詩 [illegible]

僧靈澈詩 [illegible]

……以詩……於池陽王水中始知為靈澈詩……

玉蕊詩 傳……師……紫泉詩……

浮槎寺八紀詩 并自……覽……山……門……

趙明誠金石錄

大唐少林寺詩 序……撰……篆書無……年四月……

流杯亭侍宴詩 ……

菱原神泉詩 ……

栖巖寺詩 高宗……天……撰……正書長安二年

李開居……

遊仙寺詩 ……

幽林思 ……

石淙詩 ……

篇……

六公詠 李邕撰分書開……

堯子廟詩 ……

明皇行次成皋詩 ……

薦獎丞相傳詩 ……

小齊……

崔潭龜詩 ……

真人僊解詩 ……

華嶽廟古松詩 ……

明皇賜道上蔡守中詩 ……

李峯送經劒門詩 ……

奉上寶……羣臣故老詩 ……

……雲門山投……

能詩 趙居貞撰行書……中立

崇徽公主手痕詩 李山甫等正書大曆四年

懷因寂上人詩 ……撰并正書大曆七年十二月

題朝陽巖詩 李……撰并正書大曆……年九月李當牛發詩附

寶林寺禹廟詩 ……撰并……正書……

麟德殿宴羣臣詩 德宗撰……

僊巖四瀑布詩 ……貞元……年……

秋日登戲馬臺詩 ……姓名貞元七年六月

一茶山詩 ……

劉居簡歸鄉拜禹廟詩 ……

顏少連張式嵩山聯句 ……

李吉甫神女祠詩 ……正書貞元……四年正月

任要謁大子廟詩 ……

送張建封還鎮詩 德宗撰太……

游華嶽寺步虛詞 ……

明皇琅琊山新寺詩 ……

題巫山詩 ……

送李邕赴滑州詩 ……五年……

崔瓘題東林寺詩 ……

明州南樓詩 ……

感化詩 ……

谿堂詩 ……

題慥石詩 ……

裴度白居易聯句 ……

蒙泉詩 ……

秋日望覆釜山詩 ……

桃源詩 ……劉……

白居易游濟源詩 ……宿

□□遊□屋詩（白居易撰正書太和六年十月） 李紳法華寺詩（□書太和七年□月）
李紳題少林寺詩（正書開成元年七月） 皇甫曙題石佛谷詩（李道夷正書開成元年十月） 李德裕平泉山居詩（李德裕八分書） 沈傳師嶽麓寺詩（行書文宗時作） 李貽孫神女廟詩（正書無姓名會昌五年九月立） 鄭薰雪霽開講詩（正書無姓名咸通九年九月） 宿惠山寺詩（王武陵朱宿竇塈正書咸通十二年） 鄭畋謁昇仙太子廟詩（正書無姓名僖宗乾符四年閏二月） 冬日陪奉公汎舟詩（□月陽功曹掾于某名缺行書無年月） 李陽冰題阮客舊居詩（篆書無姓名） 椒陵阪（李璀撰正書） 玉懸詩唱和（沈傳師李德裕正書無姓名） 夏日登獻馬臺詩（□□文當僖撰八分書） 楠木歌（蜀武史俊行書無姓名） 郗昂光福寺詩（行書無姓名） 嚴武題龍日寺西龕石壁詩（行書無姓名） 皇甫湜浯溪詩 沙門湛然題井陘山壁詩（正書無姓名）

王象之輿地碑記

袁高茶山詩（□州之□□□□修□□□為之序而刻之今□□作是詩其後□□得之□壞之□□□□□□） 善權寺詩（□□□□□□□□□□□） 嚴瀑布記（□□□□□□□□記□在□□□□） 崔□謁禹廟詩（□□□□□□□□） 元□ 咸明陽明洞天詩（□□□□□□□） 白居易陽明洞天詩（□□紹興太□□□） 題法華寺詩（李紳撰在紹興） 法華寺詩（□□徐□□□□□紹興□□年刻石□紹興） 薛苹唱和詩（唐薛苹□□不著） 杜荀鶴及禪月大師貫休留題（□□□□□能□遊） 石橋詩刻記（唐廷評嚴綬撰在衢州） 題衍庶君廟詩（□□□宇□李太白） 送二王詩（李□後主國） 濟□寺八紀詩（名集古錄云唐八首不著□沙門皎然撰不著年月在人□□□□） 唐李思聰雞籠山詩（在和州小廳東） 江心小石詩（□□□□□□□□□□□□□□□□□□□□□□□□□□古木迎棹萬□□□□□□□□雲山千□□□□□□□□□□□□□□□□□□□□□□□□不載名□□□□□□□□□本□□□□□□入集而名不氏）

荊廟詩碑（在襄陽□□□□□□□□□□□□□□□） 法華寺詩（在越州刺史□□□） 開元皇帝送趙仙甫尊師歸蜀詩碑（□□在宗寶□□） 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石刻（在□□□□□） 鄭餘慶詩刻 偽蜀刺史徐光溥詩刻（在□□□慶） 送楊長史赴果州詩（在□□） 神女廟詩 王維玄宗丹霄驛詩刻 巫山詩碑

杜少陵諸詩石刻（在夔蜀。公昔衛兵曹參軍沈頁，元和五年建在夔州，在夔僞三年，生所賦詩凡千四百，有一小半知州者，少三百六十……）

盛山十二題詩（石刻，北宋歲久字滅，建中靖國元年，運使王蓮……碑今碑在書……開州唐韋處厚撰，韓愈序，張籍、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温造、元稹……）

王徽留題（唐宣宗……人南部……）

北山老君影跡詩（在巴州，王望山舊名北山，唐人爲山賦半詩，唐……老君像……）

南龕題詩石（在巴州南二里，唐人題詠，皆刻之廣子福……）

唐人題西龕櫻桃詩（在巴州西龕，其名磨滅）

嚴侍御

史俊寄嚴侍御楠木詩（在巴州西龕）

蘇春五言（在巴州西龕寺）

郗昂陪嚴使君蘇春五言二首（在巴州……詩甚典麗）

羊士諤十四詠（在巴州東龕）　流杯十四詠（在巴州西龕寺）

（羊士諤，唐元和中……刺史，唐之……大曆……東龕……皆取十四詠以自……序云……）

凡詩文題鐫碑版者，即有凡作，尠僞作；縑楮所流傳，經飛鳧家手，真僞半矣。歐陽、趙、王三錄所載唐人詩篇，並得自石本，真蓋無疑。若宣和收藏諸詩真蹟，則僞托間有之。逮墨刻與僞托尤盛，有本無此真蹟，猥云從某氏臨摹得者矣。好事者不察，往往據之，編入其人集中，大都淺識者所爲，多存逗漏可摘，具眼者一覽瞭然，有終不得而淆者。（李白集……）

（君不愛馬一詩，秘閣帖。淳熙中陳氏甲秀堂帖……杜甫集過洞庭湖，蛟室圍……人詩之江……青草湖……之人……人收入集中……律絕者達人……可笑者如黄……）

唐人詩亦有錄自畫卷及畫壁者，詩班班在諸人集中，而畫未必常存，畫詩不敵詩畫也。相傳唐盧鴻一草堂圖，圖各有詩，尚在人間，弘成諸名流嘗論之。今觀圖中十詩，俗惡無人理。又鴻一傳所居室名寧極，而此圖與詩乃洞玄室，抑何左耶？畫吾不知，知此詩之當刪而已。又坡公嘗戲爲摩詰之詩，以摹寫摩詰之畫，編詩紀者誤爲真摩詰詩，採入集中。世人無識耶，可與分辨，并志之，佐覽者捧腹云。（東坡跋王維畫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田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此摩詰詩被人作死語，學語增……好詩失……摘好書矣。）

諸書中惟地志一類載詩爲多，頗所載每詳于今而略于古，或以今人詩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詩

亦乃就其地甚有并其詩句亦稍加潤色者詩之偽不可信者十居七八徧閱諸志惟江右之袁劉崧逸選微存浙省之嚴翁洮遺篇略載此外寥寥指難多屈矣舊嘗閱范東生輯有唐詩問之姚叔祥叔祥云見其借地志屹屹鈔寫惟謝姚地志印不可不翻那得真詩寫後見人刻其所編皮日休集有襄志八景詩在內因爲浩嘆輯唐詩非搜採難鑒辨難

唐音癸籤卷二十二終

金石要例一卷

（清）黄宗羲撰

清乾隆二十年盧氏雅雨堂刻金石三例本

金石要例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黄宗義撰。宗義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編凡爲例三十六則、後附論文管見九則。自序謂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闕。其考據較潘書爲密。然如比干銅盤銘出王俅嘯堂集古錄、乃宋人僞作。夏侯嬰石槨銘出吳均西京雜記、亦齊梁人影撰。引爲證佐、未免失考。又據孫何碑解、論碑非文章之名、其說固是。然劉勰文心雕龍已列此目。如樂府本官署之名、而相沿既久、無不稱歌詞爲樂府者。是又不必定以古義拘矣。

餘姚　黃宗羲　梨洲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荅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别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愼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泉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志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以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于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苟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叙事即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

曰惣之是以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何戒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甫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

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叙事即在誌語中如叙房使君鄭夫人殯表人埋誌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畧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道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

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于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于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亦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用墓表之制方所用尚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往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也凡言碑者即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曾以神道二字載于墓子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于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

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又其目亦不復曰文疑後世之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序銘之後有系曰若楚詞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惠固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illegible]）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呂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呂黎盧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玄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字术魯翀作姚天福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于壙中故柳州虞崔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于壙中宜簡神道碑立于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惟呂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呂黎集中者皆叙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畧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䘏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携碑云携字叔業曾祖父勳携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

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壻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于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黄裳誌夫人黄氏男

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鈃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鍇娶趙氏曰鐩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温陵趙春直不劬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粟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熙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于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舜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三人温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志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一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辯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李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志即附見夫志之内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志昭武李公三娶元配

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緯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志元微之務員之志鄭叔則皆用此例迨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岩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志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志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志李郃云夫人

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茁城尉漢監察御史漼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帷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彝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娶仇氏王文公爲李問誌書定于正室滸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

碑銘子男三人履恒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尚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樸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廢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志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志故不書至于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叚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陳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志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閒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暠獨孤及志姚子彥皆然

罷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罷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嫡等兄弟純于宏但書世子恭李雄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叚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孝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貞書其孫女爲李仁

贍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于曾孫矣盧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溫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百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志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

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世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鄶世子巫與晉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于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呂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岩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蘭夫爵志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京孫公俶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贛州儒學錄余應槩二昌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槩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宗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壻即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于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門呫錢云釋氏結夏蒲其身之動重以蠅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乎幾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僭稱公例

凡僭稱其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案也人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驕鳥所爲奈何文章家用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于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案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于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于其間然昌黎之于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秘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設僞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徒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附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此處纔落筆端剗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即有議論叙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儅盡行籍沒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摸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于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紬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排泥爲燒埄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叙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顛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聚六經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寛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篔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太函傳奇八十許以節俠相

又下矣

廬陵誌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在江西試以武宗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嚇索賂其不應遂掠其貨以去某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冒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某辯論侃侃被拷掠乃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謚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投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某已臥病不能起奄敗遂有言某人初不拜名并祀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

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金石要例終

漁洋詩話三卷

（清）王士禛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漁洋詩話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有古懽錄，已著錄。其論詩之語散見於所著池北偶談諸書中，未有專帙。張潮輯昭代叢書，載漁洋詩話一卷，實所選古詩凡例，非士禎意也。是編乃康熙乙酉士禎歸田後所作，應吳陳琰之求者。初止六十條，戊子又續一百六十餘條，裒爲一集，付其門人蔣景祁刻之。士禎論詩主於神韻，故所標舉，多流連山水、點染風景之詞，蓋其宗旨如是也。其中多自譽之辭，未免露才揚己。又名爲詩話，實兼說部之體。如記其兄士祜論焦竑字、徐潮論蟹價、汪琬跋其兄弟尺牘、冶源馮氏別業、天竺二僧諱諱、劉體仁倩人代畫諸事，皆與詩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往往如是，終爲臭衍旁支，有乖體例。至如石谿橋壁書絕句，乃晚唐儲嗣宗詩，點易數字，士禎不辨而盛稱之，亦疎於考證。然其中清詞佳句，採擷頗精，亦足資後學之觸發，故於近人詩話之中，終爲翹楚焉。

余生平所為詩話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夫于亭雜錄諸書者不下數百條而五代詩話又別為一書今南中所刻昭代叢書有漁洋詩話一卷乃摘取五言詩七言詩凡例非詩話也康熙乙酉余[illegible]本朝詩話徵余[illegible]者無暇刺取諸書乃以余平生與兄弟友朋論詩及一時談諧之語可記憶者雜書之得六十條南部行急脫藁即以付之不復審改戊子秋冬間又得一百六十餘條大兒啟涑好收余詩文尺牘[illegible]遂付裝潢余年來目昏不能書此亦塗之家藏留示子孫可耳不足示他人也漁洋老人[illegible]書

漁洋詩話三卷板藏蔣氏辛丑歲蔣余同夫子序雜錄并載以歸有客問余曰新城先生詩話書此乎余曰否否此先生懷舊之深情也夫先生之詩大含細入無所不包寓內從游者咸有觀海望衡之歎而迴風滂湧不遺行潦數十年間銜華佩實之彥或行金鏘玉或岩栖谷飲其零紈片羽有合于古人無不手自抄撮於是舊雨晨星飄風朝露感今追昔發潛闡幽是編所為作也先生晚居長安位益尊詩益老每勤勤懇懇以教後學時于酒

酣燭灺興至神王輒從容言曰吾老矣還念平生論詩凡屢變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隨影忽不知其轉移也少年初筮仕時惟務博綜該洽以求兼長文章江左烟月揚州人海花場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韻勝於才推為祭酒然而空存昔夢何堪涉想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良由物情厭故筆意喜生耳目為之頓新心思於焉避熟明知長慶以後已有濫觴而淳熙以前俱未為正的當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爭相提倡遠近翕然宗之既

而清利流為空疎新靈浸以佶屈頓瞻世道怒焉心憂于是以太音希聲藥淫哇錮習唐賢三昧之選所謂乃造平淡時也然而境亦從茲老矣朋舊凋零吟情如覩吾敢須臾忘哉噫知此言可以讀先生之詩即可以讀先生詩話矣雍正乙巳八月

海鹽俞兆晟書於澄江使院

吾師漁洋先生以詩道倡海內繼夏韶復振與元
雅幹林樸爭來步其流而溯其源然吾師猶與
後進論詩凡詞所傳誦詩話日若干一編以近出
皆燕喜紅蘭之餘也卷中所論述作者皆根柢風
騷牢籠百氏洞窺古人閫奧令鐵微點借為世學
指南閒有別裁偽體駁正傳訛雖使前賢復起頻
首心折者也於近今詞藝處公品隲珠含玉韞一
經灑發以野賞金篇或斷章摘句直抉作者精要
或有搴蘭除艾翻似意外奇獲者然後知名手出

人心眼迥別也予生游歷幾遍天下曾為偉製固
已雄視山川即登臨高山都若淩新豐短什飄蕭
斜行黯淡暝時標舉一二真覺詞哭猶生驚魂悅
魄者矣然小子諷繹全編尤感于友朋兄弟之誼
久而彌摯也吾師昆季三珠並負詩文重望日偕
烏衣齊從切劘倡酬中遺棣萼雙凋風流歇絕鴒
原追痛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詎止春草吟池秋風
夜驛之感已乎詩朋執友皆極天下之選迄茲諸
老徂謝而吾師靈光歸存酒闌燈炧感慨舊遊頻

復援述緒言中詩選句則山邨屋之思殆無以
過也早歲為風雅總持閱治深至獎拔材類有甚
必甄片璧碎金咸歸巾笥尤極注意于寒素敵銅
刻燭迅扶援推擇多布衣窮畯纖毫採摭津津齒
吻間夫郊島不遇昌黎則寒瘦屈詰埋沒窮貧久
矣茲刻所載四方孤僻銷沉之彥賴以傳不朽
詎非詞門勝事哉琳不敏弗克濟遊師傳竊於褰
帷奉席飫聞風論今以斯編授梓且曰子為我少
述其占梗退惟欣陋得挂名于卷帙之末有深幸
焉是用勉綴簷言而竊見吾師忠厚悱惻之至意
所以師表人倫嘉惠後進者約略寓於斯編讀者
亦可油然而興起也夫康熙庚寅九月北平門人
黃叔琳謹識

漁洋詩話卷上

濟南 王士禛

余兄弟少讀書東堂嘗雪夜置酒酒半約共和王裴輞川集東亭（士祜）得句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兄弟皆為閣筆○東亭與宋荔裳嚴武伯（熊）葉元禮（舒崇）諸名士游吳興道場山共賦五言詩兄詩先成孳公歎絕以為微雲澹河漢之比○計甫草曰三王並負盛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乃東亭之才詎肯作齷腰哉東亭舉庚戌進士早殁余刻其詩一卷曰古盋集

兄考功（士祿）作憶菜子雜詩二十篇有潮勢汨三韓之句或疑汨字所出汪編修（琬）曰杜詩吳楚東南坼坼字汨字正以獨造為奇

叔子（士祜）幼頴悟一日廣坐中客有舉焦竑字弱侯為問者皆曰當亦魏相字弱翁之義叔子方十二歲從末座起曰非也此出考工記輪人菑其輻廣以為之弱也一座驚異

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泛舟紅橋與袁荊州（于令）諸詞人賦詩有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江淮間取作畫圖又與林茂之張祖望杜于皇孫豹人程穆倩修禊於此自賦冶春詩二十首陳其年題其後云官舫銀鐙賦冶春琅邪風調更誰倫玉山筵上頹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宗定九（元鼎）詩云休從白傅歌楊柳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劉公㦷曰耀明珠蔭桂旗麗矣哉芊而兒拜哉嬌而當哉颺袂隨風如欲仙去遺世獨立橫絕一時不必如老鐵花游諸曲道作別調始見姿媚也

余往如皐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從子淨名（啟汸）作注人謂不減向秀之注莊後不三十年天府（西樵中子）

余在濟南湖中作論詩快人絕句六十首而夜而題紙盡以公牒擬凡經之林滿可編

余少在濟南明湖水面亭賦秋柳四章一時和者甚眾後三年官揚州則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數十家閨秀亦多和作南城陳伯璣（允衡）曰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

余在廣陵偶見成都費密此度詩極擊節賦詩云
成都跛道士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陷蠶叢句有
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此度句十字須千古
胡為失此人密遂來定交如平生懽
余在廣陵有蜀士投詩一卷余閱竟曰中惟樂府
三篇最佳後二十年以(?)事祭告南海至廣州見
羅浮布衣陳恭尹元孝則三詩皆陳舊作蜀士竊
取入行卷者也余笑謂陳曰一一鶴華飛上天賴
吾能辨之

余以戶部侍郎祭告西嶽游慈恩寺見塔上有二
絕句[illegible]此內廄野花歲歲上陵香
邯鄲旅思[illegible]行住兒郎六王閣知為郃陽
康乃心太乙所作[illegible]翼日詩名遍長安而康
不知也康以此得事名學使[illegible]拔之充貢
賦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
余選番高孟升五言學[illegible]余愛其清真古澹謂
可與王右丞遠邢孟貞昉頡頏陝[illegible]年與余書云
有潘高者貧而工詩久別無可言者止此一物奉
獻潘有寒食一絕云黃鷄鬭毀雨凍疎燕麥風輕
上紫魚記得去年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
余最許石湖邢昉五言詩以為眾柳門庭中人恨
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集往令高淳余特
屬訪其子孫李至訪之則老妻稚孫煢煢孤寡饘
粥不給李脫贈二百金為買腴田百畝其家竟不
知意出於余也施愚山聞之造余再拜曰某交孟
貞三十年不能卹其後人之窮公與孟貞未定交
而能卹其身後令不凍餓以死某愧公多矣至為
流涕

福清林古度茂之萬歷中詩人與曹南宮學佺鍾
學憲惺友善亂後居金陵乳山每過余覲為撰杖
結襪康熙甲辰林揭其萬歷甲辰以後六十年詩
詣余求為揀擇僅存其甲子以前詩百餘篇施愚
山見之曰吾交林翁久不知其詩清新俊逸源本
六朝初唐乃如此
南通州邵潛夫亦萬歷詩人與錢宗伯牧齋亟稱
之性孤僻凡數易妻晚竟無子僑居如臯年八十

矣苦徭役余適以按部至縣詣邑肯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能飲乎余欣然為引滿流連移晷始別縣令聞之立除其役

徐夜字東癡叔祖季木考功象春外孫與余兄弟為外從兄弟詩學陶韋嶢刻處似孟東野余目之為磵松露鶴西樵少有贈詩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羈丱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

余與邵潛夫陳其年諸名士以康熙乙巳修禊冒辟疆水繪園分體賦詩余戲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者冒歌兒最姝麗者為其年所眷許之余坐湘中閣上成七言古詩十章後一日杜茶邨自廣陵至亦有補作或問之曰阮亭詩何如杜曰酒酣落筆振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蒲阪吳雯天章初至京師未知名余亟賞其詩謂為仙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文敏訒菴方藹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濕西嶺春泥霑條桑又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即命駕往訪之吳詩名大噪都下所居永樂鎮即唐永樂縣有二谿李茂山家於此

余以順治庚子為江南同考官得太倉崔華不雕工詩畫常有句云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欲攜坐清晝苔冷出巖門又春水君山前淺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月楓汀送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此例甚多余目為崔黃葉又崑山王朱玉元式同出

門下後官國子博士常有句云秋雨茂陵人獨臥西風汾水雁還來余時為祭酒題其後云茂陵秋雨瀟瀟夜愛爾哦詩四壁秋多少長安苦吟客瘦羊博士擅風流

劉公㦷體仁吏部嘗鼓琴宿於慈仁寺精舍彈御風操余贈詩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鶴山頭訪戴行京口黃鶴山戴顒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鶴山下又沈文恪繹堂荃以箋索書余為書放翁詩云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閣中花未幾典蜀試

至蘭中驛亭恍然悟前詩信數有前定哉

余常夢中得詩云谿流翡翠吹煙空谿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叢憶元相一枝渾卧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及使蜀乃悟是元微之亞枝紅詩即使東川作也昭陽韻符積工畫余尤愛其棧道圖為賦長歌凡扇頭綃幅屏幛間皆令作棧道圖後壬子丙子兩使蜀此其讖也又常有夢中作云涼雲止復行水花開更落烟柳夕陽時蟬聲動高閣

諸城劉翼明字子羽居琅邪臺下老而工詩余常

愛其句云桃花柳絮春閒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南海程周量可則有詩云朝行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為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又常言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一首如作絕句以欵乃一聲山水綠結之便成高作下二句眞蛇足耳而昔者顧稱之何耶

余客金陵居秦淮邀笛步上與主人丁翁談秦淮盛時舊事作絕句二十首人競傳寫虞山錢宗伯亦常居此有題石尾秋柳小景詩云刻露巉巖石骨愁雨林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余繼和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籜菴于令見之笑曰恐後不禁矣

虞山錢宗伯贈余古詩云騏驥奮蹴踏萬馬喑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又為作集序有與君代興之語時余年甫踰弱冠耳其為所賞異如此余後有絕句云少年薄技悔彫蟲拂拭當年荷鉅

公紅豆莊前人去久花開花落幾春風

余少與彭少宰羨門孫遹友善後同官卿貳一日諸公集朝房余問彭光鄉中蓴菜風味何似彭答云不知余笑曰應緣無蓴鱸之思是以不知其味彭與諸公皆大笑

余官刑部尚書一日閱爰書有名螃蠏者侍郎徐公青來潮因言今歲津門蟹多而價廉余笑謂曰公因紙上郭索遂思朶頤耶

蜀隆昌縣地名石谿橋有壁皆一絕句云桃花依

舊放山青隱几焚香對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燕
泥時污石谿亭不著名氏
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
談藝錄而不喜皇甫汸解頤新語謝榛詩說又云
弇州藝苑巵言品騭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
允耳
天啟中朝鮮使臣金尚憲字叔度由登州入貢鄒
平張忠定公華東延登館之於家刻其詩一卷頗多
佳句如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淺雲

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又過東方曼倩故
里云夜聞宣室徵珠旒執戟郎官走絳韝首鼠轅
駒俱塚殘漢廷綱紀一俳優蠶春云水際城邊野
馬飛漸聞宮漏隔罰稀東風日夜蘼蕪綠塞北江
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時
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蚤梅花余論詩絕句云
澹雲微雨云云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
詩康熙己未遣侍衛狼瞫太學生孫致彌往朝鮮
采詩大抵律絕居什之九古詩歌行罕見梗概而

已孫後登戊辰進士官翰林
余以順治乙未舉禮部戊戌始赴　廷對一日期
集禮部新郎君皆在金椒吳玉隨國對大呼入曰此
中何者爲濟南王郎予衆愕然余方跂脚榻上笑
曰君自辨之吳直前捉余臂曰此即是也衆爲一
笑後吳以第一甲三人及第假過眞州贈余詩云
如此青天如此月兩人須聞大江秋詩詳鑾江倡
和集
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爲賦詩推彭少宰

羨門擅場中聯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
夕陽余常喜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
彭又題湖口句云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
縣城亦是寫照
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彭羨門尤工此體如
廣州竹枝云木綿花上鷓鴣啼木綿花下牽郎衣
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半年水宿半
山居冬采香根夏采珠珠好須從蜂中覓香燒還
仗博山鑪山陰徐緘伯調越中竹枝云句踐城南

春水生水中關鴨自呼名仍勢飛遲盡飛庚郎進
城時儼出城皆李色語也汪鈍翁又擬荻水心作
洞庭橋枝詞
英陵漢武帝葬李夫人處距茂陵數武余過之有
詩云長門買賦皆虛費莫究魄雲陽杜宇啼惟有佳
人解傾國英陵長傍茂陵西楊妃墓在馬嵬西北
原上余為立小碣題詩云巴山夜雨却歸秦金粟
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
花林疃在雲門山南益都山水佳處也山泉翁詩

云山藏郴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北
海鍾司空龍淵皆屬和翁嘉靖間進士名溥甫官
御史壽光人文和公琦之孫
東阿于慎思號膽行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詩才情
過文定尤工古賦年始弱冠天卒有膽甫集若
干卷
十七叔祖考功季木名象春號景閣天才卓異目空一世
使秦游曲江有詩云草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
可兒墳題項羽廟壁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更

肆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
上杯羹翁媼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
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古今判劉
項無此雄快八叔祖郡丞伯石象艮亦有詩名五言
如蕭條兩岸郴柳悵五更雞角蕭庵底穴雪壓竹
間廬青熒茅舍火縹緲竹林烟孤城一飛矢六國
有心人龍源花外水鹿角雨中山皆中唐之選也
十八叔祖大寧令用晦名象明號原履詩亦有足傳如日
日輕雷送雨聲小窗歷亂竹枝橫水痕時落還時

漲枕上看山秋欲生細雨新晴百草菲含桃初染
杏初肥多奇麗撲柳花落嬌鳥時銜榆莢飛水淨
欲淨蚪蚪字谷深爭游釋龍衣闌珊春色歸何遽
簾外輕寒蠟屐稀又有句云老松帶露滴巾角亂
石欹風迎馬前余嘗輯為琅邪三公集
先世父侍御府君諱與胤字行斯崇禎中以劾總
兵官鄧玘忤時相罷歸甲申闖國難闔門自經明
史載忠義傳有隴首集一卷南城陳伯璣錄其詩
與雁門孫白谷廉曲范文忠鈐閣侯恭臨合刻之為四忠

詩錢宗伯贊之曰遺音危苦孤桐玉律吟龍戛石
梵猿嗷月浩歌悲嘯雷風交加齵齖不整象華其
牙云云
杜于皇詠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蚤讀
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龔端毅每誦之以為二十字
說盡東坡一生余因憶宋人一詩云東坡謫嶺南
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二作殆不
易軒輊
郟縣仝軌字車同博雅工詩常以長句寄余余賞

之而嗟其貧老不遇為之延譽於徐中丞張侍御
遂聘主大梁書院未幾徐遷去張卒官而仝以乙
酉中河南解元
中牟南湖有蒲盧亭張孝廉林宗昔時飲酒於此
余過之嫌其命名非雅易以墊巾以存林宗故蹟
題詩云荊鄭孤亭野水濱菰蒲獵獵水鱗鱗林宗
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鄭州夕陽樓李義山有詩余過之題詩云野塘菡
萏正新秋紅藕香中過鄭州僕射陂頭疏雨歇夕

陽山映夕陽樓
滁州西澗有野渡菴取韋詩命名余題詩云西澗
蕭蕭數騎過韋公詩句奈愁何黃鸝喚客且須住
野渡菴前風雨多又題清流關云蕭蕭寒雨渡清
流苦竹雲陰特地愁回首南唐風景盡青山無數
繞滁州
蜀合江縣有西涼王神祠神是涼王呂光苻秦
時討李馬之亂至此因為立祠放翁詩我雖不識
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來秪褐整幅巾益未詳

其本末余過謁祠賦長句正之長安氏王頭有角
東掃鄴宮西定蜀云云詩載蜀道集
余謂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
二語恰是詠白蓮詩移用不得而俗人議之以為
詠白牡丹白芍藥亦可此真盲人道黑白在廣陵
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
碧于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正擬
其意一後輩好雌黃亦效之云安知此女非嫦娥
而輒云翠羽明璫耶余聞之一笑而已

趙韞退按察官湖西有詩百餘篇余取其南康登樓一絕句云返照臨高閣寒烟澹澹分城空何所有一半是匡君

余論當代詩人曰南施北宋施謂愚山宋謂荔裳二君集皆經余刪定又嘗取愚山五言近體詩為主客圖一卷今施集尚存其家未能版行宋集經蜀亂失其本矣

余論古今雪詩惟羊孚一贊及陶淵明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及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篇右丞灑

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韋左司門對寒流雪滿山句最佳若柳子厚千山飛鳥絕已不免俗降而鄭谷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益俗下欲嘔韓退之銀盃縞帶亦成笑柄世人詠於盛名不敢議耳

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

又論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拳曼語而古

今稱之不可解也

汪鈍翁問余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汪深嘆其言謂從無人道及此

今日善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殳修齡學才調集無如江都宗元鼎定九建昌楊思本因之太原趙瑾懿侯趙下橋絕句云東陽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王孫惆悵不歸家虎邱云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櫂扁舟月下來翹首是天堪墮淚湛盧何處不重迴楊踏花明日值雨云

折得花來不勝人隱然相對一枝春遲憐昨夜行歌處落草香泥恰恰神愁詞云春草日夜綠春鳥飛且鳴感郎千金意獨自覺愁生

劉公㦷當有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參寥秋山蒸蕨憶行藤自編其集遺之余舉似云如此作何以不錄公㦷笑謝曰賴兄為我作行秘書

淮陰張養重虞山游淛東過廣陵謁余拚酉罷余亟問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

夜生平生如此好句復有幾張退謂邱洗馬季貞
(象隨)曰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
西樵甲辰之獄吏議羅織鍛鍊半載始白俑拚南
下余迎於泰郵相見持之而泣西樵都不及患難
時事直取一巨編擲余前曰弟視吾詩境地差進
不人嘆其曠達
汪鈍翁跋西樵阮亭手帖云予友新城二王相善
也故藏其尺牘爲多得輒裝潢之時一展玩如聆
其抵掌笑語中有一帖小異當是叔子筆耳謂東

亭也初鈍翁在京師求友於余余爲言劉公㦸梁
曰緝程周量鈍翁遂皆與定交云
河陽薛大武(參生)與余輩爲同年生豪邁任俠一日
酒酣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依我麾下余
熟視薛曰恨吾丁非嚴鄭公一座大笑鈍翁賦詩
云少日詞場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
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余最喜武林毛馳黃(先舒)詠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
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此意未經前人道過

王士純字孤絳贈光祿寺少卿十二叔祖完初公
(象復)之孫白皙美風姿書法李北海弱冠殉崇禎壬
午之難有新月詩云乍見一簾水回頭月抱肩黃
如浮醉酒瘦比壓琴弦
余辛丑客秦淮作雜詩二十首多言舊院時事內
一篇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鴉
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阿男名映淮詩人
伯紫(映鍾)之妹也幼有詩云棲鴉流水點秋光後適
莒州杜氏以節聞伯紫與余書云公詩即史乃以

青谿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人其謂之
何余歉之後入爲儀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閭笑曰
聊以懺悔少年綺語之過
康熙癸卯歲將除孫無言(默)欲渡江往海鹽訪彭
十羨門人問有何急事翕曰將索其延露詞與阮
亭衍波程邨(祗謨)麗農詞合刻之陳其年(維崧)贈以
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飢寒孫新安
人居廣陵
歷下詩派始盛於弘正四傑之邊尚書華泉再盛

於嘉隆七子之李觀察滄溟二公後皆式微施愚山督學時為滄溟立墓碑歲具衣冠來謝余刻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遺詩又訪其後裔則墓祠久廢七世孫某已為人家佃種矣乃公言於當道予以奉祠生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古今同慨也

鄒平許山濼獺水涯蘆烟波浩淼中有墨王亭是從叔祖洞庭（象咸）別業周侍郎櫟園過之賦詩見懷云獨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墨王見陸友仁研北雜志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末與余及長洲汪苕文（琬）南海程周量（可則）論詩京邸其說甚精余極愛其五言如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又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皆不減古人辛丑歸田舟過廣陵猶與余論詩移晷未幾病卒病中自訂平生詩文若干卷刻之戒其子度閣二十年後乃可印行今三十餘年矣余門人吳暠編修其壻也屬索諸其子至再不可得今無有知其姓字者矣余嘗錄二十餘篇於感舊集將來或不盡湮沒者意在斯乎

南海耆舊屈大均翁山梁佩蘭藥亭陳恭尹元孝齊名號三君元孝尤清迴絕俗其詩如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帆隨南嶽轉雁背碧湘飛映花谿路閑漱水石根虛桄榔過雨垂空地瑇瑁乘潮上古城家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之類皆得唐人三昧而平生游跡不出嶺南故知之者較少於屈梁尤工書法嘗以端石寄余手自篆刻云獨漉所貽漁洋寶之獨漉元孝別號也

弇州云嘗見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五言以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為極則二句乃晚唐馬戴詩

予所居小園石帆亭南有池曰春草一日集子弟羣從賦詩弟士騹幔亭有天際星河倒入池之句予甚激賞之

杜茶邨濬初名詔先黃岡人僑居金陵貧甚僂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方鎖印無事余造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寺

即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謂此也

先大父方伯瑞尚書公年八十餘親教諸孫頗及聲律之學從叔祖洞庭先生善草書尤喜飲酒一日置酒邀之醉後顛墨淋漓公顧諸孫命對云醉愛羲之蹟余時年十一歲輙應聲曰閒吟白也詩公及洞庭先生皆大喜賜書籍二

西山盧師巘有無名氏題詩云山僧汲空潭驚起二龍子十里雲濛濛三日雨不止

陸圻字麗京號講山武林耆宿為西泠十子之冠晚年遠遊不歸或云在嶺南為僧釋名今龍或云隱武當為道士終莫得而詳也洪昇昉思嘗有絕句云君問山陰陸講山飄然一盃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

近日釋子詩以滇南讀徹蒼雪為第一如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如亂流落葉蔡薰下聽徹寒扉不上關皆警句其弟子某亦有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

盤山釋智朴有詩名余在京師日曾定其集嘗有句云木蛇鱗甲黑俊鶻羽毛青亦未經人道語與洪昇聯句云蒼松亂插連雲石石上苔痕虎行跡朴 拄杖來從飛鳥邊下視蒼茫遠烟碧昇 昇客武康有句云林月前後入谿花春夏開余亦嘗刪定其集云

雲南有地名板橋升菴題句一云還如謝朓宜城路南浦新林向板橋曹能始學佺板橋詩云兩岸人家映柳條元暉遺跡草蕭蕭曾為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汴梁西三十里有板橋是白樂天題詩處

閩清林初文章孝廉古度之父也嘗有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以示梅禹金鼎祚禹金激賞之宣城有老儒邛華林嘗以詩質禹金但為分句讀而已見之大恚曰林詩二十八字止得二十八圈吾詩字數不啻倍之乃不得一圈耶聞者笑之

同年祁珊洲文友東莞人為廬江令有詩云一夜東

風吹雨過潇江新水長魚蝦余深喜之戲呼為邪
魚蝦邪作色而怒余笑謝曰兄勿怒此自有例邪
問何例余曰兄不聞梅河豚耶邪乃失笑而罷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定武金人高會擊
毬請帝賦詩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
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紼撓入斜門揮麈餘話
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還字韻詩云歸問雲
中誰詠絮冥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畫粥處四山環

合一谿帶縈谿上有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
嘉靖十三年淞少山人張鯤八絕句最佳節錄於
左危閣烟霞出峰簷廡鹿來春泉落西礀聲繞讀
書臺風畫谿楊色烟春巖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
上書堂山護埋金窟泉通畫粥廚傳鉢衣盋在曾
伴老龍圖靈剎犖峰合名祠半日游難逢浮海術
易集下山愁鯤河南鈞州人詩名不甚著而詩之
工如此
姜白石詩說云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

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
者也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
中有餘味篇終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于意格成
于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
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
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
意盡辭不盡剡谿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
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
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仿者語雖似之韻則

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之舍使視
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此真畫者也詩文須
悟此旨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
有之司馬相如荅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己語反記吾語

異日稗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昧

長洲尤悔菴侗工樂府早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流聞禁中遂達 世祖御覽嘆為才子後 龍馭升遐尤自北平罷歸余寄詩曰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菊部頭尤為泣下

宋景文筆記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愛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安石以為佳語

又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叔夜目送飛鴻之語

又云莊生曰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籊籊竹竿之思歸蒹葭蒼蒼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為六朝唐人之祖無羊之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

謝公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爾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二語已盡歌行之妙是時七言作者未盛子猷又不以詩名而其言如此

汪鈍翁與余頗洽未稱詩都下忝齊名之目鈍翁

有詩云俠少場中同結駟郎官隊裏各題詩恥居王後吾何敢頗作實能上下隨

江行看晚霞最是妙境余嘗阻風小孤二日看晚霞極妍盡態頓忘留滯之苦雖舟人告米盡不恤也賦三絕句云彭澤縣前風倒吹三朝依然阻帆遲餘霞散綺激江練滿眼青山小謝詩白浪空江斷去人連朝風色起青蘋小孤山外紅霞影定子當筵別是春瀟瀟寒雨暗潯陽日日江湖過馬當東望滄溟天萬里乘風欲渡赤城梁

建安徐㝢又横年八十介其友鄭山公侍郎以詩
求余序滁州嚴㝢治頊字素臣年八十五介余門
人吳翰林嵩以其稗集求余點定皆云待此益
棺計其年今皆餘九十矣書之以無負其數千里
諉諈之意

朱載震字悔人楚潛江人詩特工五言嘗為余作齋
前花木六詠最佳昔王筠為沈約賦郊居十詠約
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今之視昔殆為過之
官石泉令卒於蜀甚可惜也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蚤雁初鶯花開葉
落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
源序孟浩然詩云每有製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
膺此言故未嘗為人强作亦不耐為和韻詩也

施愚山游嵩山詩云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十
字令人擊結不盡

臨朐馮文毅溥題漢文帝幸代圖云漢帝當年歌
大風歡留父老樂融融誰知將相調和後更有君
王讌賞同每飯未嘗忘鉅鹿故居猶自念新豐旌
旗十萬雲中駕休傒登臺出塞雄

馮氏自閭山先生裕起家進士以詩名海岱間有
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訥皆有詩名惟敏兼工詞
曲惟訥裒古詩紀風雅廣逸諸書有功藝苑惟重
之孫則文敏公琦以萬歷中以經術推重館閣文
毅則惟訥之玄孫云

謝康樂石門詩凡二其一則登石門最高頂所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者永嘉之石門也其一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所謂躋險築

幽居披雲卧石門者匡廬之石門也桑喬廬山紀
事最稱博核然取前一首誤矣

香鑪峰在東林寺東南下即白樂天草堂故址峯
不甚高而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鑪峰詩云
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
香鑪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瞑帆何處泊遥
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
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
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張吏部公選微九先生題余過江集云筆墨之外自
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託
余有寄懷錢唐吳寶厓陳琰二絕句云鏡說仙人粤
絳華紫金跳脫降羊家芋羅溪上春無主一代紅
顏獨浣紗紫陌紛紛看牡丹車如流水公子華金鞍
那知冰雪西谿路猶有梅花耐歲寒寶厓因屬禹
尚基之鼎寫西谿梅雪圖
吾郡楊太宰夢山先生巍五言沖古淡泊在高子
業李孟閒如遠道令人愁況近單于壘秋風入雁

門羽書日三至微微霽景流天壤色俱素鄉心生
塞草世事入秋風風雨樓煩國關山李牧祠閒將
流水引夢與古人居雨響殘秋地城分不夜天石
古苔生徧泉香麝過餘皆逼古作
鄧州彭禹峰方伯而述雄豪磊落陳同父一流人也
詩多軍中之作如戰壘荒城冢段外華風邊月漢
唐年白露蠻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千盤路
吐檳榔隖一線天開瑇瑁池此例數十句皆有磨
盾橫槊之風

漁洋詩話卷上

漁洋詩話卷中

濟南王貽上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云彩鷁西飛日未斜江村兩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貞梅花賦之比

祖詠試終南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閻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

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僧澄瀚字郢子濟寧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為時所稱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科頭嘯咏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嘗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為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為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壁背糊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記其一篇云人生如汎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鉏出南原近觀草色發静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沓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制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

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菴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止此一詩可惜也

陳戶部子文奕禧詩云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山萬點益門西未入蜀不知其寫景之妙

上谷旅店壁或題二句云一劍有餘魏武帝百身難贖楚懷王詞甚奇勁而不知所謂

宋牧仲犖中丞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

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
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
陽間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中丞題
其後云新詩竊向黃泥辟未許人間識姓名二詩
大似北宋名家
東粵詩自屈程梁陳之外又有王邦畿說作王鳴
雷震生陳子升喬生伍瑞隆鐵山數人皆有可傳
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寒山外
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

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荊州舊時事洞庭秋
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烏欲棲瑇瑁
梁間燕吐泥月滿閨隨漢東蛛天河傾向汝南雞
萬方儀態華鐙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
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南中塞下曲云勝寒竹箭
猶揚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出海骨都
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頒
百尺南臺雨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頗似楊用脩
格調

董易農侍御文驥題非陘淮陰侯祠云春雨王孫草
靈風古木叢
始興江口有三楓亭梁范雲遊跡也余以甲子使
粵過之題詩云二月一日春態閒桃花欲落鳥綿
蠻回頭不識中原路人在三楓五渡間又廣州六
榕寺猶是坡公題牓
從伯文玉與玖工艷體詩所著有髻鬟館集無題云
二十五年將就木一千里路不通書帶兒白晁東
西顧恰恰黃鸝四五聲通德每宵談秘事清娛隨

處品名山皆工
蔣修撰虎臣超順治丁亥及第不樂仕進自言前
身峨眉老僧也後竟歿於蜀常題金陵舊院云錦
繡歌殘翠黛塵樓臺已盡曲池湮荒園一種瓢兒
菜獨占秦淮舊日春
真定神女樓昔趙武靈王夢神女於此令羣下賦
詠之此乃真夢非如宋玉微辭而古今罕知者余
庚子丙子屢過之賦詩云神女樓空雁塞孤照君
池涸半寒蕪邯鄲賓客皆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如謝宣城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杜工部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王右丞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高常侍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老杜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是也

曲周劉半舫尚書榮嗣詩雅有清致盧侍御德水世㴶亟稱之題蘭亭卷云山陰圖書向泉芳更曲流水和之上巳逸少以千秋余夙昔喜誦之不以虛字

損其佳也

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是也余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庶幾爾

安磐字松谿蜀嘉定州人正德時為給事中以諫南巡廷杖余登凌雲石壁刻詩最多惟松谿四絕句甚工記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還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林竹斑斑日上遲鳥啼花暝莫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卻有峨眉望九疑蓋峨眉三峯正直凌雲九峯之西中隔三江至其地知其詩之工也余嘉州竹枝云分取三江作明鏡鏡中各自照峨眉

南城陳伯璣允衡清癯如不勝衣雙瞳碧色最工五言如寒日明孤城斜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莫空城幽跡鐘荒寺在澹月空牀得此類數十句皆

王韋門庭中語也伯璣食貧旅寓白門而好表章故人遺書所選婁堅子柔徐世溥巨源古文尤為不苟後歸南昌殁於東湖

徐波元嘆晚居天池落木庵虞山宗伯錢公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白云喜登陟而筋力遠衰未廢吟詩而祕言莫賞又作落木菴記云崇禎癸酉與竟陵譚友夏在其弟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曰子從此別計必佳山詩擇嘉名

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請作擘窠大字友夏為書落木菴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撑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亂後竟楚僧寒碧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為營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此詩為鍾譚作也

近日下僚中往往多文士婁縣丞施潙字則威邵武人著史測十卷江都主簿馬之驦字旻徠雄縣人撰詩防後補壽張蒲又撰張秋志泰州同知趙

三麒字乾符韓城人有詩云虞帝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巖旁一片瀟湘石余在廣陵常詫客曰吾衙官屈宋矣

先兄西樵常云合肥龔尚書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陽羨陳其年浪擁前朝去英雄語

宋牧仲太宰巡撫江南日夢余屬賦洞庭雁云岸闊水無際月明春雁翔裴回念儔侶清影落瀟湘余報書曰此又一鮑孤雁也

今廣元縣唐利州也武后生於此嘉陵江岍皇澤寺有石像乃是一比丘尼余過之戲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壻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奪壻之語以譏之昔聞竊乾陵作譏刺謔浪語輒有風雷之異乃是日嘉陵風平浪靜老狐何靈於乾州而不靈於利州耶

或題江陵相故宅辟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茶譜載胡釘鉸居白蘋洲鄰有古冢茶飲必酹之

忽夢一丈夫曰我柳文暢感子茗惠教子為詩自是遂工吟詠余嘗戲謂柳文暢詩派乃傳釘鉸耶然釘鉸詩載洪文敏萬首絕句者實不劣也或謂居鄭圃夢列子教之見雲溪友議

吾郡海豐楊太宰夢山（巍）先生存家稿八卷余刪定為三卷刻於京師謂其五言簡古得陶體五言近體聲希味澹圓是閒代清律明作者自高蘇門之外未見其比

粵王臺枕廣州北城有呼鑾道故蹟女墻間皆木

綿花時紅照天外亦奇觀也余甲子祭告入粵廣
游之賦詩云歌舞岡前輦路微昌華故苑想依俙
劉郎去作降王長斜日紅綿作絮飛
東阿魚山是陳思王聞梵處冢在焉即瓠子歌
之吾山也又有神女智瓊祠余過絕句云雲車入
洛幾時還松桂淒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神曲山
青無際水潺湲王摩詰有魚山神女祠歌
二喬宅在潛山縣近三祖山故山谷詩云松竹二
喬宅雪雲三祖山今遺址為彰法寺余甲子過之

有詩云倚君細細寫春山疎竹泠泠響珮環霸氣
江東久銷歇空留初地在人間
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扆得古
本刻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
寶惜然去取大謬謂為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
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
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
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
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尚得為有目
人耶後閱嚴滄浪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
業所謂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
黃州葉井叔封順治己亥進士仕為延平府推官
改登封令遷兵馬司指揮初以詩介其宗人訒菴
訪質余余曰君之詩未也惟嵩山詩足傳耳為序
其嵩陽集刻之後以博學宏詞薦不及收自楚屢
寄新詩求余刪定其郢中懷古二十首殆無一字
不佳銓授工部主事未上而卒
新安吳兆非熊程嘉燧孟陽皆以布衣稱詩有名

萬歷啟禎間吳五言學謝朓何遜程七言律最多
名句七言絕句尤佳門人汪扶晨徵遠任于鼎洪
度請余選定為新安二布衣詩二君之後當以石
湖邢昉為第一門人孫郎中謙請余定其全詩因
循未果而江南已有刻本然未經刊定余至今以
為憾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
寄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豔稱千古
東坡又演為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

是昔人非遺民幾度悲歌老游女還歌緩緩歸生
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
魯猶歌緩緩妾歸家詎無咎亦和八首有六娘子
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
莫似東風火急歸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
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濕羅衣二公詩
皆絶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
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使君莫忘霅谿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王

調也注蘇者誤以為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
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之可笑如此
沂水高平仲中丞(名珩)崇禎辛未進士官河南巡撫
歸殉壬午之難初登第觀政京師裂衣一稱寄內
自畫花卉其上凡二十六種作三十二叢花之左
右前後各題絶句詩凡八首張杞園(貞)待詔作畫
衣記詩畧載於此對月偏成憶臨風更有思鄉心
無可寄聊以最嬌枝花枝嬌且妍買之在懷裏好
記花枝新憐取衣裳舊輕襦畫折枝悠然感我思
畫時腸已斷著時心自知霧縠偏宜暑冰綃迥出
塵著時憐百朶應憶畫符人客邸長安一事無畫
長人靜影形孤鬧將一段愁谿綃寫作名花百種
圖
郃陽王幼華(又旦)才最高初為詩規古濬後變而之
雄放自滑江令入為給事中乃歛才就法七言古
五言今體多可傳游太華羅浮詩尤為警策五言
如月明飛夜鵲江靜抱春魚風烟盤赤壁波浪下
黃牛此句亦古人所少

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非但風
韻之妙蓋河豚食蒿蘆則肥亦如梅聖俞之春洲
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無一字泛設也
吳嶽東十里縣頭鎮古吳山縣也有元縣令丁帶
十詩極似姚合武功斜詠而人無知者余丙子奉
命祭告過之錄其半以傳云瀟灑吳山縣岡巒
繞四圍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糜趣有陶彭澤才
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
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谿斜土潤宜

裁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足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傳風清聞遠笛月黑見孤燈酒釀南谿水琴遊北閣僧城隅修檻揺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涼小窗瀟竹木深瑲稠桑種稻連荊箔分泉過石牀不知閒寂近風物消而歸。瀟灑吳山縣雲峰信有餘地偏長晏虎水急不生魚夢去游鄉國愁來厭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余撰漁谿考頗搜奇秘如李清照二長句得之[illegible]

士業寒夜錄此從來所未習見者近又從石門文字禪得洪覺範二長句亦前所未睹若唐蔡京五古近在耳目之前而反遺之殊自失其踈也

余最愛范德機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兩句少時曾擬作一聯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按元吳師道禮部集云聞諸危太僕秋夜與先生微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句太幽殆類鬼語須以他語映帶之乃足成此篇觀衆仲此跋知至寶當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

余少客秦淮作秦淮雜詩二十餘首陳其年詩兩行小史艷神仙爭寫君侯腸斷句謂此也又在真州作絕句云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又濛濛夕照關棠邑渫渫風帆下建康又摘星樓閣浮雲裏一傍危欄望楚江又綠楊城郭是揚州江淮間多寫為圖畫後入蜀行夾江道中望峨眉三峰在烟雨空濛中賦詩云沈黎東上古犍為紅樹蒼蕪竹亞枝騎馬青衣江上路一天風雨望峨眉及入粤大雪行潛山唐婆嶺即事賦詩云皖公

山色望逶迤皖水清冷不上潮青笠紅衫風雪裏一林楓柏馬蕭蕭常欲命畫師為寫二圖未果每以為歉

東坡送李孝博之嶺表詩石刻在蜀岡禪智寺斷仆已久而字畫幸無刓缺余訪之出諸榛莽間緘以鐵舍重脩禪智三峰碩揆禪師來為住持屬陷石方丈壁間所謂新苗未沒鶴老葉初青蟬者也余次韻亦刻一石汪鈍翁詩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

圖

內兄張蕭亭（實居）鄒平少傅忠定公孫也家有渭園擅邱壑之趣今蕪矣常有詩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余刻其詩四卷

巫峽中神女廟在箜篌山麓茅茨三間而神像幽閒婉孌可觀其西即高唐觀也余壬子過之賦詩云箜篌山下路遺廟問朝雲冠古才難並流波日易曛玉顏空寂寞山翠自氤氳西望章華晚含情

尚為君

余在廣陵五年多布衣交甲辰內遷乙巳七夕諸詩老送別禪智寺孫豹人（枝蔚）有句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淚盈襟

門人陸次公（輅）常熟人自恩縣令遷判撫州重建玉茗堂於故阯半載指祀堂適落成大會府僚及士大夫出吳兒演牡丹亭劇二日解纜去自賦四詩紀事江以南和者甚衆余在京師寄詩云落花如夢草如茵思古臨川正莫春玉茗又開風景地丹青長憶綺羅人瞿唐廻櫂三生石迦葉關箏累刼身酒罷江亭帆已遠歌聲猶繞畫梁塵

高念東少宰（珩）都門清明送客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李東白京山人工詩隱於衣工李本寧尚書兄弟皆與之游登黃鶴樓云鄂渚荻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後舟過雲夢戲詩船頭一笑赴水死

蕭詩字中素華亭人隱於木工博學善詩其警句

云飽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從學者甚衆而執藝事如故

金陵黃九烟（周星）客嘉善有負擔者過市口吟哦不絕揖入問之答曰杵姓名企友造偶得句耳徐出其詩一卷五言云水濶天垂遠花深月到遲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吟思白社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遂與之定交如平生云

宜興任葵尊（弱）為御史疏定朝服等級三品已上

乃得衣貂及舍利孫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耦長總憲(鋗)時為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余戲為口號贈之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孫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趙玉峰少宰見之笑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韻之穩耳鈕玉樵(琇)觚賸載之而不知為余作也

白樂天自寫其集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一置廬山東林寺一置蘇州南禪院自云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因轉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余昔亦

嘗以漁洋集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本付拙菴師藏之盤山昨門人劉翰林太乙(青藜)言欲以八分手書余正續集藏之嵩山少林寺亦香山居士後一段佳話

世人謂宋初學西崑體有楊文公錢思公劉子儀而不知其後更有文忠烈趙清獻(抃)胡文恭(宿)二家其工麗妍妙不減前人今所傳西崑倡和集則丁謂諸人也潞公以功名清獻以清直著聞而詩格殊不類亦一奇也

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為脩煉者用竹篾編成懸於屋梁僅可方卧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煩他人如陶靖節籃輿之類文徵仲為寫神樓圖諸詞人多詠之皆不得其旨余按盧山列朝詩傳劉清惠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升菴後神樓曲序亦云然皆所謂不得其旨者也

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煙草同腐者何限宋歐

陽文忠謫夷陵許州法曹謝伯初景山以詩送之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孃明岳文肅(正)外謫欽天監博士馬軾送以詩云五嶺瘴高烟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又云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使當時專門名家操觚腐毫未必能道也

先兄西樵知余秋柳句云折來玉手曾三月種向金城更幾年徐東癡(夜)和云為討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仲兄禮吉(士禧)弔潞府故宮云不知

何處忘憂館宮柳依依似漢年三押年字皆工
李退菴侍郎有讀水經注憶洞庭一篇極佳余和
之云楚望絕倚入渺茫岳陽樓上數峰青自臨南
極淨湘水坐對西風憶洞庭斑竹想從春後長落
梅猶向笛中聽新詩吟罷愁多少腸斷當年帝子
靈一時和者甚衆叔兄叔子祜上詩云相思何處折
芳馨望斷黄陵舊日亭秋水依俙閑落葉楚天遊
髣見揚靈洲邊子戍三春綠樓外君山一帶青太
息雲中君在否不堪重問道元經

漁洋詩話　卷中　十九

高念東侍郎祭告南嶽詩多佳略其五言絕句數
首於此行人到武昌已作半塗看那識武昌南烟
水五千里兩岸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
睥睨洞庭間亦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
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濟
相涵中有數聲鵑花放不知名稍秀猶能長芳草
隱詩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萬
峯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嶽雲中盡東流海上忙
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

劉勰文心雕龍論晉宋間詩云莊老告退山水方
滋余取其語以序宋牧仲太宰詩牧仲遂鐫小印
曰山水方滋
冶源在臨朐縣西南水竹勝絕世為馮氏別業酈
注所謂水色澂明而清泠特異桂句寺溆輕舟委
浪是焉模寄實可憑襟今有憑襟亭司馬文正記
劉棨孟鄭隱野原蓋不考證之誤
婁昜字克懋華亭人少貧為人牧豕三十始補諸
生時縣人李太常開先家西樓見崇方尚金元詞曲昜

漁洋詩話　卷中　二十

獨與歷下李于鱗殷正甫輩以詩古文相倡和終
開平衛教授華盤字空塵亦華亭人祖珩御史蠡
工詩善畫有句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愛此
跡林月蕪之一磬清雨齋闇啼鳥風停數落花與
李滄溟楊夢山相倡和姓名亦見楊升菴集
安邱馬長春三如順治丙戌舉人與從弟進士澄
源思齊名三如有句云山田高于屋牛在屋上耕
可謂奇險難狀之景造語不減馬第伯封禪儀記
源思詠白丁香云坐覺人顏澹開憐春日長亦工

長山劉孔和節之相國青岳先生鴻訓子爲詩豪邁雄放有東坡放翁之風明末從義旅南渡劉澤清忌而殺之有日損堂集一代奇才也題趙松雪宮女啜茗圖云秋宮肅肅古衣裳靜女無聊意亦蒼不點蹤螢垂月色綺頭已作百年涼居山遠恨捲黃沙彩筆王孫佛憶家忽向卷中尋舊事直須羞煞後庭花聽小史燕子彈琴云高梧脩竹曉沈沈侍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

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漋子博雅嗜古詩學楊用脩源本樂府與劉公子節之倡和齊名有顧學齋集題項王本紀云英雄竟以成敗論嗟哉帝王豈有真亞父不用乃耆終淮陰逃死未央宮是知仁與不仁異楚亡漢王亦和烏垓下何必更悲歌虞兮呂兮較若何詠古玉鏡子云世間斜奧久塵埋圓璧千年出洛街曉步在花雙鳳翅晚妝應照九鸞釵微茫斑駁雲生面錯落光明月入懷最好瓊樓伴仙子素娥斜掩上瑤階南渡依劉澤清澤清既殺劉節之王遂北走歸國隨肅王定蜀署四川巡撫卒於閬中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父基明戶部尚書若之以父任歷官河南參議性嗜古南渡避地姑孰圖書鼎彝之屬尚兼兩後死金陵若之風神清映如晉宋間人工詩及尺牘金陵見月云玉宇流孤月清光照雁聲似從千里外寄與故鄉明山中云驢背肩似山笠下眼如海時見漁樵人行歌互相待江行云圖書蓑笠載輕舲雨雨風風去不停疑是烟

波乘釣者居然呼吸有樵青

龔端毅鼎孳送人出塞云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趙韞退觀察進美詠楓葉云郭外西風繞舍斜長林秋靜有啼鴉微寒已入娟娟樹遠色初分澹澹霞千里殘書臨白雁重陽蹤雨聽黃花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在水涯梨花云莫煙無語更依依清影含春望欲稀踈近瑣窗留月照寒垂網戶見鶯飛共停閣外青絲騎細拂燈前白紵衣莫向後

庭歌玉樹故宮風雨已全非

徐東癡夜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里桃花十里紅但是出游皆傍水逢人多半在城東青入緗鉤深復深非關社日亦停鍼明朝撲蝶南園會預辦釵頭鬭草金當壚小婦太憎生記折梨花在古城日出未難非馬足暫休不肯是鶯聲戲馬臺連司馬橋城門開處馬蕭蕭君臣游覽飛花盡惟見秋千入碧霄一代才華怨落花西清園內賦新茶年年指點風流業猶自垂楊綰暮鴉

吳天章雯題雲林秋山圖云經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

顏脩來光敏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書法擅一時於詩亦有功清流關云身騎龍背上青霄路轉峯廻出麗譙雨氣全吞幽谷樹風聲直送大江潮渡江云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扶桑島却怪神仙兩岸行長干云南郭浮屠高出霞下窺黃屋如金沙四十門中響空

頷吾將獨步青蓮花

韓畕字石耕北平人徧游吳越名勝客死平湖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胡介字彥遠錢塘人布衣食貧而妻與女皆能詩順治中游京師送人南歸云帆檣楚澤群烏晚橘柚吳天一雁晴介與淮陰邱曙戒象隨季貞象晉兄弟善

王右丞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爲佳話宣和御府所藏又有盧鴻真畫常建冒雪入京圖蓋

當時文人高士爲世所艷慕如此

陳伯璣常語余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因戲效云如滿天梅雨是蘇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聲壯涼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皆詩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馬戴將軍定襄詩別後羅浮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闞駰九

州志謂即大麓世俗呼為宣務山余嘗為趙州佐同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為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𡾰嵍山王喬所仙𡾰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許字書即旄丘之丘也入鄴為魏收追之改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以𡾰務之精謂此也按此則為詩當作𡾰虞反定辭即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亦失於考據矣

淄川唐濟武翰林夢賚順治己丑進士官檢討以建言罷歸與高念東侍郎倡和其詩源出蘇陸社燕云敬瑜詩賦同林鳥合德椒房共命禽細鄉池塘音上下釀花天氣舞晴陰亦袁海叟白燕之比再至金陵云鬖鬖風柳綠絲偏褭似偶傍鬟鬟有却出秦淮相問訊于今不見已三年蓮葉田田蓮子稀風翻一片蕩漁磯衹如解制僧初散都著西天壞色衣答念東云青蘿洞口舊間吟百道飛泉百尺陰使說河豚堪一飽不應苦筍為抽簪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須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粵東有貝多樹余嘗於劉將軍署見之從者誤折一枝余惋惜攜歸使家植諸階墀值雨一昔而活青蔥可愛余題詩壁間云貝葉無根插短籬一宵春雨發華滋他年若續羊城誌記取漁洋手種時今二十餘年計已成圍矣

余家舊藏倪雲林畫二軸其一題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籍松肪筍脯勸加餐其一云高士江陰許士雍澂山湖裏泊烟篷秋來蓴菜鱸魚好亦欲東乘萬里風

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嘉定李長蘅詩也余最喜之甲子使東粵往返兩過滕縣不見一花賦詩云薛北滕南幾問津遠山如畫黛眉新帷餘荒草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長蘅畫學雲林亦是逸品門人陸生廷燦扶照近補刻嘉定

四君子集余爲之序大抵程孟陽之詩妻子柔之
文長蘅之畫足稱三絕
薛行陽少宗伯(蘧方)孟縣人明崇禎戊辰進士順治
初有詩名於京師嘗有句云千盤少室三花小九
曲河流一帶黃人多稱之
余在廣陵衙齋有鶴十二每微雨輒𩚽翩引吭如
得意者汪蒼文(玫)葉子吉(藩方)過揚州各賦其二歸
吳中汪有歸鶴記葉有長歌具載本集鶴産通州
呂四場者尤皆緣傳是仙種也

青谿故有張麗華小祠金陵圖經不載余少時客
秦淮賦雜詩二十餘首而獨遺此因補賦一絕句
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王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谿
無消息寂寞青谿伴小姑臨春結綺已消沈遺廟
荒宮鎖薜侵深有青谿嗚咽水千年猶自怨韓擒
[illegible]
劍州西郭有小祠祀鄧艾余以丙子再入蜀過之
題州守改祀費經賦詩示之云申屠曾毀曹瞞廟
常侍(高適)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

棘陽兒
陳說巖(廷敬)相國少與余論詩獨宗少陵嘗記其一
云晉國強天下秦關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
方同紫塞連天險黃河劃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
願從戎
李丹壑(孚青)故友合肥文定公(天馥)子早慧能以
詩世其家然有別才如洛陽懷古云秋來張掾多
歸思事去王郎少宦情殊有言外意
宣城諸梅號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畧余序之今

惟耦長(庚)在耦長工詩畫琴谿云田家桑落酒風
物蘗祖魚落梅云背城花鴨得春遲凍雀銜殘尚
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荼樓門
杜茶村(濬)送人入蜀云古意淮南桂他鄉劍外州
不減古作
龍石樓(燮)中允作瓊花夢傳奇成招余讌觀之余
酒闌賦入絕句有自掐檀痕親顧曲江東誰似阿
龍超之(鉞)獨門人蔣靜山(鏘)和云王崑伶碎為檀
槌余讀之歎曰蔣五此押檀場矣

鄧孝威漢儀過大庾嶺云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極是畫意

德州田霡字子益户侍綸霞弟也有句云桑藍浮野岍潑墨上春鮮

門人殷彦來譽慶集句贈余云一時[illegible]上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合肥李相國容齋天馥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翰林侍讀學士史胄司夔即席賦詩曰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墻半列卿時比於唐人鸞掖鯉庭之句

門人湯西厓右曾光祿題辰龍關云東馬懸崖險關門鬱不開居然橫戟地曾此挂弓回浩蕩妖星落蒼茫角吹哀兵家爭鬥道為語勒銘才

漁洋詩話卷中

漁洋詩話卷下

濟南王貽上

宗人苹字秋史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詩有別才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徑落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寄余云得名自公始失路復誰憐時人亦呼為王黃葉

漢陽宗人戩字孟穀少游嶽麓遊詩云不借直踏寒烟裏虛香獨游亭午時其池陽山行長句過歐公廬山高遠甚客中州與吳雯倡和風穴白茅寺諸篇工力悉敵楚才自胡君信承諾顧赤方景星而外僅見此人

粵東詩派皆宗區海目大相而開其先路者鄺露湛若也露南海人有嶠雅有騷人之遺高人日登越王臺云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臺非故苑春青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illegible]去遥逢方杜鄰別人云露斜山閣閣[illegible]來悠役草綠斑騅怨花飛紅粉愁如何雲夢月不共漢江流又送王孫去淮南桂樹秋廣州破抱所寶古琴而

死余為賦抱琴歌云嶧陽之桐何牂牂縪以五弦發清商一彈再鼓儀鳳皇鳳皇不來兮我心悲抱琴而死兮當告誰吁嗟琴兮當知之

朮巽宗字石髮華助人稱詩老於布衣余讀其詩卷云恥食嗟來食已斑吟髭撚盡一身閒惜君生後滄溟叟不在華齋裘函間

馮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進士館選不得與以中書舍人終近日才士之厄未有如大木之甚者其晴川集余序而行之荆卿故里云一卷輿

圖計已疎單車徑入虎狼都縱然意氣傾燕市豈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匕首誰令豎子把頭顱南來曾過邯鄲道試問人知劒術無又寂寞黃花時節雨淹留烏帽丈人祠半篙谿水板屋一片山雲雪到門此例甚多古選歌行尤有可傳

張虞慶字歷友淄川相國憲松先生曾孫文章淹博華贍千言可立就詩尤以歌行擅場如邢太保賜劒行趙千里海天落照圖歌等篇不失空同大復家法郢中諸律詩正德嘉靖宮詞率多傑作丙戌客新城與余倡和不下數十首和青谿張麗華小祠云淒涼三閣鳳臺空誰向長城問舊公千古青谿谿上月人間無復景陽宮不及矣允汎五湖千尋月殿已模糊惟餘無恙秦淮水猶照臨春玉樹枯劒州鄧艾廟云奇兵未抵一丸泥縣竹懸軍萬仭梯奄忽當塗更鼎典午翻嫌多事鄧征西自古奇功未可居螳螂蟬雀竟何如縱然劒勝陰平道衛瓘誰知擁檻車一滴水可知大海味也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畧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鍾亦反獨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

岳鮑照出于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施愚山閏章皆集京師與余兄
弟倡和最久明年壬子荔裳補官蜀臬余典蜀試
先後出都門既而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明年春
上峽遂不相見是歲荔裳入覲歿於京師後二十
八年庚辰余官刑部尚書荔裳之子思勃來京師
以入蜀集相示亟錄而存之集中古選歌行氣格
深穩余多補入感舊集畧其二三短章於此次黃
州云賦成赤壁人如夢江到黃州夜有聲憶故鄉

海錯絕句銀刀一名八帶魚云銀花爛縵委筠筐錦帶
吳鉤總擅場千載專諸留俠骨至今七箸尚飛霜
筆管蟶云彫蟲小伎舊知名食邑由來號管城曾
與江郎書恨賦莫將刀筆博公卿題督郵爭界石
云蜀國至今悲杜宇楚人終是戀瀟湘可謂精切
著題
張光啟字元明章邱人少見知於麻城梅長公之煥
金華朱未孩大典兩公年四十棄諸生隱白雲湖上
闢小園曰省園蒔花種竹絕跡城市有元處士

復之風山中曉起云初日照西山藜杖行共往山
氣何濛濛人物亦太古池上云倚杖池邊立西風
荷柄斜眼明秋水外又放一枝花對菊云種菊叢
叢傍石根凌晨坐卧逆黃昏沽來新釀經秋醉開
盡寒花未出門皆寫胸臆之言也
申鳧盟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岳
伯岩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
秋水皆逸民也諸子既歿惟秋水無恙余丙子再
使秦蜀於褒城驛見其登太行詩一篇信是奇作

惜不記憶其全矣太行高萬仞絕磴霾雲間雪壓
雁門塞冰齊熊耳山鳧盟之弟觀仲[illegible]孝廉余為
誌其墓
松江有白燕菴袁海叟故居也康熙丙戌門人周
策銘頊翰林寫其遺集相寄編首有空同大復二
序余感而題之云鼎足高楊兩不慙百年遺跡改
名菴烏衣王謝俱零落七字風流白燕菴
汪鈍翁琬吳江絕句云江上西風滿棘枝夕陽遥
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且為鱸魚住少時徐

昌穀詩淼淼太湖秋水濶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吳塘露酒旗二詩風味何其相似

劉昚虛字挺卿其詩超遠幽夐在王孟王昌齡常建祖詠伯仲之間考其人益深於經術不但詞華也李華三賢論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述易詩書春秋禮樂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

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皆重劉者也按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為昚虛立傳而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亦畧之故詳於此

程先貞字正夫德州人侍郎紹之孫也有海右陳人集才情不及盧德水世淮而深穩過之如豐侯歌葛巴剌椀歌火蓮行諸篇皆有逸氣

程氏負郭有東樓錢宗伯牧齋崇禎中為復社事被逮居停於此者數月有欲別東樓去四詩在集中謝方山重輝過鐵佛寺詩老屋秋風吹辟邪蕭條負郭幾人家裴回細詠虞山句不見吹簫過落花

莆田宋玨字比玉善八分而小詩亦工嘗記其一絕云來時梅須未成花別後垂楊金作芽他日相思如見寫板橋西望是吾家

山陰陳洪綬以畫得名亦能詩有悲催幽絕句云豐溪梅雨山樓醉竺塢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周侍郎櫟園亮工示友云海水羣飛百尺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瘢莫向燈前看恐惹霜華上鬢毛

楊秀才云唾地新詞破錦囊高樓君自拜滄浪文人命薄將軍死誰賦城南舊戰場

宣城唐祖命允甲故明中書舍人也亂定後有詩云殘花野嶽圍荒砦破帽疲驢避長官頗似徐文長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

徐繼恩字世臣武林名士亂後為浮屠名止嵒字發堂為詩清麗不落凡近一字畧其絕句數首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

誤謝支雖為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人家
竹樹渺茫間浦漵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轉
為君九面寫衡山幾日春游遍若耶入城滿面是
烟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箚卅絕
壁酹西風千古淚雁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
弦鐵板唱江東坡公所謂無蔬筍氣者也
周質字青士秀水人居梅里隱於市廛偶游嘉善
假一園居停一夕嘯詠甚適遂至達旦郡有郡丞
行署時來按部聞周詠詩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

詰旦遣隸勾捉將加戮辱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
或述此事余笑曰使袁虎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
口一座大笑
唐濟武檢討在武林夜宿天竺聞鄰房二僧詬誶
聲中夜不息友人將諭解之唐曰無庸此不過文
殊普賢厮打耳
門人張桐峰琴淵靜沈默作歌行踔厲風發而不
失規矩揚州人無知其工詩者余取其詩入感舊
集琴舉康熙癸丑進士未仕卒

安邱二曹禮部貞吉字升六中丞申吉字錫餘兄
弟齊名禮部在京師和余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
有筆力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祭告湖南有句
云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斑斑湘竹林
余澹心懷莆田人居建康嘗賦金陵懷古詩不減
劉賓客謝公墩云高卧東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
苻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時奈何許孫楚酒
樓云江南城西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
後李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雨花臺云雨花臺上

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
鶴唳九秋螢勞勞亭云蔓草離離剗送容驢駒愁
唱新亭陌夜深苦竹啼鷓鴣空牀獨宿頭皆白順
治辛丑屬嚴子餐沆寄余廣陵余答詩云千載秦
淮水東流繞舊京江南戎馬後愁絕庾蘭成鍾阜
蔣侯祠青谿江令宅傳得石城詩腸斷無城客
古今武人詩如沈慶之曹景宗輩猶有文士之風
獨北齊高敖曹詩龍鍾千口牛蟬連百壺酒朝朝
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此等語斷非文士所能道若

斜律金風吹草低見牛羊則樂府絕唱矣
呂潛字半隱故明兵部尚書大器之子亂離後流寓江左有詩云橫江閣外數帆檣立盡西風鬢欲霜只有鄉心不東去蚤隨烟月上瞿唐
尤悔菴侗在史館作明史樂府雖擬李西涯而往往駕出其上又嘗作外國竹枝百首
劉公㦷欲往蘇門留詩別余與鈍翁石臞輩云燕市酒徒稀後句曰余賦登高詩云十年長事少衰絲公㦷見之笑曰何相報之遽耶

昔在揚州劉公㦷寄書曰聞有鐵帆者住木蘭院豈天寒衣衲重鐵帆耶然新寒衣衲重乃釋一靈詩句非鐵帆也一靈後加冠巾即翁山
會稽曾益注李長吉詩世知之矣晚又得其所注溫岐八叉集乃吳郡顧氏刻本宋天社任淵注宋景文黃山谷陳后山三集可謂獨爲其難於益亦然益字謙
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其子眉字壽髦能爲古賦常賣藥四方其子輓車暮憩逆旅輒

課讀史漢莊騷諸書詰旦成誦乃行祁縣戴楓仲廷栻撰晉四家詩山父子居其二
林確齋者亡其名江右人居冠石率子孫種茶躬親畚鍤負擔夜則課讀毛詩離騷過冠石者見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鋤琅然歌出金石竊歎以爲古圖畫中人
方盦山文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之語爲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

坐而已傴僂於前呈其詩卷余爲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盦山不免劈藤條耳一座絕倒
吳之洞庭山有丐者汪鈍翁記其數詩有云不信乾坤大飄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爲真悔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
宋元憲景文兄弟少賦落花詩得大名刻畫可謂極工然沈石田青樓粉黛女子嫁朱門嵩帶賓客稀更不刻畫而有言外之意唐人高閣客竟去小

園花亂飛別尤妙也徐元歎一首云花意寒欲去登樓送所思將分春雨恨似與遠人期野水斷村路孤烟生竹籬吾徒從此逝忍見艶陽時妙亦不減唐人

己未博學宏詞之舉田綸霞雯以工部郎中與焉已而被落題温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腰子八吟叉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彫輦空讀南華第二篇然不十年官至巡撫江南僉都御史

林茂之詩客来自何處爲言南山頭昨夜片時雨新添春澗流入白門云白門迢遞夕陽閒千里閩天一日還依舊客情無別事逢人都問武夷山芳草云春風吹百卉草色遍相侵到處没馬足有時驚客心遠連空漢上寒漾碧波濤猶有明妃冢青青恨至今又孔雀菴云依然一茅宇宛在千竹林秦淮新漲云春雪消谿岸江湖上水門雪夜闇胡彭樂云今歲山城雪偏於昨夜深同爲閉戶客放自絕相尋同翰宣仲鷲峰寺聽秋鶯云物候遞移愴客魂啼鶯何意戀山村不因落葉林間滿猶道

啼春在寺門潯陽別曹汝載云扁舟客思共閒餘分手那堪即到初明月中秋九江水愁人無暇作鄉書又雲樹見悲色詩篇閒臧吟黄鳥暫啼去清風時下來右皆與曹能始吳非熊兆倡和時作刻意六朝不屑唐派者也

原翁山澹容州詩云一年爲客度滹沱聽盡悲笳出塞歌白髮大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蘊藉宛轉不減李益

朱竹垞彝尊著書最富如日下舊聞經籍存亡考皆餘百卷又撰詩綜詞綜若干卷其自著詩歌雜文曰竹垞文類者余爲序之尤愛其少時永嘉諸詩如南亭云海雲雨初霽返照南亭夕如登秋水生我亦西歸客西射堂云已見官梅落還聞谷鳥啼愁人芳草色緑遍射堂西孤嶼云孤嶼題詩處中川激亂流相看風色暮未可纜輕舟吳橋港云聞說吳橋港荷花百里開當年王内史五月採船廻瞿谿云鳥鶯山月落樹靜谿風緩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飲吳郎宅云吳郎愛客解千齡勸飲青

絲掣玉鉼落日兒童齊拍手過江三日幾曾醒祁
六座上逢沈五云東陽年少沈休文五載相思兩
地分今日謝家羣從在青綾帳外更逢君
孫豹人枝蔚三原人居廣陵卓犖負奇氣一日游焦
山中流遇風賦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
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
劉宋沈忠武慶之應詔賦詩云朽老筋力盡徒步
還南岡按客座贅語周處讀書臺下舊為光澤寺
乃梁武帝舊居其地又名南岡六朝士大夫多居

之武帝評書云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
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岡字非泛設以此悟注詩
之難

新安汪徽遠字扶晨工於詩古選光閒澹有王韋
之風若黃山詩不見菴中僧微雨潭上來不愧古
人其從弟洪度字于鼎余嘗定其全集歌行如建
文鍾湖孰菜等篇皆見史筆非苟作者

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驗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
感動流涕真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旦

都諫皆有作西樵云千秋脽上見遺祠武帝雄風
自一時法駕遙迎齊殿啟靈壇颯沓羽旂披禮成
特從陪游感情極君王感物悲陳跡秪今誰勞帶
白雲南雁望參差幼華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
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
依俙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很喜啼鶯猶
未歇菊花一路到汾脽亦無慚才子之目幼華詩本一首皆佳才只錄

余內子再使蜀於綿州見羣鹿賦詩云繞郭涪江

碧玉流一川豐草鹿呦呦遠游忽憶楊岐語爭似
渠儂得自由蓋用楊岐方會禪師語也余兒啟涑
和之用唐呂溫由鹿賦由此鹿以致彼鹿故曰由
鹿余深賞其確切能押險韻又按宋景文云率鳥
者縶生鳥以來之曰圝呂蓋得其意而不知說文
有此圝字也

徐延壽字存永閩人徐𤊟興公之子也家鼇峰藏
書與曹能始謝在杭埒亂後并田園盡失之將移
家湖南道廣陵與余定交有過燕子磯作云馮夷

吹浪醬山根雲樹千重暗白門故壘尚聞雙燕語空江曾見六龍奔楊花真雪行人路杜宇春風古帝魂和柮中流頻喚酒客情難遣是黃昏

伍瑞隆字鐵山香山人竹枝詞云蝴蝶花開蝴蝶飛鷓鴣草長鷓鴣啼庭前種得相思樹落盡相思人未歸

戴本孝字務旃和州人詩畫皆絕俗嘗貽余畫冊自題詩云叢薄何蒙茸喬木與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獨留[illegible]不亦爭

榮攀援與依附凌霄與寄生滋蔓尚可憐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在京師一夕聞人談二華之奇晨起即襆被往游其興會不覊如此弟移孝字無忝

仲兄禮吉(士禧)少時有和唐祖詠望終南殘雪詩三首云微風打窗紙凍雀鳴簷端起看松竹色蕭蕭增薄寒將雪無雪色色在浮雲端煨芋對新雪骨與梅花寒遠山直西牖高高出林端朝來望新霽四顧清光寒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翩翩經奇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諧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看

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

孫文定詠史云田叔歸來竇后傷蕭條梁苑下微霜一時賓客多枚馬不遣雄文悟孝王

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出古異澹不可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隔溪漁舟劉蛻文冢銘云氣如蛟宮之水嚴羽云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姚寬西

谿叢語載古琴銘云山高谿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少伯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璇璣圖詩耶

小說載李習之翺在潭州嫁柘枝妓事以為韋蘇州舒元輿詩云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古今以為佳話而不知其污衊賢者也按應物

為蘇州刺史在貞元之初其後又有韋夏卿在貞元十年韋覬在元和時與習之之世差近而翺與應物固渺不相及也且韋李二集俱在亦無一字相涉則蔡邕琴酒之語何竟武斷屬之左司耶李觀元賓集中有代人上韋蘇州二書每疑其暴戾恣橫不類左司所為觀與翺同元和中人皆與左司無涉此二事皆不可不辯也乾元中又有韋黃裳韋之晉大中時又有韋某其誌失名所稱韋蘇州蓋不下六七人矣人但知有左司耳

金陵張可度字爾後廬山詩云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少男兒淪落盡神仙卻讓李騰空騰空者林甫之女李太白有送內之廬山訪女道士李騰空詩余往讀林甫外傳疑之天上豈有不忠孝神仙耶吾鄉劉節之孔和有詩云淮南畔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譏彈此名通之論也

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為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峯月落一江水僧在

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竣復過此欲改一江為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為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案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為兩浙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為達夫改此詩耶真可令人噴飯又案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

秋皆柳文暢作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詩話類編乃以為趙松雪詩且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當是松雪偶書二詩遂誤以為趙作耳此何異晉人道黑白耶

順治辛丑方侖山文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先生近撰吾炙集載阮亭詩數篇此集竟不之見同時陳伯璣允衡撰國雅施愚山閏章撰藏山集葉訒菴方藹撰獨賞集陳其年維崧撰篋衍集今惟篋衍一集行於世

楚人門巷瀟湘色竟陵胡君信承諾句野航人遠雁聲低侯官許有介友句

程孟陽嘉燧鈔選中州集虞山錢先生序之康熙丁亥門人汪于鼎洪度寄新安舊刻本請余刪補將重鋟梓余觀其去取多不愜人意報書已之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言律為中州集之冠而去取猶未當其他可知

董樵萊陽高士康熙初游婺郡閨秀倪氏仁吉高其人製方竹為杖遺之倪有絕句云怨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分明記得華清夜踈雨銀釭獨坐時

趙士喆字伯濬掖縣人明副都御史燿之子太宰煥從子也甲申遭兵松椒山遂不歸與弟子董樵耦耕海上著石室談詩逮文年譜遼宮詞各若干卷弟士亮士冕等皆能詩

邊習字仲學戶部尚書華泉先生仲子有睡足軒詩一卷紙札草惡猶是當日真蹟亡友徐東癡裝潢而藏之余既刻華泉集又刪存仲學詩一卷附刻於後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宛有家法

余選華泉集刻成又選劉吏部希尹集若干篇希尹名天民歷城人及與華泉相倡和者選在華泉之上五言近體精深華妙遠不減邊矣

同年傅侍御彤臣扆晉邑人博雅能詩作詞曲亦跌宕有致常於滄州道上賦柳枝詞二十首略載於此絕代容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誰言青鬢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雲露蕭晨半未乾日

高猶自怯輕寒連錢驄馬驕嘶過青眼樓頭帶笑看殘照芙蓉溢頰紅珊瑚仙骨玉瓏璁幾回泒起嬌無力拔拂偏宜少女風乖金小篆不曾諳葉葉紛披撇與波截翻編誦無用處紙傳新樣似元和靈和前殿見風姿成醉躭情竊艷詞九月史風秋色裏治游心醉麴塵絲拂隄又復吹征帆折贈還宜女手摻薄暮一番微雨過江州司馬濕青衫

南海鄺露集有詩云峻嶺極金隣摩天見九真按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

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潾清渚是也潾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劉公戫畫不及其詩常使金陵畫師吳宏（字遠度）捉刀余每索其畫輒先之以小柬云勿煩真作公戫面訊其故余笑應之曰兄畫如宣城兇王稱真不如假耳公戫大笑

孫寶侗字仲孺益都相國（臬上）仲子有才氣（其）詩文然持論好與余左余蜀道詩高秋華嶽三峰出曉日潼關四扇開孫譏之或曰此本昌黎非杜撰也孫憤然曰昌黎便如何耶竟是兩扇又題涪州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關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孫駁之曰既是雙魚合道七十二鱗余聞之笑曰此之謂[illegible]陽

蕭山毛大可不喜蘇詩一日復於座中訾謷之汪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云云）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曰鵝也先知怎只說鴨

江都門人汪懋麟字季甪亦字蛟門詩才雋異古

文學王介甫衛吳淵寒山寺云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寺寂寥楓落江楓對漁火行人歸去雨瀟瀟題顧符稹畫云昭陽顧生畫樓觀絲闌瑤房生白雲如螘宮人三百六丰神邈似李將軍

吟戎功總制（戍龍）金州人余官刑部尚書時辟為侍郎余嘗序其塞上集前後出塞諸篇酷似少陵如秋風六代郊前新秋衛蕭蕭崑崙十日雨星海立汎濊丈夫既捐軀豈論依骨肉立馬望黃河天青塞雲紫又風雪瀰邊塵天際莫雲紫山衙落照明戈

鋋寒光裏語多警絶又聞笛云夢裏怨揚横笛聲髙天露下共淒清愁來江漢人何處望裏關山月倍明萬里孤雲隨絶漠十年羸馬更長征誰知一曲中宵怨霜雪無端兩鬢生

門人林石來（麟焻）莆田人康熙庚戌進士自禮部郎中督學貴州其玉巖詩集余為序之閩舊無牡丹惟榆山獨有數本石來題詩云催放鼠姑花信風錦茵銀燭照鞓紅何當譜月慈恩寺傳徧新詞到六宮品題國色總尋常姚魏爭誇壓衆芳不是宣

和翻舊譜何人解賞女真黃

閩詩派自林子羽髙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丁雁水煒亦林派之錚錚者其五言佳句頗多如青山秋後夢黃葉雨中詩鶯啼殘夢後花發獨吟時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皆可吟諷丁晉江人歷官湖廣按察使

董樵江東懷古詩云春風嗚咽嗚到地寒雨淒涼散髑髏又春風公瑾梁細雨呂蒙城樵有詩三四十卷屬余論定未及殺而樵卒

門人宗元鼎梅岑詩以風調為主胎學才調集七言如來淺露語詩從作（醉去）去被人留酒重熏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烘添酒客肩煬帝家云帝業與亡世幾重風流猶自說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駕六龍揚子江云帆勢天涯去不迴龍舸何惜度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時遊徒聞王導神州語周顗先收作楚囚吳音曲云璧月瓊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都上能多記偏

忘狀前告急封留鄒許士（張英）云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鰣魚入饌肥最好流光是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

甲辰歲西樵戲為蟲豸詩二十首卷有所感發而作余見之曰此卞彬蚤蝨賦之流也腹蟲斷腸潔聲兼清露逢何緣塵垢裏猶著伴金貂（蟬）早讀漆園書夢亦羨栩栩魂收句輕薄胡為波及汝（蝶）共道輸君獨韋絲巧若神祇應同古網莫便訓經綸（蜘蛛）手推故神物名流解望塵將軍擅客少莫訏叫

頭頻蟲明頭汝腹能幾許禪中漫闘雄還思蟲父語直有魯連風蟲一兩懸既已輕爾行復能跳無如湯沐頻有時亦相弔蟲委質大蘭王項領足意氣縱解認前身詎羨轉輪貴蟲十領託體槃瓠族冢蟲畧相類狗苟而蠅營名實竟雙捐物雖游戲三昧然非才人不能道也

蕪湖江干有蚌磯上有明烈孫夫人祠余甲子使粵歸過之題二詩云白帝江聲尚入吳靈祠片石倚江孤魂歸竟遇劉郎浦還憶明珠步障無霸氣

漁洋詩話　卷下

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草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

西粵風俗淫佚男女婚媾皆以歌辭相酬和同年吳舟渠吳宮撰粵風續九一卷凡民歌徭獞狼蛋布刀諸歌皆具其詞雖侏儷而頗有樂府清商子夜讀曲之遺民歌如胡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兩岸人人相對出孤隅青龍水倖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孃名猺歌云黃蟮細小蟹人摘油麻細小燭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表囙細小愛憐孃畨歌云錯畔行過蘇行巷魚穿水透到花街木犀花發香十里胡蝶附香水面來餘獞狼諸歌則詰誶不可通曉矣

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為陳大樽一為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畧也大樽

漁洋詩話　卷下

警句如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碪杵客登樓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實居郝市賣履別業在藍田禁苑起山名萬歲復宮新獻號千秋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掩殘燭盡西窗雨雪逗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黑盡中淵雨白於綠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

疑葉下吳頭迴峯求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
多年華鬢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磵飲斷虹明
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葆從後寒風急虹影消
來句日過談上雨卷淫下屐縣南風色酒人家獄
寺夜深來潤雨潤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
長洲文與也題衡山徐孫畫有家法常為鄢陵梁
曰緝熙作江郎讀書圖汪茗文題題詩云鄢陵埜
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
輕薄茗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

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千
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
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唐文貞書圖
云朱門鼎鼎厭喧闐忍使顏經綖此人鄉如山中
好水石他年真作畫家鄰娜如印證正小也
會稽姜吳鉞夫句云青山吟飽湖紅樹寫莊騷
劉考功公𤩽字容城陽一日同友人蘇茂蒼過
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始別蘇歸邸寢公戢來
笑唫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

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
剝啄聲則公戢僕人至云已坐脫矣
門人陳子文傳貞自黔南歸補南安太守未幾病卒
蔣靜山仁錫哭之云已亡飛鳥驚蛇蹟又失嶔崎歷
落人子文書法名當代人尤亮雋余方欲作哀輓
見寄山詩遂為絕筆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黃紙高一
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
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

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
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
董其昌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
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盈宗宣和
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
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
它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
為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余襄陽懷古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

連波殘碑墮淚迴文錦一種銷沈可奈何首句陸
抗語次句山谷詩皆成句也

漁洋詩話卷下

師友詩傳錄一卷

（清）郎廷槐輯

續錄一卷

（清）劉大勤輯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師友詩傳錄一卷續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師友詩傳錄

國朝郎廷槐編續錄

國朝劉大勤編二人皆學詩於新城王士禎各述其師說以成其書以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郎錄雖以士禎爲主而亦兼質於平原張篤慶鄒平張實居故每一問而三荅其稱歷友者篤慶之號稱蕭亭者實居之號也篤慶於士禎爲中表所著有崑崙山房集實居於士禎爲婦兄所著有蕭亭詩集士禎皆嘗論次之故三人所荅或其明一義或各明一義然大旨皆不甚相遠中間如篤慶荅古詩十九首一條歷引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證爲枚乘所作而力駁遊戲宛洛詞兼東京之說然考鍾嶸詩品稱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嶸與劉勰同時而稱在徐陵前其說必有所受似未可盡憑斷爲西京之作篤慶又稱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不知此明張鳳翼之文選纂註李善及五臣舊本均不若是（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爲一首則析一爲二乃徐陵非蕭統然未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爲一首未審羽何以云然謹附識於此）篤慶誤也士禎荅樂府一條稱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爲證然樂府始漢武帝史有明文漢初實無是名篤慶又稱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實居又稱樂府之異於古詩者往往敘事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鐃歌之類倚聲製詞之樂府也與詩稱別清商平調之類採詩入律之樂府也其初本皆古詩故孔雀東南飛樂府雜曲歌詞也而本題曰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時人傷之爲詩云爾紫騮馬樂府橫吹曲詞也而吳均樂府解題曰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其說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區分其本始至君子行爲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緣情之什亦何嘗專敘事乎又士禎荅稱七言換韻始於陳隋案吳均賦得之行路難蕭子顯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換韻啟初唐四傑之體安得云始於陳隋耶劉錄所載皆士禎語如所荅大勤問截句一條稱截句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又稱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

從、是矣。然何不云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截爲絕句、不尤明白乎。古絕句四首、載玉臺新詠第十卷之首又昔唐人省試排律本止六韻而止。不知元元皇帝應見詩未嘗不至八韻、詠青詩未嘗不四韻、文苑英華可以覆案。又稱至杜始爲長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韻。不知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詩正一百韻、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無綠葉認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詩、而云晚唐作。詩苑類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時人、而云唐李淑。宋以李淑爲唐人乃沿詩家禁臠之誤引證偶誤、又其小焉者矣。蓋新城詩派、以盛唐爲宗、而不甚考究漢魏六朝。以神韻爲主、而不甚考究體製。故持論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談詩宗旨、具見於斯。較諸家詩話所見、終爲親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即錄中士禎之語、或鈔出別行、名漁洋定論。劉錄亦有本別行、名古夫于亭詩問。實皆一書。今附存其名、不別著錄焉。

師友詩傳錄

新城王士禛阮亭
梁鄒張實居蕭亭 答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王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于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若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于長慶劍南甚且改轍于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雲不必藉口于宗盛下轉念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張蕭亭答有問王荊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尚不可況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然此其庶幾乎大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格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一例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數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王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

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為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為傅毅之辭二書出于六朝只既訛有擬依要之為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蘇李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張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為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劉向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大麥醇酒非復泛齊醍齊可侔其在楚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于風也而五言則實

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為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為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為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為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同篇中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為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其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別

其風味亦去十九首域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步

筆者

張蕭亭答騷之變為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叔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又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艸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享語所序合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

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為漢人之作無疑至于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為偽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斷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于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詩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學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于流離句頹吟于蘭閣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詩辭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

落第二義如稱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鹿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今無剩意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嚴語水殊覓妄誕已指示之

王答樂府之名始于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郊祀類頌鐃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為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

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之山皮僕美補古樂章色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備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遺乎乞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倉卜詩名從代秩以樂府舉擬剿製逐生從人泥蛻則樂府再為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明矣來教以其態辭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妙跡盡之

張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待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當求家能體心使倆也雅頌為樂府之原兩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鐃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字句亦多魯魚夫亦然其解之古擬精奇思于神筆豈像獻家毀譽所可能無論六代即晉魏而降如繆襲後歌曲陳思王鞞舞歌晉之白紵佇翔等歌本宜務難具一手矣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筆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注者古遠也樂府者元樂也不拔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以騁辭縱臆為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

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因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幾虞山所以識靈下為古官錦也

張蕭亭答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艷麗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況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躡者由于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做也易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能因言求意亦庶乎其有得歟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準的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
其理安在
王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著其學本于曹憲
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使然自是以後則
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詬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
事亦風氣遞遷使然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
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張歷友答文之有選自蕭維摩始也挾其括綜百家馳騁
千載彌綸天地經緯萬品擬議藝之英華搜羣言之

隱賾義以類聚事以羣分所謂略其蕪穢集其精英
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觀其自序思過半矣少陵
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約略之言蓋唐人猶有六朝餘
習故以文選爲論衡枕秘舉世咸尚此編非必如宋
人所云理也
張蕭亭答夫文選一書數逾千祀時更七朝楚國詞人御
蘭芬于絕代漢朝才子綜鞶帨于遙年虛元流正始
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于圭陰化
龍東騖煽風流于江左搴中葉之詞林前修之筆海

也然句箋音之遺義不有理闡理敷詞成于意興藏
論滄浪云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
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善讀者亦復乃詞引如
祕旨自無全文心無留義體各不同理貫一致採其
精華會成本領故楊載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馬伯
庸曰杜稿燦選死生李杜文昔人曰文選爛秀才半
皆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義也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發言唐人之五古與
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識擬前無後奇妙

雖縱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
王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
此定論也錢氏[illegible]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
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
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
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
耳
張歷友答世熟邵投詩格所撰復原不必其盡相契也歷
下之詩五古全倣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

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
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亦
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之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
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弘肆絶塵乃變體也
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吾以
絶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人非可一槩論
張
蕭亭答五言之興源于漢注于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
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
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

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開
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
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
然後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大曆貞元
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
甫之沖秀下逮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超
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
世詩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于七言前
代雖有唐人獨成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遠

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呼歌梁甫吟天姥吟廬山謠
等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渼陂行
兵車行麗人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古而
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名篇比
其氣象以是不同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先生
其如言哉
問
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詞行曲引篇章吟詠歎謠
風騷哀怨擬弄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
不混雜

王答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
曰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大略如此可以意會耳
張
歷友答珊瑚鉤詩話云紆載遠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
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古
詩中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是也感觸事物托于文
章謂之辭辭即詞也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品
秩先後而推之而原之謂之引如箜篌引霹靂引之
類是也煌然而成篇謂之篇章也皆順理之名斷章

之謂也吁嗟慨想悲憂悠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寄
其忠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歎變句不滯謂之歎
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兼斯二者之能也見徐伯臣
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于康衢而盛于俚
俗者也引異風華綫而不絕如風之動物謂之風幽
憂憤悱悶之比興謂之騷始于靈均而暢于宋玉唐
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于哀時命流于哀江
南哀江頭者也幽思微切謂之怨擬錄別之類謂之
擬琴曲曰弄凡此者亦不盡七言也五言長短歌本

無定則非如元人詞曲方按音律宮譜也

張蕭亭答 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
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
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
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
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
故獲其舊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若
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
冶逸于而遠鎔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

强也嗚呼盡之矣

問 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守何
人

王答 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皚如山上雪之屬七
言如大風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
五七言古音情迥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

張歷友答 兩漢樂府隸于太常為後代樂府之宗皆其用
之于天地郊祀與宗廟者其字句之長短雖存而節
奏之節音響斷絕若徒將摸其皮膚徒為擬議以成其

腐臭耳何變化之有後人但讀之而得其神理亂其
古光幽色可也不必法其篇章字句蓋樂府主紀功
古詩主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間雜以三言四言以
至九言不專五七言也若五七言古詩其神韻發光
自足以飲險服而被詞華故學詩而不熟于漢魏六
朝者皆俗史也何必其有定宗乎

張蕭亭答 樂府之異于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樂
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
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峻絕不可為孟德道之王

劉文學輩當叫手矣如曹公之短歌行子建之來日
大難皆獨步千古句法如鐃歌之臨高臺以軒江有
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等句皆工美可宗降
而六朝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顧自咏絶至唐人多興
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而氣象雖別亦可宗
也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
王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
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
西崑于唐却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却遠元如
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餘氣除可頡頏
張歷友答七言近體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而羽翼
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宋元而下姑舍是
張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
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
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
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
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
伯仲以及大曆十才子接踵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
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
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唱三歎至
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殊
之唐人氣象終別至于元人品格愈下雖有虞楊揭
范亦不能力挽頹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況詩家
此體最難長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
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王答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
真率自寫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何選唐人
則張曲江韋蘇州數家庶可宗法
張歷友答五言之至者其惟十九首乎其次則兩漢諸家
及鮑明遠陶彭澤皎皎乎古人矣子建健哉句傷于
麗然柳五言聖境矣韋蘇州其儔匹也陳子昂適入
道者矣
張蕭亭答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纖靡實
鮮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于選取法于唐朱文公謂

學詩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古或深或遠或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凄婉皆可師法當視筆性所近學之方易于見長嚴滄浪云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騖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其詳

王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稍為揚枝詞而和者尚少

張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擬其長者有楊廉夫爲後人一切詠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于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詞也其聲情之儇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竹枝柳枝詞詳見詞統

張蕭亭答竹枝柳枝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于句末隨加竹枝柳枝等語因即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

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啟錯何以得合法

王答七言長短句唐人惟李太白多有之滄溟謂其英雄欺人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然不必學乃爲大雅

張歷友答樂長短句本無定法惟以浩落感慨之致卷舒其間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易所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要在熟讀古人詩吟咏而自得之耳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自然之節奏在

張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敘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瑣之而氣貫當中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缺長聲急而意疎有餘斷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

問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王答七言古平仄相間換韻者多用對仗間似律句無

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衍

張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為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為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可謂古詩不拘平仄而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張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雄健雄豪者勝故平律不諧而不得使句弱寧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為字字當活法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問七言換韻法

王答此法起于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鍊兩句稱勿頭重腳輕腳重頭輕乃善

張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于唐人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雜見四句換韻更以四平四仄相間為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張蕭亭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為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仄者古人曾不盡拘亦有通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王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頭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張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為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張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即換者有

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宜
重用嫌韻不宜僻用也

問

字中五音何以分別古人作詩原爲歌誦其宮商角
徵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于何書探討

王

答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惟元人曲則辨五音
故有中州韻中原韻之别

張

歷友答古人作詩動叶律呂今人但求工于字句可耳
若必欲動叶律呂而其詞不工亦無用處不如五音
之精微不過于等韻門法通廣偏狹處辨之此是識
字學問與詩歌古之詞無甚關切若作詞曲分四聲
爲二音則非精于九宮十三調不能若但作詩與詩
餘即陰平陽平亦可不計況五音乎蓋五音之學原
于五行通于五味發于五臟叶于脣舌齒喉牙之間
其門法多端人有濁聲以盡四聲之變非數言可盡
愚質未暇問津大亦詞雕蟲小技抑壯夫所不爲矣

張

蕭亭答五音分于清濁清濁出于喉齒牙舌脣如公拱
貢穀喉音屬宮之宮中腫衆祝齒音屬宮之商悤總
謖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蠓
瞢木脣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自
判矣今人作詩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似
亦非是試述一則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
明飽飯二字皆仄聲作飽飯黃昏二字皆平聲作黃
昏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按音然但求
對意貫而已豈能使音律不叶不使詞意不工此杜
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用
之雅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丹
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
鐵笛海雲孤縱饒割就時人景終愧王維舊雪圖此
亦可作一證

問

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王

答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句尤忌即如
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三字纖俗不可
以其大家而槩法之

張

歷友答詩雅道也擇其吉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涉
纖涉巧涉淺涉俚涉詭涉怪涉浮涉靡者戒之如避
醜毒可也然則如之何曰處以明府溫八叉韓致

竟其庶幾乎

張蕭亭答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又曰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摸倣時隔一塵即為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為二謝纖穠綺麗不可摻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惟詩亦然況鄙俗之言不典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王答七言五句起于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皆入韻貴詞明意盡忽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

張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illegible]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為主此外無法矣然皇娥歌或以為後代擬作亦在然疑之間耳

張蕭亭答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既合之後復拖一句掉轉使餘韻悠然或二三句雙成第四句方轉以取第五句之勢六句似當如律法前後起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然也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王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弘曰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含蓄無限

張歷友答五言六句古齊梁間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入林亦善此體然幾于半律矣特以其篇用仄韻故亦仍為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仄韻皆可用也五言古五句體惟劉宋前溪歌為然其詞曰黃葛結蒙蘢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此詩頗為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為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也

張蕭亭答五言長篇宜富而贍短篇宜清婉而意有餘五句樂府間有似無定體興會所至無不可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王答秦詩其于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惟陶彭澤三唐惟韋蘇州二公

可以企及

張歷友答：秦漢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淺洵，豈唐人所能捏造。然唐人所有過于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尚不及，何況兩漢。

張蕭亭答：嵩庭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于文，六朝華浮于質，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為然。李本寧曰：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渠渤尾閭矣，將安所益乎。由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句法嚴而辭語意貫，而語秀，皆為絕調，未可先後論也。

師友詩傳續錄

新城王士禎阮亭

問：蕭亭先生嘗以平中清濁、仄中抑揚見示，究未能領會。

答：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為清，同情為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問：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

答：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

問：嘗見批袁宣四先生詩，謂古詩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此定例耶？抑不盡然耶？

答：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皆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蘇三家，自得之。

問：古詩以音節為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答：此須神會，以粗迹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

排宕即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
為七言而發
問唐賢三昧集序羚羊掛角云云即音流絃外之旨否
問有議論痛快或以序事體為詩者與此相妨否
答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
羊掛角無迹可求皆以禪喻詩内與所云不即不離
不粘不脫曹洞宗所云參活句是也然看拙選唐賢
三昧集自知之矣至於議論叙事自別是一體故僕
嘗云五七言詩有二體田園丘壑當學陶韋鋪叙感
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問律詩論起承轉合之法否
答勿論古文今文古今體詩皆離此四字不可
問律詩中二聯必應分情與景即抑可不拘耶
答不論者非拘凡者亦非入槪二聯中須有次第有關
闔
問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答古人謂元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夜客
心悲未央是何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如王摩
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杜子美
尤多
問謝茂秦論絕句之法首句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
之作亦有不盡然者也何也
答四溟一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說愚亦謂然
問七言絕五言絕作法不同如何
答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
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唱三歎之意乃佳
問沈休文所列八病必應忌否
答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時記人能全須檢書乃已
問蕭亭先生論詩以辭為要辭佳而意自在其中未達
其旨
答以意為主以辭為輔不可先辭後意
問樂府何以別於古詩
答如白頭吟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是樂府非
古詩如十九首蘇李録別是古詩非樂府可以例推
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
答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如居

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故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遡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擬為親樂府亦復自成一體若元楊維禎明李東陽各為新樂府古意寖遠然亦不相蹈襲至於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詞皆可歌也

問王孟詩假天籟為宮商寄至味於平淡格調諧暢意興自然真有無迹可尋之妙二家亦有互異處否

答譬之釋氏王是佛語孟是菩薩語孟詩有寒儉之態不及王詩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優劣

問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為頓挫者此為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蓋字有抑有揚如平聲為揚入聲為抑去聲為揚上聲為抑凡單句住脚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為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字住脚耳此說足盡音節頓挫之旨否

答此說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為七言古詩而發嘗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言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問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答無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所謂籟也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

問唐賢三昧集所以不登李杜原序中亦有說究未了然

答王介甫昔選唐百家詩不入杜李韓三家以篇帙繁多集又單行故耳

問宋詩不如唐者或以為厚薄分耶

答唐人主情故含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問宋詩多言理唐人不然豈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歟

答昔人論詩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宋人惟程邵朱諸子為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較勝

問昔人論七言長古作法曰分段曰過段曰突兀曰用字貫曰讚歎曰再起曰歸題曰送尾此不易之式否

答此等語皆教初學之法要令知章法耳神龍行空鬐鬣滅沒鱗鬣隱現豈令人測其首尾哉

問有以尖岔二字評鍾譚王李者何如

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鍾譚餘分閏位何足比擬然錢牧齋宗伯有言王李以禘祫作之鍾譚以害氣出之亦是定論

問詩中用典故死事何以活用

答昔董侍御王虬文騎外遷隴右道獲瑞設公等登部尚書及弟宜疑詩送之董亦有詩留別起句云官程西北去河水東流初以為常語後乃悟其用魏書北水東流而勝西上之語歎其用事之妙此所謂活用也

問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豈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朴二說孰是

答仲偉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即目羌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為詩却多鄙朴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問有謂詩不假修飾苦思者陳去非不以為然引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以為證二說宜何

答又昔人自不可少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要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強同如所謂詩繳用枚皋典冊用相如又濤瀧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蕭湘又所謂猶復似其揮豪對客曹能始康閣焚香男子求皆未可以此分優劣也

問范德機謂律詩第一聯為起第二聯為承第三聯為轉第四聯為合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似乎自相矛盾

答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問作律詩忌用唐以後事其信然歟

答自何李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即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盡爾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

如劉後村七律專用本朝事直是點鬼
問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別
答格謂品格韻謂風神
問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為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為道
又云致遠思恐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
如浮雲之句在少陵無可無不可且數為妙絕若
效不休恐易流於腐何如
答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
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
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亦自不
覺耳
問惟悵詩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
是史詩然歟
答二句最劣此雖諷語亦宜論也
問詩有平仄字一句純用而首節自諧者如桃花梨花
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此體何如
答五平五仄體自昔有之頗近游戲
問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處亦
可用否
答禪語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
學來不得
問昔人謂漢人語仍以漢人語對用吳人則不類此定
式否
答在大家無所不可非定式亦非確論也如以戰代國
語摭子國策語對漢人語何不可之有推之錯習已
下皆然古人又謂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甚有理
問詩中用古人成數目稱其過多若偶一用之亦謂之
點鬼簿算博士耶
答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闌四百九十橋皆妙雖
算博士何妨但勿太相耳所云點鬼簿亦忌堆垛高
手強運自不覺也
問杜少陵羽林詩漁洋先生謂古有六句體
疑此即是而諸選皆入七言古中何也
答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菴先生撰六朝律祖記曾載
之今記憶不真矣
問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選七言絕句何也

答如右丞渭城朝雨亦絶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取作樂府歌之中晩閒如伊州石州凉州楊柳枝蓋羅縫穆護砂等亦皆絶句耳

問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

答又有滿歌行艷歌行之行之屬當時命名之旨即異統辭亦不能盡通曉更有長歌續短歌歌之名皆非以辭之繁簡也三曹樂府多以起句首二字命題如惟漢十四世所任誠不良即名惟漢行是也

問七言古仄韻韻用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十

答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大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間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韻若換韻者則當別論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

答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州一篇可以為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做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問古詩忌頭重脚輕之病其詳何如

答此似為換韻者五説或四句一換或六句一換須首

尾腰腹勻稱無他秘也

問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古行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

答亦是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蘊藉為主若七言則稍揚厲無所不可

問或論絶句之法謂絶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稱斷然連身然唐人絶句如打起黄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説似不盡然

十一

答截句[illegible]謂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者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然此等迂拘之説總無足取令人或竟以絶句為截句尤鄙俗可笑

問排律之法何如

答唐人省試皆用排律本只六韻而止杜始為長律中唐元白人竟延至百韻非古也其法則首尾開闔波瀾頓挫八字盡之

問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如

答七言排律即唐人作者亦少近人惟見彭少宰羨門

曾賦至百韻
問排律有多至幾十韻者與短篇作法同否
答章法一也特短篇波瀾少耳
問竹枝詞何以別於絶句
答竹枝詠風土瑣細謠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爲主與
絶句迥別
問竹枝與柳枝相類否
答柳枝專詠柳竹枝泛詠風土竹枝詞古人間有專詠
竹者乃引柳枝之例然不過偶一見耳非原有也

問五言短古似與五言絶相類但中多二句然則中二
句或如律中頷聯頸聯應對寫耶
答此不必拘
問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詩此舊格耶抑俗體
耶
答格則於昔有之終近游戲不必措意他如地名人名
藥名五音建除等體總無關於風雅一笑置之可矣
問樂府其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抑借以發己意耶
答古樂府立題必因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作者衆

則多借發己意
問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絶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
答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雁門太守行乃
頌洛陽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
問天馬引天馬行之辨
答天馬引是琴曲
問又云錬句不如錬字錬字不如錬意意何以錬
答錬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澹經營處耳
問昔人論詩之格[illegible]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

響能誦而得之猶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而徑
紆迴於遐尋求之遥深是何物也
答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格於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
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暗香疎影林又高
於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以桃之認桃無綠
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
問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有來歷其然豈其然
答杜子美蘇子瞻詩無一字無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
退之却無一字無出處也

問虞侍制謂詩有十美第二為抑揚何為抑揚
答亦不解或謂抑揚頓挫耳
問范德機謂一唐人李淑詩苑六格為十三如一字血
脉二字貫穿三字棟梁等名目不幾穿鑿乎
答以上二條皆涉穿鑿說詩不必倣
問蘇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為虞作何也
答錄別眞出蘇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
之下其為西漢人作無疑
問高岑似亦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
答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
作李杜高岑迴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
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問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於晚唐者何居
答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
之比又如篋中集中諸人皆別調也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答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及觀鐵崖時學溫李其
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
李皮陸杜牧馮戴亦未易及
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
答明詩勝金元才識學三者皆不逮宋而弘正四傑在
宋詩亦寥寥寡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
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惟律詩不可學

聲調前譜一卷後譜一卷續譜一卷

（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飴山全集本

聲調譜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有因園集已著錄。執信嘗問聲調於王士禎、士禎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爲此書。其例古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爲正格。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脚如蘇軾之白魚紫蟹不論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出句如杜甫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此限焉。其說頗爲精密。惟所列李賀十二月樂府所標平仄不可解。卷末附以古韻通轉、其說尤謬。或曰古韻一篇、乃其門人所妄增也。

唐以聲調近元來微矣明季竟失古詩尤甚吾虞馮氏
始發其微于時和之者爲錢牧翁及練川程孟陽暮後
之黃泉吳梅村則又聞之于程氏者矣顧解人難得惟
新城王阮亭司寇及見梅村心領其說方欲發斯世于
大雅執以律人人咸自失然卒無有得其說者亦能山
已生獨宗馮氏已窺其微乃能剖析得之司寇知戊勿
以先生頗吝有來叩者即揭其所唐賢詩不指示名體
聲調不少吝間或上溯于建下迄東坡要亦隨叩隨應
偶舉一隅非竟作譜也一時弟子輩從旁載筆退集前
後所錄為譜成一卷後有叩者輒以授之意不欲以口

聲調譜序　一

舌勞先生因週年來頗有解人類頗叩乞元錄失去尺
未副人他所傳抄不無少舛余懼轉傳轉訛既求先生
指示聲調本意而亦失馮氏發微之旨且貽笑于寶宜
中之司寇也因園閒暇之餘而請先生重加點注歸為
定本以待他日之校梓焉乾隆戊午七月既望海虞門
人仲是保謹識

聲調譜論例

古詩當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
之然後可矣其音節轉韻一韻長短句法與絕句之不同
不可忽也須細會之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古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此詩家真實本領近代名公
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選也其體同古樂府少近體
讀少陵所作自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雀家等行之
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人而
實得古人之旨凡自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新詩
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
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少陵之
新題樂府而為七古樂府盡此矣唐宋有長短句宋有
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
皆樂府也餘齋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詩且言
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
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為法樂
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
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

聲調譜論例　一

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所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為歌行而不知其為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為樂府平美者為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

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為詩而作則諸家樂志作序其引句而無遺憾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

律詩後譜畧採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

集中所選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拗者亦不著筆

聲調譜目錄

青州趙飴山先生別集

論例七則
前譜
五言古詩二首
七言古詩二首
樂詞六首
五言律詩二首
後譜
五言古詩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齊梁體四首
半格詩一首
五言律詩六首
七言律詩四首
五言絕句二首
七言絕句三首
續譜
樂府一首
雜言一首

柏梁體一首

附 通轉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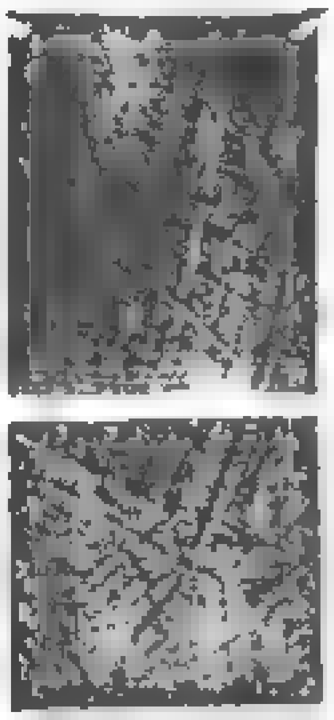
從弟 執端 綏庵

男 懋去 畬 輯錄

從弟 執瑄 嘯香

男 念喬 潤甫 校

姪孫 貫一 庵 繕稿



聲調譜目錄

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 于鵠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峰三字平年年山下人○下句律上句是律句

第五字仄以平字易之則非律句 長見騎龍●上三字平此言下句律

洞門黑●無底 夜惟雷風清齋將入

戴●星且抱松林外聞磬聲石徑陰且寒 平地

磬●遠●鐘 句古似行山 外 聞 磬 重 句上可句律不律○

底●磯●更●脩●身四平 字 遠●晝●夜●同時時台蝙蝠○律

飛入茅○衣○中○平三行久●路●轉●崇●仄四 靜閉則不爲律不矣平水深○平句律此下

 一

深徑願逢一人 自得朝天宮平三

懋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初比也

息舟剡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

結纜●蘭渚●曉紫崖○平 上● 仄 連 同晏溫值初霽 二 士

二句四仄 此 遠 山 河 長 獻 歲 水 雪●盡● 二 四 起 律 失

泉在路傍行 披 松 杉 入 澗 橫 石 淺 浮 闊 表 精 廬 律 調 詩 句 平

飛○覺切●雲 翔 沖 襟 得 蕭 灑 清 眺● 松 遠● 方 潭 嶂 積● 仄 佳

萬美英多○平早芳 叔 句 律 此 具 觀 澤● 仄三 國 秀 重 使 春○

心○傷○平三念遊蹤 平 徑 途 是 此 知 律 句 榮○ 利● 驚● 隙● 光 勉 君 脫

冠○意共遊無何鄉 平三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埽白髮
赤松却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例拗）律白蓮翠竹依
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鑑面得
真遂（律而拗）坐視萬物皆浮埃徐收暮景返田里（律而拗）逆
溯江水窮離堆還剖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罍諸
公兼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
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溪
知二月春江潤（句小）雪浪倒捲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

聲調詩譜　二

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律）要識憂喜何從
來須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滴餘哀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第五字平第六字仄快非律句）扁
舟渡江適吳越（輕仄此用中字替不可）三年飲食窮芳鮮（下山第三律四字）
（字汝从以反技如芇第比四六字人中多用不第知六）金虀玉膾飯炊雪（句陶律）
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
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
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
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

謂我好尚如當年沙谿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
先清詩兩幅寄千里（此律句雖不正論亦宜第五少字拗拗爲也健）紫
金百餅費萬錢（才名一六字字平仄亦拗可令）吟哦烹噍兩奇絕（律拗）只
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憂（律拗）一半已入薑鹽（律拗）煎
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
更論甘苦爭媸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此二字不論）寄謝
聊相鐫

樂詞

正月　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皆六平字）暗黃著柳宮漏（仄）遲薄薄淡

聲調詩譜　三

靄弄野（皆六字仄）姿（下第七句可字律用平）寒綠幽風生（平）短（平）絲（律第五句）
（字拗以用叫平之少）錦床曉臥玉（字拗）肌（平）冷露臉未開（平）對朝暝
官街柳帶不（字拗）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複宮深殿竹風起
新翠舞衿淨如水光風轉蕙百（拗）餘里暖霧驅雲撲天
地軍妝宮妓掃（拗）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
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此二句亦宜小拗乃健○調二句但律也）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句律）扇織鴛鴦紋

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第一句同此律也。二三平三平）羅袖從徊翔，香汗滴寶粟。

七月

星依雲渚冷，（律句）露滴盤中圓。（三平）好花生木末，（律句）衰蕙愁空園。（三平不平亦律句第三字去）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律律二句）僅厭舞衫薄，稍知花簟寒。（平二句拗律）曉風何拂拂，北斗光欄杆。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句）月綴金鋪光脈脈，涼院虛庭空淡白。（亦一律句）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斕滿層道。（拗律）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疎桐。（二句亦律）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釭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拗律）燭籠兩行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金鳳刺衣著體寒。（拗律第五字仄與少異）長眉對月鬬彎環。（律）

五言律詩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杜牧

野店正紛泊，（宜平仄平）繭蠶初引絲。（此第一第三字亦可以平仄而第一字必平）行人碧溪渡，（此句宜平仄宜仄平律句中不拗）繫馬綠楊枝。（上句律句亦可不拗斷用律句中今人字不論斷當用仄）苒苒跡始去，悠悠心所期。（此句第一字必平此第三字以平仄平仄亦同）秋山念君別，（此第三字第四字皆拗第三同當）惆悵桂花時。（落句以平落仄必以上句仄平仄仄數之）

落花　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起句拗）小園花亂飛。（此第二句同前）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此句拗）眼穿仍欲歸。（此第六字仄）芳心向春盡，（此句第三字同前）所得是沾衣。

平平仄仄仄，下句仄仄仄平平，律詩常用。若仄平仄仄仄，則爲落調矣。蓋下有三仄，上必二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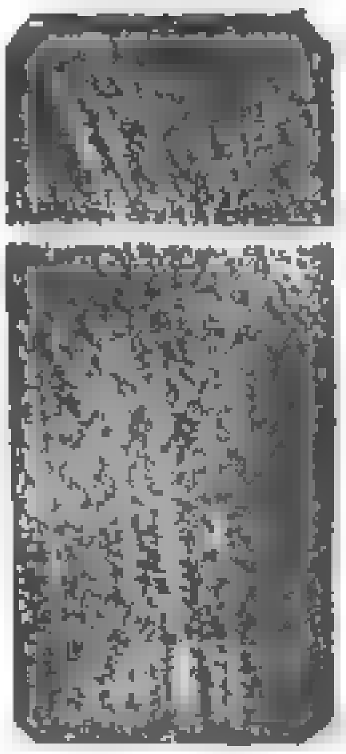
律詩平平仄仄平，第二句也，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仍律者也。（拗句即是）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知者，由一三五不論二語誤之也。

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可拗處總在第五第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仄，或平仄平平仄，或平仄仄平平，但可。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句矣。

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調，但下句必須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平仄平平是也）

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用仄；若上句第三字仄，下句第三字斷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若二聯則必不容不嚴矣。



聲調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　岑參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拗句）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律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五仄）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

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拗句　律）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五仄）

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拗句）（結四句是古體）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為式，前譜中亦具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王維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起二句用律）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律句）千里橫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荊關。（拗句　律）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歎息此頹顏。（末二句入律，律句亦有時調人也）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律句）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律句，不拘）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律句，下句拗）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葦。（拗句）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拗句　律）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律句，上句仄，下句律，合體）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卻自不同只在粘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

秋登萬山寄張五 孟浩然

北山白雲裏（倒我七言八句已高）隱者自怡悅（此句律）相望試登高（律句）心隨雁飛滅（句心律）愁因薄暮起（落仄）興是清秋發（律古句）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第三字用平）江畔洲如月（句以同亦）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此合拗句律正未句下句律以二入）

（七仄律）平平仄平仄仄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第五字仄）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閑敞（以句拗句律句）荷風送香氣（第五字仄拗律句）竹露滴清響（第三字仄）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心勞夢想（律亦句律）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尚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以後詩賦試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令人不得藉口也

七言古詩

扶風豪士歌 李白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古句）白骨相撐如亂麻（句拗）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句拗）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用四平字此處一段入律參之）扶風豪士天下奇（律句轉韻）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律句）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參看）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妙二語句參近體之律上句調）撫長劍一揚眉（律句拗）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以乃三字句）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句拗律）橋邊黃石知我心（結以乃篇方點首尾相關）

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首二字道著眼在此）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四字仄）（下九字七字句以為主）光中乍喜嵐氣滅（四字平）謂逢山陰晴後雪回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調仄）了然不覺清心魂只將疊嶂鳴秋猿（妙者調韻之妙）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照）卻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句拗律也）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也五言同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此可知轉韻元無定格也）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六字 仄）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句拗 律）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句拗 律）一夜飛度（仄）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四字 仄）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嘯脚著謝公屐（句拗 律）身登青雲梯（五字 平）半壁見海日（五字 仄）空中聞天雞（五字 平）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巓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六字句四字句細會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此四句皆六言若非下句用三字則失參差之）世間行樂亦如此（句拗 律）古來萬事東流水（句律）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四句字法句法俱妙）訪名山（句多用一）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韻密甚甚味之妙）

樂遊園歌 杜甫

樂遊古園崒森爽烟綿碧草萋萋長（句律）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拗律）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句律）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句拗 律）閶闔晴開昳蕩蕩（用反字妙）曲江翠幕排銀牓（句律）拂水低細舞袖飄綠雲清切歌聲上（律詩 調）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抛得（拗）百罰深杯亦不辭（純用律調 六句絶妙）聖朝（平 可）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律二句）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句拗 律）天地黯慘忽異色（六字 仄）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句拗 律）事殊興極憂思集（字仄）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二句 律）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律二句 詩拗調）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句拗 律）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詩二 調拗 律）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轉韻處用平平下）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句拗 律）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律二句）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已盡轉韻之格調矣

丹青引

將軍魏武之子孫　于今為庶為清門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采風流今平尚存少律拗句　學書初學衛夫人律句　但恨無過王平右軍少律拗句　丹青不知老將至　富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　承恩數上南薰殿律句　淩煙功臣少顏色　將軍下筆開生面律句　良相頭上進賢冠　猛將腰間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律句　先帝天馬玉花驄　畫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拗句　律　迥立閶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　意匠慘澹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　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卻在御榻上　榻上庭前屹相向　詩韻律句　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　字半律第三句字以第一也　弟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畫馬窮殊相　句半律　幹惟畫肉不畫骨　忍使驊騮氣凋喪　將軍畫善蓋有神　必逢佳士亦寫真　即今飄泊干戈際律句　屢貌尋常行路人拗句　途窮反遭俗眼白　世上未有如公貧　但看古來盛名下拗句律　終日坎壈纏其身

八番調後譜　六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　身欲奮飛病在牀　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　鴻飛冥冥日月白　青楓葉赤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　或騎麒麟翳鳳凰　芙蓉旌旗煙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　星宮之君醉瓊漿　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聞昨者赤松子拗句律　恐是漢代韓張良　昔隨劉氏定長安　落字用律句平　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　色難腥腐餐楓香　周南留滯古所惜　南極老人應壽昌　美人胡為隔秋水　焉得置之貢玉堂　此篇通與

平韻不轉格妙不板排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韓愈

皇甫補官古賁渾　時當玄冬澤乾源　山狂谷狠相吐吞　風怒不休何軒軒　擺磨出火以自燔　有聲夜中驚莫原　天跳地踔顛乾坤　赫赤上照窮崖垠　截然高周燒四垣　神焦鬼爛無逃門　三光弛隳不復暾　虎熊麋豬逮猴猿　水龍鼉龜魚與黿　鴉鴟鵰鷹雉鵠鵾　燖炰煨爊孰飛奔　祝融告休酌卑尊　錯陳齊玫闢華園　芙蓉披猖塞鮮繁　千鍾萬鼓咽耳喧　攢雜啾嚄沸篪塤　彤幢絳旃紫纛旛　炎官熱屬朱冠褌　髹其肉皮通髀臀　頹胸垤腹車掀轅　緹顏靺股豹兩鞬　霞車虹靷日轂轓　丹蕤縓蓋緋繙　紅帷赤幕羅脤膰　䘓池波風肉陵屯　谽呀鉅壑頗黎盆　豆登五山瀛四尊　熙熙釂酬笑語言　雷公擘山海水翻　齒牙嚼齧舌齶反　電光䃶磹赬目暖　頊冥收威避玄根　斥棄輿馬背厥孫　縮身潛喘拳肩跟　君臣相憐加愛

八番調後譜　七

恩命異螭負勢其元天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律句帝賜九河湔涕痕拗句律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寃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律句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及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于和撝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中矣柏梁句句用韻雜律句其中猶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下句救之也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於相承而於詩當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用之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平是也又如平平平平平仄平平亦當酌用之轉韻中不宜以其乘於音節耳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拗起韻句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神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拗句律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拗句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律平句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仄蓋覆少律拗句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拗句律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無事日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拗句律嗚呼吾意其蹉跎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群山攢天嵬嵬凍相映

君何寄命於其間秋毫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顔
殿前群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
句拗律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第四句拗字近律氣
象碑兀未可仄六攀歸來殞涕掩關臥句拗律心之紛亂誰
能刪十六詩翁憔悴劚荒棘句拗律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
遮眼臥壯士大弨掛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
數子懷偏慳朝欲蹇時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押韻强穩開宋人法門

韓碑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

聲調後譜　十

坐法宮中朝四夷律句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
貙貙生羆平七不據山河據平地句拗律長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聖相相曰度仄七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句拗作都
統句拗律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律儀曹
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
縛賊獻太廟仄七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
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仄七金石刻畫臣能
爲古者世稱平大手筆句拗律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
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句拗律公退齋戒坐小閣濡
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

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
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句拗律負以靈鼇蟠以
螭律二相句句拗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
尺拽碑倒句拗律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
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
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此字必以仄字
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二五相攀追願書萬
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
禪玉檢明堂基

七言古不轉韻平聲格已盡矣仄韻可推

聲調後譜　十一

齊梁體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　沈佺期

芳菲滿中國氣盈羅秀色不見不粘上仙山雲倚琴空太
息沉思若在夢緘怨似無憶青春上不粘句坐歎移白日忽
西匿蛾眉上不粘句還清鏡閑中不相識此末二句古詩粘入齊梁體

宿東亭曉興　白居易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
窻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
昏春睡足負暄檐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
迴東風來何速雪依仄滿草繞牆根綠何言

句上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粘便是仄韻律詩
也
漫浴曲　溫庭筠
荊管迴秋動末字仄雕陰雁來早上不粘隱黃雲天山吹
白草斷馬不粘渡寒磧末字仄朝陽照雪堡江南戍客心門
外芙蓉老
曉雲　李商隱
緩逐煙波起如妬柳綿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波銷三平
縈歌憐畫扇敞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次句

聲調後譜　十三

與末句上句下不粘只本句詞
半格詩
小閣閒坐　白居易
閣前竹蕭蕭第五字平閣下水潺潺律句拂簟卷簾坐清風生
其間五字平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還可以平仄獨惟見此律詩
以上體但有巾掛壁第五字仄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
古五仄四老歸舊山第五字仄吾亦適所願求閒而得閒六後
第字粘下二字
字句粟果上下二字
下句粘字上
五言律詩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拗句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拗句雙照淚痕乾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拗字啾啾棲鳥過平星臨萬戶動月傍九
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拗句數問夜
如何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孤城草木歲月晚五仄字仄一二八字入
物起四句與前四句以平字清別離已昨日後句中用字入
也然此四句對拗閣河霧雨清別離已昨日同見

聲調後譜　十二

古人情
登裴秀才小臺作　王維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
知遠林際落日下三句拗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平聲門
莫上關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四五仄往來成古平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
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廣陵逢薛八
士有不得志五仄棲棲吳以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

還橋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與前諸合看盡之矣

七言律詩

望嶽 杜甫

西岳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如兒孫(拗句)安得仙人九節杖(安得二字不粘)拄到玉女洗頭盆(拗句)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前四句拗後四句諧正體也拗律上下句亦須帶粘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拗起第三句拗方可拗也 四郎今俗云近)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上同)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第五字眠字必平此拗上句亦拗今句)可憐懷抱向何人盡欲問(平)安無(平)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第七句本是正粘因第五句不粘此句亦不粘矣)

此種詩不可不學不可專學不學則無格專學則滑矣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此第三字可仄第五字仄則落調矣五言亦然上二字必平)愁看直北是長安

凡拗律詩無八句純拗者……諧句如上四拗下四諧上六拗下二諧或中間拗前後諧若不粘不諧定是古詩

五言絕句

古怨 孟郊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

(拗體小齊)

送別

又(絕句)

欲來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

兩句為聯四句為絕始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絕句為絕律詩故致多此一問

七言絕句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也樂府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古詩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來二句謂此也後

聲調續譜

樂府

怨詩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一解

借問嘆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 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為濁水泥 三解

北風行蕭蕭列裂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 四解

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 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 六解

淚欲免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七解

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蓋樂府自三百篇出一解猶風雅中一章耳大都不著解者通為一章意句不得重複前後縮應森細甚解者詞意循環相生如我之棄婦詞第二首亦可四句為一解也欲知樂府源流非檢郭茂倩樂府不可

雜言

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為勢攫虎豹

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盪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
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
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
當醉卧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
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眷公卿無不
相欽羨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爲掾如今避地
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隨提攜半醉起舞捋髭鬚
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閒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
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
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
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徒爾南陽葛亮
爲友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弄悶即攜樽起鶯
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裡此時幽曠無人知火
急將書憑驛使爲報杜拾遺

此詩題上元有雜言二字

雜言所以不列於譜者以其句法即同於五七言古詩句法也八九十一字句不過因七言古詩擴而充之亦只在末四字中尋節節見轉韻處與轉韻歌行同三四字句不拘可以意會耳

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任意從何譜之然一隅以一隅反可也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
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
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
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
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
號古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
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
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
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
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
不如蚤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青蓮集他作尚多此種實鼻祖也

柏梁體

箜篌引　王昌齡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

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獨徭傜望作薊門桑葉秋拗句律風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律句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病驅來從遠州律句披頭赴羊裹顏色飢枯掩面羞律句眼眶淚滴深雨脖塞邊本鄉食簷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呼嗅被他塗將嬰拗句律五世屬勞決主簡君軀恨河曲不豹哀萬部落神救騎飛鳥合兇醫為殺百戰如過竹路揭陸山無鳥控律句少拗句家藏錢券特承優律句黃金十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因律句深溪孤寞結苦斷草木悲感聲颼颼傈本東山為國憂律句明光殿前論九疇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旋權謀洞曉山川無雙儔拗律句數寢誥發遠懷柔律句握筆飛霜如奪鉤拗律句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翻河也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濟律句便令海內休戈和何用班超定遠徒律句史臣書之得已不

此詩正同陸渾山火句法假借處此詩更同

附道轉韻式

東冬通江轉用問答因江通入陽庚青蒸他人罕用所可入通也

江通陽亦可入庚青蒸

支微齊通時本通作灰誤古人間有轉灰者四字

魚虞通

佳灰通

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 此韻之最寬者

蕭肴豪三韻通用 古間有入歌麻者不可漫用

歌麻通

陽庚青蒸四韻通用亦可入江

尤獨用 古體間入魚虞亦不可漫用

侵覃通

鹽咸通

上聲 去聲 俱照平聲

入聲通用甚寬依古體所用用之可也

轉韻隨便用無定式

詞韻更寬上聲與去聲相通惟中間一定之字但照詞律填之

談龍錄一卷

（清）趙執信撰

清乾隆刻飴山全集本

談龍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爲王士禎甥婿，初甚相得。後以求作觀海集序不得，遂至相失。因士禎與門人論詩，謂當作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禎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爲類羈臣遷客之詞。又譏吳修齡語，謂士禎爲清秀李于鱗。雖忿悁著書，持論不無過激。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往往易流於浮響。施閏章華嚴樓閣之喻，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禎亦嘗自記之。則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也。近時揚州刻此書，欲調停二家之說，遂舉錄中攻駁士禎之語，概爲刪汰。於執信著書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眞。今仍以原本著錄，而附論其紕繆如右。

余幼在家塾竊慕為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慊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觀所為詩遂厚相知賞為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閒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構諸司寇浸見疏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為詬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為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疏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為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為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康熙己丑夏六月趙執信序

談龍錄

青州趙執信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驕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語人余以為不知是者固未為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學

見信者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
元天寶間或未之遵也大曆以還其途判然不復
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
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
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
亂而不知其別爲一格也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
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采
嗔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
分爲隸也
詩之爲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
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
禮義余謂斯言也眞今日之針砭矣夫
或曰禮義之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
余曰詩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爲泣涕
悲者不可爲歡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
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推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
焉者文字必相從順意興必相附屬亦禮義也是

焉能以不止耶
昆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
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
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夫必使後
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
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
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
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
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
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
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
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盧溝橋上
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
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
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
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

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遂有入都
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疎之始耳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
決其年壽祿位所至有諸荅曰詩以言志志不可
僞託吾緣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
猶可測識也矧其所自爲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
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
在
德州田侍郎綸霞雯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
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
辭客丞之余曰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
也曰彼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鬬靡而已孰
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
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
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枝贅其
先後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兩過何將軍
園林詩以示學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
選所錄魏晉人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

人試爲三首都無次第不潛心也
小謝有尚夏錄其自叙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
小謝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仿彿金若采耳
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
修齡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恚之知也
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
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
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郵江
淮無御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
涔訛潯涔陽近湖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
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
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
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
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
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
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奴爲詩自謂不工然能
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開右丞云人閑桂花

落於謝春山空諸家出爲之解嘲疑也儲光羲
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經
改正可也沒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
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卧直是淫詞
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
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
乎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
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

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
答曰我所不解
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
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
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
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
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
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

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
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
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謂亦云語不驚人
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
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
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

極則也嚴氏之言寧堪並舉焉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
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叙張祜處士也曰
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輕薄之流合譟得
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
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諷怨諭與六義相左右善
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
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
之循而蔽於嚴羽囈語何哉

余讀金史文藝傳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

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爲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鈞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持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撫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若衣冠聽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暢最者談龍之指也

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瀞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尚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剌剌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櫆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嫉强阮翁適得浯溪磨崖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孫遠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兩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己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貢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蓄罪謗之不免烏覩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為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也余曾為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間頗有所論阮翁為益數行余自是廿自疎

本朝詩人山左為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禄及其弟司寇而安丘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為難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雯及洪昉思皆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是小節也而姝費淄法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傖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彊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為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為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為可法也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為無謂猶曰偶一為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瓶礶類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噫可鄙哉

强為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强為五言短古詩者如貧士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

笑嘘若近體詩之梁朱倘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爲之也借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瀠洄瀅澈是終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騭余以飢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

常熟門人仲是保燮梅
男　念壽餘
慶幼石　全校

五代詩話十卷

(清)王士禛輯 鄭方坤刪補

清乾隆十九年杞菊軒刻本

五代詩話十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方坤撰。初、王士禛欲作五代詩話、僅草創而未成。其門人務尊師說、遂以未成之本傳鈔、闕陋實甚、體例尤疎。宋弼嘗補其闕遺而刊之、仍多未備。方坤得士禛殘槀於歷城朱氏、乃採摭諸書、重爲補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條之中、刪其二百一十六條、增入七百八十九條、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凡所增入、仿宋庠國語補音吳師道補正戰國策之例、各以一補字冠之、使不相混。凡國主宗室一卷、中朝一卷、南唐一卷、前蜀後蜀一卷、吳越南唐一卷、閩一卷、楚荊南一卷、宮闈仙鬼緇流一卷、羽士鬼怪一卷、雜綴一卷。其中有尤而效之者、如原本載羅隱謝表殷文圭啟事、本爲四六駢詞、無關吟咏。他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之詩癡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直成雜事、無預於詩。一概從刪、殊有廓清之功。而李後主歿懷索書、亦無關詩事、乃錄之不遺。原本方干鄭谷唐球諸人、上連唐代、方坤既已刊削。而司空圖之不受梁官、韓偓之未食閩祿、例以陶潛稱晉、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斷限。至潘慎修獻宋太宗詩、到兼長春節詩、宋事宋人、一併闌入、尤泛濫矣。又如蘇軾演陌上花、晁補之撰芳儀曲、李淑題周恭帝陵、宋徽宗書白居易句、雖詠五代之事、實非五代之人。一概增入、則詠明妃者當列之漢詩、賦銅雀臺者應入之魏集、自古以來、無斯體例。貪多務得、方坤亦自言之矣。至於江南江北舊家鄉一首、江表志以爲楊溥、馬令南唐書以爲李煜。嘲宋齊邱子一詩、夢溪筆談以爲老醫樂工、漁隱叢話以爲李家明。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前後並載、既不互註、又不考定、亦爲疎舛。然採摭繁富、五代軼聞瑣事、幾於搜括無餘。較之士禛原書、則賅備多矣。

五代詩話

杞菊軒藏板

五季兵戈之際風雅凌夷談藝至此等諸季札觀樂自鄶無譏已矣然自光化天復以來下逮乾德建隆之際首尾六七十年是不一姓中間建國立名號者且以十計短什長吟亦復多如束筍上者刻羽引商激昂忠孝次者嘲風弄月陶冶性情以至詞人之賦狎客之篇緇黃澹泊之音香粉纏綿之作莫不有勝句之可採與本事之堪傳彙為板焉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向聞漁洋先生有五代詩話秘本未經鋟板見者絕希近始於歷亭朱氏處乞付鈔胥披覽之餘知為先生暮年手輯未及成書不精不詳其有待於後人之修潤者正復不少不揣固陋輙據此為藁本複者芟之舛訛者訂正之更援褚少孫補史記劉孝標註世說之例抄撮群言增益其所未備昔先生之纂才調集也自居於韋氏之諍臣余不敏亦竊附於先生之諍臣辦香可接倘亦前賢之所心焉許乎是役也涉筆

於丁卯暮春中以公事頻煩時復捨去蓋迄今歲夏五而始裒然成書間出以示一二友人頗蒙許可有謂余者曰五代一殘山剩水也五代之詩一時鳥候蟲也今吾子費日力於斯原原本本細大不捐試取漁洋前編兩相較勘所因者固笙磬之同音而所刪所補者即未必不如琴瑟之更張而簫管之備舉也詩話云乎哉即以作史家之外傳焉可矣余瑟縮不敢當姑為識其岸畧如此別有緒論則於義例發之

乾隆十三年歲在著雍執徐皋月既望晉安鄭方坤書於棣州官署之杞菊軒

例言

詩盛於唐而縱橫變化於宋五代雖云中熄原流正變正自一脈相承歷觀前志殷文圭杜荀鶴等作猶唐音也徐鉉陶穀鄭文寶諸人則宋調矣茲編非以選詩然因詩徵事即事知人時世推遷體格因之互異上下百年間風雅盛衰之故畧可覩矣

五代中原多故風流歇絕固不若割據諸邦猶能以文學顯此朱竹垞先生所以標目有五代十國之稱也今攷吳越荊南始終奉中朝正朔餘則唐蜀閩漢或暫合而旋離或先違而後附而北漢建國歷三十年並無一詩人可紀則固未全乎十之數矣故依原本仍以五代名書亦猶通鑑之以中原紀年而他國事實不妨互見云爾

唐末人品以司空表聖為第一其論詩亦超超玄箸如所云味在酸鹹之外及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等語色相俱空已入禪家三昧漁洋先生亦亟稱其詩為晚唐人之冠獨怪其編詩話也曾不採掇片詞非以其身不仕梁全乎其為唐臣故特別之於五代乎然從來選元詩者必首及野史亭東澗之列朝集亦於王達丁鶴年暨鐵厓金粟雲林諸老大書特書竊倣此意藉作斯集弁冕喤啾白鳥翠忽見孤鳳凰敢借殘毫頗覺星芒作作

十國文物首推南唐西蜀閩則韓黃翁徐諸君子迭
菌接軫美秀而文所謂承嘉之末猶聞正始之音者
也楚風不競而天策十八學士炳炳琅琅亦拔戟自
成一隊吳越僅稱彊然有羅江東一人便大為所水
吳山生色孫光憲之於荆南也亦然誰謂賢者之無
益於人國哉

韓致光為玉溪之別子韋端已乃香山之替人羅昭
諫感事傷時激昂排奡以追配杜紫微無愧三三
公讀爽可摘華嶽三峰作話流傳並秀何之膾炙人
口者正難枚舉原本所載太簡華捐尤寥寥寡真曰
少之為貴耶嬋穿獺祭亟録五十餘條亦水遺其玄

珠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三公不獨以詩鳴也其大節固自可觀當朱一飛揚
跋扈時致光以一詞臣觸虎狼之怒而去道後流落
閩南紫氣黃旗日望乘輿返正所作詩文止署唐朝
官職此與淵明之書甲子何異昭諫說錢武肅舉兵
討梁事見通鑑其咏松云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
間作大夫行芳志潔有慨乎其言之也端已為王蜀
作書所云墨詔之中沮痕猶在枕戈待旦思為主上
報仇者大義凜然自天復天祐以還末由斯語開再
幸梁洋之作戀闕情深與羅之中元甲子韓之六月
四日諸律如響應聲同其忠愛文人浮薄類三君子

一雪此言史不云乎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也

詩話者何謂所話者詩也離乎詩而泛及焉則類書
耳野史耳雜事瑣碎錄耳又何算焉原本僅四百餘
則然中之可商者正多羅隱謝表殷文圭啓事此自
四六駢詞何關吟詠更若李氏藏書太原草檄和凝
之論痴符桑維翰之鑄鐵硯徐寅之獻過大梁賦雖
有事蹟堪傳要無聲律可採諸如此類概從芟薙至
方干鄭谷唐球之類為唐人非傳聞異詞比奮筆刪
之不為過矣

黃滔之於閩歐陽炯牛嶠之於蜀陳陶之於南唐皆
籍甚一時為詩人之眉目瑣事卮言散見於稗官野

乘者不一而足原本佚其姓名有如殷璠元結之選
唐詩不及李杜一字可怪也極意闡幽本末乃粲然
具舉論其詩論其世庶足慰好古者之心

蘇東坡演陌上花見無名擬傍儀曲掩抑低徊千秋
絕唱雖非五代之詩要為五代而作聽其缺略可乎
又有點化前人語言而自成妙句者如山谷春來詩
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之類溯厥由來悉為增
入貪多務得推波助瀾延壽猥瑣之譏知不免耳

箴也銘也贊也酒令也下里之謎也破冢之刻石也
宗門之偈語也仙壇之未來讖也非詩也顧均之為
有韻之言則各從乎其類他如雨過青天雲破處周

世宗之批審器也則因七絕之後語矣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蜀主孟昶之署桃符也則爲五律之佳聯矣酒客乾喉之句語效俳諧露頭一日之詞體成離合至一段聖琉璃之應制數枝菱尾春之詠物單詞流播亦可擬楓落吳江矣披沙簡金搜者既矜爲創獲揮犀捉麈覽者各飫厥新聞

史氏有記言記事之分詩話固小說家言要亦同此義例試即杜荀鶴一人而論編中所引洛陽晉紳舊聞微志全唐詩話等書皆記事也若野客叢書漁隱叢話及老學庵筆記或加品評或資辨訂則近乎記言之體矣舉一以概其餘捃摭雖多義例固自井井

詞者詩之餘五代人最擅場本事纖微亦復感均頑艷小樓昨夜亡國之音哀以思乎試香纖手詞人之賦麗以淫乎疎星度河漢長門摛素之遺響膠續斷絃子夜與儂之變花間酒畔往往援作談資余於詞品別已薈萃成書茲集仍不妨互見離之固爲雙美合之亦豈必兩傷耶

宮閨之作首推花蘂夫人緇流則禪月稱奇而已公其羽翼也仙客則純陽最著而圖南其驂乘也凡有叢談悉經掌錄至於明溪之華七娘羅源之月華雪英二女以及花田荔譜亦各拾其香草別以外篇怪牒神經異於點鬼簿也

唐宋集書凡所援引必鈔原書出處較若列眉明人鹵莽滅裂往往不標書目遂使稱子者不知其爲何人稱上者不知其爲何君稱本朝者不知其爲何代展閱未終昏昏欲睡且安知其非杜撰乎不佞甲子以來頗事鉛槧所脫稿者有經稗嶺海叢編嶺海文編全閩詩話詩話醍醐四六談柄詞林玉屑等書抄撮羣言計不下千五百種不敢攘古自益必分注其書名於本條下庶便考訂今五代詩話成猶此志也惟是南轅北轍久嗟三篋之亡海澨山陬苦乏一瓻之借逌以簿書期會碌碌居諸編刻之志徒殷罣漏之譏不少拾遺補闕願以異日博雅君子其庶幾匡予不逮云

荔鄉鄭方坤識

五代詩話目錄

第一卷 國主 宗室

梁太祖　唐莊宗
晉出帝　周世宗
周恭帝　吳讓皇楊溥
南唐烈祖　南唐元宗
李後主　前蜀主王建
前蜀後主王衍　後蜀後主孟昶
南漢王劉龔　吳越王錢鏐
吳越王錢俶　楚王馬殷
閩王王審知　閩主王繼鵬

閩主王延羲　南平王高從誨
秦王從榮　李景遂
李弘茂　李從謙
王延彬　馬希振
錢元懿　錢弘傳
錢弘億　錢仁侃
錢昱　錢昆
錢易　錢惟治
錢惟演　錢昭度
錢熙　李贊華

第二卷 中朝

司空圖　吳融
殷文圭　杜荀鶴
韓偓　高輦
李山甫　于兢
姚洎　羅紹威
韓定辭　馬彧
張策　孫偓
張喬　鄭在華
任濤　王易簡
路德延　裴說
周知微　吳蠲

陳用拙　范捷子
劉山甫　王貞白
戴司顏　李濤
楊凝式　和凝
馮道　馮吉
李瀚　裴皞
王仁裕　鄭遨
劉郇伯　王溥
竇儀　竇儼
張昭　符彥
熊皦　李成

郭恕先　胡嶠
王仲舉　李度
孟貫　李昉
扈載　劉兼
潘慎修　陶穀
陶彝　符昭遠
范質　楊徽之
韋重過　范杲
方為　權審
曾無幾　李花開
周朝士集　周季年大字謠

第三卷　南唐

宋齊邱　嚴球
李建勳　陳陶
沈彬　陳黯
何昌齡　丁咸序
孫魴　夏寶松
劉洞　史虛白
李匡堯　宋齊
左偃　高越
朱匡業　唐仁傑
孟賓于　王轂

江為　劉素
周顗　魏明
陳貺　鍾蒨
李詢　江文蔚
徐延休　劉仁贍
羅頡　陳喬
刁彥能　陳沆
李羽　馮延巳
胡元龜　李中
鍾謨　孫晟
伍喬　韓熙載

潘佑　張泌
黃可　張泊
毛炳　廖凝
鍾輻　劉吉
楊鸞　孟歸唐
徐鉉　徐鍇
邵拙　李古
周延翰　李平
鄭文寶　唐鎬
金昌宗　李家明
王感化　敬新磨

唐朝美　李廷珪
劉東叔　李善寧子
鍾傳客　南唐人
唐智民　南唐伶人
江南樂人
第四卷　前蜀　後蜀
韋莊　盧延讓
韓琮　張曙
張蠙　張復古
劉隱辭　蔣貽恭
馮涓　閻選

張立　楊玢
陳詠　徐振
裴鉶　顧夐
陳裕　歐陽炯
鹿虔扆　毛文錫
李珣　毛熙震
薛昭蘊　牛嶠
牛希濟　張琳
李堯夫　楊勛
蒲禹卿　勾龍逢
王廷珪　劉義度

徐光溥　李如賓
何瓚　卞震
掌韋修　韋縠
令狐巘　向瓚
幸夤遜　趙休
楊鼎夫　王著
楊義方　朱長文
王正己　王承吉
趙節　張揆祖
家樂
第五卷　吳越　南漢

羅隱　杜建徽
林無隱　劉魯風
屠瓌智　元德昭
高英秀　沈韜文
皮光業　皮光禹
黃夷簡　慮蒙
胡擢　張瀛
黃損　謝蕩
第六卷　閩
韓偓　徐寅
黃滔　崔道融

陸希聲　陳詵
印粲　翁承贊
顏仁郁　楊夔
陳嵩　詹敦仁
劉乙　黃子稜
韋澥　劉昌言
滑猗子
第七卷　楚　荊南
廖圖　劉昭禹
畢田　王鼎
李弘皋　廖融
潘若沖　任鵠
廖齊　王元
李韶　翁宏
裴諧　石文德
何仲舉　路洵美
伍彬　徐仲雅
劉章　陸蟾
李觀象　張子明
熊皎　高仁邦
曹崧　張迥
狄煥　曾弼

蔣鈞　林楚材
陳甫　戴偃
鄧洵美　何涓
張覲　蔣維東
蔣密　成幹
韋鼎　梁震
高若拙　王楚厚
孫光憲
第八卷　宮闈　女仙鬼　緇流
南唐周后　南唐小周后
前蜀太后徐氏　太妃徐氏
李昭儀　閩后陳金鳳
花蕊夫人　耿先生
童氏　李芳
任氏　黃崇嘏
南楚材妻　素娥
畢氏　張太華
蜀宮人　耿玉真
華七娘　石眞妃
九龍妃　南漢美人
夢中女子　十八娘
僧貫休　志嵩

謙明　亞棲
處默　福全
法常　懷濬
可朋　文喜
棲巖　乾康
存義　恭盈
行因　齊己
師貴　如體
縉靜　法輝
爾鳥　法眼
雲門　疏中
棲蟾　可隆
遠公　贊寧
智亮　翠微禪師
清豁　慈覺
玄寂　至聰
還鄉和尚　蜀村寺僧
雙燈寺僧　張居士
匈居士
第九卷　羽士　鬼怪
呂巖　陸禹臣
鍾離權　劉元英

張逸人　李眞
杜光庭　李夢符
許碏　盧鼎
伊用昌　伊夢
吳含虛　杜仁傑
盧道者　石仲元
許堅　吳仁璧
譚峭　沈廷瑞
宋自然　賀水部
吳崇岳　孟嘏
陳省躬　石恪
郭仁表　孫咸
陳摶　田吉
黃冠道人　淘沙子
白衫風子　賣藥道人
齊州菊犴人　張嘏
王仲簡　紫相公
田達誠家鬼　富春鬼
木客
第十卷　雜綴
墨鴉詩　汾晉野客
汀州墜紙　上邽山館銘

揚州塚銘　建陽塚銘
伏龜山鐵銘　仙壇讖
寶誌銅牌　漣水軍瓶字
道宮石字　度世歌
楊柳枝　喝駄子
錢氏琴銘　南唐硯滴銘
汪少研銘　麈筆銘
硯山　澄心堂紙
秘色瓷器　吳越杜詩
五代詩格　三卿和詩
保叔塔　別號

五代詩話

引用書目

五代史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質實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注　馬令南唐書
陸游南唐書　東都事略
南唐近事　江南野錄
江南野史　江表志
吳越備史　順存錄
蜀檮杌　鑑誡錄
閩書　閩中考

五國故事　湖湘故事
三楚新錄　唐宋遺史
洛陽舊聞　天定錄
天下大定錄　稗史類編
宋稗類鈔　太平廣記
王氏見聞錄　北夢瑣言
清異錄　東坡志林
避暑錄話　侯鯖錄
青箱雜記　聞見前錄
聞見後錄　湘山野錄
續湘山野錄　宋類苑

懶眞子　東軒筆錄
雲麓漫鈔　國老談苑
翰府名談　楓窗小牘
石林燕語　中興館閣錄
夢溪筆談　老學庵筆記
玉壺清話　野客叢書
游宦紀聞　雅言系述
雅言雜錄　雅言雜載
澠水燕談錄　郡閣雅談
郡閣閒談　摭言
鶴林玉露　玉堂閒話

翰林名賢　翰苑群書
遯齋閒話　江鄰幾雜志
資暇錄　金鑾密記
幕府燕閒錄　猗覺寮雜記
南部新書　閒談錄
青瑣高議　青瑣集
青瑣後集　竹窗雜錄
槁簡贅筆　復齋漫錄
鐵圍山叢談　玉溪編事
茅亭客話　揮麈前錄
揮麈後錄　揮麈餘話

纂要　異聞錄
搜采異聞錄　夷堅志
稽神錄　洞微志
采異志　涉異志
說苑　談賓錄
善謔集　困學記聞
演繁露　叢苑
漁隱叢話　西溪叢話
野人閒話　摭遺
捫蝨新話　三山老人語錄
壘碎錄　藝苑雌黃

五溪論事　能改齋漫錄
冷齋夜話　歷下閒笑
深雪偶談　林下偶談
容齋隨筆　容齋三筆
容齋五筆　蒙齋筆談
玉堂嘉話　嘉話補遺
賓退錄　碧溪漫志
桂苑雜錄　金坡遺事
辟寒錄　雪舟脞語
賸說後集　學林新編
雪浪齋日記　易學辨惑

研北雜志　六硯齋筆記
六硯齋三筆　輟耕錄
筆衡　筆麈
湪水亭雜識　焦氏筆乘
焦氏類林　少室山房筆叢
丹鉛總錄　委巷叢談
五雜組　餘冬序錄
學圃萱蘇　留青日札
續耳談　金陵舊事
情史　塵史
天中記　金罍子

寒夜錄　野獲編
榕陰新檢　筆精
文海披沙　藝林伐山
紫桃軒雜綴　湧幢小品
赤雅　通雅
因樹屋書影　分甘餘話
天祿識餘　知新錄
居易錄　池北偶談
香祖筆記　潛邱劄記
堅瓠集　金鳳外傳
耿先生傳　侍兒小名錄

列仙通紀　指月錄
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全唐詩錄　宋詩鈔小傳
詩史　續本事詩
抒情詩　唐人試帖
韻語陽秋　詩說雋永
古今詩話　詩話總龜
六一詩話　溫公詩話
後山詩話　西清詩話
中山詩話　蔡寬夫詩話
苕溪詩話　彥周詩話

金玉詩話　王直方詩話
桐江詩話　蓉塘詩話
潘子真詩話　石林詩話
竹坡詩話　誠齋詩話
二老堂詩話　後村詩話
庚溪詩話　漫叟詩話
臨漢詩話　高齋詩話
敬君詩話　南濠詩話
小草齋詩話　西河詩話
漁洋詩話　靜志居詩話
蜀中詩話　四六話

詞品
詞苑叢談
韻學要指
韻府
萬姓統譜
尚友錄
東觀餘論
書苑菁華
宣和書譜
宣和畫譜
聲畫集
五代名畫補遺
圖畫見聞志
珊瑚網
花史
廣羣芳譜
牡丹閣志
全蜀藝文志
清源文獻志
閩小紀
廣東新語
零陵雜紀

零陵總記
廬山雜記
吳郡志
江南通志
粵西通志
慶遠府志
湖州府志
養利州志
西湖志
西湖志餘
葆光志
白蓮集
東坡全集
樓攻媿集
劉後村集
石林集
梁溪集
丹陽集
如齋類藁
龍莓藁
有學集
曝書亭集

溉堂集
花間集
山谷題跋
後邨題跋
鶴山題跋
益公題跋
香奩集序
香奩集無題詩序
樓村詩注
敬業堂詩注
南唐書注
陸書音注
爰園詞話
詞統
詞綜
詞筌
詞苑辨證
丹鉛錄
墨莊漫錄
希通錄
歸田錄
續歸田錄

虞齋廣錄
霏雪錄
邊州聞見錄
吟窗雜錄
螢雪叢說
雁門塋記
瑯環記
默記
老學庵筆記
廣卓異記
成都集記
湘素雜記
避暑漫抄
雙槐歲抄
五代文鈔
五代史補
艮齋雜說
蓉槎蠡說
西神脞說
說郛
耆舊續聞
容齋續筆

藝苑巵言　談苑
宋事實類苑　宋詩紀事
事文類聚　馬書本傳
唐詩統籤　唐音癸籤
蠖齋詩話　七修類藁
知本堂讀杜　文獻通攷
四川通志　西湖游覽志
花草蒙拾　瀛奎律髓
法藏碎金　老學叢談
石斛明珠　遺珠
五色線　叢殘小語

以上抄撮羣書共三百二十六種

五代詩話總目

原本十二卷共六百四十二條今删去二百一十六條實存四百二十六條又補入七百八十九條通計一千二百一十五條分爲十卷

第一卷	原六十一條	補一百三十二條
第二卷	原五十八條	補一百四十五條
第三卷	原七十八條	補一百一十七條
第四卷	原二十一條	補九十二條
第五卷	原三十七條	補三十八條
第六卷	原二十條	補六十四條
第七卷	原四十七條	補二十二條
第八卷	原四十九條	補九十八條
第九卷	原三十三條	補六十四條
第十卷	原一十二條	補一十七條

五代詩話一卷　國主　宗室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梁太祖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温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温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度曲。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能爲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筆塵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詞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詞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永其義焉。北夢瑣言

唐莊宗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又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夫王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府名談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雖書義尚欲耳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以此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新磨贊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北夢瑣言

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五代史補

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或曰。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三字。詞統

東坡言如夢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漁隱叢話

李存勗搽畫粉墨。與鏡新磨等日關優場。狙獷之極。豈有清思者。乃其作如夢令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抑何婉麗如此。又黃幡綽亦是詼諧之雄。未聞嫻於藻翰。而手書霓裳羽衣曲。刻石河中府。大有韵致。堅瓠集

唐脫五代小令塡詞用韵。多舛謬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詞藪

晉出帝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土監碧翁翁。（清異錄）

周世宗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竊。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畧。豈得不以儼言爲怍。又安能即棄去。俗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illegible]錄話）

陶器柴窰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借今人無見之耳。（五雜組）

周恭帝

慶曆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爲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臨漢詩話）

吳讓皇楊溥

讓皇寄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點。雨滴孤舟淚數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江表志）

南唐烈祖

李昪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爲昇州刺史。時童謠詩曰。東海鯉魚飛上天。後乃繼溫。（詩話總龜）

時又有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徐知誥本姓李。後遂應此謠。（十國春秋）

南唐烈祖在徐溫家詠燈詩云。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古今詩話）

李昪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之意自見。（詩史）

南唐元宗

上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大弟遂燕王遏齊王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大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爲前後序。大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大

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東風今日散梅花素姿妍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座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情味屬儂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灑玉墀初放仗密黏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獸惟分影輕綴青旗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徐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

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月紛紛落天贊瑤華助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庭柯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千家江表志

李璟遊西湖賞蓮花作詩曰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美人頭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美人頭非吉也摭遺

李璟有詞云手卷眞珠上玉鉤後人改作珠簾此非知音者温叟詩話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曰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固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稍不逮然亦佳藝苑卮言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詞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南唐書

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璟後主李煜撰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所作重光嘗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題云先皇御製歌詞予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晁景迂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文獻考

揚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元宗初嗣位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語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十國春秋

元宗割地之後金陵對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

之盛旌旂絡繹凡數千里上每北顧忽忽不樂蓋心也承吉泰裕藏後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江表志

周文矩畫重屏圖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紙上者色人皆如生前有宣和御書白居易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爲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 研北雜志

李後主

【補】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詞下晚粧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閒重按霓裳歌遍徹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王阮亭南唐宮詞云花下投籤漏滴壺秦淮宮殿浸虛無從茲明月無顏色御闌新懸照夜珠極能道其遺事 詞苑叢談

【補】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細字云賜慶奴慶奴似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西溪叢話

後主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宋時猶傳玩貴家今亡矣 六硯齋三筆

【補】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閒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後山詩話

【補】荊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黃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黃姑爲織女不知何據 青箱雜記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後主漁父詞二首其

一曰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古今詩話

【補】清涼寺在江寧府西北石城門內清涼山吳順義中建爲興教寺南唐爲文益禪師道場後主嘗留宿寺中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明洪武改賜今額左上爲清涼臺俯視大江即南唐翠微亭舊址登覽最勝 江南通志

內庫書中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焚書一

語前後一轍也。詩以弔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
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編那得到今朝。卷皆薛
濤箋所鈔。惟今朝字誤作金朝。薛廟罷之以筆抹去。後
書竟如讖入金也。（圓苕小隱）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無
人自還。李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
世網而不得者耶。（東坡全集）
從鎰元宗第八子也。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賦
詩餞綺霞閣。而自爲序以送之。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
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後主詩有云。咫尺煙江幾多地。
不須懷抱重淒淒。徐鉉詩云。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
雨郡人迎。最爲佳句。（十國春秋）

乾德四年。後主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京師。國主表求
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
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馬令南唐書）
仲宣後主四子也。乾德二年裁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
大琉璃燈爲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
卒。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遽。數日而殂。初
仲宣歿。後主恐傷昭惠后心。常默坐飲泣。因爲詩以寫
志。詩曰。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
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因念我。窮子正迷
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又挽昭惠后詞曰。珠碎眼

前珍。花彫世外春。未銷心裡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
縷。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艷質如芳樹。
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
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並其悼子之
作。（十國春秋）
後主昭惠后周氏。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於王宮。
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
謂之燒槽者賜焉。後主即位。册爲國后。後主嘗演念家
山破。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季子仲宣
后尤鍾愛。忽暴疾卒。后病遂亟。以元宗所賜琵琶及縏
臂玉環親遺後主。沐浴正妝。自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

西室。享年二十九。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每於花朝
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桃花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淒淒。
憑闌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
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池上哭蛾眉。
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於瑤光殿之西。及花時
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
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溉寒泉。誰料
花前後。蛾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思。且以興內助之
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煙花主。東君自不知。
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
人於景物不可忽而有之也。又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

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侁自肩如削難勝數縷絛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馬令南唐書）

江南偽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鶉衣而鳶肩、略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搊雲獲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隅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以煜雖有文、只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尚、方

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淮南子春草賦、義天傳、尺記、浩歌行、克巳處分此元奏狀、體三寶聚聖賢儀、入師經宮相詩、李璟草堂等詩、高秋等詩、牡丹等詩、古風詩二、論道帖、招賢詩帖、樂章羅帖、樂府三、臨江仙雜文叢書、（宣和書譜）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序、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迹、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東觀餘論）

宋南渡秘書省名賢墨蹟、五代十四軸、南唐李後主書誦經迴向詞一、詩詞一、招賢詩一、楊凝式記崔處士一、徐鉉送淨公上人東遊詩一、南唐人序洛詩稿一、（中興館閣錄）

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為吾擒也。（雪舟脞語）

于觀太祖實錄。及二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帥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漫叟詩話）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共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

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劭可愛、盖危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云、櫻桃結子春光盡。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於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為潘淑妃小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墨莊漫錄）

補 蔡絛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考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婿也其詩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耆舊續聞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泣數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東坡志林載李後主去國之詞云四十年來家國八千里地山河曾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東坡謂後主當慟哭於九廟下謝其民而行却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歌離彼慘同歸一揆然項王悲歌慷慨猶有喑嗚叱咤之氣後主直是養成兒女子態耳希通錄

補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容齋隨筆

補 李後主於清微歌樓上春寒永四面學士刁衎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江鄰幾雜志

補 南唐書載後主繼室周后即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常在禁中先與後主私後主作菩薩蠻云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此詞遂傳播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夫韓熙載以下皆為詩諷焉後主不之譴詞苑叢談

補 詞家多翻詩意入詞雖名流不免吾嘗愛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繡床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楊孟載春繡絕句云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此却翻詞入詩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詞筌

補 唐詞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詞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詞之語詞品

補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南葬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

補

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詞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尚復若此剝滷莽者乎（霏雪錄）

杜詩丹霞一縷輕李後主漁父詞蘋一鈎輕胡少汲詩隋隄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螢雪叢說）

曹彬破金陵李煜擧族冒雨乘舟煜渡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親演為念家山破其聲噍殺而名不祥乃敗徵也（馬書）

補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擧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石林燕語）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老學菴筆記）

李煜暮歲乘醉書於牖曰萬事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翰府名談）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求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為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詞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煑旋砍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嘆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維翰愛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捫蝨新話）

補

金陵語中酒曰中惡則知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侯鯖錄）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常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暮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西清詩話）

顏氏家訓言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手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復齋漫錄）

後主樂府詞曰。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又小樓昨夜
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南唐書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
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藝苑巵言
王荔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
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
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秦以江爲海耳。後山詩話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荔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
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之意。僕謂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

高於灔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
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
翻而用之耳。野客叢書
棠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立伯問曰。後主詞
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東流。瑯嬛記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
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荆公云未
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
最妙。雪浪齋日記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

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
既而廣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
及兩月傳滿江南。耀門堂記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
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詣之。但言朕
令卿往見可矣。鉉遂徑詣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
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外人接。豈云奉旨
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
對。鉉遙見止之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
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
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鉉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

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
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如
牽機狀。又後主七夕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
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
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云。默記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
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
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
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
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王汝家有李國主

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避暑漫抄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願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卿邑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鴆之耳 因樹屋書影

李後主亡國最為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秘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藝

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為人君而再亡國深為不幸亦以雪其小樓昨夜之冤也殆於倒行逆施矣 艮齋雜說

司馬君問劉禪頗思蜀否應此問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曰何乃似郤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騃不知禪黠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則善謀如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風奉先箸家法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猝發若此彼嗜驢肉飲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蓉槎蠡說

李重光深院靜小令一闋升庵曰詞名搗練子即咏搗練也復有雲鬢亂一篇其詞亦同衆刻無異常見一舊本則俱係鷓鴣天二詞之前各有半闋其雲鬢亂一闋云節候雖佳景漸闌吳綾已暖越羅寒朱扉日暮隨風掩一樹藤花獨自看雲鬢亂曉妝殘帶恨眉兒遠岫攢斜托香腮春筍嫩為誰和淚倚闌干其深院靜一闋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還在別離中誰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詞苑辨證

南唐李後主烏夜啼一詞最為悽惋詞曰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詞苑叢談

鍾隱入汴後春花秋月諸詞與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

面一語同是千古情種較長城公煞是可憐 花草蒙拾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太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閑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云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此類甚多 野客叢書

李後主號能詩偶承先業據有江南亦僭稱帝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五言律云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與所謂衰颯憔悴豈大風橫汾之比乎宜其亡也或謂此乃已至大興之後即不然矣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頗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略靜憐姬滿苦時巡蓋君臨之時

也（瀛奎律髓）

李後主病中詩病身堅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靜居惟擣藥門扃幽院只來僧庸醫懶聽詞何取小婢將行力未禁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塗侵此詩八句俱有味然不似人主之作只似貧士大夫詩也（瀛奎律髓）

賈魏公尹京日忽行人來異謁剌曰前江南國王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士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時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手灰滅（詩話總龜）

前蜀主王建

唐道襲閬州人始以舞童事高祖美君臣使伎有心計已而寖預謀畫為馬軍都指揮使假遷樞密使永平元年岐王茂貞兵臨東鄙高祖命道襲為招討使帥兵以伐岐臨發御大安樓製詩送之有卅歲使將為肘腋一紀何曾離一日句未幾兵敗青泥嶺（十國春秋）

周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簡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王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因成

我者叔舅也（蜀檮杌）

前蜀後主王衍

後主名衍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麗之詞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十國春秋）

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烟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岳巔驅馳非取樂拔率為遊邊此去將登隴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孫仗拂爽烟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遠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至劍州西二十里夜過一磎山忽聞軍人振革鳴金聲動

磎谷有驚鹿自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擒取一夫而去少主至行宮乃命從臣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教戶口貪饞心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岩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食盡意如何爪牙眾後民隨減谿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跡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詩大笑通白衛領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為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烟為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

王和以先朝神武力開邊，遺陣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王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以龍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年。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皇曾道無憑及，大散關東別有天。王氏見聞錄

補　王承旨妻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泰州之行，頗以嚴故歸幸。投至則賜以妝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眷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其襞寵有如此。十國春秋

補　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全唐詩話

補　後主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嘗宴近臣於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此詞，侑嘉王宗壽酒。音節抑揚，一座傾倒。嘉王慣聞為之悲傷。蘀村詩注

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蕭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碧雞漫志

補　蜀王衍宮詞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凌樓臺祖此。然水浸樓臺雖有形容，而乏蘊藉。人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焦氏筆乘

衍發幸，韓昭、顧珣、潘迎等為狎客，競叉手搖頭。令唐師人境，過其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叉手搖頭。衍念周宣帝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令宮女連臂而歌。北夢瑣言

蜀王衍倖祭人秦，至劍關，見山川之美，賦詩云：不緣朝闕去，來此結茅廬。時人笑之。至咸陽，又作曲子云：盡是一場贏得，與夫無愁入井者所較無多也。北夢瑣言

補　蜀王衍常裘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胭脂夾臉，號醉妝。衍作醉妝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北夢瑣言

九月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自製甘州曲，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慘。詞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後主之意本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十國春秋

補　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而宗弼乃王建養子，本

補

姓魏氏此其應也（青箱雜記）

後蜀主孟昶

乾德四年重陽節曲宴羣臣於宣華苑後主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欲以諷爲詠遂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聲節悽惋後主不樂而罷（十國春秋）

蜀後主昶字保元道號玉霄子性明敏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人生三十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浣花溪香錦浦百花潭諸王功臣皆置林亭兵部尚書王珪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蜀主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嘗爲箴戒頒諸司各令刊刻坐隅謂之頒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云云（野人閒話）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閒話一書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頒令箴叙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

補　補

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容齋續筆）

揚文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携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二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漫叟詩話）

蜀主孟昶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云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按蘇子瞻洞僊歌本隱括此詞然未免反有點金之憾（詞綜）

鄉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illegible]）

帝好學爲文皆本於理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艶之詞朕不爲也帝敕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十國春秋

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爲佳昶好文有功後學誠未可以成敗論嘗言不效王衍作輕薄小詩而其詞自工遂州閒見錄

先是歲除故事學士爲辭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學士幸寅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十國春秋

蜀之末年百官競戴長裙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巳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五國故事

嘉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吏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僞蜀王孟昶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辭多悲傷之詠讀之亦令人嘆息云聞見前錄

南漢王劉龑

大有元年欽州民採羅浮山得古劍以獻篆曰巳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响護重重後宋平南漢解者云太宗以巳亥降誕是巳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巳亥年聖君出云十國春秋

南漢劉隱僭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廣疑今北郭外有之彭治壬子余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員備磚舜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而潤若髹漆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冢在觀藏處實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廖山人飛鄉居西城外荔枝灣舜得長尺其結巳盡而嵌鏤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昌華苑之遺物與又北十里多礎石亦指爲劉

王冢發之惟水消尚而巳益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余詠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霸跡尚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蛙蝸牛羊閒牧笛遙林烟火見樵家當年翠輦曾游地留與東風長稻花鐵橋淡鈔

吳越王錢鏐

使過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渾賚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山門起橫爲宅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吳越備史

吳越國王錢鏐杭州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

唐末亂離，依里閈董昌號聚烏合之衆，名爲禦寇，而實自蹈之。然卒能用僖宗詔命，削平江浙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領鎮東節制，精兵三萬。昭宗卽位，加太師、中書令，封本郡王。梁室繼興，爲尚父，進封吳越國王。至於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脩中國貢賦，籍無虛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君，言富盛若彼也。方其與羣雄爭衡，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已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瓌瑋，亦人間英物也。宣和書譜

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鏐拒其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拜受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竹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了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錄

【補】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楓窗小牘

【補】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何苦哉。北夢瑣言

【補】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委巷叢談

【補】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

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獨此一條足以解嘲（香祖筆記）

補　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艷稱千古東坡又演為陌上花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還歌緩緩歸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　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歸家　見無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二公詩皆絶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漁洋詩話）

武肅將築捍海塘患江濤衝激命强弩五百以射潮頭又親築胥山祠禱之曰願息忠憤之氣暫收洶湧之潮　詩一章置海門云傳語龍王並水府錢塘借與築錢城　既而潮頭遂趨西陵（吳越備史）

補　每讀西湖書不耐靡蕩柔末之語楊鐵崖故宮詞用紅光字輒欲舉筆抹之今觀鷓鴣竹枝百首雖復嫵媚歷落別有托寄而所叙列多不可了吾意吾祖武肅王築錢塘詩云傳語神龍並水府錢塘今擬作錢城去今千餘年英雄之氣尚在每吟鷓鴣一絶輒發聲歌此詩以亂之（有學集）

補　是歲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築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塘富庶由是盛於東南有何人夜叩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易其句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士卒差怨者遂息（十國春秋）

王獵暇則命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製詩賜丞相及將吏以下亦間能書寫畫墨竹然不以咕嗶廢正務（十國春秋）

補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彊弩射潮低　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趙次公注三千彊弩　案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禹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野客叢書）

徐彥游鹽人前後從征伐有功及李彥徽奔淮南王親送吳興題詩碧瀾堂在湖州東南溪次末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　衆不測王將登舟顧彥曰以此郡付汝（吳越備史）

補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進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父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臺者鬥世珪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葬還其家高季廸爲之歌云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藩鎮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大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鳴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

老拜旌旄醲酒犒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騎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冊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满面凝蒼烟天佑宰相署名在每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漸銷埋殘碑（西湖遊覽志）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廟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治烏金爲龕

緇黃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堯章得其一龕乃如來舍身相陽穀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婆羅平僭號王遣黃昌書曰與其開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閉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曝書亭集）

有言表忠觀碑在錢王祠者因過觀之攷表忠觀在龍山之麓觀毁遷其碑來祠然碑皆露立且有仆者及觀畢欲憩祠右一廢寺不得入按地當湧金門外爲錢王故苑苑曾產靈芝因捨苑宅作靈芝寺南渡後建祠寺倣新進士放榜訖每題名於寺而閉宴焉亦勝地也今祠止三楹坐錢氏三世五王而寺已頹然不可問矣詩曰舊苑留壞墻荒碑臥行路欲採雲母芝草長不知處日落移舟晚春明啟宴遲誰樓臨水宅猶是曲江池（湖遊詩話）

錢王祠在湧金門外舊名表忠觀祀吳越王錢鏐鏐子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弘佐忠遜王弘倧忠懿王俶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蘇軾作碑記元時燬明嘉靖三十九年以靈芝寺改建寺蓋王故苑也陳子龍錢王祠詩草草羣雄事紛紛割據年斗牛占王氣肩頭出豪賢地屈孫劉勢形支江海邊爪

牙多健勇參佐集神仙左奉中州朔時分屬國天錦城開邸第大木擁旌旄受冊三樓下歌風四馬前自從納土後終見舉宗遷青蓋方朝洛丹書改賜田金輿何日去玉椀不曾還守冢新恩重荒祠舊德傳冕旒猶壯麗子姓特綿聯晚樹隨龍駐空簷響杜鵑崇功銘版礪遺侯滿山川異代還祠廟當年入管絃賓融應貴寵張軌共周旋錫禮何妨盛王侯豈易捐誰言跋扈便不見誓書堅宋室諸陵在南枝更可憐（西湖志）

吳越王錢俶

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詠在國中編三百餘篇曰政本集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

傳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撰後序行於世 吳越備史
唐人崇尚文墨每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
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咏自豪如羅紹威
王智興則兼涖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儀頔
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
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
紹威之下後於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
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
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
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
時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臨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
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詩入神品前世帝王
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拙筆書或爲累句蕪辭以求免
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
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仰天聖中
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
已足貴況真蹟乎 劉後村集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
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
漸覺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
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故國一
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王將薨預

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將亡乎果薨
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
眼之句頗相類 湘山野錄
宋邵伯溫曰南唐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
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
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
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蓋太宗殺之也
余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備
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
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由是怒不可解是
李之禍詞語促之也因記錢鄧王有句云帝鄉烟雨鎖
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
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稗史彙編
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迹王以風恙
手不能握筆命將在時所書紈圖草字遺世子惟濬同
中使以進下詔獎諭仍賜金匣玉硯一仗龍鳳墨一百
挺紅綠箋一千管盈丈紙二百軸細白絹三百疋幕府
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匣玉硯詩
文進上觀覽命黃絹圖本遺賜王夏四月召王宴於後
苑帝曰春風駘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以天下之
樂爲樂宜令賞花賦詠 吳越備史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伎彈琵琶王獻詞云

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西清詩話

侍郎鮑約，頗從與忠懿王納土。及王歸宋，約獨遁海上。王以詩追之曰：東遐追兮西遐追，鮑約何如羅紹歸迄今有遐追廳焉。十國春秋

錢氏之後，自中原奉三世，振竊於越土，諸公皆為哀挽。茶山獨云：損金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後山詩話

楚王馬殷

唐末劉建鋒定長沙，遣馬殷領衆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猳掉尾，羊為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而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猳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雖於周廣順辛亥歲遷於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歲故也。青箱雜記

劉言世為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𪓝牙。及馬氏將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鼇牙過今年。其後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於金陵，而鎬亦為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為潘叔嗣所殺，皆其應也。青箱雜記

閩王王審知

光啓中，陳巖為福建觀察使，童謠曰：湖水來，山巖沒；湖水去，矢口出。其後王潮果代巖，而審知襲位，乃其應也。青箱雜記

洪州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於術數，所言輒驗。王審知嘗供養，常問國休咎，和尚以十字回報云：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時楊行密方盛，常有併吞東南之志，審知歎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至延羲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來之，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又審知時有讖云：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王氏末年，錢忠懿王佐遣兵伐閩，敗淮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之地。詩話總龜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於閩縣靈岫鄉鳳池上。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今蓮花峰是也。宣德四年，有屯軍三十人盜發王塚，壙門甚堅，鑿上角一孔，以巨繩縋一人先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燃火照壙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壙制廣如屋，前祀王像，几列五供鑪瓶燭臺，皆以金玉為之。後寢紅棺二，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疑其夫治告發塚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疑告，發盜不肯，控於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又控於懷安縣典史朱玉，得其金鐲玉帶，又不問，復控於

憲司副使李素、僉事鄧穆鞫治其事，捕盜繫獄，典史大恢以為匿帝王物，欲白鑑，或欺以白金，乃以金鑄玉帶呈官。郡諸生王琨者稱王後裔，嘗領所盜物，有司未之信，閱其家譜、壙中物悉載焉。按譜追物，物畢出。堂上懸王畫像，方面大耳，巨目方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有水碗瑩如金色，不識為何寶，召回回人辨之，曰此玻璃鏡也。壙中盜物藏庫以十之一，併畫像與王琨領回。王墓官為修治，時庫役鄧浩督工，為予言親見壙中懸棺，推之即動，棺蓋為盜所開，隨即封閉。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嗟嘆久之，乃為詩曰：蓮花之峰高入雲，巍巍下有前王墳。秘閣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群。當時十築

墓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搆兵，屠城如土霸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羨道都歸寂寞中。寢園秘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伍。金鐘環碗落人間，玉帶真容歸御府。吾聞發者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啼。五相告首頒囹圄，無人得脫王誠伸。所幸官司即修繕，舊時塋域皆安奠。富沙派出來中州，蘋藻時思致明薦。惟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建鼓旗。軍中工氣誠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多遺愛，濯濯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郎，踏破苦花慎勿再。（如齋類藁）

閩王王繼鵬

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寵春鷰，欲廢夫人，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疏後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愁。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永泰。梁國竟廢。（十國外傳）

閩王王延羲

朱文進、連重遇既弒康宗，懼國人見討，相與結昏自固。帝果於誅殺，又嘗酒酣詠白居易詩以誚文進、重遇。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帝不

應。二人大懼。（十國春秋）

南平王高從誨

昔學士王仁裕來聘，王出十妓彈琴以樂之。翰府舉王叔從誨有句云：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十國春秋）

秦王從榮

秦王從榮之為元帥，斅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求蹟大位，而許人禍福。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甦者再。有云：我今日自作鈎窗頭也。（北夢瑣言）

李景遂

補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美容止性和厚嘗皇避於丹陽遣送壼望柩哀慟雨泣觀者爲之垂涕兄璟繼位立爲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人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談投壺賦詩 王壺湘詩

補

贊善大夫張易崎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 十國春秋

景遂赴潤州鎮謝餞詩云路指丹陽分虎節心存雙闕戀龍顏 江表志

李弘茂

李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早卒追封慶王有咏雪句

云甜于泉水茶須信狂似楊花蝶未知病中云半窗月在猶煎藥幾夜燈閑不照書 江表志

李從謙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風采峭整喜爲詩動有規諷後主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馬令南唐書

補

王延彬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中襯日易一衫能爲詩亦好說

佛理訶人羅客所見多爲所泥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閱已形而書其歌詩於圓似題曰才加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進士徐寅常爲人生幾何賦後因修合求藥於延彬延彬即書賦詞於札尾報之其風流多此類也圭初領兵至泉州舍於佛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年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朝廷賜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稱之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爲詩也爲

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五國故事

補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正字歸老鄉里既死節度使王延彬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嘆逝波古今人事半消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 詩史

泉州孔則羅飾林性簡素不求贏餘刺史王延彬贈句有吳怪我來偏禮足蕭宮無個似吾師之語 閩書

補

馬希振

希振武穆王嫡長子也歷官至武順節度使加侍中工詩句號吟咏常延詩僧處中於齋閣酬答不厭頻築別墅憩息以爲樂處中嘗題其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蓋紀實也衡陽王故希振庶弟用母寵得立希

振遂棄官爲道士，淸泰中卒，塟長沙之角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風，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子於辛亥歲遷江南，而其國變實在庚戌也。十國春秋

希振爲鼎州節度使，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微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微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希振又曰：蟻子子䘏蝨子子。致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續歸田錄

錢元懿

元懿，武肅王第五子也。累官賓睦二州刺史、淸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封金華郡王。廣順元年，薨於婺州，年六十有六。元懿治郡三十年，初莅新定，時有卜士方氏者，時人號曰龜精，常以卜數貽之，曰：太乙接天河，金華寶貝多。郡侯六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其言果驗。十國春秋

錢弘僔

世子弘僔，文穆王第五子，與忠遜王同出，僖國夫人鄜氏。初，梁沙門贊寧錄銅牌記云：有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自是南唐以弘冀名子，文穆王諸子皆連弘字以應之，弘僔所由名也。十國春秋

錢弘億

顯德中，王命括民丁以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殘刻。弘億手疏其弊，辭理切直，王感悟乃罷。王常與丞相以下論民之勞逸，都由人君奢儉，裁詩二章以寓志。弘億亦謂北方侯伯多貢謠巧，蠱君心，因獻詩諷刺，王嘉嘆久之，仍賜詩褒美。十國春秋

錢仁俶

仁俶，尚父之孫也。爲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巢部虞侯金沼鄰居。沼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著花三百朵，其色如血如金，含稜頂上有碎金絲，如自然蛺蝶之狀。一城以爲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俶與焉。開寶七年春三月，花纔一兩朵開，仁俶一夕洪飲，擊劍程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攜鋤，腰蘇六七首，踰墻而過，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吁嘆之聲，細微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仁俶異之，移植於庭後。明日沼覺失

花，爲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洞微志

錢昱

昱與從父儼，皆以文章知名，中朝比之二陸。又雅善琴詩，聰明能習恭，飲酒至斗餘不亂，尤好學，喜聚書，多所吟詠，恒與中朝卿大夫唱酬。一日對沙門贊寧隸竹事迹，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爲竹譜三卷。十國春秋

錢昆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昆最爲絕唱，詩曰：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

軍應起五湖心靑箱雜記
小說記事亦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
詞亦謬耳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靑箱雜
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
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
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詞謂是陶穀使
錢塘贈驛女詞今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
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二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
遍舉漁隱叢話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
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

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
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為
詩見愛其語也稗史彙編

錢易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
也學舞於鍾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余遇於洛陽福
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即後主所製焉當
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衰硬無復
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余為嵇康
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
氣變秋霧准聲罷月浮秋霜宜城酒烟濕羈腰與君强
舞當時曲玉樹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illegible]
陽白銅鞮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庭中苦
淚飛柔絲洛陽公子擎銀觥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
夢無春華彤管含羞裁短章侍兒小名錄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咏殆徧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
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是
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為實事如錢易
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露工部風
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用此作梅花詩最為
有意所謂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也韻語陽秋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祖靑部經過儀真時七伯父方

以漕使兼揚州出示書譜卷有草書一軸云君家世
世為好官後書錢希白蓋三經堂帖歌也希白名易吳
越國王俶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
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太宗嘗語蘇易簡曰朕恨
不與李白同時易簡對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
曰若然當如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官翰
林學士為文數千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有文集在秘
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宋諫譜敘求著東京記載崇慶
坊司空李昉有孝經道德經為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
慶坊在城之東北有司空李昉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
十里衙者也黑幡蓋用漢舊儀丞相兩黑幡故事司空

丁宗諤爲翰林學士宗諤子昭延爲作翰學士從子昭遂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語也（[illegible]集）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詔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鎭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夷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稱古才雅也旣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飮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

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湘山野錄）

錢內翰希白晝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景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義矣（復齋漫錄）

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兒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

怒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孫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許彥周詩話）

錢惟治

惟治好學家聚法帖圖書萬餘卷多異本生平恭度監爲詩有集十卷又有寶子函綾連環詩廻文體也世多稱之（十國春秋）

錢鎭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圓白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余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圖若重規然豈虞丁綾彼中之製乎（東觀餘論）

吳越廻文綾帶連環詩碑在法華寺節度使錢惟治作九十首其一首云聖主欽崇教千光顯紺容映雲窗繡璣籠月箔花香淨刹香風遠危閣碧霧濃勝因良以託華國一斯逢又一首云碧天臨迥閣晴雪點山屏夕炤侵今箔明月斂閑亭（湖州府志）

錢惟演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深器之（東都事略）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倣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

補　補

宋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
論義山詩以爲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
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胃
是知文公之詩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
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劉筠
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
類皆表而出之顏丹陽
錢劉首變詩格錢詠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
極待龍媒劉詠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
短亭工則工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文公亦詠漢
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詠明皇云河

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比之錢劉尤老健漫叟
詩話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
蔚爲佳句集中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
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厭見名長短村
酒那能辯聖賢送僧遊楚云宿含振錫趣行衣藥術流
張并州詩云戈矛延霧外鐃鼓宴蕭晨章衛市詩云和
鑑曉波先梯過遠城春樹趣歸飛章南安云離人南浦
多春草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鮮蠶湘竹曉
樹含流雨趣餘歸李太僕北使云漢儀隨發帳燕鴻半
解散何袁州云趾鐘靜趣耶掀聽華表豔高水國秋陳

補　補

江陵云深沉蜘網逗歸夢紫翠春山換去舟太乙宮云
神庭古柏啼烏起齋室虛簾宿霧通送人云思滿離亭
酒魂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坤維背掩忠西北樓高
秋望遠章分寧云小市郊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
東封應制云羽毛襄野駕宴喜魯郊民送于知處州云
輕颺使車遠明月直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柔麻
連四水黃堂歌吹擁千兵孫承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
龍鱗平隰自風煙漢武云立候東濱邀鶴駕窮兵西極
待龍媒公子云號香酣國佩櫻驄馬過章臺杏葉樓
花云欲作飛煙散猶憐反照遲荷花云泪有鮫人見魂
須宋玉招楚中鶴云天淵同巾多秋思遼海烟波

期留題云有時驚馬有尤傲盡日投壺笑未迴又云春
殘已覺捶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九枝火樹連
金鈿萬里霜輪上璧璫馬延州云沃野流麻滿細雨斷
城笳角送斜陽詩話總龜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
朝爲詩皆宗尙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
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
撏撦至此聞者歡笑中山詩話
錢思公漢武詩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甘
泉祭罷神光滅更遣人間識玉杯夫東求蓬島西求宛
馬亦志大心勞矣鑿地玉杯遣出人間悲之也亦理之

所不能免也，人君而鑒此，則修德，人臣而感此，則盡心以事主，聽其運於天也（瀛奎律髓）

錢思公秦皇詩，无極郡環印二都六王衛錦拷湖鯨舍樵渴窮出泉迪石前遇陸格元降，巳覺副車驚博浪，吏携連弩望遵瀛，不稱出上歸論初銘頊此秘是門右牂元之元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永句尤妙，天下事有出於智之所不能料，有天下者修德而已，人主往往知修前代之失，乎於矯枉過正，則其弊必伏於人之所不能見者，劉項匹夫而亡秦，又豈必封建地大者足為患耶，此崑體詩，一變亦足以革當時風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學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則又有能言之士，變為別體，以平淡勝深刻，時勢相同，亦不可一律立論也（瀛奎律髓）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旁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行分行刻襪步於莎上，傳唱蹋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能改齋漫錄）

元獻晏公為丞相時，作新第於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於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植在秋期，翠石丹黃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能改齋漫錄）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歸田錄）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如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聞見錄）

花品序云，余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

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余所見，而今人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蔣支歎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指之也（漁隱叢話）

錢昭度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云，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談苑）

郭平振武為將，分配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舊為白樓，書尤貨燒丹藥，未欲往，而官吏丁康固逐之，乃

破爐而去白因召丁疎同飲謂疎曰大藥爲吾了所破有小戲御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破碗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雙燕而飛白曰僕射能甚綠可成此言未畢二燕化爲二小劍長五寸餘鋒刃如雨交舞於疎之頭頸間髭落如雪疎懼甚白呼劍下盤中依前成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云袖裏青鋒秋水冷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知何去空有霜髭在玉盤志洞從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緣

五代詩話一卷　杞菊軒

閼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姻氏之氏矣稗史彙編

錢昭度有食藕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齒寒余讀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從閒鈔見

上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寫謂吳處厚曰子詩有幾酒樓吳曰有二其一夜泊潯陽宿酒樓二後夜錢塘酒樓上云云安國曰足矣然不如錢昭度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絲絲六硯齋記

宋初人佳句如楊徽之春望云香香蕪何處盡搖搖風物不勝悲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雪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犁新甲拆春山幾處落花旗香鄭文寶春郊云兩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浦和傷細草碧北山仍帶曉猿斷歎世云野馬塵邊印體鷄豚裏天李宗鄂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鴻鴈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清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帶花飛路霜銷洞庭秋丁謂送韋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芭蕉云綠章抽事緘初路青廊衣

五代詩話一卷　杞菊軒

幽居但開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銷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閒腸瘦竹葉衰鬢怯菱花春晝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登僊云遠水淨於色微雲生夕陽皆可誦也稗史彙編

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大寒云雨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鴈云三年別鄉國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遊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詩話總龜

錢昭度燈詩云繡帳斷腸中酒處朱門人語上樓時未

若船中聞鄰舟夜泊下征雁起客程惡格崗遠鑑誡錄
昭度又有詠角詩云風欲拋高而壓海黃昏前後五更
深議者云此亦句之優者詩話總龜
祭條西清詩話記荊公有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
忠非之荊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余觀之夕餐
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如築室始成謂之
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蕭麥花
殘小雪飛乃為詩病能改齋漫錄
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錢昭度詩云荷擲萬朶王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即王
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

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
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
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恃錯刀此謂是也或江西慧
詩引續漢書佩刀詣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
錯刀又別藝苑雌黃

錢熙

錢熙字大雅南安人登甲科獻四夷來王賦為餘山太
宗尚之直史館熙好學善談精筆札第負氣狷躁後以
事罷職憤恚卒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絕對曰渭川漁
父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雲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
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其
李也鄉人李慶孫嘗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閩書
錢熙送人金陵拜掃有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
舊墓田詩話總龜

李贊華

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不得立自登州泛海
歸唐於海岸刊木立碑大書二十字詩曰小山壓大山
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自此投外國契丹國志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司空圖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者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

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旣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而微吟思足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舡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舡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旱邊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晴初又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旿日旁午又明年皆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爲上卽

知味外旨矣唐詩紀事

與王駕評詩云夫倣之之工雖蒙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貽譏者反是若卽醫而鄙其病也豈彼之善容某之我攻耳以爲率人以賞莫能自拔爲哉[illegible]之尤者吳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惡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

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愈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唐詩紀事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夐如清沇之貫達大曆

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曉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池北偶談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以文謁之大爲凝所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旣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綸恩猶

命黜絜諸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蓋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寧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

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抬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之闕門大順中圖以一絶紀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不關菟裘若箇上分明認取晉公題題休休亭之楹曰咄諾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且料度白日偏催人快活黄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苦莫郗璨爲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

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激流仕非顓於食禄匪夷匪惠難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逆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一疎譽之惟僧虚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抄言其採屐撿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唐詩紀事

補 劉貞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石林詩話

補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絶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香祖筆記

補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於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獨絶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舉坐嘆服筆不復爲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香祖筆記

補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扼色自成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鶴林玉露

補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黄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東坡志林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彥周詩話

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司空圖崇傷時思古退已避禍清音冷然如世外道人所謂發而不失正者也余故盡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詩末技祁若虛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唐詩紀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割棄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李召伯難 後邨詩話

忍事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困學紀聞

釋譽光江南人也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贈其歌曰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司空圖亦為之歌曰看師逸跡兩師宜高適歌行李白詩當時稱羨著於篇籍者不可勝數苟非研精覃思詎能至是耶 宣和書譜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頗徙斷想。蹣跚隨意有未盡志者往來竊聽久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爲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叢委於廣篇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 集異類林

司空圖蒔薛鐙謂梨花爲瀛洲玉雨 清異錄

鄭谷幼負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問之答曰大夫凶江晚望隔岸村南斜日聞迥舊。一對鸞鴦落渡頭意深矣司空撫其首曰當爲一代風騷主 郡閣雅談

吳淑

吳淑冬日招客詩云曉羔沉玉杵。寒鮮疊金絲。拚謂小截山菱綿乃黃雀脂膏 清異錄

殷文圭

文圭應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衆駭懼獨安詳如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爲內翰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爲詩督之云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淮上相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榮華。時論少之 唐詩紀事

琵琶殿紅也碧也殷文圭云衣而風吹琵琶羅。白樂天

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忠詩：一蓬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留青日札

杜荀鶴

荀鶴字彥之，遇知於朱温，送名春官，於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大順三年正月十日，荀鶴生日也。九華王希羽以詩賀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生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illegible]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任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餒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騶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饑甚，告欲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食，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其意。梁祖顧左右惴慄，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

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在背叙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而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絶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至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絶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賞。杜既歸，驚惶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絶，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設級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illegible]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

僥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尹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而祖逊免貽伊恥也，制敗平齊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北夢瑣言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籍甚，以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篇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年，昭緯為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

劉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德綠後頭無事，至業成來寵絕爐。笈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鐵為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今唐詩話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抒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中有句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詩話為誤，後又看鑑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漁隱叢話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為人膾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為周朴之句，朴集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誤耶。餘冬序錄

杜荀鶴春宮怨詩：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譬之事君而不遇者，初亦恃才，而卒為才所誤，愈欲自衒，而愈不見知，蓋寵不在貌，則難乎其容

矣，女為悅己者容是也。風景如此，不思從平生貧賤之交可乎。瀛奎律髓

陳了翁喜左經臣一聯：如絲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句，以為非特辭意清遠可玩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蘇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遊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但經臣語尤婉而不廹耳。林下偶談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佑詩：銀注紫□。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壞空。元微之詩：鏺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

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祜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姹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茧客叢書）

俗有耳邊風之語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群碎錄）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詩辭句切理有欒雜揮掃色隨手失彈鄰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

無末俗之氣且書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蹟不可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越前古筆力遒健猶有晉唐之遺風（宣和書譜）

荀鶴嘗有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稱於相國韋說曰我道郎將全鎖鎖簾用玉鉤鉤（古今詩話）

荀鶴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錄其二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昇平催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碧溪詩話）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著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郎中亂曰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掘作築城磚郡侯逐去渾閒事正是鑾

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殆信其非寓言也（緗素雜記）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續耳談）

紫菊之名見於孫真人種花法又見於諸譜中此品傳植已久故唐宋詩人稱述亦多蕭穎士菊榮篇紫英黃萼照耀丹墀杜荀鶴詩雨勻紫菊叢叢色趙嘏詩紫豔半開籬菊靜夏英公詩落盡西風紫菊花韓忠獻公詩紫菊披香碎曉霞則紫花定是佳品（花史）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斸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

頭木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
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
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曾俗從也
容齋五筆

補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老正
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
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
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閑退之易閑字爲休字耳退
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
死前閑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裡老
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
多從愁裏老野客叢書

補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
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
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
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
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襲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
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
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
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老學菴筆記

補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
如曰祇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任可百年

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
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
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
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
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
力不受陽和一點恩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
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
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
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野客叢書

杜荀鶴贈僧詩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涼
又云利門多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
不了爲僧心了又輸僧[illegible]

荀鶴題八駿圖云丹䨼傳真未必真那知筋骨與精神
祇今市駿憑毛色騄駬驊騮騶殺人聲畫集

補

今日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
熟書生熟二字本用在飲食上今用在子弟書上亦奇
杜荀鶴詩云出爲羈孤營糲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
二字唐時已然知新錄

放翁云臉薄怕官酸醲聽鶯啼臨書杜荀鶴云欺春不愛
和酪酒論老猶看丸澁書二聯皆佳後村詩話

荊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白戲潮回洲渚得

横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捫蝨新話

補 世人作詩以敏捷為奇以連篇累冊為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為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余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南濠詩話

補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二老堂詩話

補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為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說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捨檝登途果尫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偃蹇不調曰得之矣請貫酒三五盃然後奉為話其故事秀士又俛俛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被船貰得鱸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為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說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玉堂閒話

補 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傳士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嶽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騁建安削苦澁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

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翳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免為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借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入九於胸中曾不蔕介情動於中則極思冥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貧於抉剔信詩之雄傑者也善哉裴公之知人為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僕幸得為之叙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為唐風集唐詩紀事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於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眞賢實能藝辨取余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卷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鐘宮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祈於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諛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祈於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却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於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於前主司錄之於後公論何在乎[illegible]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壁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田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賓或汗墁之郎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秋泥留青日札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元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塘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忍市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閑爲客潮去潮來老却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元英旅次錢塘詩此處兄鄉國堪傷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隱越山陰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即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塘也溫飛卿錢塘詩錢塘岸上春如織淼淼寒潮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雁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西湖志餘

杜荀鶴鸕鷀詩云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是鷺鷥饑野客叢書

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雲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堅瓠集

杜荀鶴贈秋浦張明府詩云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語俗而事甚切唐末之亂如此縣令之難可知也瀛奎律髓

阮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老杜容愁全爲累捨此欲何之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干戈猶未已弟妹各何之孤弱又出門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差可全杜荀鶴千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白髮多生矣青山可住乎五言律長城壞矣[illegible]詩話

吳楚人曰杜荀鶴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瀫堂賴胡彥遠結句殺戮眼中半名士君今安穩到黃泉遂與同條瀫堂集

韓溉

書空匠者乾祐中吟金亭賞菊分賦秋雁旅子秘書丞敫先就詩曰天掃閑雲秋淨時書空匠者最相宜云云 清異錄

高蟾

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不向東風怨未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終以榮名 北夢瑣言

鄭谷嘗贈蟾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元暉蓋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今全什亡 全唐詩錄

李山甫

李山甫數擧進士被黜依魏博幕府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嬴總未眞識者謂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敬遊者嘗鄭遇於道觀山甫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遊應命奏之曲終潸然曰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霑襟句未成亦自黙然悲其不遇也 全唐詩錄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俗傳有云使歸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不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値幾文雖非韻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取杜牧之詩眞是可笑惟王介甫獨窺其深 賓擇小品

一菊詩也陳杖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晚榮婉厚乃風未嘗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覺較量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樽更似毒口罵將來豈非時代爲之 唐詩紀事

此豈有國號國姓可入詩者哉然如盧照鄰人歌小歲酢花舞大唐春李山甫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非佳句乎觀此事無不可使只巧匠少耳 唐詩紀事

廣川書跋云初僕固懷恩之叛其女沒入宮大曆四年回紇請婚因封爲崇徽公主降可汗道汾州以手掌托石壁遂有手痕今靈石有崇徽公主手痕碑李山甫詩云一拓纖痕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爲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澹煙籠著恨長留可憐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 全唐詩錄

李山甫牡丹詩云邀勒春風不蚤開衆芳飄後上樓臺數苞仙艶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曉露精神妖欲動

嬋娟情態恨成堆。如君也解相輕薄。斜凭闌干首重迴。司空表聖有絶句云、芙蓉騷客空留怨。芍藥詩家只寄情。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思亦縱横。蓋指此詩也。全唐詩録

于兢、

于兢梁相國。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真矣、後進酷思無倦、動必奇、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含毫、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蝶爭來。有寫生全本、折枝傳世。圖畫見聞志

姚垍

梁太祖受禪、姚垍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

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鲁訔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竹坡詩話

羅紹威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北夢瑣言

羅紹威、唐末襲父洪信爲魏博節度使、喜爲詩、江東羅隱有詩名、紹威厚禮之、與通屬籍、目已所爲詩、號偷江東集、如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無愧隱矣、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好投延文學士、開館聚書萬卷、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詠、頗有情致、羅隱贈紹威詩云、寒門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恨不同。馬上固慚銷髀肉。鐙中猶莫愈頭風。蹉跎歲月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人有知己。好將籌力當英雄。唐詩紀事

韓定辭

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舘、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嚵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清

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彧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宮舘、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以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穴中、因行數里、漸

見明驥見有宮毀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頸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蘿嶓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全唐詩話

補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爲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爲王鎔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燕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二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爲鼓城令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嘗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家世耶池北偶談

馬彧

補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并載馬彧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嶓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嶓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闞駰九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爲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爲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嶓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嶓務山也嶓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即謂此也余按此則馬詩當作嶓毫反耳定辭即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池北偶錄

補 五代馬彧贈韓定辭詩燧林嶓山見顏氏家訓余池北偶談已辨之其首句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燧林未詳出處考拾遺記云燕昭王遊於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在申彌國近燧明國去都萬里則非燕地明矣王子年著書皆杜撰韓馬特引此以矜奇炫博非事實也居易錄

補 裴秀冀州記云王喬遯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蝉氏山得仙按今唐山縣即漢之柏人縣嶓山在其城北故馬彧贈韓定辭詩云別後嶓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居易錄

張策

補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忝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王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弃竟爲梁相也北夢瑣言

孫偓

閣皂山館。有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丘、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詠常平周彥質二詩亦好。三山老人語錄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嘗話於親友曰。凡人自己。務在待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大若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爲之。後謫居鳳州。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坐而僕從紛話喧擾。作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聆。謂客曰。若以怒心逆彼。即方寸自撓矣。其偉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

高樓之約。簡後躡登宰輔。竟出官於南丘。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効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羅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北夢瑣言

張喬

張喬。九華人也。詩句清雅。敻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試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摭言

張喬送人遊蜀云。劍閣橫空去。西過第幾州。丹霄行客路。明月杜鵑愁。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忘少年遊。全蜀藝文志

喬遊終南白鶴觀詩云。上徹鍊丹峯。求玄意未窮。古壇青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月外。帝鄉煙霧中。人間足煩暑。欲去戀松風。唐詩紀事

唐張喬詩。遠公窻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僧藏遠公弟子慧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裝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晝夜。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薝蔔三千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暘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焦氏筆乘

張喬云。巳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梵譯五天遙。板閣禪秋月。鐵瓶汲夜潮。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冷泉在江心故也。今寺僧

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舉矣愚謂滿而有味江心
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烹茗余自臣
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知其爲潮也亟
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煑之則刺舌而不可飲乃
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因記張喬之詩宋詩
而改之曰坂閣懸流月銅瓶汲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
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徒云孤月凡山寺不在江中
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
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憖塵世
客來坐亦通宵語俗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
閒坐忽通宵 敬君詩話

鄭在華

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追絶蹤如富貴曲云美人梳
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有詠西施
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
又七言傷時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
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云
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歗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
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
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思山詠
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衢塵不如將爾入山去
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闕見戈鋋四溟很
無奇策拔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
招友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
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閒見有人尋
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閒
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何得世塵侵又詩云寅心棲木
食散髮浸流泉抱杖吟逸鶴看雲忽野山夏狂衝雨戲
秋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鄰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
知臥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
背局上宮棋祭廟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全唐詩話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
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擇史

雲叟信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月到君山酒半
醒朗吟疑有水仙聽無人識我真閑事贏得高秋看洞
庭雲叟宿洞庭詩也 唐詩紀事

任濤

任濤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露溥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之句
皆傚此李騭廉問江西與放鄉里之役民俗互有論列
騭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者即予免役 摭言
唐筠州任濤咸通進士常侍李騭見其詩有露溥沙鶴
起人臥釣船流之句特與免役鄉民訟之騭判云江西
界內有詩似濤者雖與免役又李元龍字夢卿號松垣

先生有氣節以詩投任濤側求免掇下太守判云松坦
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稅下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
重寫入閩屛堅瓠集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
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歸
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
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為郎遷
諫垣臺閣二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全唐詩話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數歲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

與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譽日傳
於都下尋儋州坐事除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
舉擢第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
滿朝五字便容趨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
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安身未老至今顏巷守
簞瓢天祐中授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
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解體德
延乃作小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閱而大怒乃因醉沈
之黃河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
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
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

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走堤行細雨奔巷趁輕
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折作鞭鶯雛金鏃繫猫子綵絲牽
擁鶴歸晴島驅鵞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
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
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挿時乞繡針穿寶匣拏
紅豆妝奩拾翠鈿戲袍披按褶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
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
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吃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
袋屐綺纓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
鴈柱偏棊圖添路畫笛管欠吹鐫慍客初酣醉驚僧半
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

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
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頻截碧牋
鋪張鵝緶低控射蠅弦咭咭弄時語謳歌處處傳匿窗
肴仁曲過路臂相連鬭草當春逕爭毬出曉田柳傍慵
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前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黏舞
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趫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
深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蜂
穴遶堦塼樣問過深竅作歌下遠川疊柴為屋木和土
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塿塼忽隈臨合樹偷上後
池船項負稱師日竹紙作相知明時方任德勸爾減狂
顛全唐詩紀事

裴說

裴說裴諧俱有詩名說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宰自作湘江吟說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詩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說云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諧曰爲絡埋石得骨取伸妨景同而語意俱殊詩話總龜

廖凝目裴說爲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真賊也嗟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眞賊耳然古今竊賊不可數計商華老仙云偽以詩禮發冢殃賊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容隱誅乎蔡寬夫詩話

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赴復行舊卷人有譏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識者以爲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第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如掬桂律宮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過僧貫休云經無方是法離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却難遭亂故官不遂全唐詩話

周知微

有周知微者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知巳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靚臨雖雙頭

白蓮圖云既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屋生瀟灑鷺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斷江入閨闥天空水闊江茫茫相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猿悄悄遠水姿泣露不成妝苦心抱恨何年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郎節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作上巳日寒食云疾風暮雨悲遊子嶺崇山非故鄉亦可賞而其全未見其比古今詩話

吳融

唐吳融字廷俊連山人母浣帛於江觸流鯉而孕既生髀上有肉鱗隱起七歲能詩嘗詠野燒云烟隨紅旗亂

化作白雲飛識者器之登光化二年進士後歸朱全忠小草齋詩話

陳用拙

唐陳用拙高良人天祐二年進士未官而卒用拙有詩名嘗賦登臨漳樓云濟世自無階即用高樓是作山州送長沙史君云人說洞庭波浪險使君自有濟川舟有集八卷不傳小草齋詩話

范攄子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仕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清遠峽，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怨由人。是夜夢神見責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風濤陡起，倒檣絕纜，沉溺在頃。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北夢瑣言

王貞白

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為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字於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將掌中字示之，一同。天佑年中，內試貞白、孔謙須籍，帝覽，拂下王字，有黃門奏此舉人有詩名，御批曰：孺子通放。唐詩紀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誦其事，亦蘊藉含比興，故佳。詠草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唐音癸籤

補

瓦隆天錫地渴厭闊天竺，而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老易聞為春醒苦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己

汲泉遍乳須白也，無以有易也。蕭楚材易乳為獨搖太守無一事之句，為書呂祭更閱仙僧推月下門為敲，鄭谷更齊己早梅非夜數枝開之數為一，貫休更王貞白此波涵帝澤之波為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二花，安在必一，與也波一字可不改受，一字師者為之鈎頭。養吾齋說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娼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詠上不叢詞：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猶尚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肯紅，亦退紅之類也。老學庵筆記

補

建帥廖彥之子德誠，累官召行水軍，入掌禁尉，頗忠拘來方髮容。貞白在坐，食蟹，德誠請詠之。貞白云：蝦眼鋒形鄭似蟹，未曾正面向人，孰如今何在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衆客皆笑。五代詩話

補

貞白寄鄭谷詩：五百首新詩，緘封寄與誰。只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收布，水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唐詩紀事

藏可頌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叔進法華經一千部，上符之恩遇有加，宜賜紫衣一副，僧

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鼎行畧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捜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摭言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全唐詩話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乞爲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二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日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僚佐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性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石林詩話

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關有僧舍曰不動尊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寄宿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扇而已因題詩曰走卻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詩苑

楊凝式

黃秘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册並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大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涉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稱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二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時年六十七撩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illegible]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illegible]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皆北內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北寺東廊於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業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慕恭奉教與至白真原等遊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交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學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

僧舍皆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
侍御史劉嵩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
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眞
蹟今在此寺東序並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
年二月前七日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二首稱曾同
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
太子少傅眞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大寧家周廣順
二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
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
眞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搨本耳游宦紀聞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
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
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
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
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怫
然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
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游宦紀聞

凝式仕後周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
以智自脫書法高妙傑出五代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
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
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
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

補 補

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蔡寬夫詩話

楊少卿凝式既不大用佯狂自穢游寺觀遇林竹幽勝
之地吟咏忘歸牆壁之上筆迹殆遍洛吉題云少卿眞
迹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
後更無書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煙紫
兔毫更得孤卿老筆札人間無此五般高洛陽舊聞

右楊景度行書山谷有云俗書祇識蘭亭面欲換凡骨
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前輩推
重如此王欽若存神符天倪節尚有暇及此耶此帖絕
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鮮于樞跋觀信筆書珊瑚網

和凝

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
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
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
余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
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
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
完夢溪筆談

昔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
人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
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
君子得不戒之乎北夢瑣言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隄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云日樂脩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云瘍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詩史雜錄

余檢討竹垞貽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爲閩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居易錄

馮道

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王荊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理語詩云窮達皆有命何須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宋類苑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與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香祖筆記

晉天福三年與戎和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同堂皆未言以戎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堂吏前白北使事色變手顫道索一幅書云道去即遣寫敕道舍都亭驛不復歸家屬以酒肴重名命與其國相同列戎賜臣下牙笏及一月賜牛頭皆爲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內中大寒賜綿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宿館中併覆三衾有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及還京所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有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爲朝廷不爲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黃沙叢苑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魚臣下所親約者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觔即南方鱘魚也鱘鱏同然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鱘也馮道使契丹詩以爲切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鑿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

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崇紫錄）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
修瀛王未及批有無客題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
門弟子盡高談若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大難瀛
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古今詩話）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
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墻垣鎖其門戶作詩
書其門曰高却墻垣鎖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
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詩話總龜）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
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
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
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
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
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
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
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通鑑綱目）
蘇客邵公堯嘗謂余詩淺切似白樂天一日閱村墅書
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以語公公戲語余曰子詩格
似樂天今又愛馮瀛王將來拈取個豁達李老慶曆中
京師有人號豁達李老好吟詠而詩多鄙俚以此戲之
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為豪爽今齒已老而
詩格定時時遣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青箱雜記）

馮吉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
無檢為少卿善琵琶妙音律樂府世無及者父酷戒之
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衆執器立
於庭奏數曲罷伺以纏頭縑綵隨衆伶給之吉置縑綵
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
薄回首謂父曰能為吉進此技於太子否凡賓僚飲聚
長為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然而去自

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諡議舉朝嘆服乾德四年
郊禮容樂奏節列旣漸備有司奏其缺典但少宗廟殿
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崇朝會登歌
用五端郊廟奠獻用四端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
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六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
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並從其請（玉壺清話）

李翰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
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懸取
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去詩曰座主登庸歸鳳
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裴皞

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五代史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攷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

三人茲所書是已裔孫等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容齋五筆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諸進士謁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按此即今榜下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門生今詞林相隔借兩科即已有之不足異也居易錄

王仁裕

仁裕嘗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十國春秋

荆南高從誨季興嫡子也季興先時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臺池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皆抱其技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凌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黃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聞韶又曰玉纖挑落[illegible]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二五指中過寒暑十三絃上轉春鶯譜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腰宮裏妒就中偏挺楚王情天下大定錄

王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

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爲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東隅亦是摘星樓前簡閣有長松古栢上鳥巢不知其數野仲春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超於樹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烏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鳥遂集架引鈴于使令尋烏所來見野賓在林間仰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自餘甲溪洞中人方回尚未里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撲擲破碎而後登屋擲瓦拆磚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磚

飛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瞬。目不妨呼、手拈足攫、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猻、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於是大胡猻躍上衙屋趕之、踰坷蓦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罪、王師亦不甚恚怒、衆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於清流、有巨猿挌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王氏見聞錄

興元南有路通巴州、深谿峭巖、捫蘿摸石、三日始達於山頂。復登措大嶺、蓋稍平處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韓信亡去、蕭何追及於茲山、王仁裕題詩云、孤雲不掩興亡

補

策。兩角曾懸去住心。玉堂閒話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鄧、范不暇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石林詩話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攜金鼎贊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閣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幸遙相見。親御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奪旗。待詔金華亦偶為。白社遺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及舞雩時。廣卓異記

先生嘗言恩門王公終於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攜照袋、以皮為

之四方有蓋其中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略刀子
牋紙數十幅並小樂器之屬備酒杯一兩人之具
門生侍行出郊野遇園亭有竹樹之處與賞終日賦詩
品小管盡醉而歸吾黍左拾遺曰適彝春與同門生五
六人從公登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飲酒賦詩甚歡
抵夜方散公詩曰鄉陰如霧絮成堆其天才縱逸感前
問適皆此類也 宋稗類鈔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
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
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石林燕語

李文正公昉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出一詩板掛於

坐次云二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頻得
天邊桂擊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
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又與諸門
生飲於繁臺賦詩云鄉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飲吹
臺好景惟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謾誇列炬鳴鐘
貴爭免朝烏夜飛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鳥頭
即 摭遺

啐酒一作催酒即催酒也元有蜀盞之飲李治同異古
催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催合作啐蓋送酒也資暇錄
古與治同程大昌古内燕抗聲宗樂但云催酒字誤疑
屈破也當是啐酒之轉名賢詩話王仁裕詩芳尊有命

管絃催又趙鄰幾鄭事跡言催酒遂歌可知催酒乃唐
人熟語宋相沿不改也義當用催而訛作催催何必强
引啐字三臺名作樂時部首拍版三聲然後管色振作
李濟翁以爲鄴中三臺劉公嘉話言高洋築三臺因謂
乃曲名耳 通雅

鄭遨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
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
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
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爲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耶
三山老人語錄

劉郇伯

唐末劉郇伯有詩名唐末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
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林早
行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時劉
郇伯爲范鄭郎中詩友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難
對劉郇伯曰人生分外愁范賞之然老於漸津之東遊
非隱非吏二子亦可凌厲名場而死耶樊所謂蜀人無
志懷土正此也 北夢瑣言

王溥

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
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余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

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黎朝時同年生尚未覆檢，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落思淵，改太子太保，每思辭讓，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何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二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二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可議也。（容齋三筆）

張翼善詩，嘗投詩王相溥，王謝以詩：以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清吟六十章。詩格渾同羅紹諫，工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雅言雜載）

竇儀

龍鍾字琢成，乾德初任鄧州守，有仁政，一日羣鶴翔於公庭，州民繪其鶴圖以頌其德。時學士竇儀以使過鄧，留題云：多少樊籠不敢開，強拘物性要相隨。何時得似鄧州守，德政臨民鶴自來。（萬姓統譜）

竇儼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馮道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儼素蘊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大宗房清宮一管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高齊黃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玉壺詩話）

張昭

夜吟竇鞏集，追思夷門題處，已三稔矣，悽然感興，書之：往歲吟時梁苑夜，今宵還憶洛城秋。浮生皆電人何在，愁讀傷心淚暗流。二徑竹風動笛怨，一庭霜月井梧愁。妻兒未會予懷，只怪燈前不樂頭。見存手跡，云余家藏和峴所校本竇鞏集也，少其本所跋甲子，蓋乾德二年也。祖監尹公者，尹拙也；致政大夫者，吏部尚書致仕張昭也，昭字潛夫，題竇詩一篇，稱潛夫者即昭也；刑部員外郎兼太常和者，和峴也。（宋詩紀事）

符彥卿

大名相李公昉嘗言曰：外鎮爲藩宣，符彥卿知汴州，有詩云：公車千乘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不水波濤喧鼓角，兩崖煙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開西鄉，環坐青娥迫國姬。爲報長安冠蓋道，蘇官到底是男兒。公之詩意蓋有懷之詞爾。（青箱雜記）

熊皦

劉晏得古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喪文弊，當時操觚之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章，其

問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痛迫而忠誠可取若嗷者盜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不脫爾日風氣然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東觀餘論）

李成

李成字咸熙唐之後裔五代時避地從家營邱嗜酒善琴弈妙畫山水好爲歌詩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此宋白所撰志文大畧云云王者書徐鉉纂子覺守仲明仕太宗至國子博士列二朝國史儒學傳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摸寫山水至得意處始非學所成歐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官尚書郎誤矣（湘山野錄）

郭恕先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末劫歸依佛不敢於恩敘理官爰能在天猶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田間紀聞）

郭忠恕戲嘲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漁隱叢話）

胡嶠

胡嶠詩餅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清異錄）

芭蕉詩最難作胡部陽嶠一篇云野人無悵惘愛此綠參差云云（清異錄）

王仲舉

王仲舉營道人拱嘗夢挾兩子入爪仲舉修進士業長興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抛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全亦中進士第乃挾兩子入爪之祥（青瑣集）

李度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憶故鄉人之句人多稱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稱於申文炳知舉遂擢爲第三人翌日王問只誦一聯詩（王讜詩話）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泉血爲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畧曰全家離錦里五月下瞿塘繡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桑麻輕重富香香路岐長是也（能改齋漫錄）

孟貫

周世宗幸廣陵孟貫以詩獻之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謂貫曰朕伐罪何有巢無主之有遂釋褐授官（湘山野錄）

孟浩然詠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唐玄宗聞之曰卿

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閩嶺孟貫性疎野、喜篇章、不以名宦爲意。大詠楊嶶之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詩史

李昉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

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青箱雜記

李相李昉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云、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漫叟詩話

孟賓于歸南唐、爲塗陽令、贓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爲邑令情終屈。纔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爲慚。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馬令南唐書

昉所畜五禽、名五客。仙客鶴、雪客鷺、閑客白鷴、隴客南客、孔雀、西客、鸚鵡。仙客詩云、胎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携爾到京都。因加美號爲仙客。稱向閑庭伴野夫。警露秋聲雲外遠。翹沙晴影月中孤。清風萬里終歸去。暫處雞羣莫歎吁。青箱雜記

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頒賜禁苑。令懸挂已畢、輒述恩詩一章、用歌盛事。玉堂四字重千金。宸翰親揮賜禁林。地望轉從今日貴。君恩無似此時深。宴回上苑花初發。麻就中宵月未沈。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麗春霖。院門不許閑人入。仙境寧教外事侵。我直承明踰二紀。臨川實動羨魚心。昉頃在禁林、前後出處凡二十有五載、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

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新學士謝恩後、就院賜宴、設雖爲舊事、而無此時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前例特出異恩、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也。臨川之羨、其在茲乎。翰苑群書

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臺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貧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青箱雜記

李文正公昉、少時常以詩呈叔侍中覽、而喜贈之詩曰、

及觀西里盛世世秉鈞衡李氏自五代至本朝世居將
相 翰林名對

李文正進永昌陵挽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
納降王當時諸臣皆進惟文正詞最爲首出所謂三降
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江南李煜也 詩話總龜

太祖嘗顧近侍曰五代干戈之際猶有詩人今太平日
久豈無之也中官宋承國于僧寺蜀亭中得詩百篇以
進有丞相李文正公昉宰相僧閣閒望一聯云水光先
見月露氣早知秋 詩話總龜

李昉禁林春直詩一院有花春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
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故不以入朝省類而置之
昇平選中 瀛奎律髓

扈蒙

扈蒙畏內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
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指至某所以
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數色欲逃遁朋友黙睐
譁曰扈君恐動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
撰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持觴
舉曰解事香三合能遵水五巾遍飲盡别云細彈防
事木短爇戒時香别云戲就思水纔剪剛赶香期别云
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别云命繫逶迤水時牽尖定
香藏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僅上馬登謀門若夫人
催遲但道被水香勸盡留住 清異錄

劉兼

雲間朱氏得宋刻唐百家詩劉兼集中有長春節詩長
春爲宋太祖誕節蓋五代人而入宋者詩曰聖朝佳節
遇長春跪奉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
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
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 居易錄

潘愼修

太宗棊品第一待詔有賈元者持於絕格時人以爲王
積薪之比元嘗因病死傷希榮蔣元吉李應昌朱壤辟
皆國手然非元之敵晚有李仲元甚絕勝可侔于元蔵

餘亦李郭士有稱居中潘愼修亦善棊至三品內上陳
好元四品多得侍棊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愼修受四道
好元受五道愼修獻詩云如今縱得仙翁術也佐君王
四路饒 談苑

陶穀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
狠媢太祖雖不喜藉其詞華足用尚置翰苑穀自以久
次舊人意希大用仍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
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意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
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
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

由生處在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
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東軒筆錄）
玉堂嘉話載陶穀草范質拜相制有云十年居輔拂之
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得之泣訴藝祖由是薄之然袖
中禪文亦變通之尤者穀可謂明於責人而不知自責
矣羅宗吉香臺集有詩云受禪文成識變遷閒情猶到
煮茶邊可憐畫盡葫蘆樣不與鸞膠續斷絃（堅瓠集）
陶穀來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王命自蝤
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
蓋以譏王也王因命進葫蘆羹曰此先王時有此品味
庖人依樣造者穀在中朝或作詩嘲之以堪笑翰林陶

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故王以此戲（王少頃存錄）
陶穀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於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
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國老談苑）
又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觴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
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
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情如此及復命將
出其境即賦詩於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
九曲齊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獲譏多此類
也（國老談苑）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
客穀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青箱雜記）
令人不用厮字唐人作平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
尖簷帽子卑凡厮是也歐陽公記陶穀詩末厥兵不曉
其義余謂今人呼秃尾犬爲厥尾衣之短者亦呼爲厥
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職耳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
義則是也不然則不可對卑凡厮（中山詩話）
朝廷使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既至丰岸高峻謙席
談笑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觀秀實今妄也非端
人介士其守可隳夜遣歌妓秦弱蘭詐爲驛卒之女假
衣持帚灑掃驛庭五柳東陂因詢其迹翌日以詞贈之
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

相思調知音少安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讌於
澄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乃出蘭
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慚笑不敢不釂釂罷復灌倒載
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爲工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餞
於郊亭遂歸京卒不大用（玉壺清話）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作近見沈叡達
集有任秋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研北雜志）
陶穀尚書使江南遇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說
或有以爲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非武
人本色沈叡達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娼女任秋娘因

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創仁王院落髮為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為耳藝苑卮言

補 明初唐肅題陶穀郵亭圖云紫鳳樽曹綠髮姬玉堂兒慣可尋常作歌未必腸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腸徐惟和有題秦弱蘭一首云莫笑郵亭一夜春此身原已落風塵韓家亦有如花女枕畔衣裳若向人此詩足為陶學士解嘲堅瓠集

陶彝

補 猶子彝年十二歲余讀胡嶠茶詩愛其造語新奇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對佛而言則雞蘇為凡夫對仙而言則橄欖為俗士非茗荈之奇安可當此清異錄

符昭遠

補 余嘗以鴨卵及蓮枝一捻紅餉符昭遠介還送一詩云璧胎初出赤誌翁醍杖旁扶赤誌翁清異錄

范質

補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澠水燕談錄

補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

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為驚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為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為食肉僧乃為拜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古錯矣稗史彙編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悵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聞見前錄

補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

褒敍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慇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誡然以爲子孫之戒 聞見錄

楊徽之

徽之少通羣經尤刻意於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嘗肄業廬山白鹿洞時李氏據有江表徽之恥官僞廷乃潛服至汴路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 閩書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者是也其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巂州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花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閑掃梅庭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 宋稗類鈔

楊徽之侍讀奏御獻詩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灌集於冰壺雪鏡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稗史彙編

廖融隱於衡山湘守楊徽之代歸闕枉道而款宿融山

舍贈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 郡閣雅談

韋重過

施璘字仲寶京兆藍田人善畫生竹爲當時絶技余嘗覩璘畫十幅竹鳳凡老根薄石笋枝附籜扶疏交映青翠滿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後周起居郎韋重過留題曰枯簳危根繳石頭千竿交映近清流堪珍仲寶窮幽筆留得荆湘一片秋 五代名畫補遺

范杲

范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宋藝祖收河東杲叩馬進

詩曰：于里版圖來掛白，一聲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

補 增秩贈章服。宋類苑

補 范杲閥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笑之。杲兄晞，性嗇，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人何爲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翁公質在昨，杲未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職。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躁競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餘冬序錄

補 方爲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余同僚，一兒四闕，有少食終如猾裂名處士方爲，獻詩以金陵王海比連城，假借文章取盛名。清異錄

補 權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余嘗以俚俗所作，偶閱詩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恨太悠悠。權又題山院云：萬樹風聲御一山猿，數家寒曉霜浮碧，乖薄日度朱櫻。能改齋漫錄

補 曾庶幾

吉水與敝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行聘召不起。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能改齋漫錄

補 李花開

陶岳五代史補載：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書一絕句於判後云：荊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雖破屋一間，中有塑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覽之，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頼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香祖筆記

補 周朝士某

曹翰性貪俊，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常著錦襪金線縷屨。有朝士某者託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籠。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少室山房筆叢

補 周季年大雪謠

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謠曰：生伯赤真人，都來一夜春。後大宋受命。清異錄

五代詩話三卷　南唐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宋齊邱

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遊宴於華林園，齊獻羯鼓詩曰：巧斲牙牀鏤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憁孤鵲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矰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已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華

峰巒，永作乞骸之客。王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與賦給之。怨毀萬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墻以給膳，遂自經，年七十二。（湘山野錄）

羅興王子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寶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六十韻詩一首，題鳳凰山亭子，陳獻可、李卿貢進士宋齊邱上。嶢峨壓洪泉，岝崿半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黿鼉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攫。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大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啄。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峩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無我觀寥廓。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繒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

英殿副使知院事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勅書，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月一夕風雨，亭頹，倒石斷裂。（西溪叢話）

齊邱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得見，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尙其志，待以國士。（陸游南唐書）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

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問閣中 書苑菁華
客中毛置宴召之，亦不出。有老染工且媛韓作一詩，書
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先
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如何。海陵州
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日所殺徐氏之族也。
夢溪筆談

嚴球

球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浙分蠻點，江山聚蟻爭。然嗣
性多嚴忌，宋齊邱因而與忤，以竹籠盛之，沉於江口。江表志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元宗即位，拜司空，以司徒致仕，賜號鍾
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
起，時論薄之。或謂曰：公未及老，遽有是命，欲復為九華
先生耶？建勳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
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其為詩清淡平易，見稱於
時。馬令南唐書

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云：跑蹴為詩跑蹴書，不封
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詩話總龜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將行，謁所親曰：今主上寬
仁大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替，必得方
正之士。若如日前所圖，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
出師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
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為
越人所敗。歸遷司空，果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
不起。學士湯悅致書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
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捐館之夕，告門
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為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
碑，冢土任民耕鑿，無拔他日毀掘。其後甲戌之難，公卿
皆墳為兵發處，獨建勳莫知葬所，乾不及禍。江表志

八庚之清與九青不分，故清部中偏傍多從青從令，而
令屏從符箝字則清青二部均有之。宋韻以刪重之令
刪青部整字，而唐詩往往多見此，斷宜增入者。今但舉

唐詩聲韻，如李白短律：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五月
南風起，梅花落敬亭。杜甫客舊館五律：重來梨葉赤，依
舊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李建勳留題愛敬
寺五律：空為百官首，但愛千峰青。斜陽惜歸去，萬壑鳥
啼聲。竹隱酬王檀見寄五律：夜月照巫峽，秋風吹洞庭。
晁晚蒼山禰，喬枝有鶴聲。裴說題石室七律：文翁石室
有儀刑，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山猶譜
舊時青。類可驗。顧學指

韓溉，唐之詩人也。題金山云：靈山一峰秀，岌然殊眾山。
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
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其詩偶為庸僧所毀，江南時李

鍾山留一絶云不嗟白髮曾遊此不歎征帆無了期惆日愁僧誰會我只悲不見韓熙載鍾山公建勳也唐詩紀事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欲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請求假於臨川令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一絶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闕物可應官恐君爲報羣將道莫作循州刺史看南唐近事

賈島有落葉滿長安之句蘇拯云落葉滿長道李建勳云落葉滿長川皎然云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妙留青日札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絶當代上饒郡公常聞於元宗元宗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期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絶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閑春牧

李建勳雖居極品然惜花傍酒解吟詠辭如詠落多此御翻作十分開空庭惜倚月如霜獨倚闌干伴花立如肺傷徒問藥髮落不盈梳攜酒復携觴朝朝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留青日札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冰聲閑與客同參清涼會擬歸蓮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露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鐘峰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蹤跡娛閑地別著高僧向此還沼水從雙澗入

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向王門玷上班金陵詩事

李建勳年八十謁宋齊邱於洪州題信果觀壁云春來流水流而活曉起西山勢似行玉洞主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錄尚安無術而卒續青瑣

李建勳梅花詩云雲鬢自粘飄處粉玉鞭誰指出牆枝對句有風味別有一詩云北客見皆驚節氣郡寮爭欲望杯盤不住唐詩叢

宗有中和欲得佳句不可得偶見雖西公春雨詩云惟有梨花多勝者掩門小酒醉歸去若爲余言者留青日札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建子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早雨丹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矜爛熳開正月當達相逢但祝新正壽又正下朋客賀正啟賦椒花之頌盡雖後于元正山茅如之類乎必同於他正是也獨晉丁沈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今應正統之中盛高常侍一月朝宴吹歲時當正月甲子入朝與則撥亂反正矣今之人孰能改之留青日札

草李標欲酬杯有限李建勳新春欲生愁留青日札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爲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爲所壞因呼爲

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七修類藁）

陳陶

劍浦陳陶，唐末隱西山。步虛引云：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為衣雙耳白。青編為我忽降書，暮雨虹蜺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奇崛不減李賀。（筆精）

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而後石雞鳴，天下雞皆鳴，所謂天雞也。李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是瑤詩：漏轉霞高滄海西，玻瓈枕上聞天雞。但用天雞耳。陳陶

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益用玉雞矣。詩人獨無用石雞者，毋乃貴玉賤石歟。（稗史　筆精）

陶，劍浦人，居南昌之西山。宋齊邱守南昌，因有蕭安之觀，乃自詠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與水曹任畹郎中友善，寄畹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里又靈均。江南後主郎位，知其運祚衰替，以修養為事，故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小妓蓮花者往西山侍陶，陶殊不顧。妓為詩曰：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唐詩紀事）

陶少與水曹任畹相善，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又自詠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十國春秋）

處士陳陶，老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水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麑裘。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似不可彈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北夢瑣言）

陶唐末自稱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蟬

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比屋歌黃竹，何人撼白榆。右張為取作主客圖。（唐詩紀事）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升菴外集）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今青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紀：唐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

補 補 補

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裕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丹鉛錄）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遯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按此即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此傳則知俗稱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采為和以籃為藍謬矣（因樹屋書影）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還拂碧空掃烟蔡邕竹贊云綠潤若鮮翔文紫綠（丹鉛錄）

西山遣賓笑問與妻曰劉商餌之而二子小字桐黎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陶有詩云讀易老叟無人問閑列桐黎教六龍蓋指二子也（十國春秋）

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王家結網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袞江南野錄稱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無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歎若爾亦白當年百餘歲唐詩人劉商亦得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旣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蓉塘詩話）

沈彬

沈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性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爲約常夢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用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悟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卻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卻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遷三峰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南僞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九衢冠蓋場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全唐詩話）

桂林山皆平地拔起千百尺石如染黛陽朔縣尤佳沈彬有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詩史）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艷號修眞之所唐封爲蘇仙

山。沈彬詩。眼穿林罅見郴州。井里相連側局撥。味道不來閒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撫遺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城郭林麓。互相掩映。名士多題咏之。沈彬云。地隈一水廻城轉。天約翠山附郭來。孟賓于云。地匝人家凭檻見。遠山秋色捲簾看。可謂得其狀。（零陵總記）

補

潘天錫員外與沈彬郎中同遊古觀分題。潘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沈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鐘撼秋聲入殿風。（郡閣雅談）

補

江南野史云。彬知先主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風聞其名。賞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十國春秋注）

補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向與谷神鄉里之鄰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籍組爲桎身具。於辛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開之。下至七尺。開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開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丈二尺。闊與高等。窮所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碗三枚。皆設之。後列數樹如前。各其鏤鏤之工。妙絕於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填。云開成二年閏。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爇。留待沈彬來。乃就葬之。（采異記）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及第。吳子華侍郎壻爲婿。子華卽世。定保南游湖湘。無北歸意。吳假縞服。自長安來訪其良人。白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吳陽叢詬之曰。先侍郎垂先輩以名行。俾妾侍箕帚。侍郎殁。慮先輩以妾故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慙赧。致書武穆。乞爲假。吳確乎不拔。定保爲盟。亦畢世不婚矣。吳歸吳中外家。沈彬有詩贈王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阻佳期。皐橋已失齊眉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雲斷鳳參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絕女蘿依兔絲。定保後爲馬不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卿。（郡閣雅談）

沈彬游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捩洗乾坤。覽而喜之。（五代史補）

沈彬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蕭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流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馬書本傳）

補

荊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廻城轉。天約翠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能改齋漫錄）

陳熙

補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年十三袖卷謁本部牧時面上有新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五代史補）

何昌齡

何字廬陵郡有衙將楊克儉能媚州牧而移其權昌齡以兄事之嘗游其池館贈之詩曰經旬因雨不重來門有蛛絲徑有苔再向白蓮亭上望不知草木爲誰開未幾克儉連延獲罪死而刑其家破焉議者以爲其詩之讖也（全唐詩話）

丁咸序

丁咸序未第時嘗夢黃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陵應舉時壯心曾望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泪垂殿試榜出亞咸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駝方悟其夢（全唐詩話）

孫魴

遯齋閑覽謂金山寺佳句絶少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亦未爲工熙寧中荊公有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始爲中的余謂孫魴詩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下一句金山何其卑也前輩已能譏之今不以入選張祜詩無

補　補

可議矣荊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瀛奎律髓）

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筆精）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魴留詩爲第一篇山居大江中適然孤秀詩意難盡羅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生句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又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後坐句云劇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徽爲中書舍人掌魴詩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宜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全唐詩話）

金山寺號爲勝景張祜吟詠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吟詩云山截江心起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絶唱（陸游南唐書）

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而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一句

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鄙也(漁隱叢話)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故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江表魴從之遊盡得其詩歌體法吳時文雅之士駢集魴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詩談建勳常與彬議詩魴不在焉以魴詩品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烟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消寶鴨香非爐工作而何(一坐大笑 十國春秋)

夏寶松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頗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江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云晚來飜驟依前去雨後遙山數點青皆佳句見警戒錄(漁隱叢話)

寶松吉陽人少學詩江為為覊旅臥病寶松躬管藥餌夜不解帶為煑之與處數年盡發其秘寶松雖有詩而性驕貨每授弟子未嘗曾講唯貨帛厚者私為指授且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將以待價由是多私賂焉(十國春秋)

劉洞

劉洞廬陵人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或至浹日不盥居廬山二十年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名聞洞遂獻詩百篇卷以石城篇為首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旣辞去洞亦不復見者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詠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開寶八年卒有遺集行世(十國春秋)

劉洞嘗以詩獻李煜首篇名石城懷古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金陵將危為七言詩大榜於路旁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愔愔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云家國愔愔如日將暮也(江南野錄)

史虛白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邱方柄用虛白以彼可取而代也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或倡樂弈棋博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熊氏筆乘)

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

補

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未成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東有限沿汀島以促朋魚鱉無知尚殳遊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又知其嗜鹵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好僕未常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十國春秋

李匡堯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於宋知其忤物托以宅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强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皇宮眷合何如江表志

宋魏

宋魏仕江南爲縣令甚疎逸有詩云好是晚來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處以閒曹又有僧庭實獻詩云吟中雙鬢白笑裏一生貧璟因詩以言志終是寒薄束帛遣之詩史

左偃

補

江南韓熙載稱左偃能詩有集千餘首偃不仕居金陵寄廬山白上人云瀑倒門前客閒眠歲又殘連天數峰雪終日與誰看萬丈高松古千尋落木寒仍聞有新作懶寄入長安又昭君怨云胡笳聞欲死漢月望還生寄韓侍郎云謀身謀隱兩無成拙計深慙負耦耕漸老可堪懷故國獨愁翻覺厭浮生皆詩幸偶名公許守拙甘爲俗者輕今日況聞披草澤獨悲憔悴臥昇平韓得詩感嘆不逾月果病卒年二十四士探有詩哭之以高堂吾白日稚子欲行時雅言系述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蔚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過范陽王盧文紀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爲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南唐近事

補

朱匡業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訏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

已流饒州近事南唐

唐仁傑

唐仁傑全州人好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貽詩云
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萍出匣雪侵秋德誠善之勉之入
金陵會休沐朝達集昇元寺酒行請仁傑賦登閣詩有
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嘗贈嘉禾寺
僧云只住此山能有意何來求佛本無心時論與之鑑戒
錄

孟賓于

孟賓于磻溪懷古云夏哉呂尚翁深隱始歸周釣石下
年在春風一水流松根盤蘚石花影臥沙鷗誰更懷韜

五代詩話三卷　十九　杞菊軒

略追思古渡頭又懷連上舊居云閑思連上景難與樹
遶仙鄉路遶澡明月夜舟漁火唱春風下點歸鴉宿城
邊寄信歸雲外花下傾盃到日西更憶海陽垂釣侶昔
年相遇草萋萋雅言系述
賓于字國儀連州人天福中自湖湘越京洛應舉遠人
無援遂卜命於華山神珓一年乞一珓凡六擲乃得上
上大吉第一年云蟾宮空手下澤國更誰來二年云水
國二屯應探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却回空
說夢清朝未遂自嫌身四年云失意從他桃李春嵩陽
經過歇行塵雲僧不見塵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
云因逐日者歌重應忍被雲僧勸卻歸天福九年禮部

侍郎符蒙下及第累六舉後任江南官至水部郎中郡閣
雅談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有詩百篇號金鰲集獻於李若虛
侍郎使賓于馳詣洛陽獻於執其譽藹然明年與李昉
同舉進士第後事李後主為淦陽令抵法當死會昉遣
翰林學士以詩寄賓于曰初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
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價滿江南長為邑令
情終屈縱處郎曹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
未為慚主見昉詩宥之復官江南野錄
馬令南唐書云李若虛侍郎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
篇獻之若虛採警策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王
禹偁錄云古詩人有三水部謂何遜張籍及賓于也令野
詩錄

五代詩話三卷　二十　杞菊軒

五代孟賓于少遊鄉校力學不怠父以家貧且鮮兄弟
題詩壁上云他家養兒三四五我家養兒獨且苦賓于
歸見之續曰象星不如孤月明牛羊滿山獨畏虎父奇
之晉天福二年登進士歷官水部郎嘗作公子行云錦
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亭不識農夫心力苦驕
驄馳處麥青青有詩數百篇號金鰲集與李昉同年相
友善昉入宋官翰林而孟仕南唐為郎昉寄詩曰初攜
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
詩價滿江南後隱玉笥山中號群玉峰叟小草齋詩話

補

頗謝膳公之後所居有泉石松竹搆亭延客孟賓于留題云園林蕭灑聞來久欲往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江南野錄）

孟賓于獻王可詩云那堪雨後更聞猿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當年中第與國中致仕歸過廬陵吉守贈以詩云曾聞洛浦綴神仙火樹南棲幾十年白首自拋丹桂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鴈吟傍梅花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雅言系述）

王轂

王轂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玉樹曲云內宴

明朝也玉樹新妝逞嬌姿三閣霞明天上開瓊羅綺羅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管紅絃旖旎隨霓裳玉珮參差轉璧月夜滿樓臺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素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殿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馭宇二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將雅樂調正氣為一時所膾炙轂未第時常負氣作人人欲毆之轂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慙謝而退（小草齋詩話）

江為

緗素雜記載江南野錄云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齊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以美詞藻游焉淹與洪但出考城又俱仕齊梁聞淹為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為之乘出於洪非出於淹為工詩如石形濶渦陷我氣霧如淑之似柳膽余人曰少遊江南行詩云吟登蕭寺栴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篇並就傳句法後以逃死令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留題者甚衆惟陳師道詵之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

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冤氣上摩星斗昏臺榭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地也蔓宛雲古今門（藝苑雌黃）

南唐書云江為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栴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美久之為由是放肆自謂備於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為快快不能自已欲東亡吳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攷之藝苑謂後主見為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為後以逃死其言恐非是當以南唐書為正也（漁隱叢話）

江為山水障歌云適來一觀山水障萬里江山在其上

遠近猶如二月春。咫尺分成百般勢。一巖嵯峨在雲際。
七賢鎮在青松裏。潭水澄泓不見波。孤帆晃漾張風勢。
釣魚老翁無伴侶。了然此地經寒暑。灘頭坐久鬢絲垂。
手把漁竿不曾舉。樹婀娜。山崔嵬。片雲似去又不去。雙
鶴如飛又不飛。良工巧匠多分布。筆頭寫出江山路。垂
柳風吹不動。條樵夫負重難移步。許畫集
江為岳陽樓詩云倚樓高望極。展轉念前途。晚葉紅殘
楚。秋江碧入吳。雲中來鴈急。天末去帆孤。明月誰同我。
悠悠上帝都。唐詩紀事
江為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
此詩者央非貴族。或人許輕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

玉篆題。乃乞兒口中語。詩話長要
江為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只
改二字為疎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
之妙。如丹頭在手。瓦礫皆金。紫桃軒雜綴
殘雪未消雙鳳闕。新春先入五侯家。晚唐張蠙詩也。劉
孟熙易殘以猶。易新春以春風。援為己作。遂以此得名
人或少之。然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非江
為詩乎。林君復易疎晴二字。竟成千古名句。所云一字
之師。與活剝生吞者有別也。靜志居詩話
楊徽之襲江為詩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宋稗類鈔
劉素

劉素字仲華。不事科舉。逍遙閭巷。府之書嘗有人貽之
詩以不甘五等諸侯爵。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及仕。江南野錄
周顗
周顗處士。鴻儒碩學。偶不中第。旅遊兩浙。與從事歡飲。而
詠於章程。座中皆敬之。有客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
勞。聲價當時聞月高。惟有紅妝回舞手。似持雙刃向猿
猱。周和曰十載文場敢僭勞。宋都回鷁為風高。今朝甘
伏花枝下。任道尊前愛縛猱。抒情詩
魏明
閩唐魏明好吟詠。動有數百首。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

韓熙載。熙載辭以目昏。且謂凡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
可乎。曰適耳忽聾。明慙而去。善謔集
陳貺
陳貺閩人。性淡泊。孤貧力學。積書至數千卷。隱廬山幾
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嘗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有李
爻為桑門時。嘗給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
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徵。貺入見
以巾條帶布裘襤褸。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
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
貺白服細練衣三十事。卿其領之。貺獻景陽宮懷古詩
元宗稱善。賜粟帛。遣還山卒。十國春秋

陳貺，南閩人，性沉瀞，志操古僻，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閒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南唐書）

貺有詩數百首，骨格强梗，出於常態。（江南野史）

陳貺詠蟬云：年年聞爾苦，未有不傷情。畫虎云：入夜雖無傷物意，向明還有動人心。又有句云：出得風塵地，合知岐路人。又云：拂榻燈未取，開門月先入。又云：忽生雲是匣，高以月為臺。（吟窗雜錄）

葛敏修南華竹軒絶句：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衮衮。蓋用五代時陳貺詩：臨聽看看峰，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溪處石峰顏色如曉雲起散又歸門之句。（能改齋漫錄）

鍾蒨

鍾蒨字德林，仕為勤政殿學士，死國難。按徐鉉有保大五年，送德林員外赴東府亞尹詩序，鉉等餞於石頭城，分題為詩，蒨有賦山別諸知己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簪轂，長恨隔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有得孤鴻別諸同志詩云：隋陽來萬里，點點度遥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斷絶莫，無定似驚蓬。我有離羣恨，悵悵類此鴻。蒨之才略亦可見矣。（陸書音注）

李詢

新府名妓載寇萊公妾蒨桃踏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余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扎扎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如何。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能改齋漫錄）

江文蔚

江文蔚，建陽人，長於詞賦，仕南唐，拜御史中丞。坐劾宰相，貶江州，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懷沙葬汨羅。（尚友錄）

徐延休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温，為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記，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修辯虀臼之比也。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青箱雜記）

劉仁贍

王旄遊金陵昇元寺，見僧房壁上有繪金紫大夫題詩

補

云陣前仙琿生無媿鼓下蠻奴死合羞二尺吳綿暗塵
土凜然蒼鶻欲横秋不能解卷書歸示其父平甫曰此
劉仁贍像袁世弼詩也此詩俊拔可喜琿賓呼瑣袁說
呼也漁隱叢話

羅穎

羅穎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黄衣守選及王師
問罪後主銜璧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題詩
落句云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輙自
免冠翰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拔去數日卒馬令南唐書

陳喬

陳喬張佖重陽日登高北山湖亭不奏聲樂因吟杜工

部九日宴藍田崔氏莊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萸仔細看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數四
舉坐異之未幾趙卒南唐近事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徙宣城元宗即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
彥能喜讀書亦好爲詠嘗與李建勳隨答建勳奏之元
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馬令南唐書

陳沆

陳沆廬山人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黄損熊皦處中師事
之寒食後云罷却兒女戲放他花木生閑居云掃地雪
枯荷耕田鳥怕牛題水云點入旱雲千古仰力浮塵世

一毫輕齊巳贈沆云四海方磨劒深山自讀書雅言雜載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
肉有兼人之量嘗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
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翹於道舘廻翔嘹唳若自
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
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
折血洒庭除卧病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騶養者詣知其
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絶句以諷云
留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南唐近事

李羽

李羽能詩五十方擢第嘗獻江淮郡守詩云寒語東來
淝水流時情惟望東陶鈞將軍一陣爲功數忍見沙場
白骨人南唐近事

馮延巳

余在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南唐李後主一詞下有
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
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啟五門金鎖猶垂
三殿珠簾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
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侯鯖錄
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爲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

敗亡請從退斥乃出撫州狄蒲還因赴內宴進詩曰靑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詩史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自謠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馬書本傳

補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千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唐書明皇爲楚王吒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騶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香祖筆記

補

丹浦欵言云杜詩千人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注劉會孟本只作千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于千字恐無義干字對上何在字亦未切予因之說是也 池北偶談

古今詞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按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詞有此一句最爲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漁隱叢話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云云李嶠云云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猗覺寮雜記

南唐馮延巳詞有鬬鴨闌干獨倚之句人疑鴨未嘗鬬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奏宜無與權曰彼居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鬬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揚州橋觀鬬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鬬鴨方未反時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鬬雞數往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鵞直五千萬則鴨亦能鬬也 說郛

補

南唐宰相馮延巳有樂府一章名長命女云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改爲市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後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

魁永不分散五顯奴收圖結果做個人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詞苑叢談

胡元龜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嘗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陪間續戲珠能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貽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玄珠蓋譏之也令為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郎徐琪家為其子作催妝詩左執而徐有同舍郎雅自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牋援案為廻文體嘲之即一辭更措謝夫由是知名十國

春秋

李中

孟賓于作碧雲集序云昔者仲尼刪三百篇梁太子選十九首厥後沿朝垂名者不少苦志者彌多入室升堂有其數矣然六藝之詠一南之風後來未甚躋且況倫者怨刺傷多敘事者雅頌一變亂後江南鄭都官才內以用情創志不共議不同塗俱不及矣今觀令吾階由李中宇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全編備多奇句祇如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此乃王澤所均春風廣被姑蘇懷古云歌舞一場夢煙波千古愁因想繁華之日引成興歎之詞書王秀才壁句貧來賣書劍病起憶江湖詩人興歎時政如何聽鄭道士琴秋月空山寂涼風一夜生乃易清虛眞風廻返徐司徒池亭句扶疎皆竹樹冷澹似瀟湘必匠所到景致尤疎落花句酷恨雨霖朝生悄南陌風阻公子歡動旅人感寒江莫泊寄左偃云煙火人家遠汀洲苑雨寒詩人之作客況蕭然秋雨句秋聲在梧葉潤氣逼書帷廬山句谷春攢錦繡石潤疊瓊瑰此與之言搜羅尤異江行夜泊句半夜風雷過一天星斗寒恐怖一場虛明徹曉寄劉鈞云閒花和落處幽客獨來時得故人消息句夢歸殘月曉信到落花時肺腑難遠使想可知苦能光謙上人云相留看山坐盡日論風騷見詩道之相於懷寒山之不舍又七

言宿廬山白雲峯重道者院句猿隔靜林幽聽遠月出劍與世界殊又海上從事秋日書懷句石點夢醒殘月斷一鐘聲曉過殘秋又夜泊寄詩友魚能不動澄江遠烟霧皆收皎月高東林寺遠大師句杉檜已依靈塔老烟霞空鎖影堂深登毗陵青山樓有感句下甲吳山青不斷一邊遼海浸無窮訪洞仙宮不遇邵道者句羽客不知何處去洞前花落夜多時憶溪居句桂若蘋蒲烟市歇一溪春色屬何人又六言句半落銅臺月曉亂飄金谷風多客中春思云又聽黄鳥綿蠻月斷家鄉未還春水引將客夢悠悠繞遍關山賦泉句誰當秋霽後獨聽月明中柴司徒亭前假山句螢影夜攢疑曉起茶烟

朝出謁雲歸。象目所覩。他心不到。春莫懷故人句。池館寂寥三月盡。落花重疊蓋莓苔。惜春春去不忍歸。感物心情無計開。增王道士云。撥浮遊。泛泛灩灩。溶溶泛泛水中天。地。春論玄酒太義。常徒肯愛逝聊龍與虎。賢者則知。負勤苦。僅于支從軍之後。受命已來。上表中朝乞歸故國。以同氣沒世。二親在堂。棄一字於淮西。獲安家於都邑。公之忠孝彰矣。賢彥稱之。載被朱衣。猶思丹任。乃爲言曰。且名隨勝上者衆。與之遜雲高者。後今之人孫偉方于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者哉。公理途民。飲途水。清白著矣。歌詠興焉。況今賢爲寶以禮示人。必當闡籍辭書清庭。郎踐忍生于邂逅得遂披承時也。素月流天。游江如練。對滄洲而援筆之。麗藻以當仁。以公五七言。兼六百二百篇。目曰碧雲集。癸酉年八月五日序。五代文紀

鍾蒨

鍾蒨建安人。爲李璟奉表於周。孫晟遇害。獨放還。爲揮州司馬。有詩與州將云。翩翩歸盡塞垣鴻。隱隱窗開蘭戶蟲。爲北國。愁春色。寒江南。家事聽塵中。遙同逐客紉蘭佩。誰聽縲囚奏土風。多謝賢侯振古迹。免令搔首泣途窮。後畫江爲界。世宗召爲衛尉卿。放還。因作詩以獻略云。三年耀武群雄伏。一日回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談苑

孫晟

補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鍇賞暇

伍喬

伍喬與張洎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以寄張。戒僕曰。張爲宴時投之。一日張近郊會讌。歙僕投詩。張得詩動容。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詩曰。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詩史

韓熙載

南唐書。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來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余家有韓熙載家宴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僕也。無隱齋題

韓熙載高寄人。顯仕江南。奉貢入都。絕知舊。題詩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睡。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江南野錄

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

能舞善八分及畫箏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掊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爲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陳覺以福州之敗齊丘庇之特赦不誅熙載上疏廷爭必請寘法齊丘益怒誣以縱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實平生不飲璟覺其讒非久召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卒璟嘗恨不得熙載爲相贈平章事謚文靖復僕射稱以位高寡學爲時所譏又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腑中戈甲宮聚衆因横行之句譏湖澱之濱白激湍以熙載有才名因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藉此取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質適洞房者爲謝儀之贈意其獲賄必可深諷熙載納贈愛姬遂納其請文既成但叙品族品秩及燕翼發贈之典而已無點畢道及積之事業者續嫁之封還尚貴其賄餘熙載亟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樽前舊舞衣 湘山野錄

長慶詩以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太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 漁隱叢話

補 韓熙載初如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篇且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喚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江南野錄

補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能給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若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人譏誚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作鄰蓋用熙載求丐事也 緗素雜記

補 大觀初有危氏葬於西塔山踰月而過視墳側有彘掘之得銀杯二銅水注及鏡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瑯琊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云按熙載北海人南唐時爲中書侍郎有才氣多藝能流落風流爲當時冠然少年疏傲老絕細謹畜妓四十輩縱其與客雜居以自汙避禍後主知其少檢貶右庶子分

司東都乃盡斥諸妓後子蒨留爲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令未知然載妻是姓王與否豈在四十餘人之列者乎（惠堅志）

潘佑

潘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鏡臺面落鏡中妻怖遽仆佑怒其惡已因棄之佑方冠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壁曰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祗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果當其歲誅死（湘山野錄）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俊觀東晢賦杜康咥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須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葉傾白墮夜落陽伽藍記白墮善釀白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王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儔右軍辭詩曹公之說何異（野客叢書）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當作去聲味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雨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綠瑣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耶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野客叢書）

余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杪宿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杪宿蝶夢莊周席地一尊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游余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法藏碎金錄）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空虛予愛二子吐詞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法藏碎金）

南唐潘佑嘗應李後主命作辭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蓋譏其地漸侵削也李元膺詞到清明時候百紫千紅花正亂已失了春風一半脫胎於此詩（續）

晏叔原詞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年秋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詹克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藉之意此類極多（野客叢書）

張泌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䍐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鮋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丹鉛錄）

張泌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言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入宋後歸家毗陵，詩一卷。後主壬申歲，泌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泌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未知孰是。泌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放進士三人。學士張洎言泌多遺，復命洎試，放五人。金陵破，後主以藏金私遺近臣，擬裴泌得金二百，詣曹彬陳首，請奏其事，彬薄之，以金輸官，而不以聞。全唐詩錄

張泌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作江神子詞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

簇小蟠龍，好是問他，知得麼，和笑道，莫多情。後經年不復相見，張夜夢之，寄絕句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詩苑叢談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日潘公趨朝，天尚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惟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南唐近事

張洎

張洎文章清贍，在江南日將命入貢，還作詩以紀北京師風物，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得其親書，洎歸朝爲學士，與易簡同院，爭寵不相下。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相矛楯，即將一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爲之屈。金坡遺事

張洎參知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內翰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縱季札，辭賢盡變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四六話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

首曹，嫌洎不以本司長官奉。洎以老儒宿德，聞望自技，不屑委節事寇，整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詩示洎，略云：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蓋譏洎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於蠟丸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玉壺清話

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作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六十四而卒，乃其讖也。談苑

紫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

處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小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香祖筆記

毛炳

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錢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爲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經酒半升 天祿識餘

炳常醉臥道旁里首張谷按炳而起炳曰毛炳不干於廣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後從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十國春秋

廖凝

廖凝字熙績隱居南嶽爲彭澤令還連州刺史與李建勳爲詩友相善集中中秋月聞蟬爲絕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含列宿四面絕微雲衆木排疏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凝有寄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莎庭放吏衙解印有句云五斗徒勞漫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江左學詩者競造其門 郡閣雅談

史虛白嵩洛人廖凝寄之詩云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 雅言系述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點恰似山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廖凝有詠棊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遯齋閒話

黃琬代祖瓊對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慧絕古今僅七齡也乃潮陽蘇福八歲咏初月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尤覺奇絕異哉洩陰陽之房此兩童子也又廖凝十歲咏白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蓉塘詩說

鍾輻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生氣豪體傲一老僧相之曰先

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詫曰吾方擬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盛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後周都洛輻入洛應書果中選甲科第二得意不還携一女僕曰青箱過華州之蒲城其宗故人亦蘊藉之士淹留久之一夕追涼縣樓痛飲而臥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爲示怨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悽愧亦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欲凋零既寤頗慨之因理歸裝將至采石青箱暴卒生感悼無奈怨怨棠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歸家則門巷空闃妻亦亡已

數月其亡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攜輻致奠於葬所卽青箱襄葬之側新墳乃是徐海棠數枝方葉凋蔓讖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屠師及第家亡之告因不仕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徐潘佈集有樊氏墓誌與此稍同（湘山野錄）

劉吉

劉吉江左人事李主為傳詔承吉以忠於所事歸朝供奉官有刺字自稱南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鰲集徐鉉為序其首篇贈者詩云一帶不中鰲五湖歸釣魚人多誦之以塞河有方人目為劉跛河（叢苑）

楊鸞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掠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殄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竟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噉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卽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襄陽王進士貞璧璞玉相與質之貞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眞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為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蠖據虛抄）

孟歸唐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應務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決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舉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廬山雜記）

徐鉉

鉉嘗奉御札賦茱萸詩御札云新酒初熟偶與鄭王諸公開宴於清晏堂廡之間既覽秋物復屬霜陵因賦茱萸一題以遣此時之興卿鴻才敏思不可獨醒宜應急徽同賦前旨鉉因進詩云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芳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宿露沾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又和御製詩末云今朝聖藻偏流詠黃菊無由更敢鄰（詩史）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柳齊謂此也荊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能改齋漫錄）

錄

徐鉉謫居舒州贈彭芮云。賈生去國已三年。裋褐閒吟皖水邊。終日野雲生砌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愧子來浮訪戴船。醉裏新詩好歸去。莫隨騷客任林泉。詩史

徐鉉事江南後主爲[illegible]文院學士。隨煜納圖。卒於邠州。晚年詩愈工。遊木蘭亭云。蘭橈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和颭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瀟湘。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鵩舍。水風陰濕敝貂裘。送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閣。歸雲擁殿廊。王直方詩話

五代詩話三卷　　墨　　杞菊軒

徐鉉仕宦海州。劇亮爲錄事參軍。多與往還。亮受代徐作之詩。以昔年問有劇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淨。[illegible]理歸裝結束輕。遙客臨流重惆悵。颯風黃葉滿孤城。詩

補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讒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隣國信書之句。東隣萌鉉假也。東軒筆錄

補

[illegible]死臣踏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詩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高遠矣。臨漢詩話

五代詩話三卷　　撰　　杞菊軒

補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色改。丹井存焉。射蒸谷絕。洌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爭真崇陽。若變召樓。如升錦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嗟嗟後學。挹此餘光。焦氏筆乘

補

詩中有字音平仄借讀者。既經前人用過。亦可據以爲律。今就所見拈出之。杜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白居易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十讀平聲。姚合詩。每月請錢共客分。白居易詩。請錢不早朝。又紅樓許住請銀鑰。又當時綺季不請錢。請讀平聲。包佶詩。曉漱瓊膏冰齒寒。亦請

去聲。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白居易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又「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司讀去聲。（容齋隨筆讀入聲官　叢話撈集的作去聲處）緣詩「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陸龜蒙詩「莫把榮枯異，但知上下包。」又「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曾生倒是非心。」徐鉉詩「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讀平聲。杜甫詩「恰似東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白居易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讀入聲。王建詩「綠窗紅燈酒初醒」，燈讀去聲。杜甫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擬及時將打霜毛一番新」，番讀去聲。李商隱詩「可惜前朝元菟郡」，菟讀去聲。白居易詩「燭淚粘盤纍蒲萄」，又「燕姬酌蒲萄」，蒲讀入聲。李羣玉詩「紅芳點製裳」，製讀去聲。白居易詩「金屑琵琶槽」，又「四絃不似琵琶聲」，張祜詩「宮樓一曲琵琶聲」，方下詩語勢不及琵琶情，琵讀入聲。獨孤及詩「徒言漢水纔容舠」，纔讀去聲。白居易詩「況對東溪野枇杷」，張祜詩「生摘枇杷酸」，枇讀入聲。白居易詩「金盃翻污麒麟袍」，李賀詩「銀鱗刺麒麟」，李山甫詩「公何愛麒麟」，麒讀去聲。白居易詩「三年隨例未量移」，量讀平聲。蘇軾詩「聞道已許談其粗」，又「寂寞閉窗易粗通」，粗讀上聲。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廝，短勒靴兒末厥兵」，厥讀入聲。今北地親家之親讀去聲，吾吳蒲萄之蒲，枇杷之枇，讀入聲，詩人皆隨方言入律，四聲遂無定位矣。（叢書小語）

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歸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若按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擬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久，仙樂功尤精，誰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羽衣曲紀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存也。（齊東野語）

江南馮延巳曰：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極，詩治衍遒麗，其元和風律，尚無纖忽蹙阿之習。初嗣王以藩邸移饒州，適開州宗貞過淮，鉉即榜小舟歸昇州，賦詩有云：「一夜萬星照官渡，不知何而見田野。」其體格如此。大梁以後，氣稍衰薾矣。蓋情鬱爲舒，悽楚宛抑，則騷人之意多焉。（宋詩鈔小傳）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警敏有文，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於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之。徐鉉詩云：「禁臭花光似水濃，林烟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題詩在，從此還應有頌聲。」（南唐馬令書）

徐鍇

補 徐鍇字楚金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掺字多改爲操字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言若漁陽掺者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掺古歌云城中宴閑漁陽掺黄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談苑

徐鍇年十餘歲羣從宴集賦詩令爲秋詞援筆立成其畧曰井梧紛墮砌塞鴈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詩史

補 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所爲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陸游南唐書

補 王師伐江左城未破時或夢緋衣女子行空中以巨簏從簏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之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絕墮於地云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鍇歿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登高齊詩押簏字卒有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聞夢墮空中簏此事奇論而語崛強可謂搏虎手也金玉詩話

邵拙

補 邵拙字拙之廬門人好學博通經史承曾郎趙慶行詩贈之曰遒古文章金鶴出羣行止玉朝陪仕宦不達而卒有詩傳於時其中有云萬國不得雨孤雲猶在山此其驗歟江南野錄

李古

李古少貧賤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副樞除本州刺史有登祝融峯云欲登祝融峯先登古石橋鑿開巇嶮處取路到丹霄南唐近事

周廷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廷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示之其文皆七字爲句惟記末句云紫髯之伴有丹砂廷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後從事建業卒葬吳大帝陵側無妻子惟一婢名丹砂稽神錄

李平

李平爲右人讀武帝內傳云龍髯已斷嬪嬙老豹尾不來岐路長閑書云至人無夢夢不到天道無爲盈有餘雅言系述

鄭文寶

補 鄭丁部文寶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馬驛作絕句郢州工部詩集無之詩云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前一望時在京山又有寒食紓秀上人禪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煮新火勸我雨前茶詩篆書刻石多寶寺中

歷史

鄭文寶字仲賢南唐近事江表志二書其所作也律詩多佳句惜其全集不傳郊居云白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枝江秦長官云官嬌容易遠家愛鎮隨行送曹緯云小舟聞笛夜微雨養花天長安別友云杜曲花香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又綠楚堂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春深桃李卧開花歐陽公亟稱之謂不減王維杜甫寒夜錄

鄭文寶郊居云白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重經毀所云過闕已躍樓猶朗悞喘尤驚顧兎知洛城云星沉街節歌鐘罷天半上陽宮樹儘蟬張盛州云越絕聽猿媛蝴蝶夢罷丁秋冶飄飄黏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湘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先意憤相逢客酒多年不見使臣花棲靈隱寺云露井霜凝仙界樵溪落海邊陽送人知韶州云碧落春風老朱陵古渡頭水興陵云承露氣[illegible]騎送日紅稜人靜鳥呼風邊上云叢間相似雪條外寂寥煙詩話總龜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春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斷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六一詩話

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填入樂府

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時獨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詩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旋鴈飛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鳴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蔡寬夫詩話

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耶果二人耶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春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綠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寬夫誤作兵

部耳（漁隱叢話）
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常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西清詩話）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嗜字用能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為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是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嘆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為文潛作耳（藝林伐山）

五代詩話三卷　撰　杞菊軒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尚存耶（溫公詩話）

雷州及海外瓊崖多香木夷民以為槽飼雞犬鄭文寶詩曰沉檀香植在天涯賤等荊衡水面槎何必為槽飼雞犬不如煨燼向豪家（談苑）

郢中寺壁有鄭文寶詩規筆寒食訪僧舍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似處鞦韆鼓粉蝶誰家陌草人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歸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詩話總龜）

臨潼縣靈泉觀唐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紀惟張文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文定詩云當時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正倫詩云休罪明皇與貴妃太都衰盛兩相隨唯憐一派温泉水不逐人心冷暖移又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皆為知音所賞（詩話總龜）

唐鎬

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命窅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為窅娘作也（國春秋）

五代詩話三卷　舊　杞菊軒

金昌宗

鍾隱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嘗卜居閒曠結茆宇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時無擬者又善畫鵰子白頭翁鵓鳥斑鳩皆有生態兼長草棘樹木升元中齊安張校尉得隱畫鵓鳥二軸張之賓次時金昌宗題詩曰為厭翻翔下草叢戢翰側腦思何窮侍童莫便褰簾過只恐驚飛入碧空其為人珍賞多類此（尚友錄）

李家明

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為諷詞元宗賞花後苑臨池垂釣臣下皆得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進詩曰

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懽嘗見牛曉臥芙蓮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詠詩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輔相皆懟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甫死逾月猶畏齊王景達勸之不止家明云臣能止之乃作大紙鳶書其上云欲與唐祚華彊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寢廷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爲嵗耒風放之故墮齊邱中庭齊邱見之畏乃止後元宗遷南都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艤梁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歎之俛首而過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録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録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爲中主野録爲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攷之則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録與南唐書合家明廬江西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建國傳二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是正之漁隱叢話

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宴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公歸田録眞宗一日集羣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宗所謂昵臣顧宜怡愉天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緝微斜明大魚且不食之況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顏而其用意居辭且不及一優人羣臣皆自以爲不可及何耶歐公亦過矣金壺子

王感化

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偽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聞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命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遊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命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如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漁隱叢話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州樂籍建州平入金陵教坊善爲詞時本鄉節帥更代餞別感化前獻詩

以遊旆赴天臺。淚山曉色開。萬家悲更苦。迎佛送如來。
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雲深
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息處。上林瓊
樹一枝高。又題怪石，凡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
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談苑

敬新磨

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凡六眼龜見于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唐肅宗先天三年，江州獻六眼龜六眼，腹下有字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實止兩眼，餘四目乃斑紋，與眞目排比端正不偏。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

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又說儲敎常熟水城大士菴前，曾出六目龜，九十三翁修道山得而畜之。又廣聞錄載：嘉靖二十年，興寧西河水漲，有大龜長丈餘，六目，金光射人，泝河而上，所過田畈皆壞。堅瓠集

唐朝美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詠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剝皮去滓子，若箇是汝人。帝大笑，賜所御畝金盃。清異錄

李廷珪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焦氏類林

兆叔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呈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邸。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聊。都城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焦氏類林

劉東叔

劉東叔賦臘月而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璃琉變。清異錄

李善寧子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男不搆思，吟曰：撥氣從何得，燈光壁處分。拖涎來淡後，惟有篆，戀殼拖涎，指蝸牛也。清異錄

鍾傳客

鍾傳鎮西江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坐，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南唐近事

南唐人

潯陽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

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爲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張君所記不同，而詩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詠。（能改齋漫錄）

唐智民

補

僞唐蘇臣褚仁規，竊祿泰州刺史，惡政不可縷舉。有智民請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千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眛著著，兼取人間第一黃。云云。白黃，隱金銀字。（續湘山野錄）

南唐伶人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間鵞生雙子者，柳花爲絮者。伶人獻詞云：惜願普天多瑞慶，柳條結絮鵞雙生。（天中記）

江南樂人

金陵有樂官山，相傳城下之日，軍營開宴，南唐樂人數輩大慟，奏不成曲，怒而殺之，聚埋此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朝結綬人。（紫桃軒雜綴）

五代詩話四卷　前蜀　後蜀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韋莊

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贊詩愁，未幾而卒。莊感懷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立太平基。何贊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話思容。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闊步文翁坊底月，閑尋杜甫宅邊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鑑戒錄）

補

感懷詩云：長安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輔。（全唐詩話）

補

先是李遠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北夢瑣言）

補

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

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
又有和子夢魂煙水濶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爲警策至
若聞歐詩云誰知閑臥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彤扇落
頭任漉巾偏識者知其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
郵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吟諷不輟是歲卒於花林坊葬
於白沙 唐詩紀事

韋端己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應舉時遇黃巢犯闕
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時號
秦婦吟秀才又有贈新進士詩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
香杜荀鶴嘗得句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韋曰我
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舉乾寧進士後以才名寓

蜀王建割據遂羈留之莊有寵姬姿質艷麗兼善詞翰
建托以教內人爲詞強奪去莊作謁金門云空相憶無
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
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情
意悽怨人相傳播姬後聞之遂不食而卒 詞統

韋又有荷葉杯詞云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
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惟閑掩翠屏金鳳殘夢羅
幃黃堂堂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詞意淒婉亦
爲姬作也 古今詞話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草更芊綿 古今詩話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
國佳人此實語也送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
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玷終損連城之價 焦氏
筆乘

韋莊稱賴內外奴僕之助作詩慰之有曰努力且爲
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
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
亡入蜀爲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否百韻詩亦起於莊
湧幢小品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莫如更始竈下養中郎將爛

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
常侍道士比肩唐武后補闕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
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爲泛濫張巡在雍邱纔領一縣
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
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芩
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
有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
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
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
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
是時人奴腰金曳紫矣蓋不難致也 容齋三筆

補

補

櫻桃有作者。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露珠。小瀛小說

補

韋莊浣花集弟藹編錄序略云。家兄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惟餘口誦者所存無幾。爾後流離漂泛。寓目緣情。迄於癸亥歲。又綴僅千餘首。辛酉春應聘爲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結茆爲室。思其人。欲成其處。藹因錄兄藁或默誦者。次爲十卷。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後朔製用兼於在時。癸亥六月九日。詩錄

補

莊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玄集。其自序云。謝元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爰少。繁弦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惟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披之鑠之。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思食馬留肝。徒云染指。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纖縷易盈。非害其熊蟠獨美。然則律者能鮮。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路。強論淄澠之水。今太中十年二月。未必細聽。剔穆之。日百篇。焉能無瑕。班張屈宋。亦有無瑕之疵。謝應鍾。句多累句。雖處妍可惜。而備載斯編。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猶梁橘柚。魚兔雖存。筌蹄是棄。金盤飲露。惟摘

補

補

補

沆瀣之精。花界食珍。偉亨醍醐之味。十國春秋

余郎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爭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余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曰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閒小紀

有步打。有蹴打。有白打。能懸空削斗。腳不及地。吾謂之跌打。不在馬上。能與人角力。謂之步打。唐僖宗好蹴毬鬬雞。自以爲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常發而已。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家先散與金錢。又唐詩云。上相閒分白打錢。按武林舊事云。宋理宗祇應人有女廝撲十人。此即唐時步打之遺意。齊雲論曰。白打蹴毬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知新錄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醉。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陸羽。都門而驟愁。分處山店隱。變多到晚

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處各沾巾。皆自句也
如蘇子瞻黔數來時店。真措大語耳（留青日札）
唐韋莊金陵圖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謂臺城也。又臺城梁
武餓死之地。國亡身滅。陵谷變遷。惟草木無情。只如前
日。無情依舊四字最好。端平中北使王楫詩到處江山
是戰場。淮民依舊說耕桑。柳花不識興亡恨。依舊向東風
笑夕陽。譏本朝臣子不知邊事之危急。時定間北將胡
諸議留江州詩寂寞武磯山上廟。蕭條罷伏水中碑。
揚不管興亡事。依舊青青兩岸邊。亦譏本朝將相不如
國家將士。猶隨時取樂。如平安無事時。與從前詩變化

矣。（堅瓠集）
杜少陵詩雨腳但仍舊。雨腳如麻未斷絕。白玉蟾詩雨
腳初收起暮煙。江公著詩雲葉紛紛雨腳傳。汪信民詩
雨腳晨可數。蔡肇詩城郭晴暉。人間雨腳初。雨腳二
字本齊民要術。少陵始用之。少陵又有日腳下平地句。
韋莊詩遠水斜牽日腳流。石曼卿詩花影長隨日腳流。
陳輔詩白下風輕日腳斜。李賀詩露腳斜飛濕寒兔。偷
兒詩爲天霞腳雨。東坡詩月腳垂孤光。日月霧雨稱腳
俱新。（堅瓠集）
韋莊應天長詞不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黦。黦字義
與涴同。而字則讀如涴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

俱無黦字。惟元詞中馬驟駛人語喧。北音作平聲。門韓
作入聲止叶。（丹鉛錄）
韋莊詩靜極却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本於老杜
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但多著一嫌字笑字。覺非
真閒真靜耳。（詩藪）
記事曰許渾紀夢詩叙云余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
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之。至暮而罷。詩云曉
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
里山前空月明。後改第二句爲天風飛下步虛聲。韋
莊讀渾詩云江南才子許渾詩。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
真珠量不盡。惠休空作碧雲詞。（全唐詩話）

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
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
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
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韋意
而氣加婉矣。（詞筌）

盧延讓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能爲詩。詞意
入僻。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下。延讓
時薄遊荊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
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
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濬大租於是邦。宿以延

讓爲叢端及融言之咸所啟覗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
循竟未相面後偪融赴急徵入內廷孜孜於公卿間稱
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湘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
嗚咽流涕於是擢膂成之矣 摭言
盧延讓業俳諧詩與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
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說詩一篇斷句云
因知文賦易爲下得之乎字難安且上門惡罵來 摭言
按北夢瑣言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復入
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
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是延讓曾官翰林矣附識此 剛注春秋

盧延讓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
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
爲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爲韻如左右
流之寤寐求之俟我於著乎而河水清且漣猗何其處
也必有以也顏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兮迨其吉兮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諺云之乎者
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後之文人亦往往用之叶
韻矣劉琨詩爾狗之談其最得乎 留青日札
盧延讓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乎哉予以爲不然
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
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
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
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且云此格古所未有予是以
知延讓之詩未盡 能改齋漫錄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景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
斷數莖鬚如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竟日覓不得
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
易惟詩會却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
不寐危坐到晨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
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
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宋
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此非深於詩者不能

道也 筆精
盧延遜 漁洋詩話延遜當即延讓宋避讓字故也 詩淺近人多笑之惟吳融
獨重之且云後必垂名延遜詩亦有佳處宿東林云兩
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言懷云名紙毛
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蜀路云雲間鬧鐸驛騎去○
雪裏殘骸虎曳來○寄人云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又
樹上諮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余在翰林常召對
上舉延遜詩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雖
淺近亦自成一體 藝苑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大保赴浙西云臂
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

第遊看鶴長者公裳送上曉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寺云山寺取凉當夏夜共僧蹲坐石堦前雨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又云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時潑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又贈僧云浮世浮華一斷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於食蓼蟲 唐詩紀事

天下事有意為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

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為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燥作聲中攜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蔡寬夫詩話

唐崔國輔詩松雨時復滴寺門清且涼語最妙宋初清閒詩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然不免作意五代盧延遜山寺詩雨三條電欲為雨兩五箇星猶在天延遜好為俚語此一聯乃差有致余門人崔璉有句云一寺和雲隔飛泉屋上行又宿山寺云此中地勢移客夢夜半橋柳驚起睡不減古人 居易錄

延遜一聯元文宗早行詩剿取之 居易錄

何光遠鑒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高尚在內殿平章遊戲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姐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億延讓詩有此一聯先兆蓋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逢虛迴異如

此人生窮達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閬作諸表 池北偶談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客門開粗糲張相論之又曰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成中令擊賞之又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王忠懿愛之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兒狗子力也 詩話總龜

盧延遜詩曰為客易如每過孤第遊看鶴長者公裳送上馳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其始甚淺又如栗爆猫跳而楊文公愛之不知何謂 詩史

學詩者動輙言唐詩便以為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

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為詩注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跣盦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丹鉛總錄）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為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為第一（避暑錄話）

盧延讓哭邊將詩以自是磧砂發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臂下有詩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打白落便宜詩（北夢瑣言）

韓琮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鄉時亦删太白句法（丹鉛總錄）

張曙

唐張褘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廻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其詞曰枕障熏爐隔繡帷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覩此詞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郎中小字也然於風教似亦不可以其叔侄年顏相侔恕之可耶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諺語固不免也（北夢瑣言）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為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鈴處聽蟬處那將此際聞孤村寒色裏處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晚聲聲欲斷魂腸斷芳草咽殘陽落花枯藕約低處後四句云蕭颯風吹雨淅淅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能改齋漫錄）

張蠙

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歷任校書郎櫟陽縣尉遷犀浦令高祖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已出為金堂令後主與太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句云墻頭細

雨香纖草水面風絮落花太后深加欣賞預聞寺僧僧以蠟封乃賜霞光牋五百幅令寫所業詩以進蠟擣飯中藏得詩二百章獻焉後主善之將召爲知制誥內侍宋光嗣以其輕傲沮之止賜白金獎勞而已瓊生而穎秀性喜爲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牟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盛爲當世所稱十國春秋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花從臨綠階影半山流綠水而拂落花外史橋枝栽張蠙詩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蓋本於沈君攸改齋漫錄

昭宗皇帝頻爲賓進開路崔合州時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當之余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切於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摭言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灕杜詩盤渦鷺落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巖地斷壁高分繚繞天丹鉛總錄

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善狀離別者有家遠行客少家邊識人稱善狀邊地者又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宮爭逐百花遊回頭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甚工後村詩話

徐獻忠曰蠙詩稍通格調力去補衲之弊遂不復用事然天才本少英旨未詳至於窮物象情乃多近似詩餘語

居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九齡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外游宦於諸士者寡矣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汪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賈島薊門詩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因詩俱工其餘雜見於出塞送

行之作如屢戰橋但添長水聲不盡徐陵詩也窮衡性有風開樹但生涼王褒詩也薄田兒如牛轄亭一二遙嬌色動危旗鬣詠詩也山生赤鬼憔風定如無少裴說詩也水流洒石窟花落黃藥繁子貞白詩也風折旗竿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春來長擇皎然詩也寒館皆無竈儒裝亦有弓已往難遊虎何處合逢花項斯詩也虜樓飛落日沙雞凝遠蓬張蠙詩也有時常程功無花空到犯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陳子昂詩也野燒孤遠遊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腰弓歐陽修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

補　補　補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於蜀。後開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䜛。西巡鳳府非爲困。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尚在。誰能更與讀來看。全唐詩話

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惡之，乃授姓名，賣卜漢江青城市中。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乎

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奉賊與雞大同飲，雖召必再貶於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過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鄭雲叟在華聞之，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則臣，謫擯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力死正顏綱。全唐詩話

劉隱辭

劉隱辭仕高祖，累官員外郎。王宗壽鎮寧江，以隱辭爲節度掌書記。宗壽起家武人，頗務誅求，多爲恣橫。隱辭數數進諫，宗壽頗不平。與復賓客之讌，對將吏咄責之。隱辭求退職，又不許。遂詠白鹽山灩澦堆詩刺之。宗壽聞而發怒，忽一日於江干飲餞，俯視白鹽，斜睨灩澦，曰：剛有破措大，欲於此死。遂令壯士拽隱辭，擁厲勢手足，於砂石上暴之。護軍賓幕多方救之，不可得。宗壽顧左右曰：待吾飲罷，投入水中。隱辭厲聲曰：昔鸚鵡洲致禍禰處士，今灩澦堆欲害劉隱辭。我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天子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宗壽怒解，良久舍之。明日軍府請宗壽召隱辭引謝。隱辭竟謝疾遁歸白鹽山。詩曰：古斷瞿塘，峽烟危峯迥出衆峯前。都緣頑梗損淳也。者莫崢嶸倚半天。有樹只知因鳥宿。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峽吼高千丈。爭

及平平數畝田。灩澦堆詩曰：灩澦崔嵬百萬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玉生纖草。能向當江覆巨舟。無事便騰千丈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磻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鉤。十國春秋

蔣貽恭

巴蜀三紀以來，藝能之士精於詩話者衆矣。沙門曇域學李陽冰篆，道士張昭嗣學柳公權書，工部元員外昭嘏仿韓擇木八分，皆杜光庭門人也。僧號禪月攻張芝草書，黃少監荃學邊鸞花竹，處士滕昌祐擬梁廣花草，野人張道隱學張璪松石，相國李昊爲著名，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眞書畵，當代野人平生讀莊老書好圖龍

之真形飄飄然雲陰而氣有蜿蜒之勢。撰能畫筆訣三卷。彭州倅鄭昭請畫龍於州西門壽山府君祠。其夕二更風雨大作。蔣貽恭留題詩曰。世人空解競丹青。惟子通玄得墨靈。應有鬼神看下筆。豈無風雨助成形。威疑噴浪歸滄海。勢欲拏雲上杳冥。靜閉綠堂深夜後。曉來簾幙似聞腥。（野人閑話）

蔣貽恭蠶詩云。辛苦得蠶不盈箔。燈下繅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古今詩話）

馮涓

馮涓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杜相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出。召涓密語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

賓。賓籌捧剌詣賀。杜遂鄙涓淺薄。不預初選。及秦車發日。涓候別於長樂。杜長揖曰。勉旃。後分符眉州。不得之任。在西川重圍中。蹣跚於陳田之間。羇愁六年。從步稍口。著倭秦賦。有南冠能吟等集。皆傷蹐蹐也。集有蜀馱引。其要云。吕藏大步蠶叢國。曲頭微伸高九尺。卓女窺窓莫我知。嚴仙據案何曾識。又題文機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明時却補天。借知已之不遇也。（唐詩紀事）

涓性滑稽。語多譏誚。高祖嘗問擊揄之戲。將自何人。涓對曰。郎八所製。高祖為大笑。又與司空王鍇等小酌。鍇舉令一字三呼。兩物相似。曰樂樂樂。冷淘似餺飥。涓曰已已已。驢兒似馬矢。坐中大噱。涓但長嘯而已。（十國春秋）

馮涓蜀馳引云。自古皆傳蜀道難。爾何能過拔蛇山。忽驚登得雞翁磧。又恐碰著鹿頭關。昂藏大步蠶叢國。曲頭微伸高幾尺。卓女窺窓莫我知。嚴仙據案何曾識。題文機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祇待良時却補天。苦雨行云。釜魚化為池中物。禾履浮為天際船。蜀城析爨之際。幾至殍殕。因投鬻米家活。有詩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媸與。（[illegible]如此與也）悔不長安大比鄰。（即收足大坐也　北夢瑣言）

閻選

閻選故布衣也。能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書簾深睽香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為閻處士。（十國

春秋）

張立

張立雅善吟詠。性倨直無忌諱。後王常於羅城上徧植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豳風七月為刺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誑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游處。此花憔悴不如初。國人稱為詩讖。（十國春秋）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

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荆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閱韻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代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産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

當矣。容齋隨筆

後唐張立嘗爲詩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爲名言。至本朝張次公序劉檮杌天貲送凌壯歸蜀，大抵亦皆爲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而蜀人之大節，表表在人，亦豈在圖名之所能淵，二子者之撰，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揶蜀黜吳借魏詆吾之罪，與有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鶴山題跋

楊玢

蜀楊玢仕王蜀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天中記

陳詠

唐前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棋。昭宗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爲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憐。識其比條器當壚也。諺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諂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爲荆帥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般，不暇操染，有一數處同綫，衕爲假手。穎

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北夢瑣言

徐振

徐振雷塘詩云：九重城闕悲涼盡，一聚園林怨恨長。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詩名占得風流在，酒興催教運祚亡。若問皇天惆悵事，只應斜日照雷塘。古意云：擾擾都城曉又昏，六街車馬五侯門。箕山渭水空明月，可是巢由絶子孫。右二詩韋莊取爲又玄集。唐詩紀事

裴鉶

乾符五年，鋼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題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沲江無限水，爭流低願到滄溟。時高騈爲使，時亂矣，故鋼詩有願到滄溟之句，有微旨也。鋼作傳奇行於世。唐詩紀事

顧敻

顧敻醉公子詞云：高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陳辭伯愛之，擬作一絕句云：擁被怨聽門外雨，山中又作去年秋。甚脫化。花間集

顧太尉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自是透骨情語。徐山民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全襲此，然已爲柳七一派濫觴。花草蒙拾

杜陵月夜詩，明是公憶鄜州之閨中及小兒女，却代閨中憶已，又分別之曰：某解憶，某不解憶，明是公憶鄜州閨中及小兒女，遂於月下佇立，不覺長久，却云閨中看月許久，鬟必溼，臂必寒也。明是公憶閨中，久立月下，而泪不乾，却云何時倚閣中，倚幌雙照泪痕，身在長安，神游鄜州，恍若身亦在鄜州，神馳長安矣。據此顧敻訴衷情詞云：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是此一派神理。知本堂讀杜

詞中佳語多從詩出，如顧太尉蟬吟人靜，斜日傍小窗明，毛司徒夕陽低映小窗明，皆本黃奴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若蘇東坡之與客攜壺上翠微，賀東山之秋盡江南草未凋，皆文人偶然游戲，非向樊川集中作賊。花草蒙拾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檀妝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泪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丹鉛錄

顧敻善小詞，有醉公子曲，爲一時艷稱，尤善俳諧。常於前蜀時見隸武狹者多拳勇之夫，戲造武舉牒以譏之，人以爲滑稽云。十國春秋

獨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鶖鳥鬬於摩訶池上，顧太尉敻時爲小臣，覩於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事之徵也。鑑戒錄

陳裕

補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著棄舉業。唯事詼諧。觀物便嘲。其中數篇亦堪采擇。雖無教化於當代。誠可取笑於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頭忒不㑊。一窠精魅闘嗽𠼻。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木毬。著綠挑牌吹觱篥。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爾渾家樂。雨下還須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遊。平聲家業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裳少。袋裏胭脂胡粉多。滿子兩頭窮措大。爺娘身瘦鬼姮娥。任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過衛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為果飯家。不聞吟秀句。只會餉胡麻。豉汁鍋中沸。粕糕案上葩。朝朝宜早起。措從自誰家。有一秀才忽嚐酒家青衣為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忽忽。琴瑟無妨便自通。新婦旋君纔離體。外姑托布尚當胸。茶閑閣簡背鉗項。粳米頭頭盡剪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却親家翁。又咏大慈寺前頭鮮于闍黎云。酒熱終朝没錢時。高堂大舍養肥豬。行婆滿院多為婦。童子成行半是兒。半折揉齊窮措大。髮迎孫鞍阿尼師。朝若也無常主。剝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地有放生池。蜀人每以三元日。多將鵞鴨放在池中。裕當門書絕句曰。此放生者猪息矣。鵞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圖雞在。不信闍黎是野狸。裕後咏天王一絕。因暴疾而終。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之靈也。詩曰。睹眉努目張乾嗔。便作閻浮有力神。禍福豈由泥捏漢。燒香供養

補

弄蛇人錄豐成

歐陽炯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並一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秘重之。蜀王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捎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苦蘚文中粘濃翠。硬筇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織蒲團鎮長坐。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

畫比休公。只恐當時須生死。始自江南來人。藏於今到
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
裏維摩相。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
間爲第一。野人閒話
五代歐陽炯應天寺門左壁天王畫歌曰。匡山處士名
猶稱。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蛇珠常
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
高壁。亂搶筆頭如疾風。野人閒話
蜀多紅豆樹。堅緻紋如扁。士人不甚愛惜。有於成都市
得之。收紅豆樹底纖纖搶桑扣。歐陽舍人詞也。遂州閒見錄
孟蜀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撰花間集序云。鏤玉雕

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
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
自合鸞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
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歌門下三
千瑇瑁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
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
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唐之宮體。
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
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
夜月。自鎖嫦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
四首。近代温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

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
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
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
爲序引。昔郢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絕唱。乃名之爲花間
集。庶以陽春之甲。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
嬋娟。休唱蓮舟之引。時大蜀廣政三年四月日序。通志

鹿虔扆

鹿虔扆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韓琮
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者。號
曰五鬼。虔扆思越人詞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
香消之句。詞家推爲絕唱。十國春秋

鹿虔扆臨江仙詞云。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
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
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
紅。花有嘆聲。史稱之矣。詞綜
周美成西河詞云。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相
對。如說興亡。斜陽裏。瞿宗吉西湖十景詞云。[illegible]自語
也似說成敗。許伯揚咏隋河柳詞云。如將亡國恨說與
路人知。哀感頑豔。都與此詞末句一例。詞品

毛文錫

復齋漫錄云。予讀唐楊巨源詠江邊楊柳題塵絲之句
不知所本。後讀劉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

補

龍池遥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暉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烟絲非也。苕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於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麴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麴塵爲麴塵。其說非是。漁隱叢話

李珣

李珣字德潤。梓州人。昭儀李舜弦兄也。珣以小詞爲後主所賞。常製浣溪沙詞。有早爲不逢巫峽夜。那堪虛度錦江春。詞家互相傳誦。所著有瓊瑤集若干卷。十國春秋

補

李珣巫山一段雲詞。古廟依青嶂。行宮枕碧流。水聲山色。鎖妝樓。往事思悠悠。雲雨朝還暮。烟花春復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黃叔暘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仙事。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咏祠廟。大概不失本題之意。爾後漸變。去題遠矣。如珣此作。實唐本來辭體如此。詞苑

毛熙震

墨莊漫錄。攷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只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纚足。又云揄脩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攷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履。昔世復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

補

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畧不及之。亦未博攷。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憂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靴。花間集毛熙震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亦屢見於詩詠矣。天祿識餘

薛昭蘊

朱彬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幛。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氐州。其後李有嘷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大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丹鉛錄

補

牛嶠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輕爲塵。又詞。蕊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詩。撲風吹盡眉間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有黃星靨。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妝。溫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蕊花靨。宋彭汝

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眞珠落鬢面除蘇兒則面祖也

西神脞說

補

牛嶠有集三十卷歌詩三卷自名爲蔡李賀長歌學筆鋤效之尤善製小辭女冠子云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菩薩蠻云山月照山花夢回燈影斜皆佳句也十國春秋

補

古人詠柳必比美人詠美人必比柳不獨以其態相似亦柔曼兩相宜也若松檜竹柏用之於美人則乏婉孄耳唐牛嶠柳枝詞云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惜錢塘蘇小小與郎松下結同心亦謂美人不宜松下也舉柳貶松殊有深興筆精

補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纖條萬縷金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丹鉛總錄

牛希濟

補

牛希濟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唐明宗宣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及希濟各賜一韻試蜀王降唐詩五十六字鍇等皆譏後主借號荒淫失國獨希濟得川字詩意但述數盡不謗君親明宗得詩嘆賞如希濟才思敏妙不傷兩國洵存忠孝者寧矣即拜雍州節度副使詩曰滿城文物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邦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十國春秋

補

希濟素以詩詞擅名所撰臨江仙二闋有云月斜江上征棹動晨鐘又云風流皆道勝人間須知狂客拚死爲紅顏特爲詞家之雋又如牛嶠女冠子四闋時輩嘖嘖稱道女冠子故唐駱賓王代王靈妃贈李榮長篇因取以爲名十國春秋

張琳

張琳許州人唐末官眉州刺史修堰溉田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後張公疏決水利稻豐南陽杜詩不可

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入蜀李節度使十國春秋

李堯夫

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爲昊所擯知蜀王國柄將亂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一云太祖采聽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使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對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蜀民望王師也古今詩話

歐陽公愛王君玉燕詠烟徑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

飛高雨佀晴 遺珠

堯夫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又贈滕郎中云方外共推爲道友闗中獨自占詩家 古今詩話

補

楊勛

楊勛不知其家世自號僕射能於空中請自然還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經宿而去後王以其妖妄折其一足戮之西市畢命時吟詩言失國事不數歲國果亡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泛五湖 十國春秋

蒲禹卿

安重霸等請後主東廵禹卿上表諫幾二千言韓昭得

禹卿表大怒叱之曰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未幾唐師大至從後主歸唐及後主被誅禹卿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題詩於驛門而逝不知所終詩曰我王銜璧遂稱臣何事全家併殺身漢捨子嬰名尚在魏封劉禪事猶新非干大國渾無識都是中原未有人獨向長安盡惆悵力微何路報君親 十國春秋

勾龍邃

知祥入梓州舉子勾龍邃獻賀捷詩知祥嘉納之詩曰啓齒論交歲月長豈其素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衆巨業奔衝一陣亡莫訝潼江剛入冦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十國春秋

補

王廷珪

帝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擬亭榭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帝稱善久之 十國春秋

補

劉義度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陵虔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聽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子然音吉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

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同豈非同夢乎因共秘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髭鬢如今滿頷鬚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歸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 太平廣記

徐光溥

光溥有辨才遇事輒發會李昊等疾之後有議論光溥熟睡而已時號睡相官學士時常與侍郎劉義叟分直賦庭中筍詩譏叟以光溥本蜀士語涉刺譏光溥遂切齒由是終不相協世或病其監云光溥詩曰迸出班堦

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
得也無。義叟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葉難投日月壺。
爲是姻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春秋十國
僧贊寧爲荀諤摘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
皆詩中言及荀者惟孟蜀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
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詠筍二十六韻
不收何耶 塵史

李如實

李如實初事梁末帝於東宮素以清直著名及末帝嗣
位數數有所規諫貶汝州副使如實至汝州自製一臥
車常於車置酒一瓶琴一具書數卷命小僮十餘輩載

人衛徹四郊朗吟觀者多竊笑焉久之梁無內召意如
實心頗不平裁落韻詩以譏之梁亡後入成都高祖知
其賢拜戶部侍郎卒落韻詩曰炎蒸不可應驟爾生涼
颸在物成非器於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二秋中
想君應有語弃我如秋扇 春秋十國

何瓚

瓚嘗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
臥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 春秋十國

卞震

卞震蜀人嘗吟閑事云雨壁長秋蘚風枝落病蟬又老
笻携瘦影寒木凭吟身春日偶題云詩銷到伶無處遣

雕刻。當酬。軒冕。無。郎事云菊花解嘲。磨鐺煮山色。剩懷
著。嬾。從。雜記

掌禹修

掌禹修春秋魯黨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
贊善大夫與同官家遊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禹修
日伺遊酒肆將盡叩門求飲既而尊罍果罄禹修書壁
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宋有掌禹錫者相傳即其
後 春秋十國

韋縠

韋縠少有文藻夢中得軟羅紵中由是才思益進仕蜀
累遷監察御史嘗輯唐人詩千首爲才調集十卷其書

盛行當世自爲序曰余少博羣言常爲得志雖秋螢之
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能古人云自聽之謂聰內視之
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夙取譏於書廚者哉暇日因
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
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閒窓展卷或
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鬭美但貴自
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詩共一千首每一
百首成卷分之爲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
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 春秋十國

令狐嶠

令狐嶠仕高祖父子官至秘書監工吟詠兼通敏木口

補　補

占詩句。多所諷諫。好事者時傳其詩。嶠一日過明慶院。散後贈左右兩街命服僧玄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無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祁評事。盡向荷衣老却身。（十國春秋）

向瓚

向瓚初事高祖。爲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詩詞著名。常有詠乘烟觀蔣鍊師詩。蔣狀貌甚偉。不類婦人。瓚詩頗譏之。一時絕倒。詩曰。怪得蹤跡不上升。白雲頭紵紫雲靴。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十國春秋）

幸夤遜

幸夤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夤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說苑）

幸夤遜夔州人。仕後蜀爲翰林學士。有梨詩云。蜜滋和水。歛齒冷嚼晴。爽瀲泥心寒。樹詩云。綠腰聽御先偷服。飾御和風如典君。（類事文聚）

又有岷山句云。若教作鎮居中國。爭得泥金在泰山。（吟窗雜錄）

趙休

趙休。幸夤遜同時人。侍宴句云。金莖永白露。玉宇起秋風。（吟窗雜錄）

補

楊鼎夫

楊鼎夫成都人。舉進士。爲安思謙幕吏。嘗游青城山。過皂江。中流遇暴風。船抵巨石覆。洪濤間同儕盡沒。鼎夫倏有物扶助達岸。有老人以杖接引。鼎夫未及致謝。旋失所之。因作詩以記之云。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携弱杖蒼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啣環。（吟窗雜錄）

王著

王著字知微。一字成象。成都人。僞蜀明經及第。蜀平。赴闕。太宗以字書訛舛。辟士人刪定。有以著薦者。加著作佐郎。令模閣帖。著有研格書奩銘云。玄友有思。豈棲見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爲富。娛老爲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勿疑。永錫終吉。（宋稗類鈔）

楊義方

楊義方。眉山人。少舉進士第。已而還蜀。仕高祖爲秘書郎。性强毅。長於吟咏。自謂才過羅隱。常有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爲時人所稱。後主時。九頭鳥見成都。義方作詩。有好借羽毛還鬼爵。莫留災害與蒼生之句。宋光嗣疑其刺己。奏謫於沈黎。（十國春秋）

贈王樞密云。兩群新白禁門出。一簇人從天上來。（異聞錄）

朱長文

襲杜閬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
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
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
風雨幾時來之句〔能改齋漫錄〕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達弟邊事纖息必知有問
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問者以但聞成都滿城誦
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
上曰此蜀民思吾伐也然予考睦台符晟山異事云梓
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
名之皆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
則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縻柔生民肆援吟苦熱詩
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
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甚遠〔能改齋漫錄〕

王正巳

樑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僵亞小則欹竦伐爲薪鍜爲
炭力倍常木王正巳詩云未可輕樗櫟尤能濟雪霜〔詩史〕

王承旨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
壁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
後花蘂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
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

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能改齋漫錄〕

趙節

蒲中趙節博贍剛直鄉人敬之嘗作爐火詩云近冬附
火爲泰火透春擁爐成否爐用否隨時有輕重進身君
子合知無〔清異錄〕

張振祖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之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
無營時郡娼滿瑩娘多姿而富情眞妓女中麒鳳進士
張振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聯云門前草滿無
無老床底錢多有有娘〔清異錄〕

家樂

王衍侈宮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段
翠玻璃〔清異錄〕

五代詩話五卷　吳越　南漢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羅隱

隱字昭諫，新登縣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始謁武肅王，不見用，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首，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奚啻無厭要求耶？乃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

曰：此羅隱之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吳越備史）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始起，以魯風善書札，召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因宴賦詩一篇，稱衡云云，自是始厚之。（古今詩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全唐詩話）

唐人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溫，一日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於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謚，李山甫教樂從訓害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子

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有詩名，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以老，終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霸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是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酒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後村詩話）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困學紀聞）

魯庭聞曰：羅隱京口見李侍郎有句云：屈指不堪言甲子，披風常記是庚申。未若羅隱寄晏夫人詩：雖然有詩逢丁酉，只是心傷憶甲申。轉語之妙。（飴堂集）

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觀此，則杭州海棠亦古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稱過實，徒誇其韻，不能慰彰掄材之恨耳。（蓉塘詩話）

鄴都羅紹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青州王師範遣使通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曰：盛業傳家有貴孫，兒閒餘力更揮毫。腹間印綬黃金重，卷內文章白雪高。宴罷佳賓吟鳳藻，獵回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纏

補　補

二十猶擬回頭奪錦標。于得詩大喜，昭宗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横遭乎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譏謗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紀事、詩話）

顧雲依淮南高駢，隱譏之。夏飲於海風亭，雲曰：高蟾被麻扇離席。隱遽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隱在浙幕，流落得新榜示隱。隱題其末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又昭宗欲以甲科處隱，有大臣舉隱華清宮詩云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詩話、總龜）

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奔與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詠，時號所為度使下，得與學隱詩，自號詩卷為偷江東集。（吳越備史）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譏隱猶未第，隱贈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詩話、全唐詩話）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恃權，尤忌勝己。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一篇。又李商隱

補　補　補

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怨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投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是求柴荆。以三才子怨望，而加綯之過實矣。（北夢瑣言）

令狐滈，趙公綯之子也。嘗進士，隱以詩賀之。趙公謂滈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耳。（紀事、詩話）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命隱賦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湖海新聞）

江東集中有詠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子之泣非耶？曰：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此自信，婦人儒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説。（藝苑雌黃）

藝苑雌黃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時而天

地白襯絳無色名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也而托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塡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仗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註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索人姓具蒲蓆千餘爲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府廷焚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神帳中錄一紙云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嘗禁止褻媟之詞然舊廟規小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祠耶升菴詩話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詩寄之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摭言

羅隱下第詩曰名慙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兩箸紅唯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illegible]

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狠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狠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深婉而有味也詩藪

羅隱詩雖足觀唐如霜壓蓬萑後挹而倒蘊而詠亦自嬋嫣可諷[illegible]

杜荀鶴錢唐別隱詩云故國看看遠前程寄在誰五更吹角後一葉下江時吾道天寧喪人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唐詩紀事

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桐江詩話

隱老不遇有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自是不容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

歸去來。唐詩紀事

補 進士劉贊贈隱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遇。青山何不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汗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唐詩紀事

補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攷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漁隱叢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抒情詩

補 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歛舞態。西子巧籠魂。利劍斫不斷。餘妖鍾此枝。光華日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籠芳者。須知松栢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撫風花。而有警戒。詩話賞穿

補 荀鶴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冷齋夜話

補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蝤毛蒼蒼蝶不死。劍攢擬鷄頭生。吳雞鬭敗絳幘碎。海蚌抉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地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鬭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漁隱叢話

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爲明快。後村詩話

建德有金鷄石。羅隱詩云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輿要

補 杜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僧灑玉等皆留異迹。而黃巢路隱詩亦云云。殺不起明賢。郡允韓丹成道者。宮闈十國春秋

羅隱題杜甫墓云紫水悠悠去未停。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時人說用兵。南部新書

羅隱詩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彥周詩話

補 題是封偶諫身居亂世。故起句曰盤礴何由禮之故句也。三四周南太史淹留微長卿病好。豈可全不用事。善用事者不泥也。律髓

羅隱雪詩云曉窗呵筆覓詩句一片飛來紙上銷格雖
不高亦小巧可喜（西溪叢語）
羅隱送籛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煙靈君皇帝上青天玉
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遊非錢不行
自唐已然豈獨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詩上好黃錢
童生買起到狀元絶大元寶童生買起到閣老即此可
以覘時矣（堅瓠集）
羅隱詩極淺俗有江南曲云江煙濕雨鮫綃軟漠漠遠
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聽夜箏感酉銀船灔細絲抹
怨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瀏瀨喚不起平鋪綠
水眠東風西陵路邊月悄悄油壁輕車嫁蘇小奇麗可

比溫李然亦不多得也（筆精）
余嘗見顧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
二字意謂必其所作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詩持
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吹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
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漁隱叢話）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正已韻近雅正
惜出之太易義乏閎深杜彥之俚淺以哀調寫哀代事
情亦自真切黃文江方暴韻清呢呢如與人對語羅昭
諫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余爲汰濾所掩
然論筆才自在偽國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流付之自
鄶無譏（詩藪）

記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羅隱詩
云猩猩鸚鵡無端會長向人間被網羅（五色線）
白居易詠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栽種是何人
羅隱詠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祗見當年火至今語
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可不辨（唐詩紀事）
羅隱謝裴廷裕詩卷曰擇國佳人皆翹半面宗師講士
或獻空籠（摭言）
羅隱留全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
山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祐詩（樂詩逸話）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絶
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摭言）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
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故羅隱有詩云十二三
年就試期五湖煙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
王便著緋後來梁祖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
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媿此猴多
矣（幕府燕閒錄）
羅隱詠紅梅詩云天賜臙脂一抹腮盤中風味笛中哀
雖然未得和羹用猶與將軍止渴來此却似東宮宿娼
詩也（丹鉛錄）
今人諺語多古人詩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曹子建
詩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樂府飯待子心肯休是

汝命通時唐太宗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之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自已情雖切他人未肯休裴說詩日出事還生武元衡詩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弔李斯詩終日醉醺醺張籍登金山寺詩林下何曾見一人盧徵詩忿事敬吳姬司空圖詩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襲霖詩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宋僧行持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賀仙翁詩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堅瓠集

補

士人於樽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荊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搜采異聞錄

補

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摴蒱之事所交婦人姓名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為針史 清異錄

余僑家後園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渟甘坎德有部寶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奠安蒼垠沖澂澈漳配德東濱臣羅隱謹頌 風窗小牘

補

羅隱隸書君平井碑在永昌縣嚴樂院後文曰水不可以[illegible]為清也神不可[illegible]慮寧也字大類蚪螭碑井東南可五十步即君平墓碑曰蜀莊之墓惜破壞道士脩祭出舊搨云亦隱書又絕似孟德隱以詩名字工妙又如此乃知古文人無不善書也 成都集記

補

隱寢疾武肅王親臨撫問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世應難繼此才隱起續末句曰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以紅紗覆其上其後果無文獻所著江南甲乙集 吳越備史

補

羅塞翁乃錢塘令隱之子為吳中從事善畫羊隱以詩

名於時，而塞翁獨寓意於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思也。（宣和畫譜）

杜建徽

杜建徽字延光，新登縣人，仕吳越為丞相，春秋高，尚能騎射，嘗從擊毬於廣場，與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徽為詩自叙曰：中劍斫耳缺，被箭射臂過，為將須有膽，有膽即無禍。（吳越備史）

林無隱

林鼎字煥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林仍剌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江湖闊，花發和山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生貴子，

鼎仕吳越，累至丞相。（吳越備史）

劉魯風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為典謁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詩話總龜）

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為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嚴傑、柳宋、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藏之，以見當時諸侯爭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弊，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

甚焉者矣。一篇一部，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全唐詩話）

屠瓌智

徐綰許再思之亂也，剌史高彥遣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君父之難，何以吉凶為？瓌智拂衣起曰：違主命不忠，畏縮不前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前抵靈隱山，賊壘敵勢方張，孫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日晡，轉戰數里，身剚百處，時或奪刀一呼，手搏賊斃數人，即馬上死之，矢盡援絕，以空拳拒敵，伏發，竟為所害，時年五十有二。武肅王聞其忠，命以衣冠招魂而葬。瓌智寓有詠志詩曰：輕身抱是義，捐七始為忠，至

是遂符其讖。（十國春秋）

元德昭

元德昭字名遠，撫州南城縣人，仕吳越忠懿王至丞相，理家以孝友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幾席者凡四從，嘗為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吳越備史）

高英秀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

補　補　補

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猶贊尊笈謝而已西清詩話

沈韜文

吳越司賓使沈韜文有遊西湖詩云首句闕菰米蘋花似故鄉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武肅遂授以湖州刺史古今詩話

皮光業

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柑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尊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衆噱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饑也清異錄

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啣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如此論真得詩之膏肓矣漁隱叢話

皮光禹

光禹業五七言詩賈閬仙之儔也有燒平樵路出鉏弄海山高之句作者多許之荐光集

黃夷簡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假幙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

補　補　補

外建離宮規模壯麗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帝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僶俛而歸私自籌卜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為對逮歸見俶因不悉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玉壺清話

扈蒙

杜詩輝娟碧鮮靜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記竹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詩得名猗覺寮雜記

胡擢

胡擢不知何許人善狀花鳥風格甚高博學能詩氣韻超邁飄飄然有方外之志嘗謂其弟曰吾詩思若在三峽之間聞猿聲時又嘗吟曰甕中每醖逍遥樂筆下閒偷造化功其高情逸興如此一遇難狀之景則寄之於畫乃作草木禽鳥亦詩人感物之作也圖畫見聞志

唐鄭綮云詩思在灞橋驢子背上胡擢云吾詩思若在三峽聞猿聲時也余少在廣陵作論詩絕句其一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語也後壬子秋

典蜀試歸舟下三峽夜泊空舲月下聞猿聲忽悟前詩乃知事皆前定爾分甘餘話

張濛

張濛碧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詩曰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處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魄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滅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嗚咽孤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著山頂坐沉紅日腳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法像樹下紅霞升東手不敢爭頭角雅言系述

黃損

黃損龍德二年登進士第喜作詩詠史云逐鹿走紅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帝道雲龍合民心草木春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真雅言系述

損連州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烟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又出山吟云來書初出白雲扃作驛秋風馬足輕遠近流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依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皐論太平昨夜細書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雅言系述

鶺鴒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零陵總記

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有詩云傍水野禽通體白飣盤山果半邊紅零陵總記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東坡志林

謝諤

謝諤家南康谷前有溪兒時常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道士裴說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潛確類書

五代詩話六卷　閩

王阮亭先生原編　莆安鄭方坤刪補

韓偓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廻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與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摭言）

偓於昭宗朝召入院試學士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使制答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金鑾密記）

朱全忠忌偓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哀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來依王審知僑居南安天祐二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梁篡唐復召亦辭不往龍德三年卒於南

安龍興寺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而已（十國春秋）

偓十歲能詩嘗即席爲詩送父友李商隱一坐盡驚商才情詞靡麗刻畫爲閨閣詩後遭故遠遁出語依於節義得詩人之正焉（全唐詩錄）

山谷嘗爲余言杜子美雖流離顛沛必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蓋忠義之氣奮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誦詩話）

偓與吳融同時爲詞臣偓忠於唐爲朱三所厭貶責不悔如捋虎鬚之句人未嘗諷但爲香奩所掩及朱三篡弒偓羈旅於閩時王氏割據偓詩文止稱唐朝官職與淵明稱甲子異世同符余讀其集壯其志錄其警聯於編内二數篇自述其王室遭遇唐季非復承平舊觀而待詞臣之禮猶然存之以備金鑾記之闕（後村詩話）

韓致光天復二年隨駕鳳翔冬至夜作不道慘舒無定分却憂蚊響又成雷是時朱全忠圍岐甚急李茂貞有連和之意偓之孤忠處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終無定在歟此關時事不但詠至節也（瀛奎律髓）

補　補　補　補

吳融韓偓同時倜儻兵戈之際詩律精切皆占用實[illegible]
律髓
唐史偓傳貶濮州後即不甚詳吾家所得偓詩皆以甲
子歷歷自記有天祐二年乙丑在袁州得人賀復除戎
曹依舊承旨詩又有丁卯年聞再除戎曹依前充職詩
癸丙召皆辭不赴也終身不食梁祿大節與司空表聖
略相等惜乎唐史止書乙丑一召不為少發明之石林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
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
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離宮紫
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鄉

五代詩話六卷　三　杷菊軒

文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鍼鑰
甚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
巾香猶鬱乃偓為學士日視草金鑾夜還翰苑當時皆
宮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游於延平見一老尼
亦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致偓葬於何所也筆精
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
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余過南
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古可愛後詣闕獻之以其忠
臣之裔得司士參軍終於殿中丞余在京師見偓送光
光上人詩亦墨蹟也與此無異夢溪筆談
偓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

百篇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詠者不
可勝計行書亦可寫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奔秋澗寒
藤挂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非常心手與作語
不能造此宣和書譜
釣龍臺上有盤石題于餘書釣白龍處也又名越王臺
韓偓流寓閩中題詩云無那離腸日九迴強舒懷抱立
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常
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離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
眼開[illegible]
韓偓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頗與國論為崔胤朱全
忠所不容謫濮州司馬其後復官不敢入朝挈其族依

五代詩話六卷　四　杷菊軒

閩中王審知寓道沙陽寓居天王院者最久與老僧蘊
明善以詩贈之至後唐時邑令張僖為之記叙偓始末
甚詳且述唐末亂離之事頗與唐史合余來沙陽聞之
稿欲一觀而其碑因寺中燬為有力者取去始不示人
久之始得見其副本感而賦之且錄偓詩卷中傳誦於
世者云偶訪明公大德贈長句四韻前翰林學士承旨
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上寸髮如霜袒右肩倚肩筇竹
貌怡然懸燈深屋夜分坐移榻向陽齋後眠刮膜且揚
三毒論攝心徐指二宗禪清涼藥分能知否各自胸中
有轆轤詞臣謫去隔天涯詩是從來勝寺遊好事不須
收拾去世間遺集有奇篇李忠定梁谿集

補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蹙主辱，而賦詠唱和不輟，存於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此。後部詩話

補

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貶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于翰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煖荻春江寒，勸能不復猶知下擲減春君。小廚圖意本致光，而語益工。復齋漫錄

補

余為章句，信有年矣，識知非丈夫所為，不能忘情，天所賦也。自庚辰辛巳之際，迄辛丑庚子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

之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詠者不可勝計。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諷為意。或天涯逢舊識，或避地遇故人，醉詠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鳩輯，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時編錄。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攻文；却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敘。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韓偓序。香奩集自序

補

余自辛酉歲戲作無題十四韻，故奉常王公相國首於

補

繼和，故內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渙、閣下劉舍人崇譽、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却寄諸公。二內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內翰亦三和，王公一首，王小天一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舊韻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建鼓降旗，何如是也。遂絕筆。是歲十月末，余在內直，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更無孑遺。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有苗東都度支院蘭錄端公挈余向落詩稿見授，中得無題一首，因追味舊作，缺亡甚多，惟第二第四首彷彿可記，其第三首才得數句而已。今亦依次編之，以俟他時偶獲全本。餘五人所和，不復憶省矣。香奩集無題詩序

補

世傳香奩集，江南韓熙載所為，誤。沈存中筆談又謂晉相和凝所為，後貴，惡其側豔，嫁名於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吳融詩一集，其中有和韓致堯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又余曾在溫陵於偓裔孫㫋處見偓親書所作詩一卷，雖紙墨皆淡，而字畫宛然，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此可驗矣。偓富於才情，詞致婉麗，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據北夢瑣言云：凝少年好為小詞，令布於汴洛，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契丹人號為曲子相公。然則凝雖有集名香奩，與偓同，乃浮豔小詞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奩集為凝作耶。石林筆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韓偓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公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日兵起隨駕西狩文稿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因追詠舊詩缺亡甚多余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三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

稿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證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弈處見之豈非舊詩之缺亡者乎韻語陽秋

補

致光筆端甚高唐末之將亡與吳融詩律皆全不似晚唐善用事極忠憤惟香奩之作詞工格卑豈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連荒亡以紓其憂乎瀛奎律髓

補

香奩之作爲韓偓無疑也或以爲和凝之作嫁名於韓劉潛夫謂偓之致諸同時吳融集有依韻唱和者何可掩哉誨淫之言不以爲恥非唐之衰而然乎瀛奎律髓

高秀實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彥周詩話

補

韓偓詩聽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上句謂懸隙日影中多見飛塵人猶易解至次句則案頭竹管豈長蘆葦耶使相顧錯愕按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舊注蒲盧見螺蠃名爾雅云即細腰蜂也螺蠃取螟蛉納書案筆管間以泥封之閱數日而化爲螺蠃其以之證政譬者正以言民化之易也是以家語曰夫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而成四字明明解敏政之譬此夫子自言之且自註之

者自宋人作章句改盧爲蘆以蒲葦當之則不惟中庸家語爾雅毛詩俱不能解即韓冬郎一七字詩亦無解處矣嗟夫讀經讀詩皆不可無學如此西河詩話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備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妍吳宮誰教粲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搦案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安世設方略誘殺之州內肅然西溪叢話

補 補 補

韓偓詩鸎兒唼喔啼黃鸝。蝶子拈花蝶拂風。不識蝶子定是何物，有問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俯首而已。退公藏書萬數，不能盻也，亦病也。後悟乃崔豹古今注耳，謂蛺蝶大者爲鳳子。金玉詩話

子規人但知其爲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爲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秭規先滜。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批頰鳥即鵯鵊也，催明之鳥。臨詩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壁剝叩頭蟲。王半山詩：䴕木窮搏黍鷄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未卷西樓幔，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或作鵯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類也，催明之鳥。緗錄

韓偓詩云：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妒媒。又云：栖鳳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云：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祝穆子權賢良雅探古詩無不貫通。一日問余曰：韓致光詩用烏龍爲何事？余答曰：樂天和元微之夢春遊詩云：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當是大猧子。權曰：何所據？余戲之曰：豈不聞俚語云拜狗作烏龍。後閱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爲龍，乘之飛昇而去。樂天、致光詩未必不用此事。續筆

補 補

札你使宅鷹有過馬驄。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躞蹀嘶鳴也。蓋唐方鎭亦倣之，因而名驄事也。詩話

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妹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杜牧、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屧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

今較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扎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輟耕錄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曆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細尺纔量減四分

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此似亦未然也（野客叢書）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用云評泊者論量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爲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池北偶談）

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也（詩話總龜）

韓致光湖南食櫻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瓊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紀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無己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能改齋漫錄）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光以雪比之皆可爲善用不拘拘於故常者所以爲奇不然則柳雪李乃梨雪桃霞誰不能道（留青日札）

杜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爲優

（[illegible]）

五七言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如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臥卷簾看四句皆好（[illegible]）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鄰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家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日暮歸來雨滿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鶴林玉露）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揃來衛帶媚陌知凡照滿地金釵細以為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為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凡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為得前輩謂退之聯句中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為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對客叢書

詠洛詩初似濃花難掛接終憂殘雪不勝任豈知傳如纔嬌外勝取君王幾餅金按趙后外傳昭儀浴帝竊觀

之令侍女勿言投贈以金一浴賜百餅此詩尚有所諷謂世之為君者亦惑乎此也 瀛奎律髓

意有餘而不及於褻則風懷之作猶之可也書婦人之言於雅什不已卑乎故香奩之作唯取七言律六首此詩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句佳尾句太猥 瀛奎律髓

凡寫迷離之況者止須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床斜月疎鐘後不言愁而愁自見因思韓致光空樓鴈一聲遠屏燈半滅已足色悲涼何必又贅眉山正愁絕耶覺首篇時復見殘燈和烟墜金穗如此結句更自含情無限 花草蒙拾

詩有銷魂者三香奩集其一也夫銷魂者即壞心田之詞也其曰打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詩媒詞道也其門但得暫從人繾綣何妨長任月朦朧踏墻鑽穴也其曰最是斷腸禁不得殘燈影裏夢初回且氣搭亡也其曰欲把禪心銷此病破除纔盡又重生淫惡不悛也聞之必增益淫邪之念故當以綺語為戒 堅瓠集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帚為之縐唐人豔句餘媛戀香衾讀之必妬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亦鳳早並溫柔鄉竊之 香樹齋說

余嘗愛韓致光宮詞云繡裙斜立正銷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春風應是怨黃昏 隨隱漫錄

致光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花樣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眠未醒高唱夕陽歸鳥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光前兩句極為無味又後兩句不是好句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光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曰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光之雅健也 漁隱叢話

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

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後熟味之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所以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褵褷鷺鄰里斷墻咿喔雞吳融閒望云二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崔櫓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欲變舊爐灰（漁隱叢話）

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日與間同

其音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閑人閑不得願爲閑客此閑行吳興因建得閑亭余僻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每詩閒酒灌卉調飲實無閒時因憶韓致堯有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王山樵人可謂同調矣（留青日札）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爲隴畝昔人所謂磽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畧盡磽田蕪穢甚矣余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蕪盡無煙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煙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閩小紀）

徐寅

徐寅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嘆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月君有贈內詩中一聯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即此堪偕隱者矣寅有探龍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易體小品）

延壽溪唐徐正字寅隱此溪有延壽橋橋北有石微露者寅釣磯也有潭名徐潭亦以寅故寅常作斬蛇及人生幾何二賦渤海高元固入閩求議之言其國得其二賦家家以泥金書帳及得此自賦詩云賦就神都振大

名斬蛇工與樂天爭歸來延壽溪頭作終日無人問一觥劍克莊溪潭詩有門外青山皆我有從今不必嘆徐滄之句夜夢寅拊背云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有隆遠有情何必苦相貴良一異也（閩書）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詩致其八世祖諱榕號端拱流余既著語於寤興之後矣門問貢士家藉君日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蘇味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生孫大賓末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材務生在蒙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爲延壽之徐先輩晚年有歸來延壽溪頭坐終日無人問一聲之句今釣磯草堂猶存予曾孫以休薄從廉官即不

屈爲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後種詩書遺子孫綿綿不絕貢士於先輩爲十一世祖於曾州郡掾爲八世祖詞章似先輩操履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於端拱誥之後。後村題跋

黃巷山唐黃璞所居山也璞家在福州人名其居巷曰黃巷後避黃巢寇徙是山下尚以黃巷名之徐寅黃校書閒居詩掇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盈頭猶著書。閩書

徐寅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身閒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又五言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苦貧貸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劉後村集

黃滔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進士除四門博士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於閩者若李絢韓偓王滌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傳懿輩悉主於滔有東山秀句集及文集行世洪邁序滔文贍蔚典則策扶教化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和有貞元長慶風祭陳林先輩諸文悲傷激越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如身生是時目擊其故楊萬里稱滔詩如聞新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游東林寺寒三伏而松偃數朝枝上李補闕詠草封山藥朝炙施禿僧退居詩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與韓偓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者也。閩書

囊山形如卧囊僧淵棨隱其下曰囊山院廟階甚爲宏壯外有放生池唐黃滔詩山有重囊勢門開兩徑斜深苔寒走澗瀨色上流沙寺外僧游處堂中聽雨花不知遺識地一一落誰家。閩書

大祐元年翁承贊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書錦黃滔贈以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語梁開平四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是客綱車朝帝却爲歸。閩書

俗傳羅隱出語成讖著有異跡若羅裳山之畫馬石深寫之石壁山書字及建安書窩雜所載余初尚未信其果此羅隱與否及讀楊文敏書窩雜記已稍信之因閱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方知隱學道修真人也。閩書

茅鹿門先生曉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

矣也。小品傳

黄滔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詩。上瑞何曾乏。毛衣
色難。推於五靈少。宣示百寮觀。形奇鸞駒潔。光交月兔
寒。已馴瑤草外。孤立雪花團。戴豸慚端士。抽毫躍史官。
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又省試奉詔漲曲江池。地脈
寒來遠。恩波住後流。引將諸派水。別貯大都春。幽咽疏
通處。清冷迸入頻。漸平連杏岸。旋闊暎梅津。沙沒迷行
徑。洲寬恣躍鱗。願當舟楫便。一附濟川人。此題一本無
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按唐制。登進士後。又
有試名奉試。前崔曙荊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
不用題韻。似特試者。非省試。一字亦決有誤。按此題注
乾符二年。在僖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寧二年。在
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寧。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
省試。而復題乾寧者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
試。而題誤作省字耳。然不可考矣。唐人試帖

崔道融

崔道融荊州人。以徵辟爲永嘉令。累官右補闕。避地來
閩。依大融。未發病卒。道融與黃滔善。其卒也。滔爲文
祭之。有云。識道縱橫。探驪握珠。國風騷雅。王佐謀猷。袁
安之謫泣。泫然。劉氏之宗。祇貫扶。十國春秋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梅花詩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
寒。方虛谷亦借不見全篇。余近見雜鈔唐詩冊中。此首
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
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
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
也。如蒲城縣學邑書雲麾將軍碑。已爲人擊斷。正德中
劉東泉謫居蒲城。乃用鐵環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
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
此亦奇事矣。[illegible]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
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造化
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白堂題春風曰。
吾懷成新絲。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
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若題跋到不
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
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illegible]

陸希聲

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希聲得之。凡五事。擫押鉤格
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
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至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沙門
䛒光。䛒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得幸於昭宗。希聲猶未
達。以詩寄䛒光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鳴者。應念江湖洪辟人。䛒光感其言。引薦
還朝。後至相。其力也。[illegible]

補

陳詡

陳詡，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蕭颯颯，廟前江水碧落落。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史館學士張齊賢出爲本道轉運使，至其廟，覽留題詩甚多，俱打去，獨留詡詩，方知名。（郡閣雅談）

補

印粲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按此詩乃太宗朝王禹偁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蛛章才上先焚草，御筆會傳旋制麻。粲五代人，然余見雜古系還載採詩，乃詔草，非諫字。（疑證錄）

翁承贊

承贊字文饒，福清人。舉唐乾寧二年進士，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後失節爲梁諫議大夫。自號狎鷗公。有詩集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並晝錦集、宏詞前後集共二十卷，俱軼不傳。余家收得册封閩王時律詩三十餘首，中多佳句，如窓含孤岫影，牧卧斷霞陰。吳宿尸臘孤帆，駐闕河參右雁陶天孫碧髮落潘翁鬢孫紅長淮月上，魚翻鬢荒渚人稀衢印蹤。松都舊日門人種，路是前朝禪子開。誠晚唐作手也。（搢紳脞錄）

補

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浦，見舊識僧亞栖。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栖。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歸夢武山西。吟猶向江村老，古性原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志錄）

補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翁承贊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詩話總龜）

出寧越門二里曰横山，迤西南爲惠澤山，一名獨山，爲南臺山，崒然屹立，俯瞰巨浸。臺上可坐百餘人。舊記越王餘善釣得白龍於此，遂築臺。表瑞臺高四丈，週廻三十六步，名釣龍臺。今市學矣。有宋米芾書全閩第一江山，趙汝愚隸古南臺，皆刻石上。臺西有靈溝廟，其地故名洪塘，有渡名翁州，而堤唐翁承贊册封閩王審知還，執於此餞別承贊，詩有登雲樓上方停槳，翁市堤邊又舉杯之句。（閩書）

補

顏仁郁

顏仁郁，泉州人，仕閩爲歸德場長。時土荒民散，仁郁撫之。一年孫貢三，二年田菜闢閭，三歲而民用足。有詩百篇，宛轉回曲，歷道人情，邑人從歌巷唱之，號顏長官詩。其勸農詩曰：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十國春秋）

能篤邑東有顏長官祠。仁郁稱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兵革，能篤志所刻詩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給之狀。余生三百年後，奉天子命守茲邑，首謁祠下，因

久韻以寄甘棠之思且使來者知我愛桐鄉之意云[illegible]
[illegible]藁

楊晁

楊晁字歸之閩人山中云背日流泉生來早逆風歸鳥入巢遲 纖吉

陳嵩

永福之澄潭山去城六十里五代時陳嵩居此嵩嘗出游有辭父卷詩云高蓋山頭日影微野風吹動紙錢飛墳前滴酒空垂淚不見丁寧道早歸寓旨唐人絕句又作陳去疾詩按大明一統志載此詩於南安縣高蓋山下以爲歐陽詹所作閩歐陽集無載乃知纂修當有攷

也 閩書

詹敦仁

詹敦仁字君澤避亂隱仙遊植德峰下上閩主繼鵬書累數百言繼鵬召之飲且欲留之命决祭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寧忍食漢廬頻顧漫勞思句强以抱痾不安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爲縣未幾辭去直造白代門居佛耳山自號清隱 十國春秋

閩詹敦仁復留從效問劉巖改名龑字音義詩云伏羲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濫觴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霸蔣羿僞鮑显窾羿興梁復踵已非時亦效前事龑杰自其一蜀賜是其二鄙哉仉皆名陋矣越纂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禾崴囗同是處忌居何柰缶圀及塈鏖作史難詳備府從儀傾危劉龔績帝僞吁嗟毒螫蠆睥睨飛龍位更仮雖同音形體殊未致虔學媿未弘來問辱不棄奇字雖雄傳搞文伏韓智因論部所聞敢布諸下吏從效付詩大加嘆服 清源文獻志

劉乙

鳳山安溪縣主山也五代劉乙隱其下乙字子真不知

何許人仕閩爲鳳閣舍人後隱是山與同域詹君澤友所爲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君澤嘗遣子琲訪之贈以詩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觀君澤所贈乙詩乙蓋高士也 閩書

南安九日山山麓有寺曰延福晉太康中所剏去山二里許其移山麓則唐大曆三年寺額歐陽四門所書也五代劉乙詩曾見畫圖勞健羨如今親見畫猶粗山之勝故可見矣寺故五十有四宋元豐間合爲延福禪寺云 閩書

黃子稜

補

世以考亭稱文公余癸巳陪遜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黄氏之亭後從徐存冰得見黄詩後五季亂黄端公子稜隨父禮部尚書人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祢宮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無此好溪山市樓曉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閒歿而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非愜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閩小紀

唐末侍御史黄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東觀山築亭以

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黄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閒侍御詩中句敬業堂詩話

韋添

僞閩中書吏韋添天字謎云分明頂更一卧真是點陽楔清異錄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幕客歸朝願補僥官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副使時有言其太驟者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閩人語

補

頗獧恐奏對間陛下難會太宗怒曰我自會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極有才思當下第作詩落句云惟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剌桐花後爲商州司室王禹偁贈詩曰年來復[illegible]事堪嗟載筆商州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剌桐花蓋爲是也剌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剌桐唯閩中有之青箱雜記

世人富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軓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詩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

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閩小紀

滑稽子

閩士赴狩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旅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子真壓枝天子何坐真人天下安有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未腊者故盛主楊梅閩士不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絶云閩鄉玉女含香雪吳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青明經對赤參軍清異錄

五代詩話七卷　楚　荊南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删補

廖圖

廖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贍，爲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爲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韋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於世。贈上人云：暫把枯藤倚碧根，禪堂初創楚江濆。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浣紗石云：真珠江在綺霞上，燕雀休誇大厦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溫真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拋。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齊己嘗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臨終寄圖兄弟云：僧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荊。風騷作者爲商摧，道去碧雲爭幾程。雅言雜錄

廖圖在永州有江干感懷詩云：正悲世上事無限，細看水中塵更多。北夢瑣言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雪。有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華山隱者云：先生人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昭禹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守，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二百首。全唐詩

劉昭禹聞蟬云：一雨一番晴，山林冷落青。莫侵殘日噪，正在異鄉聽。孤館宿漁浦，扁舟離洞庭。年年當此際，那免鬢凋零。雅言雜錄

昭禹有送休上人之衡岳，經貫冠卿舊居二章，甚稱於時。昭禹善詩，尚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驚服，以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文昭王，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十國春秋

畢田

羅漢藤後洞有藤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藤。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蔭跡杳難尋。祇餘藤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湖湘故事

合水湘中記云：在縣郭內，其水甚香，湘鄉本名湘香，以此水而名。畢田詩云：坎上浮圖已拂天，爛蘭餘韻尚依然。九重無復修常貢，空有香名與邑傳。神鼎山在湘陰東北，絕頂有丹井，上有巨人跡。畢田詩云：對分明仙跡在，誰知成仙去幾千年。深藏寶鼎今方出，合得丹經與世傳。大哀洲在湘陰縣四十里。博物志云：舜崩於蒼梧，二

女以淚揮竹竹盡成斑畢田詠玉帝南巡去不還翠蛾望斷楚雲閒波寒剩寫湘弦怨露冷偏滋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嶙峻㨿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石霜山在瀏陽南有崇勝禪寺昔普會禪師居衆千餘名其堂曰枯木廉使丞相裴公常留玉環象笏於此畢田詠石上泉華噴猛霜境奇因此闢禪場使君環笏留何用枯木千餘滿一堂擲鉢峰湘中山記云昔慧思禪師居般若臺常擲鉢乘之赴陳帝召畢田詩應將鉢渡鬪禪通擲去乘時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於今相續闡宗風凝碧在南岳石橋畢田詩四面山屏叠萬重古崖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瑠

璃世界中朱陵洞口有泉飛下千仞名水簾畢田詠洞門千尺挂飛流玉碎珠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羅爲帶月爲鉤鷲峯山在長沙北二十里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鎖昇煙雲中雞犬仙應遠山下鷲峯石轉碧湘滄波因海變遊戲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醉鄉湘中別記云後漢有鄉人忽辭經三晝夜言與天神共飲後任陽羨令俄仙去畢田詩三宿酣神醉鄉名因此喧山中千日者自合是仙都 零陵總記

王鼎

王鼎湖湘人字則之有洪州西山詩云林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每十二家議者謂必無答第後果然嘗作瀟湘詩云棲息鴈難止小池性靈閒雅衆僧希蒲洲日暖依花立江浦烟深帖浪飛遺羽參差沾水沫餘蹤擲翎叠印苔痕晚來林徑微風起何處相呼著對歸 詩話總龜

李弘臬

李弘臬唐末入座善夷之子善夷左遷武陵李官弘臬爲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授學士每臘奏至京詞臣降歎少攻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幾經壇店老花猶帶澗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著霞衣侍玉皇 雅言雜載

一統志云銅柱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弘臬爲銘有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名求立誓 通鑑綱目質實

廖融

廖融字元素隱於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己陸蟾王元皆一時名士爲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關往道南岳宿融山齋留詩云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巖翠濕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相留宿草堂融贈天台逸人云移擔託禪子攜家上赤

補

城拂琴天籟寂歌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曉鳥歌春谷晴
又聞求桂樹載月十洲行又題寺中古檜云何人見植
初老對梵王居山鬼暗栖托樵夫難破除聲高秋漢迥
影倒月潭虛盡日無僧遶淸風長有餘夢仙謠云瑣樹
扶疎繫碧雞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旋節搖波影珠閣
笙簫吹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到五雲車星稀
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伎云神仙風格本
難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春殿暖碧芙蓉笑水
宮秋寶車鈿剎塵埃鎖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色衰歸
故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云未
向漆園爲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傳家奕世無金玉樂

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橫別澗隔花幽犬吠深雲到
頭終爲蒼生起休戀耕烟楚水濆融卒刺史何承矩葬
之進士鄭鉉表其墓郡閣雅談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因
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
六十日果卒詩話總龜

潘若冲

潘若冲罷桂林經南岳留鶴一隻與廖融贈詩一章云
蛸格數年同埜興一官才罷共船歸稻粱少飼教長瘦
羽翼無傷任遠飛側耳聽吟侵靜燭御花作舞帶斜暉
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伴高人向釣磯又有詩寄融云秋

補

來頻夢岳雲白別後應添鶴頂紅後至維揚聞融與鶴
相繼而亡感賦絕句云南岳僧來共歎嗟風亭月榭已
荒蕪先生去世無十日留伴高僧鶴亦徂雅言雜載

任鵠

任鵠字射己富有學問題君山云不礙揚帆路盤根壓
洞庭波濤四面白雲外一堆靑魚躍晴波動龍歸石洞
陰終期托名畫爲我簇屛送王正己歸山云五峰靑
莽天風下挂飛泉琴鶴同歸去烟霞到處眠鹿跳霜葉
碎虎嘯夕陽川獨酌應慵拜排空樹影連雅言雜載

廖齊

廖齊父爽直嘗爲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於民舍見父

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
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蔽子孫青瑣後集

王元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
得句中夜必先起燃燭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云
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
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郡閣雅談
登祝融峰詩云草徑到孤頂身齊高鳥翔勢能撐翼軫
翠欲滴瀟湘雲濕幽崖滑風梳古木香晴空聊縱目杳
杳極窮荒題鄧眞人遺址云三千功滿輕昇去留得山
前舊隱基仙兒白雲常掩映不知人世幾興衰松檜風

觸霓莊動櫻葉霜沾鶴翅寒近代無人繼其事野泉晴
月瀉秋池贈廖融云件行惟瘦鶴無事不深雲雅言系述
元有弔賈島句云江城買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唐宋遺史

李韶

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窮題司空山觀云梁代真人上紫
微水盤山脚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
歸識者謂韶必無名果如其言王元悼之云韶也命何
奇生前與世違貧棲古梵剎終著舊麻衣雅句僧抄遍
孤墳客弔稀故園今竟在應見夢中歸雅言系述

翁宏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寓居韶賀間不仕能詩宮詞云又
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幃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
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愁夕蕭颯暮蟬輝秋風云
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
首飛黃葉湘濱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塞上
曲云風高弓力大霜重角聲乾海山云客帆來異域別
島落蠻樹中秋月云寒淌萬國土冷闊四維櫓曉月云
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峽云萬木猿啼曉孤
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賣珠客誤入射猿家細雨云
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
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廖融南遊宏有詩云病臥瘴雲

補

間蒔苦憶竹陽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壯志潛消盡
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宏以百篇示融
融謝云高奇一百篇見造化工全積思游滄海冥搜入
何方神珠迷罔象瑞玉失雕鐫休歎不得力離騷萬古
傳王元懷宏云獨夜思君切無人知此情滄洲歸未得
華髮別來生孤館木初落高窗月正明遠書多隔嶺猶
念沒前程雅言系述

裴諧

桂州有裴諧者唐人裴說之族武穆王時隱於桂嶺工
歌詠湘江吟云風吼山火斷潮落崖水高佳句也十國春秋

石文德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矮陋短小酷好學博覽墳史經目
不忘常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纇數百條辨駁之識者
謂史通不能過也素不善草隸詩律一日得晉帖數紙
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倣久之迥出儕輩遂工於詩遊
遊湘漢間無所知名文昭王時僦居長沙累獻詩丐用
王以貌寢故不加禮文德用是困窮恃會有南宅王子
者素重士延致門下王怒甚欲庭辱文德而逐之未幾
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
稱許力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秦國夫人彭天策學士
輩各撰挽詞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其一云風流猶郁
冷花謝漢宮秋王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

而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人邪。遂品為挽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甚親重之，名其鄉曰儒林屯。日會燕長春堂，王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弘皐詩先成得之。文傳擣進加美焉，王復賚以玉蟾滴，由是諸學士多疾其能。尋中讒出為融州刺史。十國春秋

何仲舉

何仲舉，營道人也。美姿容，俊邁絕倫。少時，母常挈挾仲舉入見，年十三，家貧輸稅不及，因李弘皐為營道令，怒之，命荷校繫獄中。或言仲舉雅能文，且工鐵，弘皐遽召問曰：若能詩，吾當貸汝。仲舉援筆立就，有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之句。弘皐大驚異，延之館事，與講鈞禮。

仲舉由是鋭意力學。天成中，入洛，會秦王從榮為河南尹，傾身下士，仲舉與張抗、江文蔚同遊其門。踰年，遂登進士第。時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秦王詩曰：碧雲章句裁離戶，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賜所居鄉曰進賢，里曰化龍。未幾，歸事文昭王，為桂管觀察推官，會王承制建天策府，置十八學士，而弘皐方倚用，仲舉感弘恩，辭策名中郎事弘皐、徐恭，弘皐遂加引薦，同與十八人之數。久之，出為全州刺史，已又改衡州，以壽終。先是，楚地多詩人，最著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貴伯仲諸子間，獨弘皐推轂仲舉為甚，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有云：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是傾地歎曰：何仲舉故詩家之高逸者也，其見重如此。十國春秋

路洵美

洵美，唐相巖之元孫，有夜坐詩云：簾捲竹軒清四鄰，無謠聲滿從吟裏轉，月自坐來明。草木露華濕，衣裳寒氣生。難逢知鑒者，空復此時情。競傳於湖南。雅言系述

伍彬

伍彬，邵陽人，初事馬氏，題分水嶺云：前賢功及物，禹後更誰儔。不及古今色，平分南北流。寒衝山影岸，清遶荷花洲。盡是朝宗去，潺湲早晚休。夏日喜雨云：稻禾出看

花徑涵漁翁來，親竹惜流辭。宮云：蹤跡未諳龍鷺客夢瑶。先秋歸静柏淵，歸閒寥離書其屋。云：圓碧綠水清節歸。紫薄生要路，貧無加深。卽老遊聊猶隨原，苛遶壁傍竹簷鳴。援倚茶川去，初逢穀雨晴。路換詩云：老終秋鬢白。點眺諸峯前，庭樹鳥翎吟。山旅人尚照，寒巖落桂子。野水過茶煙，已終勞生念，虞心向竺乾。雅言系述

徐仲雅

湖南徐仲雅與李弘皐、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於世。明大話，肯云北精從風流，王衍事輕浮，出門逢叫人，顏色必不樂，肥膚如玉潔，刀切絲不折，半日無明大，此輩總餓殺。雅言系述

補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莖玉拆破春風兩向開（湖湘故事）

徐仲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天斜掩一天春又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曾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郡閣雅談）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闌干其富貴瀟灑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窻歸夢無人喚銀鴨鑪香燼銷聊效其體也（苕溪漁隱叢話）

東華觀在邵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枝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焉下遊人以手撼之則千萬枝皆動伯國時天策府學士徐東野謫居於郡賞玩無已題詩並為序云撼一枝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白大出其根青竿入其腹漢高帝琥珀枕貞君茯苓人疑其孕也詩云半已化為石有靈通君湖生逢甘雨露老值漢風霜乃滴蟾心水能遺蛻骨香應於毫末後曾見幾興亡（雲蓬總記）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為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草榭春妍麝風衰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嬈弄

補

色紅芳搜水脈湘心滿遍謁靈根楚底通滿浦迹留芳草申急灘牽斷綠楊風藉梢逆入銀塘裏蘋迹潛來玉井中販錦籬畔聽處落梅枝冷勝江湖煎開淨潤苗柳劃破捷橋下釣魚（湖湘故事）

西江詩話以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為膾古未有此詩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幕客徐仲雅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仰吳楚疑涵水紅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遊湖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野客叢書）

補

文學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詢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弘皐處詆得東野詩浮脆輕艷皆鉛華歌舞婧一時稱耳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青宮日城剪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圓不大蔬妙予無多薄霧籠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幾奈君何又得弘皐雜文十卷皆朋枝章句難齷齪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玉壺清話）

廢王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迹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為武安節度使非能真知仲雅也而浮慕其名署為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

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𢌞文牒仍辭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諾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暇日覩鄰僧剃櫻樹咏以見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十國春秋

歐陽彬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妓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稱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

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因居無何聞西蜀圖將幾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恐汝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賤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為篙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覲朝天賦蜀士大悅擢為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彬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叙昔時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情史

劉章

劉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才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雅言雜記

陸蟾

蟾嘗寓居攸縣司空山好神仙辟穀累月題廬山瀑云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岳色寒和得湍功殺亦難晝噴猿鳥落秋引斗牛寒流到滄溟杳湖濤更好看春莫

經石頭城云六朝多少事惆悵思悠悠落日空江上子
規啼渡頭蒹葭浸廢壘烟霧拔殘沙今古分明在那堪
問九秋 雅言雜載
聞子規云後夜人清明遊人何處聽花娘斑竹廟雨微
洞山亭樹殘月欲落路闊酒正酣衆角方在夢誰念爾
勞形 雅言系述

李觀象

五代李觀象爲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酷恐及禍乃
寢紙帳臥紙被紙帳詩云清影四面刹溪雨高臥梅花
月半床蘆窩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不覺來虛白
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上氣何妨留我
白雲鄉 擧集

張子明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有詩名孤鴈一篇最佳云隻
影翩翩下碧溪傍他鷗鷺下銀塘雖逢夜雨迷深浦終
向晴天著舊行憶伴幾回思片月蛻翎多爲繫繁霜江
南塞北俱關念兩地歸飛似故鄉 雅言系述

熊皦

九華山人熊皦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
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栖閒居云深逕野花滿
禽聲靜兒嬉人恐是仙又云應聽啼鳥夢醒後僧歸落
花春盡時 雅言雜載

高仁矩

高仁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
贈徐學士云撥拂琴絃靜院吏收詩草下閒庭 雅言系述

曹松

曹松舒陽人題僊山舞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二披
芝田草木香贈陳先生云讀太玄經秋離騷注案同擧
夜燈微寐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
葉飛 雅言系述

張迥

張迥少年苦吟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
雅道有寄遠詩云錦字憑誰達閒庭草又枯夜長燭影
獨天遠鴈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
因看朔方圖携卷謁齊己點頭吟諷爲改虬髯黑在無
迥拜爲一字師 郡閣雅談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
己改爲虬髯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
己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
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
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己
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
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張乖崖作牧有一絕
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

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贅錄

狄煥

狄煥南嶽曉望云數點當秋霽不知何處峰嶽路松云嶂雨鄧歸海鈿兩條翠色下瀟湘 雅言系述

煥字子炎梁公之裔寄於南嶽以林泉自適題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籠灞岸煙暝夾潼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麽 雅言系述

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 詩話總龜

送人遊邵云春江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煙裏棹將遠渡頭人未歸漁家侵疊浪島樹掛殘暉況入湖湘路那堪花亂飛 雅言系述

曾弼

曾弼長沙人與逸人王元為詩友宿玉泉寺云山齋雪庭月池印一天星君山雲翠壓魚龍窟寒堆波浪心 雅言系述

蔣鈞

蔣鈞字不器營道人與劉洞陳甫為詩友寄柳宜云閒夢書邊作孤學曉秋粟達茅廬戎昱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鈞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 雅言系述

林楚才

補

林楚才賀州富川人贈黃損云身閑不假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 雅言系述

陳甫

陳甫字惟岳吉水人贈黃鼎云清時不作登龍客綠鬢閑梳傍草堂漳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壠遲 雅言系述

戴偃

戴偃金陵人少工吟詠不求仕宦自稱玄黃子人多號曰處士唐末避亂湘陰會文昭王務窮侈靡國中不勝其苦偃作漁父詩百篇諷之有云總把咽喉吞世界盡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亦深王得詩大怒一日顧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未測王指遽曰偃故詩人深為流輩推許今方貧悴大王置之參軍王傳問足矣王曰日來數吾詩大煩魚釣者流宜賜碧湘湖居之即日令遷居湖上 十國春秋

鄧洵美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二年中第與司空昉少保傳同年謁劉氏不禮歸武陵時周氏有其地辟之幕府未幾司空自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鶯谷喜同遷閒河契闊二千里音訊稀疏二十年君已遇知依玉帳我無才藻綴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泣然洵美和云詞場幾度讓先鞭令

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當年驟名早已超三院侍立仍折步八磚今日相逢翻自愧閒吟對酒倍潸然相國歸逆俗輙辭以疾不行相國詰同年少保公公又爲詩寄云衡陽歸鴈別重湖郎到同人一紙書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綠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葺舊居南望荊門千里外暮雲重叠滿晴虛周氏疑向羨洩其密謀急追補易俗場官而還害建隆初王師下湖湘相國復經衡陽弔之曰侯門寂寞非知己澤國悽惶似旅人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雅言系述

何涓

何涓襄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緯以古鑑詩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鑑何涓一夜賦瀟湘詩話總龜

張觀

張觀性沉靜未嘗草書自詠云保心如止水爲行見貞書以爲著題桂苑雜錄

蔣維東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零陵雜記

蔣密

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

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詠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誦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三楚新錄

成幹

峽山紅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幹詩云杜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朝寒食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生零陵雜記

韋鼎

廖凝居南嶽韋鼎贈詩云君與白雲隣生涯久忍貧姓名高雅道寰海許何人嶽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畔孤鶴自相親郡閣雅談

梁震

梁震既知尉王克勝厥任因請退居監利王爲之築室於土州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荊臺隱士題院中壁云桑田一變賦歸來爵祿焉能浼我哉黃犢依然花竹外清風萬古凜荊臺每詣府輙跨黃牛至廳事以爲常子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叙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是終其天年十國春秋

高若拙

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

不免大外自分明從爾覽之詞意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己將來但恐貴與後果如其言錄天定

王處厚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發第後出郊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賓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錄天定

孫光憲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綺豔紀詩話

孫光憲蜀之貴州人事荊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疏雨濕春愁秀句也李後主之細雨濕流光本此詩話蜀中

孫光憲竹枝詞云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又亂繩千結絆人深越羅萬丈表長尋楊柳在身垂意緒藕花落盡見蓮心全蜀藝文志

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二楚新錄

師兄者作披道服在荊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何不道鳳來原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師曰是兄其人偷揚而退僕阜虔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論其事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歎之學吟者可不戒哉北夢瑣言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南唐周后

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後主嗣位册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

緩此譜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十國春秋

南唐小周后

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惠后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請用樂鉉曰案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舉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請答拜佑以為王者曆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絕憐愛之後主製樂府豔其事有衩襪金縷鞋之句辭甚猥頗傳於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燕羣臣韓熙載以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來忘卻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猫兒患赤瘕娘來謂再娶周后也猪狗兒謂盡以多年也赤瘕目病猶有目疾則不能捕鼠謂不見內子之年也十國春秋

前蜀太后徐氏　太妃徐氏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者必有甚惡此春秋為之深戒矣前蜀徐公有二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徐以獻太祖遂納之各有子長曰翊聖太后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淫佚穢黷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為名恣風月煙花之樂雉駕轔轔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肉徑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甚也順聖太后題青城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道同躋

盡嶽訪眞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彩交寥廓外。金絲䆮揭翠微巔。惟慚不敎蓮召衆。從上昇平萬萬年。翊聖太后。纔門獲陪攀蓬萊。殊容同涉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翊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嘗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步九疑山。日照堆嵐廻。雲橫積翠閒。期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太后又曰。其謁丈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暫駐。彩仗擢金徽。清淺山羅碧。紅霞擁翠旂。九疑由未遠。無路繼湘妃。翊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嶽低。深谷遠林奇石簇。節輪雙剪翠雲齊。步粘苔蘚龍門滑。日閃煙羅鳥徑迷。只道窮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后又曰。登丹景到玄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嶺岫前。似看曾近畫圖無。翊聖又題金華宮。再到金華頂。玄都動道心。天接分景色。山鎖並樓空。而淨前山秋霧吹去路。開翠屏來流泉水。何必蒙蓬萊。翊聖太后[illegible]日登臨紅霧接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雪。聲嬌斷和臉邊霞。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翊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廻雲水遊丹景。因與真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玎璫。松梢月轉琴棲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禱六銖宜鎮俗。惟期聖祚保遐昌。

翊聖又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船任逍空。寧持無水注寒泉。蘭若有花開曉色。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滿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翊聖又題彭州歸平詩云。尋眞遊聖境。懿禮到歸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貌。僧祖師名。夜月登壇。松風滿磬聲。翊聖又曰。雲浮翠輦到陽平。眞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翊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風致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湧雲根綠。光搖鐵樹紅。印金標聖蹟。飛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西日鄉紅。須來去各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浮疑謁六通。願成修行事。永護保延洪。翊聖又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絢爛還不勝。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水澄。順聖又題天廻驛云。因尋[illegible]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卻恨煙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翊聖又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尤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卻被江山看出行。謹按以翰林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列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紈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叢才妖志。假以風騷。庇其游幸。頂女史　時之大夫游人聽代之事。及唐朝與代之孫。遇蜀行。流淫

之士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盛衰君臣淫佚之所致也於是亡一君破一國殺九子誅十臣殄成萬家流移自郡其次六宮嬪御捐紅綠於行途十宅公主棄金珠於逆旅子虛之室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隨君在後有咏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又僞虔公有傷廢國詩云宋極志來數有爲歌聲才歇便興悲帝年陵主祇顧歡指鹿爲臣盡破家中禁夜守空鎖月後庭春拔偶開花兩朝帝業皆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鑑戒錄

李昭儀

昭儀李氏名舜弦梓州人酷有辭藻後主立爲昭儀世所稱李舜弦夫人也所著蜀宮應制詩隨駕遊釣魚不得詩語篇多爲文人賞鑒十國春秋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衍詞名瓊瑤集其妹爲昭儀亦能詞棘有鴛鴦枕上忽然驚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詞品

閩后陳金鳳

陳金鳳閩主王延鈞之后也蕉陽日造綵舫數十於西湖延鈞御龍舟觀之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鬭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金鳳外傳

小吏歸守明弱冠白皙如玉延鈞嬖之日侍禁中爲綠

補

與金鳳通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於金鳳造纏金九龍帳於長春宮極其靡麗延鈞歡甚益昵歸郎日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後李倣盛飾其妹春燕以進冊爲賢妃不復御九龍帳矣元夕御大酺殿觀燈賜宴各獻大酺樂前翰林學士承旨韓偓感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渥滿珠難盡容殘下易淹借問明月上莫道夢魂遙金鳳外傳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也後隨王衍歸唐中途遇害及孟氏再有蜀至昶又有花蕊夫人費氏作宮詞百首者是也後隨昶歸宋十日召花蕊入宮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而晉邸數諫不聽一日從獵苑中花蕊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獸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鐵圍山叢談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中有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筆書乃花蕊手寫而其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辭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今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爲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荆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當世亦攻驗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嘗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

章。因錄於此。其詞曰。五雲樓閣鳳城閒。花木長新日月
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會真廣殿約宮
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
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
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
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
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
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
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
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

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
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
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
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
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篥來抄
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斸青苔。宣賜龍池再鑿
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宮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
殿。背倚城牆向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
知。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
裏。看教鸚鵡念宮詞。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繞曲
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
呼。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
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
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宴賞花
開。宮女侵晨探幾迴。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
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
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
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
腰。傍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迴拋鞚抱鞍
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

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內人追逐採蓮
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鬥濕羅
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伴歌
舞。夕陽斜照滿衣紅。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製
裁。每到岸頭長拍水。競提纖手出船來。早春楊柳引長
條。倚岸緣堤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搓出綵絲
絛。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
暮。傍池行困倚桃花。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
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寒食清明小殿
旁。綵樓雙夾鬥雞場。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被十
牀。

余閱此詩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併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俟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濕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蘂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褁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揮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杯水上來漁隱叢話

花蘂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爲後主生辰矣五國故事言十一月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十國春秋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花蘂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illegible]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蘂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illegible]錄

娘字俗書也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花蘂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illegible]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樹鳩曰泥鳩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鳩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老學庵筆記

王建宮詞云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若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漁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蘂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西溪叢語

杜工部閬山詞一點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渚中云一點花蘂夫人云水脈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留青日札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益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漁隱叢話）

蜀王衍好衣紫披彈所幸花蘂夫人善詩即世傳宮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亦僭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畫像不知是神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稗史彙編）

花蘂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

時聞杜鵑書未畢為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蘂兒宋祖時猶作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詠為有隨所行而書此敗節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蜀中詩話）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蘂夫人蜀亡入後宮宋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為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繫敵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七修類稿）

孟昶敗時精兵尚十四萬宋師止三萬耳太祖以蜀亡問費答詩云云太祖更寵愛之尤工填詞入汴時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調寄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催行遂止半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費能抗節從昶母此詞不發為輕薄惡札哉然審徵奉表寅遂促裝一女子與十四萬小人又何責也所傳其宮詞百首清新艷麗足奪王建張籍之席蓋外間摹寫自多泛設終是看人富貴語固不若內家本色天然流麗也王平甫放王恭簡所集云止二十八首然其餘別無可採同手筆一格故仍之（宋詩小傳）

耿先生

耿先生南人慶氣深女好讀書為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變現恍惚莫知其所由來為女道士自稱大白山人保大中召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常被碧霞帔手如鳥爪題詩牆壁又自稱比大先生（耿先生傳）

童氏

童氏江南人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士道釋人物當時搢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曰林下才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裏能以丹青寫外邊後不知所終（宣和畫譜）

補

李芳儀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後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瑞廊。後庭一曲風景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翅。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夏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在。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尤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稗史彙編

補

任氏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闌於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篋中、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詩、任曰、此是妾書桐葉詩、爭得在君所、侯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闌得之、即知今日之聘、非偶然也、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玉溪編事

補

黃崇嘏

王蜀有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諸生姪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補

詩驚駭不已遂召兒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怙惟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卻貞潔郡內咸嘆其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玉溪編事）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孟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掾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丹鉛總錄）

南楚材妻

五代末潁梁人南楚材遊陳潁間潁州欲以子妻之而楚材已娶薛氏以受潁守之恩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鑑圖其形並作詩題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玉鏡端已驚顏寂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宋唐遺史）

素娥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鄜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白疋及生饌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艤東更衣修牋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民家子善音謳筆札翰能作詩曰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神魂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陽問答）

單氏

成都妓人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塵點名士多稱之（宋遺史）

張太華

蜀政初蜀後主與妃張太華同輦遊青城山九天丈人觀月餘不返李廷珪諫不聽又數日雷雨大作太華震死以紅錦龍褥裹瘞觀前白楊樹下翌日輦回慘悲痛無已既數年錄師李若冲晚霽閒步見樹下一美人學倚雪風吟詩曰一別鑾輿今幾年白楊風起不成眠常思往日椒房寵淚滴衣襟損翠鈿若冲前問之斂衽答曰我蜀王妃張太華也幽魂尚滯乞賜超拔若冲為道長生金簡生神玉章度生人世夢太華來謝璧間題書一絕云符吏匆匆叩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卷經蜀主聞之厚賜若冲是後嬖花蕊夫人寵冠後宮矣（全蜀藝文志）

蜀宫人

李昌美帥成都士人陳甲館於雙流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輩笑語花園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宮華小雨廉纖梅子黃曉雲收盡月侵廊傷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有鬼耶按蜀檮杌宣華故苑名 聞見後錄

耿玉真

南唐盧絳病痁夢白衣美婦歌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罷勸酒曰妾

耿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後入宋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宛如所夢問其姓名曰耿玉真其地則固子坡也一說盧病痁夢一白衣婦人令食蔗遂愈且曰太尉當富貴可詣都下妾有一詩一縑以助行妾乃玉真也他日孟家陂相見其詩云清風明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絳後於孟家陂賜死同刑婦人曰耿玉真宛然夢中所遇也 詩話總龜

莘七娘

莘七娘五代時人從夫征討夫殁於明溪鄉七娘葬焉而即居於明溪七娘死合夫塋人莫之靈也明溪者延

汀接境要道是有怨箭司驛驛在七娘墓處一夕客假館驛中夜聞吟詩聲甚悲客驚異使反之再誦琅然其詞曰妾身本是良家女幼習女工及書史笄年父母常愛惜遂使良人作鴛侶五季亂離多寇盜良人被命事征討因隨夫逐道途間忽染山氣命喪軍令嚴肅行緊急良人命沒難收拾獨將骸骨葬明溪數尺孤墳空寂寞屈指絲今二百年因時絕祀長蕭然未能超脫紅塵路妾心積恨生雲煙達旦客語鄰並書其詞壁間去自是鄉人構室墓前祀之禱祈響應每有草寇攻掠屢獲神助宋嘉定中勅封惠利夫人復加福順夫人相傳六月十一日為神誕自宋元迄今士庶虔恭賽饗毋敢

少懈宋文天祥題廟詩曰百萬貔貅掃犬羊家山萬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妖虜慚死明溪聖七娘 閩書

石真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迹頗著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忠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懿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豔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閒雅月華有百尺瀑泉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醲之句問其家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母真

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館，孫回望無復人宇矣。（步異志）

九龍妃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懶眞子）

南漢美人

素馨斜在廣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漢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後遂多種素馨於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勝於他處，以彌望悉是此花，又名花

田。方信孺詩：千年艷骨掩塵沙，尚有餘香入野花。何似原頭美人草，風前猶作舞腰斜。余詩：花田舊是內人斜，南漢風流此一家。千載香銷珠翠上，春魂猶作素馨花。（廣東新語）

花田人以種素馨爲業，其神爲南漢美人，故采摘必以婦女，而彼中婦女多不簪戴。有詠者曰：花田女兒不愛花，縈絲結縷餉他家。貧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廣群芳譜）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坰。香魂斷絕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焦氏類林）

夢中女子

東南役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樸陋，敝壞頗甚。有人居梁太保處，有遠房弟伯升秀才寄居之。既逾月餘，長夕甚安。一日晝寢，夢覺久之方寤，乃曰：適夢一女子立而呼曰：聽妾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因再嘆而覺，竟無他詠。（鑑誡集）

十八娘

荔枝譜：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俗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周必大詩：白蓮逅億二千外，丹荔遙招十八娘。（韻府）

僧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時名上凌煙閣，豈羨當年萬戶侯。王諭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illegible]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杖錫去。富春中居山大雄寺，南詠茅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歌和者少新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

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釋史彙編

補 貫休投詩於武肅。其後昂遺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貫休詩於碑陰。見重如此。十國春秋

補 羅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爲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獻口號曰。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鏐自是厚禮之。僧貫休懷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青雲千里遠。白髮一莖無。風滿潮聲惡。天空角韻孤。別離千萬里。何以慰榮枯。唐詩紀事

補 貫休思登南嶽。遂擺簦遊荊南。與吳融相遇。往復酬答。心相得也。會節度使成汭以誕生日得歌詩百餘章。而

貫休詩與焉。汭令幕僚鄭準詳其高下。準害其能。置貫休詩第二。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已而汭問筆法於貫休。答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豈容草草。汭不勝其忿。遞放黔中。因爲病鶴詩云。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久之再至荊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云。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湯。下彼巉崒。聞蜀風景。地寧得一。富人侯王。且爽摩詰。龍角日角。紫氣盤屈。揭日月行。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穆穆蜀俗。整整師律。鬚鬢垂雪。忠貞貫日。四方蘇活。萬里豐溢。無雨不膏。有露不滴。有叟有叟。無寶行賚。一瓶一衲。既據且貧。幸蒙顧盼。詞綴思藝。軒鏡光中。願如善吉。高祖大悅。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號禪月大師。十國春秋

補 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賓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己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遞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於龍興寺。曾有諷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灂灂。風吼如劚。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氣不復。蝗兮蠹兮。東西南北。上聞之。雖被疎遠。而亦不甚罪焉。十國春秋

補 上建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蜀檮杌

補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爲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屬。皆怪古不媚。草書尤奇崛。天復中入蜀。賜號禪月。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今御府所藏。有夢遊仙詩。宣和書譜

貫休婺州蘭溪人死於蜀爲詩有極奇處亦有太粗處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爲人嘲作失猫詩此類是也
然道價甚高年壽亦高蜜與李頻交而老依錢鏐不肯
改一劍霜寒十四州遂入蜀秋寄李頻使君詩云務簡
趣誰陪爲吟共落葉和秋蟻落僧簷野屐求留客朝
嘗洒憂民夜畫眠終期冒風雨江上見宗雷第四第六
句好。瀛奎律髓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惜李花此貫休禪師句温
日觀書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龍鸞於後。益州題跋

亦梅檀塔六七級白藕蓮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
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問曰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

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 唐詩紀事

沉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貫休詩
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也 稗史彙編

寥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詩見誦貫休齊己詩便不必問
今塵交話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

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真風含素髮秋色入
靈臺方可言詩 留青日札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郎
元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遺窮通此别不堪悲貫休逢
周樸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發第而括官未
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於當時之君而反
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 留青日札

貫休書西人陳陶處士隱居云有叟傲堯日髮白肌膚
細妻子亦讀書種蘭溪東白雲有奇色紫桂含天風
即應迎鶴書肯羨於洞洪又云高步前山前高歌北山
北數載賣柑橘山資近又足 全唐詩錄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起及秦築長城時不
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郡城非
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
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
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謂不知何據余

按貫休賦杞梁妻數正無據而說亦有因蓋築長城以
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
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
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
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
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
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須洞相傳世遂以爲
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
死於何事遂以梁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耳今遼東前
屯衛中所芝蔴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
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

補　補

影響附會而形容愈遠愈失其本真者也〔全劉子〕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巳經十日窮荆棘因脱懶矣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邊亦曲盡貴公子之態若貫休蒼自拳五色毬迸入它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言之句描便甚矣〔梅林詩話〕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春宴詩云此中歡在藥洗徑堋紅樓院應制云羅綺此中歡可鈔則先巳有人道之矣〔留青日札〕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謂此體魯直剏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以賀知章口

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叙參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郎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野客叢書〕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今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余因思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余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法藏碎金〕

補　補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時有詩名曰松齋自題其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餘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又詩僧貫休有山居詩云一卷旗目在案頭橫枕蘚障濤和瀑聽伊樞從雲泉從心石挂經開行不覺過天和子寢深北動微塵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惺惺子以致政閒居居常逍遙閒覽二公詩而知二公意是知道同者無賢愚無古今適自抽毫合而書之得趣然味適然適撓〔法藏碎金〕

見公嘗陳抃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猨鶴到京華牙則市井牙行也以仕宦而相紐結之人則又下於牙如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吾乎上識利云白丁若無功花插鬚及時開色久在筆貝媒亦生疏聘娶太晚遲爲鏡徒相翻憐故疑名欲棄從人還窮意啟深長媒亦疑兌他人乎放蛾亦笑兌他人乎〔留青日札〕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留偕淵明把酒椀送陸靜修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是事醉如

山谷題跋

因讀禪月有懷王遣使君詩云刻削生銜為事業乃通豪俊作槌鉗令人歎息古已如此 侯鯖錄

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筝柱鴈相挨此下里鄙俚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蚊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夢溪筆談

休每得句云只排供養佛故傍嘯武昌樓一云風清江上月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 全唐詩話

杜甫詩云寶巢采鐵闕或作鐵字殊不可解在貫休詠劉

五代詩話八卷 杞菊軒

九疑草頭瘴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閑澀之紫綾貫休云新兩趙粟鐵又云粟不相皺落印粟趙也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山水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峰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讚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 夢溪筆談

禪月夜倚龍樓中居營健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暉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愚休之習也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性情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慄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落困躓之際其詞卑而語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夸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一定而不能易者 西清詩話

志端

江南野史云偽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

五代詩話八卷 杞菊軒

皆驚迟日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誦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喜而釋之

十國春秋

謙明

南唐僧謙明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驚駭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嘗見使人云僧中秋失色陰晴與夫秋同東坡中秋月詩云獨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為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

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漁隱叢話

補

亞棲

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藏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面說偽妝詩既凡惡而字畫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詩有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篇皆貫休已下詞格東坡志林

補

處默

吳越紀事越僧處默題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吾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耳(後)誠齋詩話

補

楊嬌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工不甫曰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子語也詩話然此寺在錢塘故有吳地越山之際或以田莊牙人譏之但不害寫物之妙后山稍爲一句是也越那伊高矣然名之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山谷稍爲一句曰論勝十年書是也因書諸此以見詩法之無窮瀛奎律髓

補

福全

與茶而幻出物象於湯面者茶匠神通之藝也沙門福全生於金鄉長於茶海能注湯幻茶成詩一句共點四匙共一句泛乎湯表小小物類唾手辦耳檀越日造門求觀湯戲全自咏曰生成盞裏水丹青巧畫工夫學不成卻笑當時陸鴻漸煎茶贏得好名聲清異錄

補

法常

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婆娑世界傳傳神信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虞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渺而不思覺也清異錄

補

懷濬

姊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寧初如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異而釋之詩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北夢瑣言

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之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會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卻垂簾舊溺烟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沽債故時輩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衆當無事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伴杜甫詩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寄於巳

云雖悟出楚三千窕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
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
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幾萬古遺
新水不止無如隱守異之然南方浮居能詩者多矣余
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嶂雨潮落半江天又云鶴傳
客分題僧甚爲饒人下着低不減古人 全唐詩話
歐陽炯與同僚納凉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
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做不休可
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
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
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

五代詩話八卷 垂 杞菊軒

下一歡口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遂命衆賓撤飲可朋有
詩千餘篇號玉壘集 十國春秋
休齋觀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睨始能
通其而闊濟之氣易爭僧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也詠
蝶如唐僧可朋不嗤幽谿晚泊疏籬人舞曲夢僧
懷古霧卧處花迎風逝到花上往未若隔上針粘老花
陽飛尋遊處光精 覆雪僧說

文喜

湘南僧文喜失鶴詩云一向亂雲尋不得有[illegible]待
歸來上潭州劉相夫稱許 青箱集

棲巖

祝融峰留題甚多湖元亦云[illegible]風流[illegible]僧
棲巖云閒雲因過盡滌世[illegible] 青瑣集

乾康

僧乾康嘗雙人看巳留湘西道林寺康往謁之公贊巳使
謂曰我師門非詩人不遊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詩
以代門刺康乃[illegible]紅麈[illegible]似[illegible]高軒[illegible]令如和
[illegible]依[illegible]道門前是僧巳大喜及問之
以詩康有[illegible]故居云[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後無人[illegible]
[illegible]老[illegible]已[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土
俾知[illegible]康[illegible]詩工[illegible]以詩[illegible]
命[illegible]之日[illegible]花已任[illegible]城[illegible]見[illegible]時人[illegible]

五代詩話八卷 垂 杞菊軒

把[illegible] 片[illegible]從天上[illegible]不[illegible]以
[illegible]

[illegible]存

[illegible]存[illegible]自序曰大從緣得[illegible]
[illegible]破壞[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北頭南北至其[illegible]横山[illegible]後黄[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乃[illegible]王[illegible]存手[illegible]
[illegible]存[illegible]天蜀王[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存[illegible]不日無[illegible]和磨下終年絶[illegible]
[illegible]至今[illegible]然 [illegible]

唐懿宗咸通十六年七月雪峰祖師登象骨山曰真吾居也乃誅茅爲菴學徒翕然其山屬侯官縣環控閩邑峭拔萬仞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因以雪峰名焉師住山後嘗作詩曰光陰迅速暫須臾浮世何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報與滿朝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 小方壺詩話

契盈

僧契盈閩人通內外學嘗遇仙教以絕三彭之法三彭者三尸也廣順中來居杭之龍華寺賜號演教周智禪師契盈性尤敏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去京師三千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邪契盈答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稱爲駢切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達青州故云 十國春秋

行因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屈棲賢寺一夕大雪逃歸巖隱嘗煮茶延僧托巖扉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巖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辟寒錄

齊己

僧齊己益陽人本姓胡氏子也七歲居大溈山寺與諸童子牧牛天性頴悟嘗以竹枝畫牛背爲詩詩句多出人意表衆僧奇之勸令落髮爲浮圖 十國春秋

居長沙道林寺湖南幕府號能詩者徐仲雅廖匡圖劉昭禹輩靡不聲名藉甚而仲雅尤傲忽雖王公不遊獨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相遇齊己故贊龍子是寵其詩者或毆呼之曰詩囊無何將遊蜀武信王留齊己名遂留之龍德元年禮齊己於龍興寺署爲僧正時僚手牘慰藉良厚然居州多鬱鬱不樂僧處中貽詩云老負峨嵋月閒看雲水心蓋傷其志也齊己既托迹江陵惟事筆墨自娛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述懷頃之唐秦王從榮召入侍中秋大宴齊己竊從榮萬異志有東林莫得辭名繫開海正有當路時之句幾以譏刺得罪已而歷歸荆南賴武信王匡之獲免其不屈節侯王類如此 十國春秋

湖南幕府多才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遊也每見齊己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嘗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己未出家時寄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閒見唐風雅容缺敲破水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却有靈遺魂流對荒郊月移何處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殼

補

作純風如膺若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眞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溜底孤松秋雨滴嫦娥月裏學步虛村風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濺乾坤龍戰時翻龍跨海日方出一數風雨萬山飛已公已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篇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腳睡其爲名士推重如此 五代史補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别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

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湘素雜記

僧齊已白蓮集十卷光憲爲荆南節度副使序之曰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說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推别成格

補

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姓字綴英秀不啻十數家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世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遊之罪耶禪祖齊已本胡氏子寶長沙人家邇潙山參大禪伯悟入頓門落髮擁錫遊方宴坐宿念未忘存乎篇詠師趣尚孤潔詞韻清潤平澹而意遠冷峭而[redacted]鄭谷郎中有與師云應是逢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其爲詩家稱許如此曉歲將之蹤跡假途渚宮太師南平王築淨室以居之捨淨財以供之雖入朱門而不移素履議者以唐來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渾成境意卓異殆難

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redacted]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也江之南漢之北緇流以儒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得享茲大名鄙以旅宦荆臺最承款狎較風人之備致聽文士之吉歸周旋十年互見閫域師平生詩稿未遑删汰俄驚遷化門人西文倂以所集見授因得編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題曰白蓮集蓋以久棲東林不忘勝事余旣緒寫歸於廬岳附遠大師文帙之末遍爲輝光共佳句全篇或對偶開卷輒得無煩指摘濡豪搜概良深悲藥天福三年戊戌三月一日序 白蓮集

東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已皆有

弱俊村俗之氣大略相似此論固然然齊已白蓮集全
今尚傳余嘗見海虞馮氏寫本有荊南孫光憲序篇帙
完好略無闕佚文章流傳信有命乎〔香祖筆記〕

補
齊已有早梅詩中云昨夜數枝開鄭谷爲點定曰數枝
非早不若一枝佳耳人以谷爲齊已一字師〔十國春秋〕

補
僧齊已往袁州謁鄭谷獻詩云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
唐叠巘供秋望荒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
幾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曰請改一字方得相
見經數日再見云已改得作別掃着僧床谷大嘉賞結
爲詩友〔鄧閣雅談〕

補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便作世網中語

五代詩話八卷　秀　杞菊軒

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
清拔之韻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已云春深遊寺客
花落閉門僧惠崇有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
華寶相副顧非作何耶〔西清詩話〕

補
今古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期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
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
風乃作仄聲或者謂不及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
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用
此〔野客叢書〕

補
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湘水在州北十里自零陵合流
謂之瀟湘齊已詩云二水遠難論從離到坎奔冷穿千
嶂陌清過幾州門沈彬云數家漁網秋雲外一岸殘陽
細雨中何涓云鴈影數行秋半遠漁歌一聲夜深聞皆
曲盡其妙〔零陵總記〕

補
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
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著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
之藩籬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已云須知一一丈
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眞知太白者〔胡靑冊札〕

僧齊已松詩云雷電不敢伐霜[illegible]鱗皴萬端蠹依乾節死
蛇入朽根蟠影侵僧禪淡風吹鶴夢與舜常同丙疑
有鬼神看小松云發地才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花

五代詩話八卷　吳六　杞菊軒

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階蟋蟀聽誰於雨藪外
吟傍老龍形〔本事詩〕

補
古人殿閣簷楹間有風琴風筝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
商元微之詠鳥啄風筝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筝詩云
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
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已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雖鏗作
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梢中
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窗寒夢驚流波愁魂傍枕不肯去
翻疑住處鄰湘娥金風聲盡薰風發冷泛虛堂韶韺歇
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絕王半山有風琴詩
云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

搖翻作。斷聽。椀上。聲此乃簷下鐵馬也今名紙鳶曰風箏亦非也（丹鉛總錄）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爲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故號白蓮社然遠公以靈運心雜止之世傳十八賢乃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陽張野南陽張詮西林覺寂大師東林普濟大師惠持法師罽賓佛䭾耶舍尊者罽賓佛䭾跋陀羅尊者慧睿法師曇順法師曇恒法師道炳法師道敬法師曇詵法師道生法師李伯時畫蓮社圖陶淵明秉籃輿謝康樂乘馬張曲從二公皆不入淨社常往來山中僧齊己遠公影堂詩云陶令醉

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入無方是也（倚篷詩草）

洞庭湖渺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客揶揄者輒高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惟問之答曰以其不成湖也（五雜俎）

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齊已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爲佳也鄭谷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黄鄭雲叟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黄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爲玉翠爲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爲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嘴爲貴今按茶至一寸則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閲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已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煑之也煎煑之者非佳品也唐人於茶雖有陸

羽爲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學林新編）

齊己潭州人與貫休皆有聲同師石霜二僧詩唐之尤曉者已詩如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最佳（瀛奎律髓）

僧齊己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毁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聖歎集）

沙泉帶草堂紙帳捲空牀靜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腸園林坐清影梅杏嚼紅香誰住原西寺鐘聲送夕陽此齊已自賦草堂中事也洪覺範取此八句賦爲八詩以其

何句有味。放耻此詩爲僧徒所重。其來久矣。實亦清腴。

律髓 瀛奎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許渾云、地熱川有毒。天暖樹無秋。即詩所謂樹蠻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雁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却望衡陽雁幾羣。齊已云、猿國稀聞說。邊鴻亦不遊。又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游。即詩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留青日札

齊已早梅詩。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去。禽窺素豔來。明年猶應律。先發映春臺。尋常只將前因何作絕。讀其實二十字絕妙。五六亦幽致。王荊公選唐百家詩。梅花僅有五首。五言律僅有韓致光一首。五言絕句一首子適。一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亦佳句也。七言絕句一首。戎昱云、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劉言史云、竹與梅花相並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崔魯七言律一首。見此卷後。今只余所選五言律增廣之。瀛奎律髓

齊已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遠。令岐一經都官點化。自遂一集。駕出雲臺之上。可謂智過其師。唐音癸籤

寄方干處士。鑑湖舊居云、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聞花與琴鶴。終日在漁船。鳥路深秋石。湖燈半夜天。雲門幾回去。題徧好林泉。唐詩紀事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閒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筍深。不堪思醉醒。西望獨沾襟。唐詩紀事

觀水亭。落照東浮灑。靈均北逐冤。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故國門前急。天峰眼裏高。難收樓上興。渺漫正斜陽。唐詩紀事

聽李先生琴云、仙子弄瑤琴。仙山杉月深。此聲含太古。誰識此無心。溼石霜千片。晴空瀑萬尋。何人傳指法。攜向海中岑。唐詩紀事

師貴

朗州師貴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見後爲甚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閩書

如體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指月錄

體靜

後唐同光二年。體靜禪師住郡城東山華嚴寺未幾。莊

宗徹入輦下。衆僧看經。惟師與徒衆不看。帝問師爲甚
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帝曰
衆徒爲甚也不看。師曰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帝曰衆僧爲甚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
蝦。帝曰師是後生。爲甚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
種。百年殿下老朝臣。閩中考

法輝

泉州開元寺。法輝禪師。禪餘頗以詩自娛。與呂紹叔石
盤叔陳原道。釋居僊宅全爲同社。嘗題雲師壁上云。遠浸
霜光凝寒生松檜陰。漁舟驚暮雨。高吹入秋砧。此境長
年在。吾師靜隱心。閩書

雲門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以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
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悲薤露歌哀歌。
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
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
傷不暫輟。況復百年猶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
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瑰魄悠
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廻。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
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北邙山下塵。沉迷不
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
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

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家畔餘
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
遊常樂鄉。總絕劫火。無生死。燕氏類林

虛中

虛中。宜春人。遊瀟湘山與齊己尚顏棲蟾爲詩友。任湘
江西宗成寺。潭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延納於書
齋中。好燒柴火。煙皆彩翠。題侍中池亭云。嘉魚在深處
幽鳥立多時。寄司空圖侍郎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
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挂朝衣。嶽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
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答云。十年華嶽
峰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郡閣雅談

司空圖歸山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雖僧虛中云。道裝
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採掇。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
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漭戴存誠。非邀君者也
全唐詩話

爾鳥

蜀沙門僧爾鳥詩。慕李白鄭賈島。遂流乃自製其詞云
鯨口光燒半海紅。鼇頭浪處撼天白。而云我不能措思
於蒲儼跡浮之間。仍精於周易佛經。爲歌行所掩。總龜

法眼

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
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

兩鬢從今日。花是去年紅。艶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悟。而宋師渡江。（冷齋夜話）

補

棲蟾

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英。江入二王宿秋風。鷺絲竹老搖疏白。蘭苕池乾滴碎紅。山谷諸人皆知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撐月。危峰欲渡江。亦佳句也。（雪浪齋日記）

可隆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譏鑒皆此類也。（大定錄）

補

遠公

莊宗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害帝。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矣。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家字。由是百官及王氏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殺帝。及宗族於秦川驛。因盡得蜀中珍寶。帝時年二十八也。時有蜀僧遠公。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姦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十國春秋）

贊寧

吳越時。贊寧傳載浙江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掄。此晝候也。（輟耕錄）

僧贊寧寄題洞庭山水月禪院云。參差峰巒畫雲昏。人望交蘿瀾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挂紅霞腳。風起波搖白石根。門有上方僧住處。墻花林下采蘭孫。積翠湖心通遠島。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帆葉紅遮橘柚黃。人我絕時隈檻白。是非來處拗憶穩。如何遂得追遊性。攏卻營營不急忙。（吳郡志）

補

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忠懿王叔宣德節度使偡。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倡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推。時錢塘名僧并凝都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健。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十國春秋）

補

智晃

戴雲山有戴雲寺。居山中麓。上山下山各十五里。南唐

補

時釋智亮者居之智亮不筆硯而能吟有山中詩人問漫說上天梯上萬千回總是進爭似老夫巖下坐清風明月與心齊人駭服其天得云閩書

翠微禪師

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衆僧中閩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馬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危闌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任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illegible]後錄

補

閩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揮麈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寶易僻裂合二爲一原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厥鐵衣抛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憑闌干望落暉澤史勇編

補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按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

補

識獨凭闌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能改齋漫錄

清豁

清豁福清永泰張氏子閩龍啓初肄業神晏國師具戒事既留從劬延至淨之保福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聚不相將散不分入郡當時君是我歸山今日我非君遂行踰越三嶺至溪修阻多瘴毒吟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溪溪上水汝歸滄海我歸山至貴湖愛其精邃休居焉閩書

慈覺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罷留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惟繩床一張及木榻一所不從齋請晝則升床而坐夜則入榻而眠衣服未嘗更換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鹽酪則受焉一丈餘矽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之二紀假息自若不循流俗其清尚如此時爲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矣以木榻於薪草之上以火爇之老僧幸矣至期依其教焚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瘞於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郊野衹將澹薄作家風木含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偏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

藏是解脫。不把一束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栖蘭若。草作衣。寶節作念。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寅齋午睡樂冶偷。饑思供須都不識。身不立方寸。要一何立。兀若論。要張道者。現古神奇不可識。話性靈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怖。總逢劫火未為燒。時要能明廣若呵。張道者。不說禪。不皆誦。普為人心雜誘化。盡名利得騎驢。箇箇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心。供家

道傳也。張道者。人聚徒長脫。禮不結邊公門。遣睡心似秋潭月。一靜。何用身名播天下。禪詩

玄寂

僧玄寂。姓高氏。故唐節度使駢族子也。吾宋代秘傳極

五代詩話八卷　四九　把菊軒

群書。善講論。有脫略。既無日不醉。嘗自號為酒禿。云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甚合宗旨。其原玄寂仍日盡逆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往小兒數十。唱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十國春秋

至聰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侍兒小名錄

還鄉和尚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明年大家都去。果爲錢家納土還朝之兆。湘山野錄

劉村寺僧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捨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更奇之。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膻根來

五代詩話八卷　五十　把菊軒

比並。膻根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冷齋夜話

膻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遇黃巢亂。流離饑餓。遇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因詩謝之曰。一楪膻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而王中令寺僧賦蒸豚詩。亦有膻根自合吃藤條之語。文海披沙

雙燈寺僧

梓潼雙燈寺。僧書一頌曰。撞來好箇寄生囊。去去踏坐而化。清異錄

張居士

旋居士名蟜，字千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句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顒師直指答曰：非千日月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明，光明終不離山河時如何？答曰：紅尾漫搖三尺浪，白龍透石本無蹤。嘗撰參玄鉢、玄珠集、歌行偈百餘篇，云：靈流來往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填剗萬邪皆徧邪，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之日，口吐香氣滿屋氤氳，有弟子告曰：居士常言宗門很以眼目爲先，不以晴朗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絕。茅亭客話

句居士

句居士名令玄，蜀郡人也。依宗嗣張平雲，有學人問答，隨機應響，若大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兒道雜言，百餘篇。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立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偽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方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故有是句。茅亭客話

五代詩話九卷　羽士　鬼怪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刪補

呂巖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睹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指月錄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敘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則可見其非呂翁也。幽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

絶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記，可笑亦可嘆。（國老談苑）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後此經

過三十年，曾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笑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猶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illegible]）

自王重陽全眞教行，而起呂父遂唐絶，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異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攷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借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澤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得傳道一集，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又太平廣記，宋摭異切小說數百家，於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多至數十卷，杜光庭之輩之稱，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故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三也。鍾之詩可見者惟一絶，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絶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因延之錄，然後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一絶一律，唐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實之

於唐耶？鍾知其非當時人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述以爲其作耶。觀處伯生歲寄一詠，勝王霄游女一詩，當時有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illegible]）放呂之詩述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枕栗中藏世界，半升鐺裡煮山川。似是不詩而明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鍾之詩何可徵者，盡鳳凰催篆詩斷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遍天下，幸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子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雜出自□□未數數也。有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

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摶室摶因史
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方云百歲則洞賓之
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僞不加辯
而自明矣。少室山房筆叢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
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
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跡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
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過道岳州客
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
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

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
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
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
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
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
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哉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任去
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宋葉石林避暑錄話

呂巖字洞賓以功名絓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娶會昌
遇時舉進士嘗屢舉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
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子嘗召箕洞賓降書云乾擢羽

錯千分湘水烟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袖氣吞洞庭
飛過紅千點飽嚼琅玕醉掛玉鯨乾坤收拾葫蘆裡
符長嘯海天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呈請
作西湖舊即遙算如飛筆不停綴有云攀碧落之而峰
賜白雲六六峰六橋水流瓊與供閒賢堂寂寞獨宿眞
仙何必 [illegible]

世傳呂先生詠黃鶴樓劍吹笛事何須乳蓼對江湄
倘欲寄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呂先生非洞賓乃名
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壁上仍記歲月云乙丑
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驗刻尚存提刑題詩其後
云黃鶴樓邊橫笛聲石亭壁上更題詩世人不識還歸
去江水空山共寂寥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能改齋漫錄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稱八仙亦如所謂
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採拾而強合
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
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耶彰在人耳目
想不可謂之全虛今世所稱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
海蒼梧及白池清水足吾心者好事者裒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
豈亦後人傅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
間若惓惓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白屈曲住世間安

能從汝求神仙。此覩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illegible]）

唐末馬頭城外酒家門額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王。於王字末大書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詞是呂洞賓題。（詩異錄）

後周末，汴京民石氏開茶肆，有丐者索飲，其幼女敬而與之，如是月餘。父怒笞女，女供奉益謹。丐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之，少覆於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體清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我茶，亦可隨汝所願。女只求長壽，不乏財物。呂仙遺詞曰：子午當餐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扃。長似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遂不復見。宣和中，又遺吳興倡女張珍奴詞曰：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兩山頭，滄海潑，灌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煉丹中，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只道，先生姓呂。蓋步蟾宮詞也。（詞苑叢談）

東坡云：回仙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嶽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漁隱叢話）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事馬道，獨清閒。自然鑪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蘂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人，黃粱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游溢湘廬山。往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俗語竄入，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以物色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漁隱叢話）

郎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褐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坂太白，滿引無算，訂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窮士，若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兩歷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以贈，世俗傳不述者，謂美事見用。綰擲拋放白璧人何處，黃粱夢未甦，招府將開府。去邸。尖新榮望仙鄉，曾復幽關嚦，好卷游。去來，投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以章拊公好爲人又錯了路徑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言。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逍遙，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卿中，只在洞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卿舍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編邑物色

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其旨，以此欲持詩
謁子厚。說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
必堅請去，上必疑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
往趙姚泉，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
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副車奪去，乃錄
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
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泰州天慶觀，聞說呂
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
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齋，獨無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
持筆墨，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新修，師戒勿令題
汙。乃曰：但將火燒鐵，吾欲留一二清而去。既而行殿後，

下有石池，久甚涼，乃以爪畫數字，留詩云：石池清水
是吾心，漫被桃花亂影侵。一到邯山空闊內，消閒磨累
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為必呂翁也。碧其高其字，
非手可能及。邯山即泰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遨之
約，豈非斯人歟。此詩子闕江元一太初云。澠水燕談錄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惟南山靈石，猶是舊屋。予僧言所
藏有數道人來乞食，衆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
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尚堪撤回
泉石路，飛蘿疊煙雲，登携就以為假，頗寓李甲為標，後
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字，
是洞賓與二人者來耳。李甲遊世人，東坡以比邢恕先。

呂真而有文，餘不知其為何人，當是神仙也。詩話總龜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錢鏡，甚大，非常物
也。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云善磨
鏡，召至，滌丹軒，晶非常人也。飲酒畢，推藥鏡上，云某從
當自取之。既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一絕云：手
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
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惟藥處一點表裏
通明，如寒玉秋水。青箱雜記
仲翁翁師平原一方士，遇湯從牧童牽黃犢立於庭下，
翁翁與之揖，牧童以道人頗能賦，此乎，筊曰：不須吾答，
是見能之。牧童乃援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

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遂去。
鄉人見方士祖兩大驚，長兵出郭，追之不見，兩驚乃二
以為洞賓耶。詩話總龜
長安陰君嘗耕數畝，因古家作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
村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家上有字曰：莫惶，東頭人
即家中人，憑闌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illegible]
破瓜者，二八也。若以瓜字四界，其形如兩八字，故女
子初破體曰破瓜，年當二八也。呂洞賓贈張洎詩云：功
成當在破瓜年，蓋二八八八六十四也。洎以六十四卒。
[illegible]
大宋景德年，峨眉先生閒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

為瓊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顧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嘆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冷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竹坡詩話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笈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

州回客設供頃年畢亮宗滿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神秀自字清遠靜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門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聞聞之忙然大笑而別不知所之 東軒筆錄

岳州人慶觀有神仙題詩絕於五岳門樓之上傍傳云呂先生所[illegible]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獨倚屏[illegible]千年御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靜戶扃後為人剝去擧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焦氏筆乘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帝君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飄承露沿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又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從壁裸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復得矣 列仙通紀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褶裡伏食或以手按蛇之甚馴倘有虛誓怨訴家數月里蛇藏金為其人索願其家為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蛇使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宋[illegible]得一衣輕如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眾[illegible]治中製府建金殿以集鐘環以積薪晨夜毀之之無有也仙衣所毀僅乃得免余先日與袁元約超平簡談

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二彭離境氣未降及余黃龍頓超圓覺殊不能斂葉若浮烟厚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曼藏誨淫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容容於茲廟也二客稱快[illegible]早人斷取酒酹蛇笑若媚困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 赤雅

呂真人一日游四明金鵞寺歸方丈壽然有童子出呂問此何處參童曰莫道參參虛空也不著呂書其上詩題

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個山童露雙腳問伊方丈何寂寥道是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人豈是尋常人我來謁此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塵埃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飛海涌和峰聳（堅瓠集）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又是立盡梧桐碎影一闋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樂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見回仙留題詩耳（漁隱叢話）

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九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會進火功夫九鬭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用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清遠下手玄修休太遲蓬萊路使三千行滿獨步雲歸（漁隱叢話）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澒洞何處吾家貽會怨夜半乘風立露丹霞先生笈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霧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遶瀛洲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細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笈桃花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十年己未元兵渡江（老學叢談）

呂洞賓過錦屏山題詩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巖下石不管人間萬種愁又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臺本為君平川裡去不妨卻到錦屏來自有仙人丰度今世傳洞賓詩只朗吟飛過洞庭湖一絕耳（堅瓠集）

呂仙坐鳳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盪滌胸中瀟灑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遶天涯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書飛舞可愛橋在安成北三十里（稗史彙編）

杭州玄妙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元時有羽客題葉云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在處在事窮和來識者以為呂洞賓云（西湖志）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拜素敬洞賓呂祖朝夕

禮拜。一日疽發於背，勢漸危篤，然猶扶起禮拜如故。忽見淨水盂之下有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上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王一觔臣八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是仙方，而不知黃金白玉為何物。問之乩仙，判曰：大黃白芷也。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亦無不效。墳言

蒼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二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掐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共使。鬚邊無白髮，匹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至此嶺，白馬騰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改流。蒼利州志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

五代詩話九卷　十四　杞菊軒

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寄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鶴林玉露

陸禹臣

陸禹臣，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每謁輒與語學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濕，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竈虎龍蟠。應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憑君高著眼，物外試同觀。逸

居大嶽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花靈藥，至今不竭。山上有井，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昇。宋時有人過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降仙翁也。慶遠府志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筆勢遒逸。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從廣知邢州，勒詩於石。事實類苑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自門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

五代詩話九卷　十五　杞菊軒

其貌者，作偉丈夫，或峩冠紺衣，或虯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真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與其為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因章賜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學道可讀。終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贈王定國詩。宣和書譜

風燈泡沫兩相悲，未肯遺榮自保持。領下藏珠當猛取，身中有道更求誰。才高雅稱神仙骨，智照靈如大寶龜。一半青山無買處，與君攜手話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

曰鍾離權書莊綽跋云昔維揚有何仙姑者世以爲謫仙能與真靈接一日鍾離過之使市黄素乃書此詩呂公亦跋其後令侯王學士至捉之後數日上古鍛仲白卿出守會稽至維揚訪姑即以與之王秘書以示人宋詩紀事

淳熙十一年溧陽會斗子坐溢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一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益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閒拋象簡到蓬瓜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鑑細看紅樹老半簷疏雨白猿啼難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梓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等常畦徑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尚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諸軍質庫綃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是豈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夷堅志

劉元英

劉元英號海蟾子初名操燕地廣陵人以明經擢第仕燕王劉守光爲相一旦忽有道人來謁自稱正陽子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枚以一文置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復甚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爲二擲之而去海蟾由此大悟遂易服從道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蹟一日於濟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柄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酒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黄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眠松陰下閒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撰傳書龜鶴齋詩圖字題云廣陵閒民劉某書丹成尸解宋詩紀事

碣石剩談載劉海蟾詠云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卯簡圓明當一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紆朱懷紫令卓異簪纓笛羅衣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夢非宵家宴至五更兒女夫人併侍婢踐各作醉援孟盤擊碎珊瑚真玉器兒女嫌夫人怨忘却從前衣飲水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俱推抵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輪迴誰救度辭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劉名嘉與哲燕南人十六登甲科仕燕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傍延入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相索金錢一文雞卵十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錢上嘉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嘉遂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爲仙其歌意甚明但今書蓬頭跣足嘻笑睨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而以劉海爲名世無有知其名者錄之以資博識續

集

張逸人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衆堅瓠集

李眞

李眞不知何許人唐末五代仙人有丈人山詩云春來晴驕霽雨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約丈人著帽相迎全唐詩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光庭初志舊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棄儒衣冠入道遊意藩漢舊道家書閱研極至理至佇列科教自僖張道陵暨修補撰集已來始末備盡於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衽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共百餘卷嘗自錄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揮灑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羲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眞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

因復謂眞宮成矣遂按法服與門弟子別而卒異哉信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白玉樓成召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送先輩詩宣和書譜

杜光庭題仙都觀云往歲眞人朝玉皇四眞三代仕繁陽初開九鼎丹華熟雞犬五雲天路長纓鏁鏗鏘風起處隱泄飆烟錫駐秋光時驛白鹿巖前去應許潛通不死鄉陽都觀吳伯起已功名深隱雲林始學仙齋鶴日溝山獨鶴滄溟來往亦爲加翻翩雙溪夜月鳴寒玉衆籟秋李欲琴也有稱丹歸去未故鄉東望思悠然慶都觀五云仙一一篇紅錦似上雲門遠古壇煉藥舊臺空處所拄杖移來兩鐘殘清風嶺接越江近白石溪涵水影寒二十四峰皆可隱藏衣長往亦何難全蜀藝文志

李夢符

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宕豪飲應口成詩桂州刺史李瑊遣人謂傳曰夢符吾弟可遣歸傳令求於市邸不知所之有回常與上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眞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疎林裏醉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巖竹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閑難隔鳳棲鄉詩史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中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布肆間漾之引讀

其詞好事者爭買之得錢便入酒家其詩有千餘傳
於江表略記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度遠灘半輪殘月
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曰漁弟
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烟肴
鱸魚滿岸堆察致取狀答曰捕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
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
鍾氏亡亦不知所在郡閣雅談

許鵲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
烹煅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鬭神通只自
干邪不干正黄口小兒初學行惟知日月東西生還為

五代詩話九卷　千　把菊軒

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蓄
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
未達莫相侮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雅言雜載
漳州之鶴鳴山有題詩石毀落莫辨可辨者九字曰保
大與許碏舜假月子諸唐末許眞人也自稱高陽人少
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
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後自襄沔來抵江淮茅山遍歷天
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到處皆於石崖峭壁
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筆蹤神異竟莫詳
偃月子何人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
醉鄉拈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

酒狂一日當春和氣候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
醉歌昇雲飛去閩書

虞皐

羅源虞皐者嘗鬻黄精於市傭閩龍啓中為道士陳守
元所辱故人木當敏者挾之去供以酒肉無倦色一日
謂當敏曰余累公多年矣請過吾廬可乎當敏笑曰爾
安有家皐曰亦有之但拍余肩頃刻可至遂從梅嶺抵
茅山羅喜洞以杖三叩洞門大開洞中玉堂金闕麗人
彼珠襦者百數所飲食皆非人世所有居十日而歸送
之洞門衆吹尺八擊玉磬相和而歌曰朝為雄兮夕為
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俱散當敏歸至邑乃明

五代詩話九卷　主　把菊軒

洪武十二年矣城郭人民皆非昔日遍訪羅源無一木
姓者但西隅半街陳氏尚呼其住屋為木厝裏燕話徐遠

伊用昌

伊用昌遊江浙間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行歌市中
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詞似不可曉亦能為詩留題閣皁
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雨噴山腳毒
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對
樓臺兩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謁
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用昌自造之據其坐前食
畢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疑
遁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雞能抱卵心常聽

蟬到成形殼自分學攻大羅些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

詩畢拂衣而起衆訝奇異乃逼問不對出門不見 雅言系述

伊夢

伊夢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題仮揚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堪弃此更無雲鶴[redacted]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照作人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別去作詩附鍛匠因言在彼打劍何氏發其家惟惟劍耳 雅言系述

吳含靈

吳含靈江西人爲道士居南嶽六七年俗呼爲吳猱好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閑卽須嬾如勤卽不閑也素不攻文偶作上昇歌甚奇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提向瀟湘賣清太年羽化後有客人於乾祐中在嵩山見之 郡閣雅談

杜仁傑

杜仁傑善導氣烹煉之術高祖鎮西川時仁傑來謁留詩至貞觀壁間詩曰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兆朕兆終五行環一曦流而川何浩浩四瀆冥九河導岐而山亦多號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巉巘抵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絶海徼倏光怪來熠爍大龍隱細

蛟爆不但此赴感召笙喚寥得勿齧行人迷也其要毒螺螺王韓岫在秦兆有井鑿捐雨旱不一窮青羊人在昭告始軒轅末嶽廟接柴望咸親燎芬馥起天燒擢棟宇矢朱緑群鹿豕雜逢萊子何爲一來哉不勝慶乃大造理之化賢者紹列玄元語秘奧探遍遠理益爆微旦卿尚有秘文錄在實非謬庶令來永爲詔 十國春秋

盧道者

盧道者祐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倅因内孕咸餘不産水盧道者卜之曰嘶笑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娩倅以爲神建塔居之後坐化書偈云三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間茅屋末云撒手承超一界去定無反復 粵西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㕍水紋出岩攀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予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謁仲元數稱徽之大稱賞目爲玉方響外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繼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答其太饒仲元曰詐也而信人者不爲也復請去集中乃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禧中將殁召門人潘若謂那夢得句云地連鎮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

吾有生之患榮謝當然未喪之文于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二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洪句而殁有桂華集行於世先是子華工與仲元為詩酒交予京以其詩示左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為之序略曰詩人之作雖向不作久矣今石君後以茲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恣筋驥其節氷玉潔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為體也惜其詩今不傳醇志逸

許堅

許堅江左人性樸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少與人不問終日不啟口多往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

不衰好食魚能為詩多說神仙事題茅山觀曰常恨清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毛其年冬以時事于江南李氏人訝其狂頗以為風是歲冬又題一絕上舍人徐鉉云幾宵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下才滿面塵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焉遊江淮間雅言雜載

許堅失其家世或云晉長史穆之裔也形怪而陋嘗往來雲泉寺所居地亞喬木人號小蔣山堅嘗作詠夢中多吟詠詩似且則負一布囊遊廬阜白鹿洞茅山九華間性嗜魚輒炙之火上不去鱗而食每扣巾帶入溪澗中浴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堅言天象昭布晝日亦常參列其可裸裎乎堅有異術太虛觀有池堅放所炙魚於池中頃之化生魚游去宋太祖以異人召堅恥其名不起嘗遊幽棲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臺湖光照蓬閣玉洞絕無人老猿獨棲鶴我欲掣青蛇他時沖碧落居數年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沙西津凌波若平地然衆莫不神之素與吳若水友善若水北渡後韓熙載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堅嘿然不答後不知所在十國春秋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山遊不問尊卑遠近必杖策與止

三五杯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啖生處復炙殊不去其鱗腸每扣巾帶入溪澗洗浴便自浸身出水即於烈日中坐候乾其衣服多有垢氣人惡之或有人與物欣然而受將散於貧者多於茅巾吟詠宿漢陽縣露泉精舍僧出白字紙請留詩堅對指熟睡半夜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蜀船前朝恩錫雲泉額竹林晴見雁塔高石室曾棲幾代僧元碑字沒秋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太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不傳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郡閣雅言

補

吳仁璧

吳仁璧、關右人、與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吉。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仕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illegible]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璧有一女、有閒居詩云、寄借苔錢妨換綠、因嫌山西旋脚尊、又驪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棠云、蒲萄萼薄栽連蒂、白膠胭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高閣攀霞淨、容臨渤澥虛、上也、人沾建隆初、覽南劉隱遣中人翁光沖同禮丞宰吳、就羅浮山設醮、醮畢、吳遊諸巖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吳問其由、云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促聲對曰、吳先生也、名仁璧、言訖、戶閤、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曲諸山、見仁璧、復引一十許歲女子、是其女也、雅言雜載

譚峭

宋齊邱刊其化書、虐峭以酒、醉而縫以革囊、投諸深淵、有漁人剖之、峭鼾睡正濃、呼問曰、我譚紫霄也、齊邱奪我化書、沉我於淵、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又五色線鈔譚峭詩云、線作長江扇作天、鞭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入青城山仙去、十國春秋

沈廷瑞

沈道士籍川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貌秀、故名有柘棗、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深山古洞、[illegible]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縱跡縣壁、升喬木若猿猱之狀、骨肉相尊、便即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往往為同道者困辱、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

辭道侶、歸所居院、集賢吟念人生幾何賦、無疾而終、遺言於弟子、將書者玉宿一軸、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二十日、有閤皂山何昭登於山門數里相遇、且問皂山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何昭登問所往、云暫到盧山、爲知已留下玉宿一軸、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豈不無、早曾依閣皂、又卻上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樂共煮菖蒲、後昭登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且說途中相遇、並留玉宿及經詩、示於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見土交橫折裂、潤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質其事、即尸解而去、郡閣雅談

補

延瑞寄食閤皂山，學作辟穀，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其故，終不答。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與國中無病卒於玉笥觀。數年，有人於江務路次見延瑞，共語久之，令人將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在。詩曰：名士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詞。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周於端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郡閣雅談

江南野史：郭延瑞嘗隨令至縣治，見道階上，縣令戲之曰：洗道者何日道成？延瑞厲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令乃御謝。十國春秋

宋自然

丁元和自幼好道，不慕聲利，疎傲無羈束，或晴霽負琴出郭，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常言祖父長興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餓殍，宋亦餓殆於州市，相識者以蒿覆埋城下，俟時平焚之。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勾當，至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勞煩人。答以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存空衣。其間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宅，口為玉池生玉液。常

補　補

將玉液溉靈臺，流利關元益百脈，百脈得和如葉青，柯潤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術，服石燒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所。茅亭客話

賀水部

汪彥章云：賀水部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東坡以元符三年記其事云：生長兵間早晚歸，晚為元祐太平人。不驚滄海桑田變，來看龍蛇滿澤春。毘陵汪達道家有其書畫，畫為佛像，而書則世傳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蓋其所作詩也。達道求詩，故東坡賦此。其二云：枕中鴻寶漫紛如，尺素題詩已有餘。何物錦明兒女語，不解世間書。

王直方詩話云：嘉祐中余少見人詩，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通家，出所藏水部賀公手書，乃知賀所作也。漁隱叢話

吳崇岳

吳崇岳，泉州人，為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常登其宮松樹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詣臨行，抵於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崇岳登之，輕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援，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略無損處。謂乃為詩贈曰：楮為冠子布為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

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猶存尺松梢幾飛出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見（郡閣雅談）

孟貫

孟貫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咏後提名不欲止江左士人頗竒之贈史虛白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聖朝登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貫與國中亦自吉水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入廬山與貫有志年之分與國中見貫且言自連上來遊江左時有詩送成云因呼碧嶂前已是十餘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然多爲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寧路何妨學上玄務崇尋於連上知交皆言貫卒已十餘年矣（雅言雜載）

陳省躬

陳省躬金陵人於偽朝頗歷政事與德中出爲臨川宰泛舟閣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振舂有書生不通姓名登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竒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實對微笑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郡閣雅談）

石恪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禽魚亦歌詩言論麤恭多詣人短開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宜於相國寺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勑任便出京卒於道中雍熙元年殿直任承昊奉命來衡陽忽遇恪爲七言詩送承昊至暮與恪宿於公舍達曉分携承昊行經數里思恪卒已數年遽出所贈詩多言衡陽風物其詩曰衡陽去此正三千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墻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任公宇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競傳之（雅言雜載）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一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祈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厲色曰甚則有之既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翠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欸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爲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意將問之童子携手曰不可因拜謝道上自西北而去因而疾愈（稽神錄）

孫咸

孫咸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爲詩開寶初客於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元宮禮至真焚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溢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

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正應此詩，咸後卒於南昌，衆人哀慟於江中，泝流而上，人咸異之。（詩話總龜）

陳搏

陳摶，譙郡眞源人，與老聃同鄉里，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談苑）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太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蘇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聞見前錄）

陳摶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撫掌大笑墜驢，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摶嘗嘆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遜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識哉。（易學辨惑）

先生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以詩謝云，雪爲肌膚玉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讓之曰，只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丹桂阿誰無，後歸華山，華陰令王睦，强起之於溪巖，先生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媿謝。（青瑣集）

陳希夷居雲臺觀，以多閉門獨臥，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摶熟睡如故，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氈，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怎如臣向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升，紅輪西墜。（堅瓠集）

陳摶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縧，以賓禮見，甚賜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眞，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爲詩以寵其歸。（澠水燕談錄）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重舉世皆爲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濃堪嗟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爐裏近爲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又詹題石水簾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晚陰幾恨却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躍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遊云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又曰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翰府名談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臣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貌如嬰兒皆常至摶齋中嘗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持寄摶摶與酬和宋類苑

余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奉攀煙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扣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孟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　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余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老學庵筆記

補

陳希夷題西峰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題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解嘆巨靈仙翰府名談

圖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却可玉堂嘉話

補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夷集建寧府有鋟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苑刻宋詩希夷缺焉余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

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亭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縱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蹤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華嶽峰前兩路分數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

補

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
朱𤨏圃集見題水石潤云銀河瀰落瞻光冷一派迴環
瘡碗瞟幾恨却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曉
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曉景忽堪觀危峰露殘
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
路相將入翠烟余所見僅止此耳因樹屋書影

田吉

田徵君吉字象宜學詩於希夷希夷以詩訣授之故詩
九淸麗得水樹於濟南之明水將隱居焉致書徐常侍
鉉決其去就鉉答之曰買鼎扣角顧廬築巖各因其時
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

五代詩話九卷　三六　杞菊軒

睽叟決高蹈之計皇祐中濟南崔書號伯直其遺文得
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宋類苑

黃冠道人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楊隆演改元開國時
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
一木刻爲鯉魚形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爲角濠梁
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
橫排二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爲其竿頭挑著走
世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
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十國春秋

淘沙子

補

僞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中有
攜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鐵及諸物
以給口食人呼爲淘沙子甲辛酉歲有隱迹於淘沙者
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嘗戴故帽攜鐵把竹畚多於寺觀
閒靜處坐臥進士文谷因下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
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淸越
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誦其自作
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
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
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
貫數小銀鋌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攜器長揖出寺

五代詩話九卷　三七　杞菊軒

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
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裏人中貴五等諸侯闈
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茅亭客話

白衫風子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唱曰執板
詠歌乞價錢塵中流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
危時弄化權侯鯖錄

賣藥道人

長沙獄掾任福祖擁騶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
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
與僧拜■木犬作驢上假鬥羅福祖審思豈非異人急

遣訪求已出城矣。(清異錄)

齊州病狂人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腹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州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天麥毒女郎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食之其疾遂愈。(同上)

張擬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任師苑句縣張擬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賃居相國寺東因出通衢忽遇張擬遂邀茶肆敘闊至乃賦蝴蝶詩云今夜君棲芳草裏。爲傳消息到王孫。著嘉歎擬無言忽然不見但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郡閣雅言)

王仲簡

王仲簡潭州人少修進士業未諳蹐試性寬厚敦孝弟周顯德中攝長沙縣丞累任甚能爲理與潭州通判耿振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有客持書一封云評事差送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贈耿郎中曰得接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白從別後顏容改恰似庭前雨淚碑仲偉夢覺而記分明象

嘆詠擬不十年而終。(郡閣閒說)

紫相公

進士于則謁外親於栟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盃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余則紫相公也一方茶藥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掠判官主儉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以是品爲供蚤蒙厚飲可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曰降酒先生風韻高攪銀公子更清高碎牙粉骨功成後小碾當衢馬腳樗蒲則是曰以小分鬚銀匙打茶故曰爲攪銀公子則家業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清異錄)

田達誠家鬼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故告耳不然君人能禁之乎達誠許之因問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且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愼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即具

酒具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試暫廻顧則酒已空字亦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槲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倚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曰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眞姓字天字南頭一段紅衆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欲復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幙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卽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幙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

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公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人正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錄稽神

富春鬼

吳越時有人夜泊于富春闊月色淡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陊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石解明珠

木客

徐鉉帖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學圃萱蘇

五代詩話十卷　雜綴

王阮亭先生原編　晉安鄭方坤删補

墨雞詩

幽薊數州自石晉敗人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中傳舍壁畫墨鷄甚工旁題詩云星稀月明後皆欲向南飛 古今詩話

汾晉野語

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王問取黃金丹意謂多稼亭畜由耕耘所致 錄異記

江州墜紙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

學之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江表志

上邽山棺銘

王宋憲乾德時官秦州刺史築防蕃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惟存舌一片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後有髑髏一中藏古錢一枚有二蝗長然飛去下得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殞惡其妬嫉遂亡銘曰東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焕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爲乾德六年丙子歲合郎改承檢小字也 十國春秋

揚州塚銘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題姓名刻石爲銘曰日爲箭兮天爲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歲松栢風 江表志

建陽塚銘

熊博爲建州刺史當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岸崩闕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觀之則有銘焉其詞曰筮卦吉龜卦兇二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彼沙隨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爲移葬他里後仕至工部尚書 楊億小品

伏龜山錢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圮得一石函長二丈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於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於太版之上以白巾冪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陛徳王鉉姚客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辛日乃書其偈刊葬之以志其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缺落處當日徐韓張之

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益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即僞位是乘鷄登寶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彬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海太師吳越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云家道闕者是無錢也所云騎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虎子 稽異記

仙壇讖

蕭梁有王霸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得仙去上常云吾子孫當王於此方乃爲讖埋壇下光啓中斷拓道士徐玄景劚地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開未免有銷亡子孫會吾道代代封閩疆府名以潮水蕩禍殃謂潮除禍患閩甚業也巖逢二乍開謂陳巖逢潮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而世也 十國春秋

寶誌銅牌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昪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眞宗諱正當之 詩話總龜

漣水軍瓶字

周顯德歲漣水軍使秦習崇修城獲一瓶黃甕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鳥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 稽神錄

道宮石字

顯德中世宗嘗營一道宮於皇城之西工人發得石一片上有字云瑞雲靈跡鎮梁東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開處又興工後題道士任守眞記帝讀之歎異 十國春秋

度世歌

後周季與觀小靈橋下掘得石碑刻度世古立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大如彈丸甘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 全蜀藝文志

楊柳枝

今黃鍾調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穩耳 碧雞漫志

喝馱子

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二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携童王侃詣之延坐飲酒彌十六

勇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二女侑聽十四娘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弱馱子十四娘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號爲大娘及戰得勝口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弱馱子莊宗入洛有歌此曲者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瑶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弱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歌調宮有慢何讀與古不類耳 碧雞漫志

錢氏琴銘

李弼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 西溪叢話

南唐硯滴銘

李仲芳家有南唐金銅蟾蜍硯滴重厚奇古腹下有篆銘云捨月窟左足伏棐几右足爲我用左後足貯清泚右後足端溪石澄心紙頷下左右各二字陳玄氏毛錐子腹兩旁各三字同列無譁聽驅使微吾濡渴爲用汝字腹下兩旁各七 研北雜志

汪少微硯銘

東坡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頒者二物耳蓋研與少微爲五耶 漁隱叢話

補

瘞筆銘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字云兔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韔後積土如盎微有苔鮮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清異錄

補

硯山

寶晉齋硯山圖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齋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裛青几隱約烟朦朧巖岩自有古獨立高崧巃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

不到館目萬慮空㸃家寶可有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嵯峨寶天工誰滴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覓往往入佳趣渾捕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衆物俱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示紹彭公眞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氣秀尤不復溟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後攜至吳興燬於兵燹因淸暇點綴往事漫記於此 輟耕錄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爲贊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章詩云研山不復見嗟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因筆想爲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山圖癸辛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所謂華蓋峰月巖翠巒方壇玉筍上洞下洞龍池諸勝宛然皆具上有寶晉齋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 居易錄

南唐李主研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嶽菴地宣和入御府事詳避暑漫鈔後又四百餘年不知更易幾姓而至新安許文穆家已而歸

嘉禾朱文恪余戊辰春從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眞奇物也檢討請余賦詩既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劫灰餘長與幽人作著書嵓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二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嵓峭數峰蓋用南唐元宗語元章既失研山賦詩云研山不可見嗟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皆用本事也 香祖筆記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郎今內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云静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恕無幼婦辭劉原父云斷冰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魚凋肯數荆州池余嘗獨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甲史彙編

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爲貴自劉貢父始爲題咏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爭貴重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眞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

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王直方詩話

秘色窯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甓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窯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則越甸又非始錢氏 筆衡

吳越杜詩

錢氏常於中壺織綠纈夾中得吳越時人寫本杜詩諸如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絕句六首

補

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云云詩話雋永

五代詩格

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蜂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構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寒澁此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蔡寬夫詩話

三鄉和詩

補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緣蘭佩蕙每貪幽閒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矜笄至於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迥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游之最何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方春光景東邁涉滻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謳笑之地銜冤加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其二失傳王祝和三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三鄉詩云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李昌鄴三鄉詩云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滌三鄉詩云浣紗游女出關東舊跡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迴首向東風李縞三鄉詩云當時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子愁歸思若隨文字在路傍空爲感千秋高衢三鄉詩云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思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跡陌上恐傷桃李顏張綺三鄉詩云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韋氷三鄉詩云來時歡喜去時哀家國迢迢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唐詩紀事

保俶塔

補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俶塔因錢忠懿王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疎縱饒決盡西湖水難洗心頭一點汙之詩今古流傳誰爲杭之婦人灑此奇冤也郎仁寶云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

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為保所治不知何據壁集

別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判詩博士五代王仁裕也秦婦吟秀才蜀相韋莊也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號書樓張家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五代唐帝謂史虛白曰眞處士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阜江漁翁蜀張立也南漢劉龔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為蘇大家蜀黃崇嘏號女狀元鑽退

五代詩話吾　叔父增訂漁洋王氏之書之所爲作也書成使天錫識其後竊惟五代事蹟叢雜歐陽公史記簡古直逼馬班學者猶議其多罣漏自趙宋以後別思採簡者無慮十數家至　本朝吳志伊氏著十國春秋而紀載大備吾　叔父之增訂此書猶前志也然天錫以爲史不妨畧而詩話不可不詳蓋史紀大綱大法取明勸戒辨興亡而已非是雖有美談盛事概削不書故令人之所収者未必其非古人之所棄謂謹嚴之體固如是也詩話以本事證本詩其源出於序傳箋疏文不備則事不彰事不彰則作者之意旨不顯即以三百篇論惟鳴鴞北山碩人清人黃鳥諸詩見於尚書孟子左傳者人無異議其他率一彼一此聚訟紛然詩話之爲功於詩也尚矣五代餘分閏位論者謂其詩詞嵬瑣本事益無足存天錫則謂士生盛時昌言無諱不特賡颺朝廟之作即感時撫事若杜韓元白集中所載皆指陳得失不待訓詁而明惟遭時分裂士氣怫鬱而不得伸而又猜忌相尋動多觸閡故一時作者咸自托於含酸茹歎惝怳不可究詰之詞幸其軼事流傳時時見於他

說使百世下探索而不得其解者按擿以考則緣情體
物類皆有為而言此則詩話之必不可無而在五代為
尤宜詳備者也昔漁洋先生草創未就以待後人迄今
數十年曾無踵事吾　叔乃獨起而潤色補苴之雖仍
舊名體例固多獨刱如淮陰侯之奪趙幟壁壘一新如
漢武之營建章宮門戶獨闢使漁洋可作其拊手而歎
起予焉必也是故無十國春秋不害其為歐史無吾
叔父筆削五代詩話即不成書世之君子合舊本觀之
亦可以知其為藝苑之公言而非家庭阿好之論也已

天錦承命謬書所見如右至是書先中朝後列國表忠
臣志士之隱綜紀言紀事之全一以史法為權衡顧皆
序例所詳不復置論云乾隆甲戌孟春望日受業姪天錦
敬識於宛署之舊雨軒